

陈书

陈书

本纪

- 卷一
- 卷二
- 卷三
- 卷四
- 卷五
- 卷六

列传

- 卷一
- 卷二
- 卷三
- 卷四
- 卷五
- 卷六
- 卷七
- 卷八
- 卷九
- 卷十
- 卷十一
- 卷十二
- 卷十三
- 卷十四
- 卷十五
- 卷十六
- 卷十七
- 卷十八
- 卷十九
- 卷二十
- 卷二十一
- 卷二十二
- 卷二十三
- 卷二十四
- 卷二十五
- 卷二十六
- 卷二十七
- 卷二十八
- 卷二十九
- 卷三十

本纪

卷一

高祖上

高祖武皇帝，讳霸先，字兴国，小字法生，吴兴长城下若里人，汉太丘长陈实之后也。世居颍川。实玄孙准，晋太尉。准生匡，匡生达，永嘉南迁，为丞相掾，历太子洗马，出为长城令，悦其山水，遂家焉。尝谓所亲曰：“此地山川秀丽，当有王者兴，二百年后，我子孙必钟斯运。”达生康，复为丞相掾，咸和中土断，故为长城人。康生盱眙太守英，英生尚书郎公弼，公弼生步兵校尉鼎，鼎生散骑侍郎高，高生怀安令咏，咏生安成太守猛，猛生太常卿道巨，道巨生皇考文赞。高祖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。少倜傥有大志，不治生产。既长，读兵书，多武艺，明达果断，为当时所推服。身長七尺五寸，日角龙颜，垂手过膝。尝游义兴，馆于许氏，夜梦天开数丈，有四人殊衣捧日而至，令高祖开口纳焉。及觉，腹中犹热，高祖心独负之。

大同初，新喻侯萧映为吴兴太守，甚重高祖，尝目高祖谓僚佐曰：“此人方将远大。”及映为广州刺史，高祖为中直兵参军，随府之镇。映令高祖招集士马，众至千人，仍命高祖监宋隆郡。所部安化二县元不宾，高祖讨平之。寻监西江督护、高要郡守。先是，武林侯萧谔为交州刺史，以衰刻失众心，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，台遣高州刺史孙罔、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，罔等不时进，皆于广州伏诛。子雄弟子略与罔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、杜僧明共举兵，执南江督护沈顗，进寇广州，昼夜苦攻，州中震恐。高祖率精兵三千，卷甲兼行以救之，频战屡捷，天合中流矢死，贼众大溃。僧明遂降。梁武帝深叹异焉，授直阁将军，封新安子，邑三百户，仍遣画工图高祖容貌而观之。

其年冬，萧映卒。明年，高祖送丧还都，至大庾岭，会有诏高祖为交州司马，领武平太守，与刺史杨蒨南讨。高祖益招勇敢，器械精利。蒨喜曰：“能克贼者，必陈司武也。”委以经略。高祖与众军发自番禺。是时萧勃为定州刺史，于西江相会，勃知军士惮远役，阴购诱之，因诡说蒨。蒨集诸将问计，高祖对曰：“交趾叛涣，罪由宗室，遂使僭乱数州，弥历年稔。定州复欲昧利目前，不顾大计，节下奉辞伐罪，故当生死以之。岂可畏惮宗室，轻于国宪？今若夺人沮众，何必交州讨贼，问罪之师，即回有所指矣。”于是勒兵鼓行而进。十一年六月，军至交州，贲众数万于苏历江口立城栅以拒官军。蒨推高祖为前锋，所向摧陷，贲走典澈湖，于屈獠界立砦，大造船舰，充塞湖中，众军惮之，顿湖口不敢进。高祖谓诸将曰：“我师已老，将士疲劳，历岁相持，恐非良计，且孤军无援，入人心腹，若一战不捷，岂望生全。今藉其屡奔，人情未固，夷獠乌合，易为摧殄，正当共出百死，决力取之，无故停留，时事去矣。”诸将皆默然，莫有应者。是夜江水暴起七丈，注湖中，奔流迅激。高祖勒所部兵，乘流先进，众军鼓噪俱前，贼众大溃。贲窜入屈獠洞中，屈獠斩贲，传首京师，是岁太清元年也。贲兄天宝遁入九真，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，杀德州刺史陈文戒，进围爱州，高祖仍率众讨平之。除振远将军、西江督护、高要太守、督七郡诸军事。

二年冬，侯景寇京师，高祖将率兵赴援，广州刺史元景仲阴有异志，将图高祖。高祖知其计，与成州刺史王怀明、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。三年七月，集义兵于南海，驰檄以讨景仲。景仲穷蹙，缢于阁下，高祖迎萧勃镇广州。是时临贺内史欧阳纥监衡州，兰裕、兰京礼扇诱始兴等十郡，共举兵攻纥，纥请援于勃。勃令高祖率众救之，悉擒裕等，仍监始兴郡。

十一月，高祖遣杜僧明、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，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，侯安都、张彧思等率千余人来附。萧勃闻之，遣钟休悦说高祖曰：“侯景骁雄，天下无敌，前者援军十万，士马精强，然而莫敢当锋，遂令羯贼得志。君以区区之众，将何所之？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，河东、桂阳相次屠戮，邵陵、开建亲寻干戈，李迁仕许身当阳，便夺马仗，以君疏外，讵可暗投？未若且住始兴，遥张声势，保此太山，自求多福。”高祖泣谓休悦曰：“仆本庸虚，蒙国成造。往闻侯景渡江，即欲赴援，遭值元、兰，梗我中道。今京都覆没，主上蒙尘，君辱臣死，谁敢爱命！君侯体则皇枝，任重方岳，不能摧锋万里，雪此冤痛，见遣一军。犹贤乎已，乃降后旨，使人慨然。仆行计决矣，凭为披述。”乃遣使间道往江陵，禀承军期节度。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，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，与路养相结，同遏义军。大宝元年正月，高祖发自始兴，次大庾岭。路养出军顿南野，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。高祖与战，大破之，路养脱身窜走，高祖进顿南康。湘东王承制授高祖员外散骑常侍、持节、明威将军、交州刺史，改封南野县伯。

六月，高祖修崎头古城，徙居焉。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庾，遣主帅杜平虏率千人入赣石、鱼梁。高祖命周文育将兵击走之，迁仕奔宁都。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信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领豫章内史，改封长城县侯。寻授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都督六郡诸军事、军师将军、南江州刺史，余如故。时宁都人刘蔼等资迁仕舟舰兵仗，将袭南康，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，筑城以御之，迁仕亦立城以相对。二年三月，僧明等攻拔其城，生擒迁仕送南康，高祖斩之。承制命高祖进兵定江州，仍授江州刺史，余如故。

六月，高祖发自南康。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，滩多巨石，行旅者以为难。高祖之发也，水暴起数丈，三百里间巨石皆没。进军顿西昌，有龙见于水滨，高五丈许，五采鲜耀，军民观者数万人。是时承制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。八月，僧辩军次湓城，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。时西军乏食，高祖先贮军粮五十万石，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，仍顿巴丘。会侯景废简文帝，立豫章嗣王栋，高祖遣兼长史沈袞奉表于江陵劝进。十一月，承制授高祖使持节、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、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领会稽太守、豫章内史，余并如故。三年正月，高祖率甲士三万人、强弩五千张、舟舰二千乘，发自豫章。二月，次桑落洲，遣中记室参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，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。是时僧辩已发湓城，会高祖于白茅湾，乃登岸结坛，刑牲盟约。进军次芜湖，侯景城主张黑弃城走。三月，高祖与诸军进克姑孰，仍次蔡洲。侯景登石头城观望形势，意甚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军上有紫气，不易可当。”乃以□叉□步贮石沈塞淮口，缘淮作城，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中，楼雉相接。诸将未有所决，僧辩遣杜叔毗问计于高祖，高祖曰：“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，韦粲之在青溪，竟不渡岸，贼乃登高望之，表里俱尽，肆其凶虐，覆我王师。今围石头，须渡北岸。诸将若不能当锋，请先往立栅。”高祖即于石头城西横陇筑栅，众军次连八城，直出东北。贼恐西州路断，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。景率众万余人、铁骑八百余匹，结阵而进。高祖曰：“军志有之，善用兵者，如常山之蛇，首尾相应。今我师既众，贼徒甚寡，应分贼兵势，以弱制强，何故聚其锋锐，令必死于我？”乃命诸将分处置兵。贼直冲王僧志，僧志小缩，高祖遣徐度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，贼乃却。高祖与王琳、杜龢等以铁骑悉力乘之，贼退据其栅。景仪同卢辉略开石头北门来降。荡主戴冕、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，众军又克其四城。贼复还，殊死战，又尽夺所得城栅。高祖大怒，亲率攻之，士卒腾栅而入，贼复散走。景与百余骑奔掣执刀，左右冲阵，阵不动，景众大溃，逐北至西门门。景至阙下，不敢入台，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。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，会景将郭元建奔齐，高祖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。僧辩启高祖镇京口。

五月，齐遣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，高祖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。齐众七万，填堑，起土山，穿地道，攻之甚急。高祖乃自率万人解其围，纵兵四面击齐军，弓弩乱发，齐平秦王中流矢死，斩首数百级，齐人收兵而退。高祖振旅南归，遣记室参军刘本仁献捷于江陵。

七月，广陵侨民殊盛、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，遣使来告，高祖率众济江以应之。会齐人来聘，求割广陵之地，王僧辩许焉，仍豹高祖，高祖于是引军还南徐州，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。承制授高祖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，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。十一月，湘东王即位于江陵，改大宝三年为承圣元年。湘州平，高祖旋镇京口。三年三月，进高祖位司空，余如故。

十一月，西魏攻陷江陵，高祖与王僧辩等进启江州，请晋安王以太宰承制，又遣长史谢哲奉笺劝进。十二月，晋安王至自寻阳，入居朝堂，给高祖班剑二十人。四年五月，齐送贞阳侯深明还主社稷，王僧辩纳之，即位，改元曰天成，以晋安王为皇太子。初，齐之请纳贞阳也，高祖以为不可，遣使谓僧辩苦争之，往返数四，僧辩竟不从。高祖居常愤叹，密谓所亲曰：“武皇虽磐石之宗，远布四海，至于克雪仇耻，宁济艰难，唯孝元而已，功业茂盛，前代未闻。我与王公俱受重寄，语未绝音，声犹在耳，岂期一旦便有异图。嗣主高祖之孙，元皇之子，海内属目，天下宅心，竟有何辜，坐致废黜，远求夷狄，假立非次，观其此情，亦可知矣。”乃密具袍数千领，及锦彩金银，以为赏赐之具。九月壬寅，高祖召徐度、侯安都、周文育等谋之，仍部列将士，分赏金帛，水陆俱进。是夜发南徐谄讨王僧辩。甲辰，高祖步军至石头前，遣勇士自城北逾入。时僧辩方视事，外白有兵。俄而兵自内出，僧辩遽走，与其第三子顼相遇，俱出阁，左右尚数十人，苦战。高祖大兵寻至，僧辩众寡不敌，走登城南门楼。高祖因风纵火，僧辩穷迫，乃就擒。是夜缢僧辩及顼。丙午，贞阳侯逊位，百僚奉晋安王上表劝进。十月己酉，晋安王即位，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。壬子，诏授高祖侍中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扬南徐二州刺史，持节、司空、班剑、鼓吹并如故。仍诏高祖甲仗百人，出入殿省。

震州刺史杜龢据吴兴，与义兴太守韦载同举兵反。高祖命周文育率众攻载于义兴，龢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，北叟败归义兴。辛未，高祖表自东讨，留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陵宿卫台省。甲戌，军至义兴。丙子，拔其水栅。秦州刺史徐嗣徽据其城以入齐，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共举兵应龢、载，齐人资其兵食。嗣徽等以京师空虚，率精兵五千奄至阙下，侯安都领骁勇五百人出战，嗣徽等退据石头。丁丑，载及北叟来降，高祖抚而释之。以嗣徽寇逼，卷甲还都，命周文育进讨杜龢。十一月己卯，齐遣兵五千济渡据姑孰。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于冶城寺立栅，南抵淮渚。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仕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，于胡墅渡米粟三万石、马千匹，入于石头。癸未，高祖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，烧齐船千余艘，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，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，获运舫米数千石。仍遣韦载于大航筑城，使杜陵据守。齐人又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以拒官军。甲辰，嗣徽等攻冶城栅，高祖领

铁骑精甲，出自西明门袭击之，贼众大溃。嗣徽留柳达摩等守城，自率亲属腹心，往南州采石，以迎齐援。十二月癸丑，高祖遣侯安都领舟师，袭嗣徽家口于秦州，俘获数百人。官军连舰塞淮口，断贼水路。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见。乙卯出于东方。丙辰，高祖尽命众军分部甲卒，对冶城立航渡兵，攻其水南二栅。柳达摩等渡淮置阵，高祖督兵疾战，纵火烧栅，烟尘张天。贼溃，争舟相排挤，溺死者以千数。时百姓夹淮观战，呼声震天地。军士乘胜，无不一当百，尽收其船舰，贼军慑气。是日嗣徽、约等领齐兵水步万余人，还据石头，高祖遣兵往江宁。据要险以断贼路。贼水步不敢进，顿江宁浦口，高祖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，嗣徽等乘单舸脱走，尽收其军资器械。己未，官军四面攻城，自辰迄酉，得其东北小城，及夜兵不解。庚申，达摩遣使侯子钦、刘仕荣等诣高祖请和，高祖许之，乃于城门外刑牲盟约，其将士部曲一无所问，恣其南北。辛酉，高祖出石头南门，陈兵数万，送齐人归北者。

壬戌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。江宁令陈嗣、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反，高祖命侯安都、徐度等讨平之，斩首数千级，聚为京观。石头、采石、南州悉平，收获马仗船米不可胜计。是月杜龛以城降。二年正月癸未，诛杜龛于吴兴，龛从弟北叟、司马沈孝敦并赐死。

二月庚申，高祖遣侯安都、周铁虎率舸舰备江州，仍顿梁山起栅。甲子，敕司空有军旅之事，可骑马出入城内。戊辰，前宁远石城公外兵参军王位于石头沙际获玉玺四纽，高祖表以送台。

三月戊戌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、库狄伏连、尧难宗、东方老、侍中裴英起、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、洛州刺史李希光，并任约、徐嗣徽等，率众十万出栅口，向梁山，帐内荡主黄丛逆击，败之，烧其前军船舰，齐顿军保芜湖。高祖遣定州史沈泰、吴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，共据梁山以御之。

自去冬至是，甘露频降于钟山、梅岗、南涧及京口、江宁县境，或至三数升，大如弈棋子，高祖表以献台。

四月丁巳，高祖诣梁山军巡抚。五月甲申，齐兵发自芜湖，丙申，至秣陵故治。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，徐度顿马牧，杜陵顿大航南。己亥，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，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，以齐人背约，发言慷慨，涕泗交流，同盟皆莫能仰视，士卒观者益奋。辛丑，齐军于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，引渡兵马。其夜至方山。侯安都、周文育、徐度等各引还京师。癸卯，齐兵自方山进及兒塘，游骑至台。周文育、侯安都顿白土岗，旗鼓相望，都邑震惊。高祖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，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，获舟舰百余艘，陈粟万斛。即日天子总羽林禁兵，顿于长乐寺。六月甲辰，齐兵潜至钟山龙尾。丁未，进至莫府山。高祖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，要击齐人粮运，尽获其船米，齐军于是大馁，杀马驴而食之。庚戌，齐军逾钟山，高祖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，断其冲要。壬子，齐军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，将据北郊坛。众军自覆舟东移，顿郊坛北，与齐人相对。其夜大雨震电，暴风拔木，平地水丈余，齐军尽夜坐立泥中，悬鬲以爨，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，官军每得番易。甲寅，少霁，高祖命众军秣马蓐食，迟明攻之。乙卯旦，自率帐内麾下出莫府山南，吴明彻、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，纵兵大战，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，齐师大溃，斩获数千人，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，生执徐嗣徽及其弟嗣宗，斩之以徇。追奔至于临沂。其江乘、摄山、钟山等诸军相次克捷，虏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起等将帅凡四十六人。其军士得窜至江者，缚荻筏以济，中江而溺，流尸至京口，翳水弥岸。丁巳，众军出南州，烧贼舟舰。己未，斩刘归义、徐嗣彦、傅野猪于建康市。是日解严。庚申，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起皆伏诛。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。七月丙子，诏授高祖中书监、司徒、扬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并前五千户，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将军、尚书令、班剑、鼓吹、甲仗并如故，并给油幢阜轮车。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。遣侯安都镇上流，定南中诸郡。

八月癸卯，太府卿何鼓、新州刺史华志各上玉玺一。高祖表以送台，诏归之高祖。是日诏高祖食安吉、武康二县，合五千户。九月壬寅，改年曰太平元年。进高祖位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，改刺史为牧，进封义兴郡公，侍中、司徒、都督、班剑、鼓吹、甲仗、阜轮车并如故。丁未，中散大夫王彭笺称今月五日平旦于御路见龙迹，自大社至象阙，亘三四里。庚申，诏追赠高祖考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封义兴郡公，谥曰恭。十月甲戌，敕丞相自今入问讯，可施别榻以近宸坐。二年正月壬寅，天子朝万国于太极东堂，加高祖班剑十人，并前三十人，余如故。丁未，诏赠高祖兄道谭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长城县公，谥曰昭烈；弟休先侍中、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武康县侯，谥曰忠壮，食邑各二千户。甲寅，遣兼侍中谒者仆射陆缮策拜长城县夫人章氏为义兴国夫人。丁卯，诏赠高祖祖侍中、太常卿，谥曰孝。追封高祖祖母许氏吴郡嘉兴县君，谥曰敬；妣张氏义兴国太夫人，谥曰宣。

二月庚午，萧勃举兵，自广州渡岭，顿南康，遣其将欧阳颢、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，至于豫章，分屯要险，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，高祖命周文育、侯安都率众讨平之。

八月甲午，进高祖位太傅，加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并给羽葆鼓吹一部，其侍中、都督、录尚书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、义兴郡公、班剑、甲仗、油幢皂轮车并如故。丙申，加高祖前后部羽葆鼓吹。是时，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，高祖遣周文育、侯安都率众讨之。

九月辛丑，诏曰：

肇昔元胎剖判，太素氤氲，崇建人皇，必凭洪宰。故贤哲之后，牧伯征于四方，神武之君，大监治乎万国。又有一匡九合，渠门之赐以隆，戮带围温，行宫之宠斯茂，时危所以贞固，运泰所以光熙，斯乃千载同风，百王不刊之道也。太傅义兴公，允文允武，乃圣乃神，固天生德，康济黔首。昔在休期，早隆朝寄，远逾沧海，大拯交、越。皇运不造，书契未闻，中国其亡，兵凶总至。哀哀噍类，譬彼穷牢，悠悠上天，莫云斯极。否终则泰，元辅应期，救此将崩，援兹已溺，乘舟履輶，架险浮深，经略中途，毕歼群丑。泊乎石头、姑孰，流髓履肠，一朝指撚，六合清晏。是用光昭下武，翼亮中都，雪三后之劼仇，夷三灵之巨慝。尧台禹佐，未始能阶，殷相周师，固非云拟。重之以屯剥余象，荆楚大崩，天地无心，乘舆委御，五胡荐食，竞谋诸夏，八方棋峙，莫有匡救，强臣放命，黜我冲人，顾影于荼孺之魂，甘心于宁卿之辱。却按下讐，求哀之路莫从，窃鉞逃责，容身之地无所。公神兵奄至，不日清澄，惟是孱蒙，再膺天录。斯又巍巍荡荡，无德而称焉。加以仗兹忠义，屠彼□逆，震部夷氛，稽山罢昆，番禺、蠡泽，北鄙西郊，歼厥凶徒，罄无遗种。斯则兆民之命，修短所县，率土之基，兴亡是赖。于是刑礼兼训，沿革有章，中外成平，遐迩宁一，用能使阳光合魄，曜象呈晖，栖阁游庭，抱仁含信，宏勋该于厚地，大道格于玄天。羲、农、炎、昊以来，卷领垂衣之世，圣人济物，未有如斯者也。夫备物典策，桓、文是膺，助理阴阳，萧、曹不让，未有功高于宇县，而赏薄于伊、周，凡厥人祗，固怀延伫，是由公谦撝自牧，降损为怀，嘉数迟回，永言增叹。岂可申兹雅尚，久废朝猷，宜戒司勋，敬升鸿典。且重华大圣，妨汭惟贤，盛德之祀无忘，公侯之门必复。是以殷嘉亶甫，继后稷之官，尧命羲和，纂重黎之位。况其本枝攸建，宜誓山河者乎？其进公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陈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，远游冠、绿綬绶，位在诸侯王上，其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如故。

策曰：

大哉乾元，资日月以贞观，至哉坤元，凭山川以载物。故惟天为大，陟配者钦明，惟王建国，翼辅者齐圣。是以文、武之佐，磻溪蕴其玉璜，尧、舜之臣，荣河镂其金版。况乎体得一之鸿姿，宁阳九之危厄，拯横流于碣石，扑燎火于昆岑，驱馭于韦、彭，跨弩于齐、晋，神功行而靡用，圣道运而无名者乎？今将授公典策，其敬听朕命：日者昊天不吊，钟乱于我国家，网漏吞舟，强胡内殲，茫茫宇宙，惴々黎元，方足圆颅，万不遗一，太清否亢，桥山之痛已深，大宝屯如，平阳之祸相继。上宰膺运，康救兆民，鞠旅于滇池之南，扬旌于桂岭之北，悬三光于已坠，谧四海于群飞，屠獍羆于中原，斩鲸鲵于蒙汜。荡宁上国，光启中兴。此则公之大造于皇家者也。既而天未悔祸，夷丑荐臻，南夏崩腾，西京荡覆，群胡孔炽，藉乱乘间，推纳藩枝，盗假神器，冢司昏耽，旁引寇讎，既见贬于桐宫，方谋危于汉阁。皇运已殆，何殊螭旒，中国摇然，非徒如线。公赫然投袂，匡救本朝，复莒齐都，平戎王室。朕所以还膺宝历，重履宸居，挹建武之风猷，歌宣王之雅颂。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。公应务之初，登庸惟始，三川五岭，莫不窥临，银洞珠宫，所在宁谧。孙、卢肇衅，越貉为灾，番部玷危，势将沦殄。公赤旗所指，袄垒洞开，白羽才撚，凶徒粉溃。非其神武，久丧南藩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大同之末，边政不修，李贲狂迷，窃我交、爱，敢称大号，骄恣甚于尉他，据有连州，雄豪炽于梁硕。公英谋雄算，电扫风行，驰御楼船，直跨沧海，新昌、典澈，备履艰难，苏历、嘉宁，尽为京观。三山獠洞，八角蛮陬，逖矣水寓之乡，悠哉火山之国，马援之所不屈，陶璜之所未闻，莫不惧我王灵，争朝边候，归蹕天府，献状鸿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自寇虏陵江，宫闱幽辱，公枕戈尝胆，提剑拊心，气涌青霄，神飞紫阁。而番禺连率，本自诸夷，言得其朋，是怀同恶。公仗此忠诚，乘机剿定，执沛令而衅鼓，平新野而据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世道初艰，方隅多难，勋门桀黠，作乱衡嶷，兵切池隍，众兼夷獠。公以国盗边警，知无不为，恤是同盟，诛其丑类，莫不鱼惊鸟散，面缚头悬。南土黔黎，重保苏息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长驱岭峤，梦想京畿，缘道酋豪，递为榛梗，路养渠率，全据大都，蓄聚逋逃，方谋阻乱，百楼不战，云梯之所未窥，万弩齐张，高棚之所非敌。公龙骧虎步，啸吒风云，山靡坚城，野无强阵，清□氛于赣石，灭沴气于雩都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迁仕凶慝，屯据大皋，乞活类马腾之军，流民多杜弼之众，推锋转斗，自北徂南，频岁稽诛，实惟劼虏。公坐挥三略，遥制六奇，义勇同心，貔貅骋力，雷奔电击，谷静山空，列郡无犬吠之惊，丛祠罢狐鸣之盗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王师讨虏，次届沦波，兵乏兼储，士有饥色。公回麾蠡泽，积谷巴丘，亿庾之咏斯丰，壶浆之迎是众，军民转漕，曾无砥柱之难，舳舻相望，如运敖仓之府，犀渠贝冑，顾蔑雷霆，高舰层楼，仰扞霄汉，故使三军勇锐，百战无前，承此兵粮，遂殄凶逆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若夫英图迈俗，义旅如云，溢垒猜携，用淹戎略。公志唯同奖，师克在和，鹄塞非虞，鸿门是会，若晋侯之誓白水，如萧王之推赤心，屈礼交盟，人祗感咽，故能使舟师并路，远迓朋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姑孰褻要，嵎

函阻凭，寇虜据其关梁，大盗负其肩膊。公一校裁捻，三雄并奋，左贤、右角，沙溃土崩，木甲殪于中原，氈裘赴于江水，他他藉藉，万计千群，鄂坂之隘斯开，夷庚之道无塞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义军大众，俱集帝京，逆竖凶徒，犹屯皇邑。若夫表里山河，金汤险固，疏龙首以抗殿，搆华岳以为城，杂虜凭焉，强兵自若。公回兹地轴，抗此天罗，曾不崇朝，俾无遗噍，军容甚穆，国政方修，物重睹于衣冠，民还瞻于礼乐，楚人满道，争睹于叶公，汉老衔悲，俱欢于司隶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内难初静，诸侯出关，外郡传烽，鲜卑犯塞，莫非巨渠、当户，中贵名王，冀马迺于淮南，胡笳动于徐北。公舟师步甲，亘野横江，歼厥群羝，遂殪封豨，莫不絀木而止，戎车靡遗，遇泞而旋，归骖尽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公克黜祸难，劬劳皇室，而孙宁之党，翻启狄心，伊、洛之间，咸为虏戍，虽金陵佳气，石垒天严，朝暗戎尘，夜喧胡鼓。公三筹既画，八阵斯张，裁举灵钁，亦抽金仆，咸俘丑类，悉反高墉，异李广之皆诛，同庞元之尽赦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任约叛涣，泉声不俊，戎羯贪婪，狼心无改，穹庐氈幕，抵北阙而为营，乌孙天马，指东都而成阵。公左甄右落，箕张翼舒，扫是揜枪，驱其猱狎，长狄之种埋于国门，椎髻之酋烹于军市，投秦坑而尽沸，噎淮水而不流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一相居中，自折彝鼎，五湖小守，妄怀同恶。公夙驾兼道，秉羽杖戈，玉斧将挥，金钲且戒，妖酋震慑，遽请灰钉，熬棕以表其含弘，焚书以安其反侧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贼禽凶横，陵虐具区，阻兵安忍，凭灾怙乱，自古虫言鸟迹，浑沌洪荒，凡或虐刘，未此残酷。公虽宗居汝颖，世寓东南，育圣贤之乡，含章挺生之地，眷言桑梓，公私愤切，卓尔英状，丞规奉算，戮此大憝，如烹小鲜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乱离永久，群盗孔多，浙左凶渠，连兵构逆，岂止千兵、五校、白雀、黄龙而已哉！公以中军无率，选是亲贤，奸寇途穷，涔然冰泮，刑塘之所，文命动其大威，雷门之间，句践行其严戮，英规圣迹，异代同风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同姓有扈，顽凶不宾，凭藉宗盟，图危社稷，观兵汇泽，势震京师，驱率南蛮，已为东帝。公论兵于朝堂之上，决胜于樽俎之间，寇、贾、樊、滕，浮江下濊，一朝揃扑，无待甸师，万里澄清，非劳新息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豫章妖寇，依凭山泽，缮甲完聚，多历岁时，结从连横，爰泊交、广。吕嘉既获，吴濞已鏖，命我还师，征其不恪，连营尽拔，伪党斯擒，曜圣武于匡山，回神旌于蠡派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自八紘九野，瓜剖豆分，窃帝偷王，连州比县。公武灵已畅，文德又宣，折简驰书，风猷斯远，至于苍苍浴日，杳杳无雷，北泊丈夫之乡，南逾女子之国，莫不屈膝膜拜，求吏款关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京师祸乱，亟积寒暄，双阙低昂，九门寥豁。宁秦宫之可顾，岂鲁殿之犹存！五都簪弁，百僚卿士，胡服纓纓，咸为戎俗，高冠厚履，希复华风，宋微子《麦□遂》之歌，周大夫《黍离》之叹，方之于斯，未足为悲矣。公求衣昧旦，晨食高春，兴构宫闱，具瞻遐迩，郊庠稷宗之典，六符十等之章，还闻太始之风流，重睹永平之遗事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公有济天下之勋，重之以明德，凝神体道，合德符天，用百姓以为心，随万机而成务，耻一物非唐、虞之民，归含灵于仁寿之域，上德不德，无为以为，夏长春生，显仁藏用，忠信为宝，风雨弗愆，仁惠为基，牛羊勿践，功成治定，乐奏《咸》、《云》，安上治民，礼兼文质，物色丘园，衣裾里巷，朝多君子，野无遗贤，菽粟同水火之饶，工商富猗顿之旅。是以天无蕴宝，地有呈祥，濡露卿云，朝团晓映，山车泽马，服驭登闲，既景焕于图书，方葳蕤于史谍。高勋逾于象纬，积德冠于嵩、华，固无德而称者矣。朕又闻之，前王宰世，茂赏尊贤，式树藩长，总征群伯，《二南》崇绝，四履遐旷，泱泱表海，祚土维齐，岩岩泰山，俾侯于鲁；抑又勤王反郑，夹辅迂周，召伯之命斯隆，河阳之礼咸备；况复经营宇宙，宁唯断鳌足之功，弘济苍生，非直凿龙门之险；而畴庸报德，寂尔无闻，朕所以垂拱当宁，载怀惭悸者也。今授公相国，以南豫州之陈留、南丹阳、宣城，扬州之吴兴、东阳、新安、新宁，南徐州之义兴，江州之鄱阳、临川十郡，封公为陈公。锡兹青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尔邦，用建冢社。昔旦、奭分陕，俱为保师，晋、郑诸侯，咸作卿士，兼其内外，礼实攸宜。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、陈公玺绂。使持节兼司空王琬授陈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秩逾三铉，任总百司，位绝朝班，礼由事革。其以相国总百揆，除录尚书之号，上所假节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章、中外都督太傅印绶、义兴公印策，其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如故。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以公礼为桢干，律等衔策，四维皆举，八柄有章，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以公贱宝崇谷，疏爵待农，室富京坻，民知荣辱，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以公调理阴阳，夔谐风雅，三灵允降，万国同和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。以公宣导王猷，弘阐风教，光景所照，鞶象必通，是用锡公殊户以居。以公抑扬清浊，褒德进贤，髦士盈朝，幽人虚谷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以公凝然廊庙，为世谕范，折冲四表，临御八荒，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。以公执兹明罚，期在刑措，象恭无赦，干纪必诛，是用锡公斧、钺各一。以公英猷远量，跨厉嵩溟，包一车书，括囊寰宇，是用锡公彤弓一、彤矢百、鬲弓十、鬲矢千。以公天经地义，贯彻幽明，春露秋霜，允恭梁盛，是用锡公钺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陈国置丞相已下，一遵旧式。往钦哉！其恭循朕命，克相皇天，弘建邦家，允兴洪业，以光我高祖之休命！

十月戊辰，进高祖爵为王，以扬州之会稽、临海、永嘉、建安，南徐州之晋陵、信义，江州之寻阳、豫章、安成、庐陵并前为二十郡，益封陈国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镇卫大将军并如故。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辟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《八佾》，设钟虞宫县。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爵命之号，陈台百官，一依旧典。辛未，梁帝禅位于陈，诏曰：

五运更始，三正迭代，司牧黎庶，是属圣贤，用能经纬乾坤，弥纶区宇，大庇黔首，阐扬鸿烈。革晦以明，积代同轨，百王踵武，咸由此则。梁德湮微，祸乱荐发，太清云始，见困长蛇，承圣之季，又罹封豕。爰至天成，重窃神器，三光亟沈，七庙乏祀，含生已泯，鼎命斯坠，我武、元之祚，有如缀旒，静惟屯剥，夕惕载怀。相国陈王，有命自天，降神惟狱，天地合德，晷曜齐明，拯社稷之横流，提亿兆之涂炭，东诛逆叛，北歼獯丑，威加四海，仁渐万国，复张崩乐，重兴绝礼，儒馆聿修，戎亭虚候，大功在舜，盛绩惟禹，巍巍荡荡，无得而称。来献白环，岂直皇虞之世，入贡素雉，非止隆周之日。固以效珍川陆，表瑞烟云，甘露醴泉，旦夕凝涌，嘉禾殊草，孳植郊甸。道昭于悠代，勋格于皇穹，明明上天，光华日月，革故著于玄象，代德彰于图讖，狱讼有归，讴歌爰适，天之历数，实有攸在。朕虽庸貌，暗于古昔，永稽崇替，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之遗典，人祇之至愿乎。今便逊位别宫，敬禅于陈，一依唐、虞、宋、齐故事。

策曰：

咨尔陈王：惟昔上古，厥初生民，骊连、栗陆之前，容成、大庭之代，并结绳写鸟，杳冥慌忽，故靡得而详焉。自羲、农、轩、昊之君，陶唐、有虞之主，或垂衣而御四海，或无为而子万姓，居之如驭朽索，去之如脱敝屣。裁遇许由，便能舍帝，暂逢善卷，即以让王。故知玄扈璇玑，非关尊贵，金根玉辂，示表君临。及南观河渚，东沈刻璧，精华既竭，耄勤已倦，则抗首而笑，唯贤是与，讵劳然作歌，简能斯授，遗风余烈，昭晰图书。汉、魏因循，是为故实。宋、齐授受，又弘斯义。我高祖应期抚运，握枢御宇，三后重光，祖宗齐圣。及时属阳九，封豕荐食，西都失驭，夷狄交侵，乃奉天成，轻弄龟鼎，喋喋黔首，若崩厥角，徽徽皇极，将甚缀旒。惟王乃圣乃神，钦明文思，二仪并运，四时合序，天锡智勇，人挺雄杰，珠庭日角，龙行武步，爰初投袂，日乃勤王，电扫番禺，云撤彭蠡，揜其元恶，定我京畿。及王贺帝弘，贸兹冠屨，既行伊、霍，用保冲人。震泽、稽阴，并怀叛逆，獯羯丑虏，三乱皇都，裁命偏师，二邦自殄，薄伐玃狁，六戎尽殄。岭南叛涣，湘、郢结连，贼帅既擒，凶渠传首，用能百揆时序，四门允穆，无思不服，无远不届，上达穹昊，下漏渊泉，蛟鱼并见，讴歌攸属。况乎长彗横天，已徵布新之兆，璧日斯既，实表更姓之符。是以始创义师，紫云曜彩，肇惟尊主，黄龙负舟。苦矢素翬，梯山以至，白环玉玦，慕德而臻。若夫安国字萌，本因万物之志，时乘御宇，良会乐推之心。七百无常期，皇王非一族，昔木德既季，而传祚于我有梁，天之历数，允集明哲。式遵前典，广询群议，王公卿尹，莫不攸属，敬从人祇之愿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，王其允执厥中，轨仪前式，以副溥天之望。禋祀上帝，时膺大礼，永固洪业，岂不盛欤！

又玺书曰：

君子者自昭明德，达人者先天弗违，故能进退咸亨，动静元吉。朕虽蒙寡，庶乎景行。何则？三才剖判，九有区分，情性相乖，乱离云起，是以建彼司牧，推乎圣贤，授受者任其时来，皇王者本非一族，人谋是与，屈己从万物之心，天意斯归，鞠躬奉百灵之命。讴歌所往，则攘袂以膺之，菁华已竭，乃褰裳而去之。昔在唐、虞，鉴于天道，举其黎献，授彼明哲，虽复质文殊轨，沿革不同，历代因循，斯风靡替。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，接礼贰宫，月正元日，受终文祖。但运不常夷，道无恒泰，山岳倾偃，河海沸腾，电目雷声之禽，钩爪锯牙之兽，咀嚼含生，不知纪极。二后英圣，相仍在天，六夷贪狡，争侵中国，县王都帝，人怀干纪，一民尺土，皆非梁地。朕以不造，幼罹凶凶，仰凭衡佐，亟移年序。周成、汉惠，邈矣无阶，惟是童蒙，必貽颠蹶。若使时无圣哲，世靡艰难，犹当高蹈于沧洲，自求于泰伯者矣。惟王应期诞秀，开策握图，性道故其难闻，嘉庸已其被物，乾行同其燹覆，日御比其贞明，登承圣于复禹之功，树鞠子于兴周之业，灭陆浑于伊、洛，歼骊戎于镐京，大小二震之骁徒，东南两越之勍寇，遽行天讨，无遗神策。于是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仁沾葭苇，信及豚鱼，殷牖斯空，夏台虚设，民惟大畜，野有同人，升平颂平，无偏无党，固以云飞紫盖，水跃黄龙，东伐西征，晻映川陆。荣光暖暖，已冒郊廛，甘露霏霏，亟流庭苑。车辙马迹，谁不率从？蟠水流沙，谁不怀德？祥图远至，非唯赤伏之符，灵命昭然，何止黄星之气。海口河目，贤圣之表既彰，握旄执钺，君人之状斯伟。且自摄提无纪，孟陬殄灭，枉矢宵飞，天弧晓映，久矣夷羊之在牧，时哉蛟龙之出泉。革运之兆咸徵，惟新之符并集，朕所以钦若勋、华，屡回星琯。昔者水运斯尽，予高祖受焉。今历去炎精，神归枢纽，敬以火德，传于尔陈。远鉴前王，近谋群辟，明灵有悦，率土同心。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尚书左仆射平乐亭侯王通，兼太尉司徒左长史王锡奉皇帝玺绶。受终之礼，一依唐、虞故事。王其时陟元后，宁育兆民，光阐洪猷，以承昊天之休命！

是日，梁帝逊于别宫。高祖谦让再三，群臣固请，乃许。

卷二

高祖下

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，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，柴燎告天曰：“皇帝臣霸先，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梁氏以圯剥荐臻，历运有极，钦若天应，以命于霸先。夫肇有烝民，乃树司牧，选贤与能，未常厥姓。放勋、重华之世，咸无意于受终，当涂、典午之君，虽有心于揖让，皆以英才处万乘，高勋御四海，故能大庇黔首，光宅区县。有梁末运，仍叶邁屯，獯丑凭陵，久移神器，承圣在外，非能祀夏，天未悔祸，复罹寇逆，嫡嗣废黜，宗枝僭诈，天地荡覆，纪纲泯绝。霸先爰初投袂，大拯横流，重举义兵，实戡多难，废王立帝，实有厥功，安国定社，用尽其力。是谓小康，方期大道。既而烟云表色，日月呈瑞，纬聚东井，龙见谯邦，除旧布新，即彰玄象，迁虞事夏，且协讴歌，九域八荒，同布衷款，百神群祀，皆有诚愿。梁帝高谢万邦，授以大宝，霸先自惟菲薄，让德不嗣，至于再三，辞弗获许。金以百姓须主，万机难旷，皇灵眷命，非可谦拒。畏天之威，用膺嘉祚，永言夙志，能无惭德。敬简元辰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用答民心，永保于我有陈。惟明灵是飨！”先是氛雾，昼夜晦冥，至于是日，景气清晏，识者知有天道焉。礼毕，舆驾还宫，临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五德更运，帝王所以御天，三正相因，夏、殷所以幸世，虽色分辞翰，时异文质，揖让征伐，迄用参差，而育德振民，义归一揆。朕以寡昧，时属艰危，国步屡屯，天维三绝，肆勤先后，拯厥横流，藉将帅之功，兼猛士之力，一匡天下，再造黔黎。梁氏以天禄永终，历数攸在，遵与能之典，集大命于朕躬。顾惟菲德，辞不获亮，式从天眷，俯协民心，受终文祖，升禋上帝，继迹百王，君临万字，若涉川水，罔知攸济。宝业初建，皇祚惟新，思俾惠泽，覃被亿兆。可大赦天下，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。赐民爵二级，文武二等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。逋租宿债，皆勿复收。其有犯乡里清议赃污淫盗者，皆洗除先注，与之更始。长徒敕系，特皆原之。亡官失爵，禁锢夺劳，一依旧典。”又诏曰：“《礼》陈杞、宋，《诗》咏二客，弗臣之重，历代斯敦。梁氏钦若人祗，宪章在昔，济河沈璧，高谢万邦，茅赋所加，宜遵旧典。其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，行梁正朔，车旗服色，一依前准，官馆资待，务尽优隆。”又诏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，皇后为江阴国妃。又诏百司依位摄职。丙子，舆驾幸钟山祠帝庙。戊寅，舆驾幸华林园，亲览词讼，临赦囚徒。己卯，分遣大使宣劳四方，下玺书敕州郡曰：“夫四王革代，商、周所以应天，五胜相推，轩、羲所以当运。梁德不造，丧乱积年，东夏崩腾，西都荡覆。萧勃干纪，非唯赵伦，侯景滔天，逾于刘载。贞阳反篡，贼约连兵，江左累属于鲜卑，金陵久非于梁国。自有氤氲混沌之世，龙图凤纪之前，东汉兴平之，西朝永嘉之乱，天下分崩，未有若于梁朝者也。朕以虚薄，属当兴运，自昔登庸，首清诸越，徐门浪泊，靡不征行，浮海乘山，所在戡定。冒朔风尘，骋驰师旅，六延梁祀，十翦强寇，岂曰人谋，皆由天启。梁氏以天禄斯改，期运永终，钦若唐、虞，推其鼎玉，朕东西退让，拜手陈辞，避舜子于箕山之阳，求支伯于沧洲之野，而公卿敦逼，率土翹惶，天命难稽，遂享嘉祚。今月乙亥，升礼太坛，言念迁桐，但有惭德。自梁氏将末，频月亢阳，火运斯终，秋霖奄降。翌日成礼，圆丘宿设，埃云晚霁，星象夜张。朝景重轮，兹三危之膏露，晨光合璧，带五色之卿云。顾惟寡薄，弥惭休祉，昧旦丕显，方思至治。卿等拥旄方岳，相任股肱，剖符名守，方寄恤隐。王历惟新，念有欣庆，想深求民瘼，务在廉平，爰惠以抚孤贫，威刑以御强猾。若有萑蒲之盗，或犯戎商，山谷之酋，擅强幽险，皆从肆赦，咸使知闻。如或迷途，俾在无贷。今遣使人具宣往旨，念思善政，副此虚怀。”庚辰，诏出佛牙于杜姥宅，集四部设无遮大会，高祖亲出阙前礼拜。初，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得之，常在定林上寺，梁天监末，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，慧兴将终，以属弟慧志，承圣末，慧志密送于高祖，至是乃出。辛巳，追尊皇考曰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；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。追谥前夫人钱氏号为昭皇后，世子克为孝怀太子。立夫人章氏为皇后。癸未，尊景帝陵曰瑞陵，昭皇后陵曰嘉陵，依梁初园陵故事。立删定郎，治定律令。戊子，迁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庙。辛卯，以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王冲为左光禄大夫。癸巳，追赠皇兄梁故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兖州刺史长城县公道谭骠骑大将军、太尉，封始兴郡王；弟梁故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武康县侯休先车骑大将军、司徒，封南康郡王。是月，西讨都督周文育、侯安都于郢州败绩，囚于王琳。十一月丙申，诏曰：“东都齐国，义乃亲贤，西汉城阳，事兼功烈。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会稽太守长城县侯蒨，学尚清优，神宇凝正，文参礼乐，武定妖氛，心力谋猷，为家治国，拥旄作守，期月有成，辟彼关河，功逾萧、寇，萑蒲之盗，自反耕农，篁竹之豪，用禀声朔。朕以虚寡，属当兴运，提彼三尺，宾于四门，王业艰难，赖乎此子，宜隆上爵，称是元功。可封临川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兄子梁中书侍郎项袭封始兴王，弟子梁中书侍郎昙朗袭封南康王，礼秩一同正王。”己亥，甘露降于钟山松林，弥满岩谷。庚子，开善寺沙门采之以献，敕颁赐群臣。丙辰，以镇西将军、南豫州刺史徐度为镇右将军、领军将军。庚申，京师大火。十二月庚辰，皇后谒太庙。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诏曰：“夫设官分职，因事重轻，羽仪车马，随时隆替，晋之五校，鸣笳启途，汉之九卿，传呼并辔，虞官夏礼，岂曰同科，殷朴周文，固无恒格。朕膺兹宝历，代是天工，留念官方，庶允时衷。梁天监中，左右骁骑领硃衣直阁，并给仪从，北徐州刺史昌义之初，首为此职。乱离岁久，朝典不存，后生年少，希闻旧则。今去左右骁骑，宜通文武，文官则用腹心，武官则用功臣，所给仪从，同太子二卫率。此外众官，尚书详为条制。”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侯瑱进位司空，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冲为太子少傅。左卫将军徐世谱为护军将军，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号安南将军，衡州刺史欧阳颢进号镇南将军。辛丑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朕受命君临，初移星琯，孟陬嘉月，备礼泰坛，景候昭华，人祇允庆，思令亿兆，咸与惟新。且往代祆氛，于今犹梗，军机未息，征赋咸繁，事不获已，久知下弊，言念黔黎，无忘寝食。夫罪无轻重，已发觉未发觉，在今味爽以前，皆赦除之。西寇自王琳以下，并许返迷，一无所问。近所募义军，本拟西寇，并宜解遣，留家附业。晚订军资未送者并停，元年军粮逋馀者原其半。州郡县军戎并不得辄遣使民间，务存休养。若有侵扰，严为法制。”乙巳，舆驾亲祠北郊。甲辰，振远将军、梁州刺史张立表称去乙亥岁八月，丹徒、兰陵二县界遗山侧，一旦因涛水涌生，沙涨，周旋千馀顷，并膏腴，堪垦植。戊午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壬申，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齐。辛卯，诏车骑将军、司空侯瑱总督水步众军以遏齐寇。三月甲午，诏曰：“罚不及嗣，自古通典，罪疑惟轻，布在方策。沈泰反覆无行，遐迩所知。昔有微功，仍荷朝寄，剖符名郡，推轂累藩，汉口班师，还居方岳，良田有逾于四百，食客不止于三千，富贵显荣，政当如此。鬼害其盈，天夺之魄，无故猖狂，自投獯丑。虽复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，光武有蔽于宠萌，魏武不知于于禁，但令朝廷，无我负人。其部曲妻儿，各令复业，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，皆以劫论。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，并许诣台申诉。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，悉皆听许。”乙卯，高祖幸后堂听讼，还于桥上观山水，赋诗示群臣。是月，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。夏四月甲子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乙丑，江絮王薨，诏遣太宰吊祭，司空监护丧事，凶礼所须，随由备办。以梁武林侯萧谘息季卿嗣为江阴王。丙寅，舆驾幸石头，饯司空侯瑱。戊辰，重云殿东鹄尾有紫烟属天。五月乙未，京师地震。癸丑，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、长史张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。辛酉，舆驾幸大庄严寺舍身。壬戌，群臣表请还宫。六月己巳，诏司空侯瑱、领军将军徐度率舟师为前军，以讨王琳。秋七月戊戌，舆驾幸石头，亲送瑱等。己亥，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将李孝钦、樊猛、余孝顷于工塘。甲辰，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王琳。甲寅，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。初，侯景之平也，火焚太极殿，承圣中议欲营之，独阙一柱，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，长四丈五尺，流泊陶家后渚，监军邹子度以闻。诏中书令沈众兼起部尚书，少府卿蔡侔兼将作大匠，起太极殿。八月丙寅，以广梁郡为陈留郡。辛未，诏临川王萧西讨，以舟师五万发自京师，舆驾幸冶城寺亲送焉。前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周文育，前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新除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等于王琳所逃归，自劾廷尉，即日引见，并有之。戊寅，诏复文育等本官。壬午，追封皇子立为豫章王，谥曰献；权为长沙王，谥曰思；长女为永世公主，谥曰懿。谢哲反命，王琳请还镇湘川，诏追众军缓其伐。癸未，西讨众军至自大雷。丁亥，以信威将军、江州刺史周迪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平南将军。改南徐州所领南兰陵郡复为东海郡。冬十月庚午，遣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，讨余孝劼。乙亥，舆驾幸庄严寺，发《金光明经》题。丁酉，以仁威将军、高州刺史黄法拊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镇南将军。甲寅，太极殿成，匠各给复。十二月庚申，侍中、安东将军临川王萧率百僚朝前殿，拜上牛酒。甲子，舆驾幸大庄严寺，设无羽大会，舍乘舆法物。群臣备法驾奉迎，即日舆驾还宫。丙寅，高祖于太极殿东堂宴群臣，设金石之乐，以路寝告成也。壬申，割吴郡盐官、海盐、前京三县置海宁郡，属扬州。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。丙戌，以宁远将军、北江州刺史熊昙朗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平西将军。丁亥，诏曰：“梁时旧仕，乱离播越，始还朝廷，多未铨序。又起兵已来，军勋甚众。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，量其所拟。”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。

三年春正月己丑，青龙见于东方。丁酉，以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欧阳颢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是夜大雪，及旦，太极殿前有龙迹见。甲午，广州刺史欧阳颢表称白龙见于州江南岸，长数十丈，大可八九围，历州城西道入天井岗。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，长三丈所，通身洁白，衣服楚丽。辛丑，诏曰：“南康、始兴王诸妹，已有封爵，依礼止是藩主。此二王者，有殊恒情，宜隆礼数。诸主仪秩及尚主，可并同皇女。”戊申，诏临川王萧省扬、徐二州辞讼。二月辛酉，以平西将军、桂州刺史淳于量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镇西大将军。壬午，司空侯瑱督众军自江入合州，焚齐舟舰。三月丙申，侯瑱至自合肥，众军献捷。夏闰四月庚寅，诏曰：“开廩赈绝，育民之大惠，巡方恤患，前王之令典。朕当斯季俗，膺此乐推，君德未孚，民瘼犹甚，重兹多垒，弥疚纳隍。良由四聪弗达，千里勿应。博施之仁，何其或爽？残弊之轨，致此未康。吴州、缙州，去岁蝗旱，郢田虽疏，郑渠终涸，室靡盈积之望，家有填壑之嗟。百姓不足，兆民何赖？近已遣中书舍人江德藻衔命东阳，与令长二千石问民疾苦，仍以入台仓见米分恤。虽德非既饱，庶微慰阻饥。”甲午，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，兼以技术者预焉。丁酉，遣镇北将军徐度率众城南皖口。是时久不雨，丙午，舆驾幸钟山祠蒋帝庙，是日降雨，迄于月晦。五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，有司奏：旧仪，御前殿，服硃纱袍、通天冠。诏曰：“此乃前代承用，意有未同。合朔仰助太阳，宜备袞冕之服。自今已去，永可为准。”丙寅，扶南国遣使

献方物。乙酉，北江州刺史熊昙朗杀都督周文育于军，举兵反。王琳遣其将常众爱、曹庆率兵援余孝劼。六月戊子，仪同侯安都败众爱等于左里，获琳从弟袭、主帅羊曠等三十余人，众爱遁走，庚寅，庐山民斩之，传首京师。甲午，众师凯归。诏曰：“昙朗噬逆，罪不容诛，分命众军，仍事掩讨，方加梟磔，以明刑宪。”徵临川王装往皖口置城栅，以钱道戡守焉。丁酉，高祖不豫，遣兼太宰、尚书左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，兼太宰、中书令谢哲告大社、南北郊。辛丑，高祖疾小瘳。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。壬寅，高祖素服哭于东堂，哀甚。癸卯，高祖临讯狱讼。是夜，荧惑在至尊。高祖疾甚。丙午，崩于璿玑殿，时年五十七。遗诏追临川王蒨入纂。甲寅，大行皇帝迁殡于太极殿西阶。秋八月甲午，群臣上谥曰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丙申，葬万年陵。

高祖智以绥物，武以宁乱，英谋独运，人皆莫及，故能征伐四克，静难夷凶。至升大麓之日，居阿衡之任，恒崇宽政，爱育为本。有须发调军储，皆出于事不可息。加以俭素自率，常膳不过数品，私飧曲宴，皆瓦器蚌盘，肴核庶羞，裁令充足而已，不为虚费。初平侯景，及立绍泰，子女玉帛，皆班将士。其充闾房者，衣不重彩，饰无金翠，哥钟女乐，不列于前。及乎践祚，弥厉恭俭。故隆功茂德，光有天下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高祖英略大度，应变无方，盖汉高、魏武之亚矣。及西都荡覆，诚贯天人。王僧辩阙伊尹之才，空结桐宫之愤，贞阳假秦兵之送，不思穆嬴之泣。高祖乃蹈玄机而抚末运，乘势隙而拯横流，王迹所基，始自于此，何至戡黎升阝之捷而已焉。故于慎徽时序之世，变声改物之辰，兆庶归以讴歌，炎灵去如释负，方之前代，何其美乎！

卷三

世祖

世祖文皇帝，讳蒨，字子华，始兴昭烈王长子也。少沈敏有识量，美容仪，留意经史，举动方雅，造次必遵礼法。高祖甚爱之，常称“此儿吾宗之英秀也”。梁太清初，梦两日斗，一大一小，大者光灭坠地，色正黄，其大如斗，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怀之。侯景之乱，乡人多依山湖寇抄，世祖独保家无所犯。时乱日甚，乃避地临安。及高祖举义兵，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阳献王，世祖乃密袖小刀，冀因入见而害景。至便属吏，故其事不行。高祖大军围石头，景欲加害者数矣。会景败，世祖乃得出赴高祖营。起家为吴兴太守。时宣城劫帅纪机、郝仲等各聚众千余人，侵暴郡境，世祖讨平之。承圣二年，授信武将军，监南徐州。三年，高祖北征广陵，使世祖为前军，每战克捷。高祖之将讨王僧辩也，先召世祖与谋。时僧辩女婿杜龢据吴兴，兵众甚盛，高祖密令世祖还长城，立栅以备龢。世祖收兵才数百人，战备又少，龢遣其将杜泰领精兵五千，乘虚奄至。将士相视失色，而世祖言笑自若，部分益明，于是众心乃定。泰知栅内人少，日夜苦攻。世祖激励将士，身当矢石，相持数旬，泰乃退走。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讨龢，世祖与并军往吴兴。时龢兵尚众，断据冲要，水步连阵相结，世祖命将军刘澄、蒋元举率众攻龢，龢军大败，窘急，因请降。东扬州刺史张彪起兵围临海太守王怀振，怀振遣使求救，世祖与周文育轻兵往会稽以掩彪。后彪将沈泰开门纳世祖，世祖尽收其部曲家累，彪至，又破走，若邪村民斩彪，传其首。以功授持节、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山越深险，皆不宾附，世祖分命讨击，悉平之，威惠大振。高祖受禅，立为临川郡王，邑二千户，拜侍中、安东将军。及周文育、侯安都败于沌口，高祖诏世祖入卫，军储戎备，皆以委焉。寻命率兵城南皖。

永定三年六月丙午，高祖崩，遗诏征世祖入纂。甲寅，至自南皖，入居中书省。皇后令曰：“昊天不吊，上玄降祸。大行皇帝奄捐万国，率土哀号，普天如丧，穷酷烦冤，无所迨及。诸孤藐尔，反国无期，须立长主，以宁宇县。侍中、安东将军、临川王蒨，体自景皇，属惟犹子。建殊功于牧野，敷盛业于戡黎，纳麓时叙之辰，负宸乘机之日，并佐时雍，是同草创，祧祏所系，遐迩宅心，宜奉大宗，嗣膺宝录，使七庙有奉，兆民宁晏。未亡人假延馥息，婴此百罹，寻绎缠绵，兴言感绝。”世祖固让，至于再三，群公卿士固请，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上天降祸，奄集邦家，大行皇帝背离万国，率土崩心，若丧考妣。龙图宝历，眇属朕躬，运钟扰攘，事切机务，南面须主，西让礼轻，令便式膺景命，光宅四海。可大赦天下，罪无轻重，悉皆荡涤。逋租宿债，吏民愆负，可勿复收。文武内外，量加爵叙。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赐爵一级。庶祗畏在心，公卿毕力，胜残去杀，无待百年。兴言号哽，深增恻绝。”又诏州郡悉停奔赴。秋七月丙辰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己未，以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欧阳頔进号征南将军，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周迪进号镇南将军，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高州刺史黄法拊进号安南将军。

庚申，以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桂州刺史淳于量进号征南大将军。辛酉，以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司空侯瑱为太尉，镇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，侍中、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冲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、中抚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壬戌，以侍中、护军将军徐世谱为特进、安右将军；侍中、忠武将军杜陵为领军将军。乙丑，重云殿灾。八月癸巳，以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留异为安南将军、缙州刺史，平南将军、北江州刺史鲁悉达进号安左将军。庚戌，封皇子伯茂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后。徙封始兴嗣王瑒为安成王。九月辛酉，立皇子伯宗为皇太子，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。乙亥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冬十一月乙卯，王琳寇大雷，诏遣太尉侯瑱、司空侯安都、仪同徐度率众以御之。

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，诏曰：“朕以寡昧，嗣纂洪业，哀茆在疚，治道弗昭，仰惟前德，幽显遐畅，恭己不言，庶几无改。虽宏图懋轨，日月方弘，而清庙廓然，圣灵浸远，感寻永往，瞻言罔极。今四象运周，三元告献，华夷胥泊，玉帛骏奔，思覃遗泽，播之亿兆。其大赦天下。改永定四年为天嘉元年。鰥寡孤独不能自存立者，赐谷人五斛。孝悌力田殊行异等，加爵一级。”甲寅，分遣使者宣劳四方。辛酉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曰：“朕式飨上玄，虔奉牲玉，高禋礼毕，诚敬兼弘。且阴霾浹辰，褰霁在日，云物韶朗，风景清和，庆动人祇，忭流庶俗，思俾黎元，同此多祐。可赐民爵一级。”辛未，舆驾亲祠北郊。日有冠。二月辛卯，老人星见。乙未，高州刺史纪机自军叛还宣城，据郡以应王琳，泾令贺当迁讨平之。丙申，太尉侯瑱败王琳于梁山，攻齐兵于博望，生擒齐将刘伯球，尽收其资储船舰，俘馘以万计，王琳及其主萧庄奔于齐。戊戌，诏曰：“夫五运递来，三灵眷命，皇王因之改创，殷、周所以乐推。朕统历承基，丕隆鼎运，期理攸属，数祚斯在，岂侥幸所至，宁卜祝可求。故知神器之重，必在符命。是以逐鹿贻讥，断蛇定业，乱臣贼子，异世同尤。王琳识暗挈瓶，智惭卫足，干纪乱常，自貽颠沛，而缙绅君子，多被縶维，虽泾渭合流，兰鲍同肆，求之厥理，或有肋从。今九戡既设，八纮斯掩，天网恢恢，吞舟是漏。至如伏波游说，永作汉蕃，延寿脱归，终为魏守，器改秦、虞，材通晋、楚，行藏用舍，亦岂有恒，宜加宽仁，以彰雷作。其衣冠士族，预在凶党，悉皆原有；将帅战兵，亦同肆眚，并随才铨引，庶收力用。”又诏师旅以来，将士死王事者，并加赠谥。己亥，诏曰：“日者凶渠肆虐，众军进讨，舟舰输积，权倩民丁，师出经时，役劳日久。今气昆廓清，宜有甄被。可蠲复丁身。夫妻三年，于役不幸者，复其妻子。”庚子，分遣使者赉玺书宣劳四方。乙巳，遣太尉侯瑱镇湓城。庚戌，以高祖第六子昌为骠骑将军、湘州牧，立为衡阳王。三月丙辰，诏曰：“自丧乱以来，十有馀载，编户凋亡，万不遗一，中原氓庶，盖云无几。顷者寇难仍接，算敛繁多，且兴师已来，千金日费，府藏虚竭，杼轴岁空。近所置军资，本充戎备，今元恶克殄，八表已康，兵戈静戢，息肩方在，思俾馀黎，陶此宽赋，今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。尚书申下四方，称朕哀矜之意。守宰明加劝课，务急农桑，庶鼓腹含哺，复在兹日。”萧庄所署郢州刺史孙瑒举州内附。丁巳，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，斩贼率熊昙朗，传首京师。先是，齐军守鲁山城，戊午，齐军弃城走，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。甲子，分荆州之天门、义阳、南平，郢州之武陵四郡，置武州。其刺史督沅州，领武陵太守，治武陵郡。其都尉所部六县为沅州。别置通宁郡，以刺史领太守，治都尉城，省旧都尉。以安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新除右卫将军吴明彻为安西将军、武州刺史，伪郢州刺史孙瑒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丙子，衡阳王昌薨。丁丑，诏曰：“萧庄伪署文武官属还朝者，量加录序。”夏四月丁亥，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，奉献王后。乙未，以安南将军荀朗为安北将军、合州刺史。五月乙卯，改桂阳之汝城县为庐阳郡。分衡州之始兴、安远二郡，置东衡州。六月辛巳，改谥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。壬辰，诏曰：“梁孝元遭离多难，灵祚播越，朕昔经北面，有异常伦，遣使迎接，以次近路。江宁既有旧茔，宜即安卜，车旗礼章，悉用梁典，依魏葬汉献帝故事。”甲午，追策故始兴昭烈王妃曰孝妃。丁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侍中、中军将军。辛丑，国哀周忌，上临于太极前殿，百僚陪哭。赦京师殊死已下。是月，葬梁元帝于江宁。秋七月甲寅，诏曰：“朕以眇身，属当大宝，负荷至重，忧责实深，而庶绩未康，胥怨犹结，伫咨贤良，发于梦想，每有一言入听，片善可求，何尝不褒奖抽扬，缄书绅带。而傅岩虚往，穹谷尚淹，蒲币空陈，旌弓不至。岂当有乖则哲，使草泽遗才？将时运浇流，今不逮古？侧食长怀，寝兴增叹。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，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，梁前尚书中兵郎王暹，并世胄清华，羽仪著族，或文史足用，或孝德可称，并宜登之朝序，擢以不次。王公已下，其各进举贤良，申荐沦屈，庶众才必萃，大厦可成，使《棫朴》载歌，《由庚》在咏。”乙卯，诏曰：“自顷丧乱，编户播迁，言念馀黎，良可哀愴。其亡乡失土，逐食流移者，今年内随其适乐，来岁不问侨旧，悉令著籍，同土断之例。”丙辰，立皇子伯山为鄱阳王。八月庚辰，老人星见。壬午，诏曰：“菽粟之贵，重于珠玉。自顷寇戎，游手者众，民失分地之业，士有佩犊之讥。朕哀矜黔庶，念康弊俗，思俾阻饥，方存富教。麦之为用，要切斯甚，今九秋在节，万实可收，其班宣远近，并令播种。守宰亲临劝课，务使及时。其有尤贫，量给种子。”癸未，世祖临景阳殿听讼。戊子，诏曰：“汙罽土鼓，诚则难追，画卵雕薪，或可易革。梁氏末运，奢丽已甚，刍豢厌于胥史，歌钟列于管库，土木被殊丹之采，车马饰金玉之珍，逐欲浇流，迁讹遂远。朕自诸生，颇为内足，而家敦朴素，室靡浮华，观览时俗，常所扼腕。今妄假时乘，临驭区极，属当沦季，思闻治道，菲食卑宫，自安俭陋，俾兹薄俗，获反淳风。维雕镂淫饰，非兵器及国容所须，金银珠玉，衣服杂玩，悉皆禁断。”甲午，周将贺若敦率马步一万，奄至武陵，武州

刺史吴明彻不能拒，引军还巴陵。丁酉，上幸正阳堂阅武。九月癸丑，彗星见。乙卯，周将独孤盛领水军将趣巴、湘，与贺若敦水陆俱进，太尉侯瑱自寻阳往御之。辛酉，遣仪同徐度率众会瑱于巴丘。丙子，太白昼见。丁丑，诏侯瑱众军进讨巴、湘。十月癸巳，侯瑱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，尽获其船舰，盛收兵登岸，筑城以保之。丁酉，诏司空侯安都率众会侯瑱南讨。十二月乙未，诏曰：“古者春夏二气，不决重罪。盖以阳和布泽，天秩是弘，宽网省刑，义符含育，前王所以则天象地，立法垂训者也。朕属当浇季，思求民瘼，哀矜恻隐，念甚纳隍，常欲式遵旧轨，用长风化。自今孟春讫于夏首，罪人大辟事已款者，宜且申停。”己亥，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，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。庚子，独孤盛将余众自杨叶州潜遁。

二年春正月庚戌，大赦天下。以云麾将军、晋陵太守杜棱为侍中、领军将军。辛亥，以始兴王伯茂为宣惠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乙卯，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齐。辛未，周湘州城主殷亮降，湘州平。二月丙戌，以太尉侯瑱为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庚寅，曲赦、湘州诸郡。三月乙卯，太尉、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侯瑱薨。丁丑，以镇东将军、会稽太守徐度为镇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夏四月，分荆州之南平、宜都、罗、河东四郡，置南荆州，镇河东郡。以安西将军、武州刺史吴明彻为南荆州刺史。庚寅，以安左将军鲁悉达为安南将军、吴州刺史。辛卯，老人星见。秋七月丙午，周将贺若敦自拔遁归，人畜死者十七八。武陵、天门、南平、义阳、河东、宜都郡悉平。九月甲寅，诏曰：“姬业方阐，望载渭滨，汉历既融，道通圯上。若乃摘精辰宿，降灵惟岳，风云有感，梦寐是求，斯固舟楫盐梅，递相表里，长世建国，罔或不然。至于铭德太常，从祀清庙，以貽厥后来，垂诸不朽者也。前皇经济区宇，裁成品物，灵贶式甄，光膺宝命，虽谟明浚发，幽显协从，亦文武贤能，翼宣王业。故大司马、骠骑大将军瑱，故司空文育，故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僧明，故中护军颖，故领军将军拟，或缔构艰难，经纶夷险；或摧锋冒刃，殉义遗生；或宣哲协规，绸缪帷幄；或披荆汗马，终始勤劬；莫不罄诚悉力，屯泰以之。朕以寡昧，嗣膺丕绪，永言勋烈，思弘典训，便可式遵故实，载扬盛轨，可并配食高祖庙庭，俾兹大猷，永传宗祏。”丙辰，以侍中、中权将军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冲为丹阳尹；丹阳尹沈君理为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冬十月乙巳，霍州西山蛮率部落内属。十一月乙卯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甲子，以武昌、国川为竟陵郡，以安流民。十二月辛巳，以安东将军、吴郡太守孙瑒为中护军。甲申，立始兴国庙于京师，用王者之礼。太子中庶子虞荔、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，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，诏并施行。先是，缙州刺史留异应于王琳等反，丙戌，诏司空侯安都率众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庚戌，设帷宫于南郊，币告胡公以配天。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朕负荷宝图，亟回星琯，兢兢业业，庶几治定，而德化不孚，俗弊滋甚，永言念之，无忘日夜。阳和布气，昭事上玄，躬奉牺玉，诚兼饗敬，思与黎元，被斯宽惠，可普赐民爵一级，其孝悌力田，别加一等。”辛酉，舆驾亲祠北郊。闰二月己酉，以百济王徐明为抚东大将军，高句骊王高汤为宁东将军。江州刺史周迪举兵应留异，袭湓城，攻豫章郡，并不克。辛亥，以南荆州刺史吴明彻为安右将军。甲子，改铸五铢钱。三月丙子，安成王瑱至自周，诏授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卫将军，置佐史。丁丑，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督众军南讨。甲申，大赦天下。庚寅，司空侯安都破留异于桃支岭，异脱身奔晋安，东阳郡平。夏四月癸卯，曲赦东阳郡。乙巳，齐遣使来聘。六月丙辰，以侍中、中卫将军安成王瑱为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以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新安、新宁、晋安、建安八郡置东扬州。以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镇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征北将军、司空、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侍中、征北大将军。秋七月己丑，皇太子纳妃王氏。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二级。九月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以侍中、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、丹阳尹。丁亥，周迪请降，诏安成王瑱督众军以招纳之。是岁，周所立梁王萧詧死，子岿代立。

四年春正月丙子，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。甲申，周迪弃城走，闽州刺史陈宝应纳之，临川郡平。壬辰，以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章昭达为护军将军，仁武将军、新州刺史华皎进号平南将军，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高州刺史黄法拊为镇北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安西将军、领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，中护军孙瑒为镇右将军。罢高州隶入江州。二月戊戌，征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欧阳颢进号征南大将军。庚戌，以侍中、司空、征北大将军侯安都为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庚申，以平南将军华皎为南湘州刺史。三月辛未，以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。辛巳，诏赠讨周迪将士死王事者。夏四月辛丑，设无羽大会于太极前殿。乙卯，以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卫将军、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安成王瑱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五月丁卯，安前将军、右光禄大夫徐世谱卒。六月癸巳，太白昼见。司空侯安都赐死。七月丁丑，以镇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黄法氍为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九月壬戌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欧阳颢薨。癸亥，曲赦京师。辛未，周迪复寇临川，诏护军章昭达率众讨之。十一月辛酉，章昭达大破周迪，悉擒其党与，迪脱身潜窜。十二月丙申，大赦天下。诏护军将军章昭达进军建安，以讨陈宝应。信威将军、益州刺史余孝顷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。癸丑，以前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吴明彻为镇前将军。

五年春正月庚辰，以吏部尚书、领右军将军袁枢为丹阳尹。辛巳，舆驾亲祠北郊。乙酉，江州溢城火，烧死者二百余人。三月丁丑，以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桂州刺史淳于量为中抚军大将军。壬午，诏以故护军将军周铁虎配食高祖庙庭。夏四月庚子，周遣使来聘。五月庚午，罢南丹阳郡。是月，周、齐并遣使来聘。六月丁未，夜，有白气两道，出于北斗东南，属地。秋七月丁丑，诏曰：“朕以寡昧，属当负重，星籥亟改，冕旒弗旷，不能仰协璇衡，用调玉烛，傍慰苍生，以安黔首。兵无宁岁，民乏有年，移风之道未弘，习俗之患犹在，致令氓多触网，吏繁笔削，狱犴滋章，虽由物犯，圉圉淹滞，亦或有冤。念俾纳隍，载劳负宸，加以肤凑不适，摄卫有亏，比获微痊，思覃宽惠，可曲赦京师。”九月，城西城。冬十一月丁亥，以左卫将军程灵洗为中护军。己丑，章昭达破陈宝应于建安，擒宝应、留异，送京师，晋安郡平。甲辰，以护军将军章昭达为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月甲子，曲赦建安、晋安二郡。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者，并给棺槨，送还本乡，并复其家。疮痍未瘳者，给其医药。癸未，齐遣使来聘。

六年春正月甲午，皇太子加元服，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。庚戌，以领军将军杜棱为翊左将军、丹阳尹，丹阳尹袁枢为吏部尚书，卫尉卿沈钦为中领军。三月乙未，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、晋安、义安郡者，并许还本土，其被略为奴婢者，释为良民。夏四月甲寅，以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卫将军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安成王顼为司空。辛酉，有彗星见。周遣使来聘。秋七月癸未，大风至自西南，广百馀步，激坏灵台候楼。甲申，仪贤堂无故自坏。丙戌，临川太守骆文牙斩周迪，传首京师，梟于殊雀航。丁酉，太白昼见。八月丁丑，诏曰：“梁室多故，祸乱相寻，兵甲纷纭，十年不解，不逞之徒虐流生气，无赖之属暴及狙魂。江左肇基，王者攸宅，金行水位之主，木运火德之君，时更四代，岁逾二百。若其经纶王业，缙绅民望，忠臣孝子，何世无才，而零落山丘，变移陵谷，或皆剪伐，莫不侵残。玉杯得于民间，漆简传于世载，无复五株之树，罕见千年之表。自大祚光启，恭惟揖让，爰暨朕躬，聿修祖武，虽复旂旗服色，犹行杞、宋之邦，每车驾巡游，眇瞻河、雒之路，故乔山之祀，蘋藻弗亏，骊山之坟，松柏恒守。唯威藩旧垒，士子故茔，掩殓未周，樵牧犹众。或亲属流隶，负土无期，子孙冥灭，手植何寄。汉高留连于无忌，宋祖惆怅于子房，丘墓生哀，性灵共恻者也。朕所以兴言永日，思慰幽泉。维前代王侯，自古忠烈，坟墓被发绝无后者，可检行修治，墓中树木，勿得樵采，庶幽显咸畅，称朕意焉。”己卯，立皇子伯固为新安郡王，伯恭为晋安王，伯仁为庐陵王，伯义为江夏王。九月癸未，罢豫章郡。是月，新作大航。冬十月辛亥，齐遣使来聘。十二月乙卯，立皇子伯礼为武陵王。丁巳，以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黄法拊为中卫大将军，中护军程灵洗为宣毅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军师将军、郢州刺史沈恪为中护军，镇东将军、吴兴太守吴明彻为中领军。戊午，以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鄱阳王伯山为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癸亥，诏曰：“朕自居民牧之重，托在王公之上，顾其寡昧，郁于治道。加以屡亏听览，事多壅积，冤滞靡申，幽枉弗鉴。念兹罪隶，有甚纳隍。而惠泽未流，愆阳累月，今岁序云暮，元正向肇，欲使幽圉之内，同被时和，可曲赦京师。”

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，诏曰：“朕以寡德，纂承洪绪，日昃劬劳，思弘景业，而政道多昧，黎庶未康，兼疹患淹时，亢阳累月，百姓何咎，实由朕躬，念兹在兹，痛如疾首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。三月己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司空安成王顼为尚书令。夏四月乙卯，皇孙至泽生，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，为父后者赐爵一级。癸酉，世祖疾甚。是日，崩于有觉殿。遗诏曰：“朕疾苦弥留，遂至不救，修短有命，夫复何言。但王业艰难，频岁军旅，生民多弊，无忘愧惕。今方隅乃定，俗教未弘，便及大渐，以为遗恨。社稷任重，太子可即君临，王侯将相，善相辅翊，内外协和，勿违朕意！山陵务存俭速。大敛竟，群臣三日一临，公除之制，率依旧典。”六月甲子，群臣上谥曰文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丙寅，葬永宁陵。

世祖起自艰难，知百姓疾苦。国家资用，务从俭约。常所调敛，事不获已者，必咨嗟改色，若在诸身。主者奏决，妙识真伪，下不容奸，人知自励矣。一夜内刺闰取外事分判者，前后相续。每鸡人伺漏，传更签于殿中，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，令枪然有声，云“吾虽眠，亦令惊觉也”。始终梗概，若此者多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世称继体守文，宗枝承统，得失之间，盖亦祥矣。大抵以奉而勿坠为贤能，挠而易之为不肖；其有光扬前轨，克荷曾构，固以少焉。世祖自初发迹，功庸显著，宁乱静寇，首佐大业。及国祸奄臻，入承宝祚，兢兢业业，其若驭朽，加以崇尚儒术，爱悦文义，见善如弗及，用人如由己，恭俭以御身，勤劳以济物，自昔允文允武之君，东征西怨之后，宾实之迹，可为联类。至于杖聪明，用鉴识，斯则永平之政，前史其论诸。

卷四

废帝

废帝，讳伯宗，字奉业，小字药王，世祖嫡长子也。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。永定二年二月戊辰，拜临川王世子。三年，世祖嗣位，八月庚戌，立为皇太子。自梁室乱离，东宫焚烬，太子居于永福省。

天康元年四月癸酉，世祖崩，其日，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诏曰：“上天降祸，大行皇帝奄弃万国，攀号靡及，五内崩殒。朕以寡德，嗣膺宝命，兢兢在疚，惧甚缀旒，方赖宰辅，匡其不逮。可大赦天下。”又诏内外文武，各复其职，远方悉停奔赴。五月己卯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庚寅，以骠骑将军、司空、扬州刺史、新除尚书令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，进位司徒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丁酉，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进位司空；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章昭达为侍中，进号征南将军；镇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进号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；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进号镇北将军；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；云麾将军、吴兴太守沈钦为尚书右仆射；新除中领军吴明彻为领军将军；新除中护军沈恪为护军将军；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华皎进号安南将军；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。六月辛亥，翊右将军、右光禄大夫王通进号安右将军。秋七月丁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冬十月庚申，舆驾奉祠太庙。十一月乙亥，周遣使来吊。十二月甲子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

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，尚书左仆射袁枢卒。乙亥，诏曰：“昔昊天成命，降集宝图，二后重光，九区咸义。闵余冲薄，王道未昭，荷兹神器，如涉灵海，庶亲贤并建，牧伯惟良，天下雍熙，缅同刑措。今三元改历，万国充庭，清庙无追，具僚斯在，言瞻宁位，触感崩心。思播遗恩，俾覃黎献。可大赦天下。改天康二年为光大元年。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”己卯，以领军将军吴明彻为丹阳尹。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。二月辛亥，宣毅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。癸丑，以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拊为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三月甲午，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夏四月乙卯，太白昼见。五月癸巳，以领军将军、丹阳尹吴明彻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乙未，以镇右将军杜陵为领军将军。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华皎谋反，丙申，以中抚大将军淳于量为使持节、征南大将军，总率舟师以讨之。六月壬寅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司空徐度进号车骑将军，总督京邑众军，步道袭湘州。闰月癸巳，以云麾将军新安王伯固为丹阳尹。秋七月戊申，立皇子至泽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卿士已下赉帛各有差。九月乙巳，诏曰：“逆贼华皎，极恶穷凶，遂树立萧墙，谋危社稷。弃亲即仇，人神愤惋，王师电迈，水陆争前，梟剪之期，匪朝伊暮。其家口在北里尚方，宜从诛戮，用明国宪。”丙辰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是月，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入郢州，与华皎水陆俱进，都督淳于量、吴明彻等与战，大破之。皎单舸奔江陵，擒拓跋定，俘获万余人，马四千餘匹，送京师。冬十月辛巳，赦湘、巴二州为皎所诬误者。甲申，舆驾亲祠太庙。十一月己未，以护军将军沈恪为平西将军、荊州刺史。甲子，侍中、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王冲薨。十二月庚寅，以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，奉孔子祀。

二年春正月己亥，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录尚书、扬州刺史安成王顼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加殊礼，剑履上殿；侍中、征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章昭达进号征南大将军；中抚大将军、新除征南大将军淳于量为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；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吴明彻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镇南将军；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程灵洗进号安西将军。庚子，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槨，送还本乡，仍复其家。甲子，罢吴州，以鄱阳郡还属江州。侍中、司空、车骑将军徐度薨。夏四月辛巳，太白昼见。丁亥，割东扬州晋安郡为豐州。五月丙辰，太傅安成王顼献玉玺一。六月丁卯，彗星见。秋七月丙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戊申，新罗国遣使献方物。壬戌，立皇弟伯智为永阳王，伯谋为桂阳王。九月甲辰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丙午，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。以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章昭达为中抚大将军。戊午，太白昼见。冬十月庚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十一月丙午，以前平西将军、荊州刺史沈恪为护军将军。壬子，以镇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黄法拊为镇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新除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甲寅，慈训太后集群臣于朝堂，令曰：

中军仪同、镇北仪同、镇右将军、护军将军、八座卿士：昔梁运季末，海内沸腾，天下苍生，殆无遗噍。高祖武皇帝拨乱反正，膺图御篆，重悬三象，还补二仪；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，光宣宝业，惠养中国，绥宁外荒；并战战兢兢，劬劳締构，庶几鼎运，方隆殷、夏。####伯宗昔在储宫，本无令问，及居崇极，遂骋凶淫。居处諠闐，固不哀戚，嫫嫫弗隔，就馆相仍，岂但衣车所纳，是讥宗正，衰经生子，得谄右师。七百之祚何凭，三千之罪为大。且费引

金帛，令充椒闼，内府中藏，军备国储，未盈期稔，皆已空竭。太傅亲承顾托，镇守宫闱，遗诰绸缪，义深垣屏，而欃涂未御，翌日无淹，仍遣刘师知、殷不佞等显言排斥。韩子高小竖轻佻，推心委仗，阴谋祸乱，决起萧墙。元相虽持，但除君侧。又以余孝顷密迓京师，便相征召，殃患之咎，凶徒自擒，宗社之灵，袄氛是灭。于是密诏华皎，称兵上流，国祚忧惶，几移丑类。乃至要招远近，叶力巴、湘，支党纵横，寇扰黦、歙。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，岭表纷纭，殊淹弦望。岂止罪浮于昌邑，非唯声丑于太和。但贼竖皆亡，妖徒已散，日望惩改，犹加掩抑，而悖礼忘德，情性不悛，乐祸思乱，昏愚无已。张安国蕞尔凶狡，穷为小盗，仍遣使人蒋裕钩出上京，即置行台，分选凶党。贼皎妻吕，春徒为戮，纳自奚官，藏诸永巷，使其结引亲旧，规图戕祸。荡主侯法喜等，太傅麾下，恒游府朝，啖以深利，谋兴肘腋。适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，大有交通，兵力殊强，指期挺乱。皇家有庆，历数遐长，天诱其衷，同然开发。此诸文迹，今以相示，是而可忍，谁则不容？祖宗基业，将惧倾陨，岂可复肃恭禋祀，临御兆民？式稽故实，宜在流放，今可特降为临海郡王，送还藩邸。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，齐圣广深，二后钟心，三灵伫眷。自前朝不念，任总邦家，威惠相宣，刑礼兼设，指挥啸咤，湘、郢廓清，辟地开疆，荆、益风靡，若太戊之承殷历，中都之奉汉家，校以功名，曾何仿佛。且地彰灵玺，天表长彗，布新除旧，祲祥咸显。文皇知子之鉴，事甚帝尧，传弟之怀，又符太伯。今可还申曩志，崇立贤君，方固宗祧，载贞辰象。中外宜依旧典，奉迎輿驾。未亡人不幸属此殷忧，不有崇替，容危社稷，何以拜祠高寝，归祔武园？揽笔潸然，兼怀悲庆。

是日，出居别第。太建二年四月薨，时年十九。

帝仁弱无人君之器，世祖每虑不堪继业。既居冢嫡，废立事重，是以依违积载。及疾将大渐，召高宗谓曰：“吾欲遵太伯之事。”高宗初未达旨，后寤，乃拜伏涕泣，固辞。其后宣太后依诏废帝焉。

史臣曰：临海虽继体之重，仁厚懦弱，混一是非，不惊得丧，盖帝挚、汉惠之流也。世祖知神器之重，谅难负荷，深鉴尧旨，弗传宝祚焉。

卷五

宣帝

高宗孝宣皇帝讳瑒，字绍世，小字师利，始兴昭烈王第二子也。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，有赤光满堂室。少宽大，多智略。及长，美容仪，身長八尺三寸，手垂过膝。有勇力，善骑射。高祖平侯景，镇京口，梁元帝征高祖子侄入侍，高祖遣高宗赴江陵，累官为直阁将军、中书侍郎。时有马军主李总与高宗有旧，每同游处。高宗尝夜被酒，张灯而寐，总适出，寻返，乃见高宗身是大龙，总便惊骇，走避他室。及江陵陷，高宗迁于关右。永定元年，遥袭封始兴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三年，世祖嗣位，改封安成王。天嘉三年，自周还，授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卫将军，置佐史。寻授使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进号骠骑将军，馀如故。四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年，迁司空。天康元年，授尚书令，馀并如故。废帝即位，拜司徒，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录尚书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给班剑三十人。光大二年正月，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加殊礼，剑履上殿，增邑并前三千户，馀并如故。十一月甲寅，慈训太后令废帝为临海王，以高宗入纂。

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，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诏曰：“夫圣人受命，王者中兴，并由懿德，方作元后。高祖武皇帝揖拜尧图，经纶禹迹，配天之业，光辰象而利贞，格地之功，侔川岳而长远。世祖文皇帝体上圣之姿，当下武之运，筑宫示俭，所务唯德，定鼎初基，厥谋斯在。朕以寡薄，才非圣贤，夙荷前规，方传景祚。虽复亲承训诲，志守藩维，咏季子之高风，思城阳之远托，自元储绍国，正位君临，无道非几，伫闻刑措。岂图王室不造，频谋乱阶，天步艰难，将倾宝历，仰惟嘉命，爰集朕躬。我心贞确，坚誓苍昊，而群辟启请，相喧渭桥，文母尊严，悬心长乐，对扬玺绂，非止殷汤之三辞，履涉春冬，何但代王之五让。今便肃奉天策，钦承介圭。若据沧溟，逾增兢业。思所以云行雨施，品物咸亨，当与黔黎，普同斯庆。可改光大三年为太建元年。大赦天下。在位文武赐位一阶，孝悌力田及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异等殊才，并加策序。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赐谷五斛。”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。立妃柳氏为皇后，世子叔宝为皇太子，皇子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康乐侯叔陵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祀。乙未，輿驾谒太庙。丁酉，分命大使巡行四方，观省风俗。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新除中抚大将军章昭达进号车骑大将军，新除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淳于量为征北大将军，镇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、新除镇西将军、

郢州刺史黄法拊进号征西大将军，新除安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湘州刺史吴明彻进号镇南将军，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鄱阳王伯山进号中卫将军，尚书仆射沈钦为尚书左仆射，度支尚书王劼为尚书右仆射，护军将军沈恪为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辛丑，舆驾亲祠南郊。壬寅，以皇子建安侯叔英为宣惠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改封豫章王。丰城侯叔坚改封长沙王。癸卯，以明威将军周弘正为特进。戊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二月庚午，皇后谒太庙。辛未，皇太子谒太庙。乙亥，舆驾亲耕藉田。夏五月甲午，齐遣使来聘。丁巳，以吏部尚书、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右仆射，太子詹事、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吏部尚书。秋七月辛卯，皇太子纳妃沈氏，王公已下赐帛各有差。丁酉，以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晋安王伯恭为中护军，进号安南将军。九月甲辰，以新除中护军晋安王伯恭为中领军。冬十月，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。辛未，遣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率众讨之。壬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

二年春正月乙酉，以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郢州刺史黄法拊为中权大将军。丙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二月癸未，仪同章昭达擒欧阳纥送都，斩于建康市，广州平。三月丙申，皇太后崩。丙午，曲赦广、衡二州。丁未，大赦天下。又诏自讨周迪、华皎已来，兵交之所有死亡者，并令收敛，并给棺槨，送还本乡；疮痍未瘳者，各给医药。夏四月乙卯，临海王伯宗薨。戊寅，皇太后祔葬万安陵。闰月戊申，舆驾谒太庙。己酉，太白昼见。五月乙卯，仪同黄法拊献瑞璧一。壬午，齐遣使来吊。六月戊子，新罗国遣使献方物。辛卯，大雨雹。乙巳，分遣大使巡行州郡，省理冤屈。戊申，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进号车骑大将军，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沈恪进号镇南将军。秋八月甲申，诏曰：“怀远以德，抑惟恒典，去戎即华，民之本志。顷年江介襁负相随，崎岖归化，亭候不绝，宜加恤养，答其诚心。维是荒境自睚，有在都邑及诸州镇，不问远近，并蠲课役。若克平旧土，反我侵地，皆许还乡，一无拘限。州郡县长明加甄别，良田废村，随便安处。若辄有课订，即以扰民论。”又诏曰：“民惟邦本，著在典谟，治国爱民，抑又通训。朕听朝晏罢，日昃劬劳，方流惠泽，覃被亿兆。有梁之季，政刑废缺，条纲弛紊，僭盗荐兴，役赋征徭，尤为烦刻。大陈御宇，拯兹馀弊，灭扈戡黎，弗遑创改，年代弥流，将及成俗，如弗解张，物无与厝，夕惕疚怀，有同首疾。思从卑菲，约己济民，虽府帑未充，君孰与足，便可删革，去其甚泰，冀永为定准，令简而易从。自今维作田，值水旱失收，即列在所，言上折除。军士年登六十，悉许放还。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，不劳订补。其籍有巧隐，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廩，解还本属，开恩听首。在职治事之身，须递相检示，有失不推，当局任罪。令长代换，具条解舍户数，付度后人。户有增进，即加擢赏；若致减散，依事准结。有能垦起荒田，不问顷亩多少，依旧蠲税。”戊子，太白昼见。九月乙丑，以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吴兴太守杜棱为特进、护军将军。冬十月乙酉，舆驾亲祠太庙。十一月辛酉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癸巳夜，西北有雷声。

三年春正月癸丑，以尚书右仆射、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仆射。辛酉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辛未，亲祠北郊。二月辛巳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丁酉，亲耕藉田。三月丁丑，大赦天下。自天康元年迄太建元年，逋馀军粮、禄秩、夏调未入者，悉原之。又诏犯逆子弟支属逃亡异境者，悉听归首；见繫系者，量可散释；其有居宅，并追还。夏四月壬辰，齐遣使来聘。五月戊申，太白昼见。辛亥，辽东、新罗、丹丹、天竺、盘盘等国并遣使献方物。六月丁亥，江阴王萧季卿以罪免。甲辰，封东中郎将长沙王府谘议参军萧彝为江阴王。秋八月辛丑，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，二傅、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。九月癸酉，太白昼见。冬十月甲申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乙酉，周遣使来聘。己亥，丹丹国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壬辰，车骑大将军、司空章昭达薨。

四年春正月丙午，以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湘州刺史，进号平南将军；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长沙王叔坚为宣毅将军、江州刺史；尚书仆射、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左仆射；中书监王劼为尚书右仆射。庚申，以丹阳尹衡阳王伯信为信威将军、中护军。庚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二月乙酉，立皇子叔卿为建安王，授东中郎将、东扬州刺史。三月壬子，以散骑常侍孙瑒为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乙丑，扶南、林邑国并遣使来献方物。夏四月戊子，以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拊为征南大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五月癸卯，尚书右仆射王劼卒。六月辛巳，侍中、镇右将军、右光禄大夫杜棱卒。秋八月辛未，周遣使来聘。丁丑，景云见。戊寅，诏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受赉兴戎。师出以律，稟策于庙，所以义安九有，克成七德。自顷扫涤群秽，廓清诸夏，乃貔貅之戮力，亦帷幄之运筹。虽左衽已戡，干戈载戢，呼韩来谒，亭鄣无警，但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，仁必有勇，无忘武备。礪溪之传韬诀，谷城之授神符，文叔悬制戎规，孟德颇言兵略。朕既惭暗合，良皆披览。兼昔经督戎，备尝行阵，齐以七步，肃之三鼓，得自胸襟，指掌可述。今并条制，凡十三科，宜即班宣，以为永准。”乙未，诏停督湘、江二州逋租，无锡等十五县流民，并蠲其徭赋。九月庚子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亥，大赦天下。又诏曰：“举善从谏，在上之明规；进贤谏言，为臣之令范。朕以寡德，嗣守宝图，虽世袭隆平，治非宁一。辨方分职，盱眙早衣；傍阙争臣，下无贡士。何其阙尔，鲜能抗直。岂余独运，匪荐谗言。置鼓公车，罕论得失；施石象魏，莫陈可否。殊云摧檻，良所不逢；禽息触檻，又为难值。至如衣褐以见，檐簞以游，或耆艾绝伦，或妙年异等，干时而不偶，左右莫之誉，黑貂改弊，黄金且殫，终其滞淹，可为太

息。又贵为百辟，贱有十品，工拙并骛，劝沮莫分，街谣徒拥，廷议斯阙。实朕之弗明，而时无献替。永言至治，何乃爽欤？外可通示文武：凡厥在位，风化乖殊，朝政比蠹，正色直辞，有犯无隐。兼各举所知，随才明试。其莅政廉秽，在职能否，分别矢言，俟兹黜陟。”丙寅，以故太尉徐度、仪同杜陵、仪同程灵洗配食高祖庙庭，故车骑将军章昭达配食世祖庙庭。冬十月乙酉，舆驾亲祠太庙。戊戌，以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沈恪为领军将军。十一月己亥夜地震。闰月辛未，诏曰：“姑熟饶旷，荆河斯拟，博望关畿，天限严峻，龙山南指，牛渚北临，对熊绎之余城，迓全琮之故垒，良畴美柘，畦畎相望，连宇高薨，阡陌如绣。自梁末兵灾，凋残略尽，比虽务优宽，犹未克复，咫尺封畿，宜须殷阜。且众将部下，多寄上下，军民杂俗，极为蠹耗。自今有罢任之徒，许分留部下；其已在江外，亦令迎还，悉住南州津里安置。有无交货，不责市估；莱荒垦辟，亦停租税。台遣镇监一人，共刺史、津主分明检押，给地赋田，各立顿舍。”十二月壬寅，甘露降乐游苑。甲辰，舆驾幸乐游苑，采甘露，宴群臣。丁卯，诏曰：“梁氏之季，兵火荐臻，承华焚荡，顿无遗构。宝命惟新，迄将二纪，频事戎旅，未遑修缮。今工役差闲，椽楹有拟，来岁开肇，创筑东宫，可权置起部尚书、将作大匠，用主监作。”

五年春正月癸酉，以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淳于量为中权大将军；宣惠将军、豫章王叔英为南徐州刺史，进号平北将军；吏部尚书、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。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。甲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二月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乙卯，夜有白气如虹，自北方贯北斗紫宫。三月壬午，分命众军北伐，以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。丙戌，西衡州献马生角。己丑，皇孙胤生，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，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北讨大都督吴明彻统众十万，发白自下。夏四月癸卯，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克齐大岷城。辛亥，吴明彻克秦州水栅。庚申，齐遣兵十万援历阳，仪同黄法扑破之。辛酉，齐军救秦州，吴明彻又破之。癸亥，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，并令埋掩。甲子，南谯太守徐慢克石梁城。五月己巳，瓦梁城降。癸酉，阳平郡城降。甲戌，徐慢克庐江郡城。丙子，黄法扑克历阳城。己卯，北高唐郡城降。辛巳，诏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黄法扑徙镇历阳，齐改县为郡者并复之。乙酉，南齐昌太守黄咏克齐昌外城。丙戌，庐陵内史任忠军次东关，克其东西二城，进克蕲城。戊子，又克谯郡城，秦州城降。癸巳，瓜步、胡墅二城降。六月庚子，郢州刺史李综克淝口城。乙巳，任忠克合州外城。庚戌，淮阳、沭阳郡并弃城走。癸丑，景云见。豫章内史程文季克泾州城。乙卯，宣毅司马湛陀克新蔡城。癸亥，周遣使来聘。黄法扑克合州城。吴明彻师次仁州，甲子，克其州城。是月，治明堂。秋七月乙丑，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进号征北大将军。戊辰，齐遣众二万援齐昌，西阳太守周灵破之。己巳，吴明彻军次峡口，克其北岸城，南岸守者弃城走。周灵克巴州城。淮北絳城及谷阳士民，并诛其渠帅，以城降。丙戌，吴明彻克寿阳外城。八月乙未，山阳城降。壬寅，盱眙城降。戊申，罢南齐昌郡。壬子，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。青州东海城降。戊午，平固侯陈敬泰等克晋州城。九月甲子，阳平城降。壬申，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马头城。甲戌，齐安城降。丙子，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。癸未，尚书右仆射、领吏部、驸马都尉沈君理卒。丁亥，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小城，齐军退保大城。戊子，割南兖州之盱眙郡属谯州。壬辰晦，夜明。黄城大城降。冬十月甲午，郭默城降。戊戌，以中书令王琬为吏部尚书。己亥，以特进、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。乙巳，吴明彻克寿阳城，斩王琳，传首京师，梟于朱雀航。丁未，齐兵万人至颍口。樊毅击走之。辛亥，齐遣兵援苍陵，又破之。丙辰，诏曰：“梁末得悬瓠，以寿阳为南豫州，今者克复，可还为豫州。以黄城为司州，治下为安昌郡，鵾湍为汉阳郡，三城依梁为义阳郡，并属司州。”以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豫州刺史，进号车骑大将军；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黄法扑为征西大将军、合州刺史。戊午，湛陀克齐昌城。十一月甲戌，淮阴城降。庚辰，威虏将军刘桃根克朐山城。辛巳，樊毅克济阴城。己丑，鲁广达等克北徐州。十二月壬辰朔，诏曰：“古者反噬叛逆，尽族诛夷，所以藏其首级，诫之后世。比者所戮止在一身，子胤或存，梟悬自足，不容久归武库，长比月支。惻隐之怀，有仁不忍。维熊罴朗、留异、陈宝应、周迪、邓绪等及今者王琳首，并还亲属，以弘广宥。”乙未，谯城降。乙巳，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，叔献为河东王。壬午，任忠克霍州城。

六年春正月壬戌朔，诏曰：“王者以四海为家，万姓为子，一物乖方，夕惕犹厉，六合未混，旰食弥忧。朕嗣纂鸿基，思弘经略，上符景宿，下叶人谋，命将兴师，大拯沦溺。灰琯未周，凯捷相继，拓地数千，连城将百。蠢彼馀黎，毒兹异境，江淮年少，犹有剽掠，乡闾无赖，摘出阴私，将帅军人，罔顾刑典，今使苛法蠲除，仁声载路。且肇元告庆，边服来荒，始睹皇风，宜覃曲泽，可赦江右淮南南司、定、霍、光、建、朔、合、豫、北徐、仁、北兖、青、冀，南谯、南兖十五州，郢州之齐安、西阳，江州之齐昌、新蔡、高唐，南豫州之历阳、临江郡土民，罪无轻重，悉皆原有。将帅职司，军人犯法，自依常科。”以翊前将军新安王伯固为中领军，进号安前将军；安前将军、中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壬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甲申，广陵金城降。周遣使来聘。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丙辰，以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征西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三月癸亥，诏曰：“去岁南川颇言失稔，所督田租于今未即。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，可申半至秋。豫章又

逋太建四年检首田税，亦申至秋。南康一郡，岭下应接，民间尤弊，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，可特原除。庶修垦无废，岁取方实。”夏四月庚子，彗星见。辛丑，诏曰：“戡情怀善，有国之令图，拯弊救危，圣范之通训。近命师薄伐，义在济民，青、齐旧隶，胶、光部落，久患凶戎，争归有道，弃彼农桑，忘其衣食。而大军未接，中途止憩，胸山、黄郭，车营布满，扶老携幼，蓬流草跋，既丧其本业，咸事游手，饥馑疾疫，不免流离。可遣大使精加慰抚，仍出阳平仓谷，拯其悬罄，并充粮种。劝课士女，随近耕种。石鳖等屯，适意修垦。”六月壬辰，尚书右仆射、领国子祭酒周弘正卒。乙巳，以中卫将军、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中护军衡阳王伯信为宣毅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冬十一月乙亥，诏北讨行军之所，并给复十年。十二月癸巳，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进号镇南将军。戊戌，以吏部尚书王瑒为尚书右仆射，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。丙午，安右将军、左光禄大夫王通加特进。

七年春正月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。乙亥，左卫将军樊毅克潼州城。辛巳，舆驾亲祠北郊。二月戊申，樊毅克下邳、高栅等六城。三月辛未，诏豫、二兖、谯、徐、合、霍、南司、定九州及南豫、江、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，往大军及诸镇备防。戊寅，以新除征西大将军、合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拊为豫州刺史。改梁东徐州为安州，武州为沅州。移谯州镇于新昌郡，以秦郡属之。盱眙、神农二郡还隶南兖州。夏四月丙戌，有星孛于大角。庚寅，监豫州陈桃根于所部得青牛，献之，诏遣还民。甲午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乙未，陈桃根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二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。壬子，郢州献瑞钟六。五月乙卯，割谯州之秦郡还隶南兖州。分北谯县置北谯郡，领阳平所属北谯、西谯二县。合州之南梁郡，隶入谯州。六月丙戌，为北讨将士死王事者克日举哀。壬辰，以尚书右仆射王瑒为尚书仆射。己酉，改作云龙、神虎门。秋八月壬寅，移西阳郡治保城。癸卯，周遣使来聘。闰九月壬辰，都督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。是月，甘露频降乐游苑。丁未，舆驾幸乐游苑，采甘露，宴群臣，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。冬十月戊午，以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；安前将军、中领军新安王伯固为南徐州刺史，进号镇北将军；信威将军、江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云麾将军、中领军。己巳，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，叔文为晋熙王。十一月庚戌，以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郢州刺史淳于量为中军大将军。十二月丙辰，以新除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东中郎将、东扬州刺史建安王叔卿为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宣惠将军宜都王叔明为东扬州刺史。壬戌，以尚书仆射王瑒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、扬州大中正陆缮为尚书右仆射，国子祭酒徐陵为领军将军。甲子，南康郡献瑞钟。

八年春正月庚辰，西南有紫云见。二月壬申，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进位司空。丁丑，诏江东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税夏调逋在民间者，皆原之。夏西月甲寅，诏曰：“元戎凯旋，群师振旅，旌功策赏，宜有飧宴。今月十七日，可幸乐游苑，设丝竹之乐，大会文武。”己未，舆驾亲祠太庙。五月庚寅，尚书左仆射王瑒卒。六月癸丑，以云麾将军、广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合州刺史，进号平北将军。甲寅，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，新除晋陵太守王克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丁卯，以车骑大将军、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。九月戊戌，以皇子叔彪为淮南王。冬十一月乙酉，以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丁酉，分江州晋熙、高唐、新蔡三郡为晋州。辛丑，以冠军将军庐陵王伯仁为中领军。十二月丁卯，以新除太子詹事徐陵为右光禄大夫。

九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北郊。壬寅，以湘州刺史、新除中卫将军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；云麾将军建安王叔卿为湘州刺史，进号平南将军。二月壬子，舆驾亲耕藉田。夏五月丙子，诏曰：“朕昧旦求衣，日旰方食，思弘亿兆，用臻俾乂，而牧守莅民，廉平未洽，年常租赋，多致逋馀，即此务农，宜弘宽省。可起太建以来讫八年流移叛户所带租调，七年八年叛义丁、五年讫八年叛军丁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麦等，五年讫七年逋赏绢，皆悉原之。”秋七月乙亥，以轻车将军、丹阳尹江夏王伯义为合州刺史。己卯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庚辰，大雨，震万安陵华表。己丑，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门，一女子于门下震死。冬十月戊午，司空吴明彻破周将梁士彦众数万于吕梁。十二月戊申，东宫成，皇太子移于新宫。

十年春正月己巳朔，以中领军庐陵王伯仁为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翊左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领太子詹事徐陵为领军将军。二月甲子，北讨众军败绩于吕梁，司空吴明彻及将卒已下，并为周军所获。三月辛未，震武库。丙子，分命众军以备周：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，总水陆诸军事；明威将军孙瑒都督荆、郢水陆诸军事，进号镇西将军；左卫将军樊毅为大都督，督硃沛、清口上至荆山缘淮众军，进号平北将军；武毅将军任忠都督寿阳、新蔡、霍州等众军，进号宁远将军。乙酉，大赦天下。丁酉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护军将军淳于量为南兖州刺史，进号车骑将军。夏四月庚戌，诏曰：“懋赏之言，明于训诰，挟纊之美，著在抚巡。近岁薄伐，廓清淮、泗，摧锋致果，文武毕力，栉风沐雨，寒暑亟离，念功在兹，无忘终食。宜班荣赏，用酬厥劳。应在军者可并赐爵二级，并加赉恤，付选即便量处。”又诏曰：“惟尧葛衣鹿裘，则天为大，伯禹弊衣菲食，夫子曰‘无间然’，故俭德之恭，约失者鲜。朕君临宇宙，十变年籥，旰日勿休，乙夜忘寝，跂予思治，若济巨川，念兹在兹，懍同馭朽。非贪四海之

富，非念黄屋之尊，导仁寿以置群生，宁劳役以奉诸己。但承梁季，乱离斯瘼，宫室禾黍，有名亡处，虽轮奂未睹，颇事经营，去泰去甚，犹为劳费。加以戎车屡出，千金日损，府帑未充，民疲征赋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兴言静念，夕惕怀抱，垂训立法，良所多惭。斫雕为朴，庶几可慕，雉头之服既焚，弋绋之衣方袭，损撤之制，前自朕躬，草偃风行，冀以变俗。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，其余悉皆停息；掖庭常供、王侯妃主诸有俸恤，并各量减。”丁巳，以新除镇右将军新安王伯固为护军将军。戊午，樊毅遣军度淮北对清口筑城。庚申，大雨雹。壬戌，清口城不守。五月甲申，太白昼见。六月丁卯，大雨，震大皇寺刹、庄严寺露盘、重阳阁东楼、千秋门内槐树、鸿胪府门。秋七月戊戌，新罗国遣使献方物。乙巳，以散骑常侍、兼吏部尚书袁宪为吏部尚书。八月乙丑朔，改秦郡为义州。戊寅，陨霜，杀稻菽。九月壬寅，以平北将军樊毅为中领军。乙巳，立方明坛于娄湖。戊申，以中卫将军、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兼王官伯临盟。甲寅，舆驾幸娄湖临誓。乙卯，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，上下相警戒也。壬戌，以宣惠将军江夏王伯义为东扬州刺史。冬十月戊寅，罢义州及琅邪、彭城二郡。立建兴，领建安、同夏、乌山、江乘、临沂、湖熟等六县，属扬州。戊子，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。十一月辛丑，以镇西将军孙瑒为郢州刺史。十二月乙亥，合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，刺史鲁广达讨平之。

十一年春正月丁酉，龙见于南兖州永宁楼侧池中。二月癸亥，舆驾亲耕藉田。三月丁未，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，建其本属旧名，置立郡县，即隶近州，赋给田宅，唤订一无所预。夏五月乙巳，诏曰：“昔轩辕命于风后、力牧，放勋咨尔稷、契、咎武，冕旒垂拱，化致隆平。爰逮汉列五曹，周分六职，设官理务，各有攸司，亦几期刑措，卜世弥永，并赖群才，用康庶绩。朕日昃劬劳，思弘治要，而机事尚拥，政道未凝，夕惕于怀，罔知攸济。方欲仗兹舟楫，委成股肱，征名责实，取宁多士。自今应尚书曹、府、寺、内省监、司文案，悉付局参议分判。其军国兴造、征发、选序、三狱等事，前须详断，然后启闻。凡诸解决，务令清义，约法守制，较若画一，不得前后舛互，自相矛盾，致有枉滞。纤意舞文，纠听所知，靡有攸赦。”甲寅，诏曰：“旧律以枉法受财为坐虽重，直法容贿其制甚轻，岂不长彼贪残，生其舞弊？事涉货财，宁不尤切？今可改不枉法受财者，科同正盗。”六月庚辰，以镇前将军豫章王叔英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丙戌，以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中权将军、护军将军。秋七月辛卯，初用大货六铢钱。八月甲子，青州义主硃显宗等率所领七万户入附。丁卯，舆驾幸大壮观阅武。戊寅，舆驾还宫。冬十月甲戌，以安前将军、祠部尚书晋安王伯恭为军师将军，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辛卯，诏曰：“画冠弗犯，革此浇风，孥戮是蹈，化于薄俗。朕肃膺宝命，迄将一纪，思经邦济治，忧国爱民，日仄劬劳，夜分辍寝，而还淳反朴，其道靡阶，雍熙盛美，莫云能致。遂乃鞠讯之牒，盈于听览，舛舛之人，烦于牢狴。周成刑措，汉文断狱，杼轴空劳，邈焉既远。加以蕞尔丑徒，轶我彭、汴，淮、汝氓庶，企踵王略，治兵誓旅，义存拯救。飞刍挽粟，征赋颇烦，暑雨祁寒，宁忘咨怨。兼宿度乖舛，次舍违方，若曰之诚，责归元首，愧心斯积，馱朽非惧。即建子令月，微阳初动，应此嘉辰，宜播宽泽，可大赦天下。”甲午，周遣柱国梁士彦率众至肥口。戊戌，周军进围寿阳。辛丑，以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；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加安北将军；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，加平北将军；前丰州刺史皋文奏率步骑三千趣阳平郡。癸卯，任忠率步骑七千趣秦郡。丙午，新除仁威将军、右卫将军鲁广达率众入淮。是日，樊毅领水军二万自东关入焦湖，武毅将军萧摩率步骑趣历阳。戊申，豫州陷。辛亥，霍州又陷。癸丑，以新除中卫大将军、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，总督水步众军。十二月乙丑，南北兖、晋三州，及盱眙、山阳、阳平、马头、秦、历阳、沛、北谯、南梁等九州，并自拔还京师。谯、北徐州又陷。自是淮南之地尽没于周矣。己巳，诏曰：“昔尧、舜在上，茅屋土阶，汤、禹为君，藜杖韦带。至如甲帐珠络，华榱璧珰，未能雍熙，徒闻侈欲。朕企仰前圣，思求讼平，正道多违，浇风靡义。至今贵里豪家，金铺玉舄，贫居陋巷，晷食牛衣，称物平施，何其辽远。燿烽未息，役赋兼劳，文吏奸贪，妄动科格。重以旗亭关市，税敛繁多，不广都内之钱，非供水衡之费，逼遏商贾，营谋私蓄。靖怀众弊，宜事改张。弗弘王道，安拯民蠹？今可宣勒主衣、尚方诸堂署等，自非军国资须，不得缮造众物。后宫僚列，若有游长，掖庭启奏，即皆量遣。大予秘戏，非会礼经，乐府倡优，不合雅正，并可删改。市估津税，军令国章，更须详定，唯务平允。别观离宫，郊间野外，非恒飧宴，勿复修治。并勒内外文武车马宅舍，皆循俭约，勿尚奢华。违我严规，抑有刑宪。所由具为条格，标榜宣示，令喻朕心焉。”癸酉，遣平北将军沈恪、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南徐州，开远将军徐道奴镇栅口，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白下。戊寅，以中领军樊毅为镇西将军、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。

十二年春正月戊戌，以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任忠为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督缘江军防事。三月壬辰，以平北将军庐陵王伯仁为翊左将军、中领军。夏四月癸亥，尚书左仆射陆缮卒。乙丑，以宣毅将军河东王叔献为南徐州刺史。己卯，大雩。壬午，雨。五月癸巳，以军师将军、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尚书仆射。六月壬戌，大风坏皋门中闕。秋八月己未，周使持节、上柱国、郢州总管荥阳郡公司马消难以郢、随、温、应、土、顺、沔、岳等九州，鲁山、甑山、沌阳、应城、平靖、武阳、上明、涇水等八镇内附。诏以消难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、总督安随等九州

八镇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司空，封随郡公，给鼓吹、女乐各一部。庚申，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、汉诸军事。遣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趣历阳；通直散骑常侍、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，趣南兖州。戊辰，以新除司空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。庚午，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。癸酉，智武将军鲁广达克郭默城。甲戌，大雨霖。丙子，淳于陵克祐州城。九月癸未，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众内附。是夜，天东南有声，如风水相击，三夜乃止。丙戌，改安陆郡为南司州。丁亥，周将王延贵率众援历阳，任忠击破之，生擒延贵等。己酉，周广陵义主曹率众入附。冬十月癸丑，大雨雹震。十一月己丑，诏曰：“朕君临四海，日旰劬劳，思弘至治，未臻斯道。而兵车骤出，军费尤烦，刍漕控引，不能征赋。夏中亢旱伤农，畿内为甚，民失所资，岁取无托。此则政刑未理，阴阳舛度，黎元阻饥，君孰与足？靖言兴念，余责在躬，宣布惠泽，溥沾氓庶。其丹阳、吴兴、晋陵、建兴、义兴、东海、信义、陈留、江陵等十郡，并诸署即年田税、禄秩，并各原半，其丁租半申至来岁秋登。”十二月庚辰，宣毅将军、南徐州刺史河东王叔献薨。

十三年春正月壬午，以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左光禄大夫；中权将军、护军将军鄱阳王伯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；镇右将军、国子祭酒新安王伯固为扬州刺史；军师将军、尚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；安右将军、丹阳尹徐陵为中书监，领太子詹事；吏部尚书袁宪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寅，以轻车将军、卫尉卿宜都王叔明为南徐州刺史。二月甲寅，诏赐司马消难所部周大将军田广等封爵各有差。乙亥，舆驾亲耕藉田。夏四月乙巳，分衡州始兴郡为东衡州，衡州为西衡州。五月丙辰，以前镇西将军樊毅为中护军。六月辛卯，以新除中护军樊毅为护军将军。秋九月癸亥，夜，大风至自西北，发屋拔树，大雷震雹。冬十月癸未，以散骑常侍、丹阳尹毛喜为吏部尚书，护军将军樊毅为镇西将军、荊州刺史。改鄱阳郡为吴州。壬寅，丹丹国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辛巳，彗星见。己亥，以翊右将军、卫尉卿沈恪为护军将军。

十四年春正月己酉，高宗弗豫。甲寅，崩于宣福殿，时年五十三。遗诏曰：“朕爰自遘疾，曾未浹旬，医药不瘳，便属大渐，终始定分，夫复奚言。但君临寰宇，十有四载，诚则虽休勿休，日慎一日，知宗庙之负重，识王业之艰难。而边鄙多虞，生民未乂，方欲荡清四海，包吞八荒，有志莫从，遗恨幽壤。皇太子叔宝继体正嫡，年业韶茂，纂统洪基，社稷有主。群公卿士，文武内外，俱罄心力，同竭股肱，送往事居，尽忠诚之节，当官奉职，引翼亮之功。务在叶和，无违朕意。凡厥终制，事从省约。金银之饰，不须入圜，明器之具，皆令用瓦。唯使俭而合礼，勿得奢而乖度。以日易月，既有通规，公除之制，悉依旧准。在位百司，三日一临，四方州镇，五等诸侯，各守所职，并停奔赴。”二月辛卯，上谥孝宣皇帝，庙号高宗。癸巳，葬显宁陵。

高宗在田之日，有大度干略，及乎登庸，实允天人之望。梁室丧乱，淮南地并入齐，高宗太建初，志复旧境，乃运神略，授律出师，至于战胜攻取，献捷相继，遂获反侵地，功实懋焉。及周灭齐，乘胜略地，还达江际矣。

史臣曰：高宗器度弘厚，亦有人君之量焉。世祖知冢嗣仁弱，弗可传于宝位，高宗地居姬旦，世祖情存太伯，及乎弗念，大事咸委焉。至于纂业，万机平理，命将出师，克淮南之地，开拓土宇，静谧封疆。享国十馀年，志大意逸，吕梁覆军，大丧师徒矣。江左削弱，抑此之由。呜呼！盖德不逮文，智不及武，虽得失自我，无御敌之略焉。

卷六

后主

后主，讳叔宝，字元秀，小字黄奴，高宗嫡长子也。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。明年，江陵陷，高宗迁关右，留后主于穰城。天嘉三年，归京师，立为安成王世子。天康元年，授宁远将军，置佐史。光大二年，为太子中庶子，寻迁侍中，余如故。太建元年正月甲午，立为皇太子。

十四年正月甲寅，高宗崩。乙卯，始兴王叔陵作逆，伏诛。丁巳，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上天降祸，大行皇帝奄弃万国，攀号擗踊，无所迫及。朕以哀茕，嗣膺宝历，若涉巨川，罔知攸济，方赖群公，用匡寡薄。思播遗德，覃被亿兆，凡厥遐迩，咸与惟新。可大赦天下。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并赐爵一级。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人五斛、帛二匹。”癸亥，以侍中、翊前将军、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镇西将军、荊州刺史樊毅进号征西将军，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任忠

进号镇南将军，护军将军沈恪为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平西将军鲁广达进号安西将军，仁武将军、豊州刺史章大宝为中护军。乙丑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宫曰弘范。丙寅，以冠军将军晋熙王叔文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丁卯，立弟叔重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祀，己巳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辛未，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，皇弟叔慎为岳阳王，皇弟叔达为义阳王，皇弟叔熊为巴山王，皇弟叔虞为武昌王。壬申，侍中、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中权大将军，军师将军、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进号翊前将军、侍中，翊右将军、中领军庐陵王伯仁进号安前将军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进号征南将军，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进号安南将军。以侍中、中书监、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少傅。甲戌，设无翊大会于太极前殿。三月辛亥，诏曰：“躬推为劝，义显前经，力农见赏，事昭往诰。斯乃国储是资，民命攸属，丰俭隆替，靡不由之。夫入赋自古，输藁惟旧，沃饶贵于十金，硃确至于三易，腴□脊既异，盈缩不同。诈伪日兴，簿书岁改。稻田使者，著自西京，不实峻刑，闻诸东汉。老农惧于祗应，俗吏因以侮文。辍耒成群，游手为伍，永言妨蠹，良可太息。今阳和在节，膏泽润下，宜展春耨，以望秋坻。其有新辟腴畝，进垦蒿莱，广袤勿得度量，征租悉皆停免。私业久废，咸许占作，公田荒纵，亦随肆勤。傥良守教耕，淳民载酒，有兹督课，议以赏擢。外可为格班下，称朕意焉。”癸亥，诏曰：“夫体国经野，长世字氓，虽因革倏殊，驰张或异，至于旁求俊乂，爰逮侧微，用适和羹，是隆大厦，上智中主，咸由此术。朕以寡薄，嗣膺景祚，虽哀疚在躬，情虑铤舛，而宗社任重，黎庶务殷，无由自安拱默，敢忘康济，思所以登显髦彦，式备周行。但空劳宵梦，屡勤史卜，五就莫来，八能不至。是用申旦凝虑，丙夜损怀。岂以食玉炊桂，无因自达？将怀宝迷邦，咸思独善？应内外众官九品已上，可各荐一人，以会汇征之旨。且取备实难，举长或易，小大之用，明言所施，勿得南箕北斗，名而非实。其有负能仗气，摈压当时，著《宾戏》以自怜，草《客嘲》以慰志，人生一世，逢遇诚难，亦宜去此幽谷，翔兹天路，趋铜驼以观国，望金马而来庭，便当随彼方圆，飭之矩矱。”又诏曰：“昔睿后宰民，哲王御宇，虽德称汪濊，明能普烛，犹复纤己乞言，降情访道，高咨岳牧，下听舆台，故能政若神明，事无悔吝。朕纂承丕绪，思隆大业，常惧九重已邃，四聪未广，欲听昌言，不疲痺足，若逢廷折，无惮批鳞。而口柔之辞，悦闻于在位，腹诽之意，或隐于具僚，非所以弘理至公，缉熙帝载者也。内外卿士文武众司，若有智周政术，心练治体，救民俗之疾苦，辩禁网之疏密者，各进忠说，无所隐讳。朕将虚己听受，择善而行，庶深鉴物情，匡我王度。”己巳，以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、新除翊前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，新除翊左将军、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，中护军章大宝为豊州刺史。夏四月丙申，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已下賚帛各有差。庚子，诏曰：“朕临御区宇，抚育黔黎，方欲康济浇薄，蠲省繁费，奢僭乖衷，实宜防断。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，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，并伤财废业，尤成蠹患。又僧尼道士，挟邪左道，不依经律，民间淫祀妖书诸珍怪事，详为条制，并皆禁绝。”癸卯，诏曰：“中岁克定淮、泗，爰涉青、徐，彼土酋豪，并输罄诚款，分遣亲戚，以为质任。今旧土沦陷，复成异域，南北阻远，未得会同，念其分乖，殊有爱恋。夷狄吾民，斯事一也，何独讥禁，使彼离析？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，并赐衣粮，颁之酒食，遂其乡路，所之阻远，便发遣船仗卫送，必令安达。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，亦随其意。”六月癸酉朔，以明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孙瑒为中护军。秋七月辛未，大赦天下。是月，江水色赤如血，自京师至于荊州。八月癸未夜，天有声如风水相击。乙酉夜亦如之。丙戌，以使持节、都督缘江诸军事、安西将军鲁广达为安左将军。九月丙午，设无翊大会于太极殿，舍身及乘輿御服，大赦天下。辛亥夜，天东北有声如虫飞，渐移西北。乙卯，太白昼见。丙寅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，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嗣守鸿基，哀惓切虑，疹恙缠织，训俗少方，临下靡算，惧甚践冰，卜栗同馭朽。而四气易流，三光遄至，纓绂列陞，玉帛充庭，具物匪新，节序疑旧，緬思前德，永慕昔辰，对轩闕而哽心，顾枌筵而慄气。思所以仰遵遗构，俯励薄躬，陶铸九流，休息百姓，用弘宽简，取叶阳和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。”以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新除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中卫大将军，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，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号车骑将军，宣惠将军、丹阳尹晋熙王叔文为扬州刺史，镇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忠为领军将军，安左将军鲁广达为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。癸卯，立皇子深为始安王。二月丁丑，以始兴王叔重为扬州刺史。夏四月戊辰，交州刺史李幼荣献驯象。己丑，以前轻车将军、扬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江州刺史。秋八月丁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。九月丁巳，天东南有声如虫飞。冬十月丁酉，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，叔敖为临贺王，叔宣为阳山王，叔穆为西阳王。戊戌，侍中、安右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徐陵卒。癸丑，立皇弟叔俭为南安王，叔澄为南郡王，叔兴为沅陵王，叔韶为岳山王，叔纯为新兴王。十二月丙辰，头和国遣使献方物。司空长沙王叔坚有罪免。戊午夜，天开自西北至东南，其内有青黄色，隆隆若雷声。

二年春正月丁卯，分遣大使巡省风俗。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鲁广达进号安南将军。癸巳，大赦天下。夏五月戊子，以尚书仆射永阳王伯智为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轻车将军、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信威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仁威将军、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重为江州刺史，信武将军、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为扬州刺史，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。秋七月戊辰，以长沙王叔坚为侍中、镇左将军。壬午，太子加元服，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各赐一级，鰥寡癯老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。九月癸未，太白昼见。冬十月己酉，诏曰：“耕凿自足，乃曰淳风，贡赋之兴，其来尚矣。盖由庚极务，不获已而行焉。但法令滋章，奸盗多有，俗尚浇诈，政鲜惟良。朕日昃夜分，矜一物之失所，泣辜罪己，愧三千之未措。望订初下，使强廕兼出，如闻贫富均起，单弱重弊，斯岂振穷扇□曷之意欤？是乃下吏箕敛之苛也。故云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’。自太建十四年望订租调逋未入者，并悉原除。在事百僚，辩断庶务，必去取平允，无得便公害民，为己声绩，妨紊政道。”十一月丙寅，大赦天下。壬申，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戊寅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

三年春正月戊午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午，以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，守吏部尚书、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，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加特进。三月辛酉，前豊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。夏四月庚戌，豊州义军主陈景详斩大宝，传首京师。秋八月戊子夜，老人星见。己酉，以左民尚书谢朐为吏部尚书。九月甲戌，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卒。冬十月己丑，丹丹国遣使献方物。十一月己未，诏曰：“宣尼诞膺上哲，体资至圣，祖述宪章之典，并天地而合德，乐正雅颂之奥，与日月而偕明，垂后昆之训范，开生民之耳目。梁季湮微，灵寢忘处，鞠为茂草，三十余年，敬仰如在，永惟恹息。今《雅道》雍熙，《由庚》得所，断琴故履，零落不追，阅笥开书，无因循复。外可详之礼典，改筑旧庙，蕙房桂栋，咸使惟新，芳繁洁潦，以时飨奠。”辛巳，舆驾幸长干寺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丙戌，太白昼见。辛卯，皇太子出太学，讲《孝经》，戊戌，讲毕。辛丑，释奠于先师，礼毕，设金石之乐，会宴王公卿士。癸卯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是岁，萧岿死，子琮代立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诏曰：“尧施谏鼓，禹拜昌言，求之异等，久著前徽，举以淹滞，复闻昔典，斯乃治道之深规，帝王之切务。朕以寡昧，丕承鸿绪，未明虚己，日昃兴怀，万机多紊，四聪弗达，思闻蹇谤，采其谋计。王公已下，各荐所知，旁询管库，爰及舆皂，一介有能，片言可用，朕亲加听览，伫于启沃。”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镇卫将军，中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进号骠骑大将军，镇左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进号中军大将军，安南将军晋安王伯恭进号镇右将军，翊右将军宜都王叔明进号安右将军。二月丙戌，以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为特进。丙申，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，叔显为临江王，叔坦为新会王，叔隆为新宁王。夏五月丁巳，立皇子庄为会稽王。秋九月甲午，舆驾幸玄武湖，肆觴阅武，宴群臣赋诗。戊戌，以镇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为东扬州刺史，智武将军岳阳王叔慎为丹阳尹。丁未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癸亥，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谢朐为尚书仆射。十一月己卯，诏曰：“惟刑止暴，惟德成物，三才是资，百王不改。而世无抵角，时鲜犯鳞，渭桥惊马，弗闻廷争，桃林逸牛，未见其旨。虽剽悍轻侮，理从钳桎，蠢愚杜默，宜肆矜弘，政乏良哉，明惭则哲，求诸刑措，安可得乎？是用属寤寐以轸怀，负黼宸而於邑。复兹合璧轮缺，连珠纬舛，黄钟献吕，和气始萌，玄英告中，履长在御，因时有过，抑乃斯得。可大赦天下。”

祯明元年春正月丙子，以安前将军衡阳王伯信进号镇前将军，安东将军、吴兴太守庐陵王伯仁为特进，智武将军、丹阳尹岳阳王叔慎为湘州刺史，仁武将军义阳王叔达为丹阳尹。戊寅，诏曰：“柏皇、大庭，鼓淳和于曩日，姬王、嬴后，被浇风于末载，刑书已铸，善化匪融，礼义既乖，奸宄斯作。何其淳朴不反，浮华竞扇者欤？朕居中御物，纳隍在眷，频恢天网，屡绝三边，元元黔庶，终罹五辟。盖乃康哉寡薄，抑焉法令滋章。是用当宁弗怡，矜此向隅之意。今三元具序，万国朝辰，灵芝献于始阳，膏露凝于聿岁，从春施令，仰乾布德，思与九有，惟新七政。可大赦天下，改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。”乙未，地震。癸卯，以镇前将军衡阳王伯信为镇南将军、西衡州刺史。二月丁未，以特进、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进号中卫将军，中书令建安王叔卿为中书监。丁卯，诏至德元年望订租调逋未入者，并原之。秋八月癸卯，老人星见。丁未，以车骑将军萧摩诃为骠骑将军。九月乙亥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骠骑大将军。庚寅，萧琮所署尚书令、太傅安平王萧岩，中军将军、荆州刺史义兴王萧□献，遣其都官尚书沈君公，诣荆州刺史陈纪请降。辛卯，岩等率文武男女十万余口济江。甲午，大赦天下。冬十一月乙亥，割扬州吴郡置吴州，割钱塘县为郡，属焉。丙子，以萧岩为平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，萧□献为安东将军、吴州刺史。丁亥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。十二月丙辰，以前镇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前中卫将军晋安王伯恭为中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，立皇子恁为东阳王，恬为钱塘王。是月，遣散骑常侍周罗岳帅兵屯峡口。夏四月戊申，有群鼠无数，自蔡洲岸入石头渡淮，至于青塘两岸，数日死，随流出江。戊午，以左民尚书蔡徵为吏部尚书。是月，郢州南浦水黑如墨。五月壬午，以安前将军庐陵王伯仁为特进。甲午，东冶铸铁，有物赤色如数斗，自天坠熔所，有声隆隆如雷，铁飞出墙外，烧民家。六月戊戌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。庚子，废皇太子胤为吴兴王，立军师将军、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皇太子。辛丑，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南平王嶷进号镇南将军；忠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进号安北将军；会稽王庄为翊前将军、扬州刺史；宣惠将军、尚书令江总进号中权将军；云麾将军、太子詹事袁宪为尚书仆射；尚书仆射谢朏为特进；宁远将军、新除吏部尚书蔡徵进号安右将军。甲辰，以安右将军鲁广达为中领军。丁巳，大风至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，淮渚暴益，漂没舟乘。冬十月己亥，立皇子蕃为吴郡王。辛丑，以度支尚书、领大著作姚察为吏部尚书。己酉，舆驾幸莫府山，大校猎。十一月丁卯，诏曰：“夫议狱缓刑，皇王之所垂范，胜残去杀，仁人之所用心。自画冠既息，刻吏斯起，法令滋章，手足无措。朕君临区宇，属当浇末，轻重之典，在政未康，小大之情，兴言多愧。眷兹狴犴，有軫哀矜，可克日于大政殿讯狱。”壬申，以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南平王嶷为征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安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军师将军南海王虔为安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丙子，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，叔匡为太原王。是月，隋遣晋王广众军来伐，自巴、蜀、沔、汉下流至广陵，数十道俱入，缘江镇戍，相继奏闻。时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、中书舍人沈客卿掌机密用事，并抑而不言，故无备御。

三年春正月乙丑朔，雾气四塞。是日，隋总管贺若弼自北道广陵济京口，总管韩擒虎趋横江，济采石，自南道将会弼军。丙寅，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。丁卯，召公卿入议军旅。戊辰，内外戒严，以骠骑将军萧摩诃、护军将军樊毅、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，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，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。庚午，贺若弼攻陷南徐州。辛未，韩擒虎又陷南豫州，文奏败还。至是隋军南北道并进。后主遣骠骑大将军、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，萧摩诃屯乐游苑，樊毅屯耆阇寺，鲁广达屯白土冈，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。己卯，镇东大将军任忠自吴兴入赴，仍屯朱雀门。辛巳，贺若弼进据钟山，顿白土冈之东南。甲申，后主遣众军与弼合战，众军败绩。弼乘胜至乐游苑，鲁广达犹督散兵力战，不能拒。弼进攻宫城，烧北掖门。是时韩擒虎率众自新林至于石子冈，任忠出降于擒虎，仍引擒虎经朱雀航趣宫城，自南掖门而入。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，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。尚书令江总、吏部尚书姚察、度支尚书袁权、前度支尚书王瑗、侍中王宽在省中。后主闻兵至，从宫人十余人出后堂景阳殿，将自投于井。袁宪侍侧，苦谏不从，后阁舍人夏侯公韵又以身蔽井，后主与争久之，方得入焉。及夜，为隋军所执。丙戌，晋王广入据京城。三月己巳，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鄴，入于长安。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，薨于洛阳，时年五十二。追赠大将军，封长城县公，谥曰炀，葬河南洛阳之芒山。

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：高祖拔起垅亩，有雄桀之姿。始佐下藩，奋英奇之略，弭节南海，职思静乱。援旗北迈，义在勤王，扫侯景于既成，拯梁室于已坠。天网绝而复续，国步屯而更康，百神有主，不失旧物。魏王之延汉鼎祚，宋武之反晋乘舆，懋绩鸿勋，无以尚也。于时内难未弭，外邻勍敌，王琳作梗于上流，周、齐摇荡于江、汉，畏首畏尾，若存若亡，此之不图，遽移天历，虽皇灵有眷，何其速也？然志度弘远，怀抱豁如，或取士于仇讎，或擢才于亡命，掩其受金之过，宥其吠尧之罪，委以心腹爪牙，咸能得其死力，故乃决机百胜，成此三分，方诸鼎峙之雄，足以无惭权、备矣。世祖天姿睿哲，清明在躬，早预经纶，知民疾苦，思择令典，庶几至治。德刑并用，戡济艰虞，群凶授首，强邻震慑。虽忠厚之化未能及远，恭俭之风足以垂训，若不尚明察，则守文之良主也。临川年长于成王，过微于太甲，宣帝有周公之亲，无伊尹之志，明避不复，桐宫遂往，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！高宗爰自在田，雅量宏廓，登庸御极，民归其厚，惠以使下，宽以容众。智勇争奋，师出有名，扬旆分麾，风行电扫，辟土千里，奄有淮、泗，战胜攻取之势，近古未之有也。既而君侈民劳，将骄卒堕，帑藏空竭，折衄师徒，于是秦人方强，遂窥兵于江上矣。李克以为吴之先亡，由于数战数胜，数战则民疲，数胜则主骄，以骄主御疲民，未有不亡者也。信哉言乎！高宗始以宽大得人，终以骄侈致败，文、武之业，坠于兹矣。后主生深宫之中，长妇人之手，既属邦国殄瘁，不知稼穡艰难。初惧阽危，屡有哀矜之诏，后稍安集，复扇淫侈之风。宾礼诸公，唯寄情于文酒，昵近群小，皆委之以衡轴。谋谖所及，遂无骨鲠之臣，权要所在，莫匪侵渔之吏。政刑日紊，尸素盈朝，耽荒为长夜之饮，嬖宠同艳妻之孽。危亡弗恤，上下相蒙，众叛亲离，临机不寤，自投于井，冀以苟生，视其以此求全，抑亦民斯下矣。遐观列辟，纂武嗣兴，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，合德天地，高视五帝，俯协三王，然而靡不有初，克终盖寡，其故何哉？并以中庸之才，怀可移之性，口存于仁义，心怵于嗜欲。仁义利物而道远，嗜欲遂性而便身。便身不可久违，道远难以固志。佞谄之伦，承颜候色，因其所好，以悦导之，若下坂以走丸，譬顺流而决壅。非夫感灵辰象，降生明德，孰能遗其所乐，而以百姓为心哉？此所以成、康、文、景千载而罕遇，癸、辛、幽、厉靡代而不有，毒被宗社，身婴戮辱，为天下笑，可不痛乎！古人有言，亡国之主，多有才艺，考之梁、陈及隋，信非虚论。然则不崇教义之本，偏尚淫丽之文，徒长浇伪之风，无救乱亡之祸矣。

史臣曰：后主昔在储宫，早标令德，及南面继业，实允天人之望矣。至于礼乐刑政，咸遵故典，加以深弘六艺，广辟四门，是以待诏之徒，争趋金马，稽古之秀，云集石渠。且梯山航海，朝贡者往往岁至矣。自魏正始、晋中朝以来，贵臣虽有识治者，皆以文学相处，罕关庶务，朝章大典，方参议焉。文案簿领，咸委小吏，浸以成俗，迄至于陈。后主因循，未遑改革，故施文庆、沈客卿之徒，专掌军国要务，奸黠左道，以衰刻为功，自取身荣，不存国计。是以朝经堕废，祸生邻国。斯亦运钟百六，鼎玉迁变，非唯人事不昌，盖天意然也。

列传

卷一

高祖章皇后世祖沈皇后废帝王皇后高宗柳皇后后主沈皇后张贵妃

周礼，王者立后，六宫，三夫人，九嫔，二十七世妇，八十一御妻，以听天下之内治。然受命继体之主，非独外相佐也，盖亦有内德助焉。汉魏已来，六宫之职，因袭增置，代不同矣。高祖承微接乱，光膺天历，以朴素自处，故后官员位多阙。世祖天嘉初，诏立后官员数，始置贵妃、贵嫔、贵姬三人，以拟古之三夫人。又置淑媛、淑仪、淑容、昭华、昭容、昭仪、修华、修仪、修容九人，以拟古之九嫔。又置婕妤、容华、充华、承徽、列荣五人，谓之五职，亚于九嫔。又置美人、才人、良人三职，其职无员数，号为散位。世祖性恭俭，而嫔嬙多阙，高宗、后主内职无所改作。今之所缀，略备此篇。

高祖宣皇后章氏，讳要儿，吴兴乌程人也。本姓钮，父景明为章氏所养，因改焉。景明，梁代官至散骑侍郎。后母苏，尝遇道士以小龟遗己，光采五色，曰：“三年有徵。”及期后生，而紫光照室，因失龟所在。少聪慧，美容仪，手爪长五寸，色并红白，每有期功之服，则一爪先折。高祖先娶同郡钱仲方女，早卒，後乃聘后。后善书计，能诵《诗》及《楚辞》。

高祖自广州南征交□止，命后与衡阳王昌随世祖由海道归于长城。侯景之乱，高祖下至豫章，后为景所囚。景平，而高祖为长城县公，后拜夫人。及高祖践祚，永定元年立为皇后。追赠后父景明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拜后母苏安吉县君。二年，安吉君卒，与后父合葬吴兴。明年，追封后父为广德县侯，邑五百户，谥曰温。高祖崩，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，秘不发丧，召世祖入纂，事在蔡景历及侯安都传。世祖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宫曰慈训。废帝即位，尊后为太皇太后。光大二年，后下令黜废帝为临海王，命高宗嗣位。太建元年，尊后为皇太后。二年三月丙申，崩于紫极殿，时年六十五。遗令丧事所须，并从俭约，诸有馈奠，不得用牲牢。其年四月，群臣上谥曰宣太后，祔葬万安陵。

后亲属无在朝者，唯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。

世祖沈皇后，讳妙容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法深，梁安前中录事参军。后年十馀岁，以梁大同中归于世祖。高祖之讨侯景，世祖时在吴兴，景遣使收世祖及后。景平，乃获免。高祖践祚，永定元年，后为临川王妃。世祖即位，为皇后。追赠后父法深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封建城县侯，邑五百户，谥曰恭，追赠后母高绥安县君，谥曰定。废帝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宫曰安德。

时高宗与仆射到仲举、舍人刘师知等并受遗辅政，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，而高宗为扬州刺史，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。师知见高宗权重，阴忌之，乃矫敕谓高宗曰：“今四方无事，王可还东府，经理州务。”高宗将出，而谿议毛喜止之曰：“今若出外，便受制于人，譬如曹爽，愿作富家翁不可得也。”高宗乃称疾，召师知留之与语，使毛喜先入言之于后。后曰：“今伯宗年幼，政事并委二郎，此非我意。”喜又言于废帝，帝曰：“此自师知等所为，非朕意也。”喜出以报高宗，高宗因囚师知，自入见后及帝，极陈师知之短，仍自草敕请画，以师知付廷尉治罪。其夜，于狱中赐死。自是政无大小，尽归高宗。后忧闷，计无所出，乃密赂宦者蒋裕，令诱建安人张安国，使据郡反，冀因此以图高宗。安国事觉，并为高宗所诛。时后左右近侍颇知其事，后恐连逮党与，并杀之。高宗即位，以后为文皇后。陈亡入隋，大业初，自长安归于江南，顷之，卒。

后兄钦，随世祖征伐，以功至贞威将军、安州刺史。世祖即位，袭爵建城侯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持节、会稽等九郡诸军事、明威将军、会稽太守，入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、卫尉卿。光大中，为尚书右仆射，寻迁左仆射。钦素无技能，奉己而已。高宗即位，出为云麾将军、义兴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太建元年卒，时年六十七，赠侍中、特进、翊左将军，谥曰成。子观嗣，颇有学识，官至御史中丞。

废帝王皇后，金紫光禄大夫固之女也。天嘉元年，为皇太子妃，废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废帝为临海王，后为临海王妃。至德中薨。

后生临海嗣王至泽。至泽以光大元年为皇太子。太建元年，袭封临海嗣王。寻为宣惠将军，置佐史。陈亡入长安。

高宗柳皇后，讳敬言，河东解人也。曾祖世隆，齐侍中、司空、尚书令、贞阳忠武公。祖恽，有重名于梁代，官至秘书监，赠侍中、中护军。父偃，尚梁武帝女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大宝中，为鄱阳太守，卒官。后时年九岁，干理家事，有若成人。侯景之乱，后与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，元帝以长城公主之故，待遇甚厚。及高宗赴江陵，元帝以后配焉。承圣二年，后生后主于江陵。明年，江陵陷，高宗迁于关右，后与后主俱留穰城。天嘉二年，与后主还朝，后为安成王妃。高宗即位，立为皇后。

后美姿容，身長七尺二寸，手垂过膝。初，高宗居乡里，先娶吴兴钱氏女，及即位，拜为贵妃，甚有宠，后倾心下之。每尚方供奉之物，其上者皆推于贵妃，而己御其次焉。高宗崩，始兴王叔陵为乱，后主赖后与乐安君吴氏救而获免，事在叔陵传。后主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官曰弘范。当是之时，新失淮南之地，隋师临江，又国遭大丧，后主病瘵，不能听政，其诛叔陵、供大行丧事、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，虽假以后主之命，实皆决之于后。后主痊愈，乃归政焉。陈亡入长安，大业十一年薨于东都，年八十三，葬洛阳之邙山。

后性谦谨，未尝以宗族为请，虽衣食亦无所分遗。

弟盼，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主即位，以帝舅加散骑常侍。盼性愚戆，使酒，常因醉乘马入殿门，为有司所劾，坐免官，卒于家。赠侍中、中护军。

后从祖弟庄，清警有鉴识，太建末，为太子洗马，掌东宫管记。后主即位，稍迁至散骑常侍、卫尉卿。祯明元年，转右卫将军，兼中书舍人，领雍州大中正。自盼卒后，太后宗属唯庄为近，兼素有名望，犹是深被恩遇。寻迁度支尚书。陈亡入隋，为岐州司马。

后主沈皇后，讳婺华，仪同三司望蔡贞宪侯君理女也。母即高祖女会稽穆公主。主早亡，时后尚幼，而毁瘠过甚。及服毕，每至岁时期望，恒独坐涕泣，哀动左右，内外咸敬异焉。太建三年，纳为皇太子妃。后主即位，立为皇后。

后性端静，寡嗜欲，聪敏强记，涉猎经史，工书翰。初，后主在东宫，而后父君理卒，后居忧，处于别殿，哀毁逾礼。后主遇后既薄，而张贵妃宠倾后宫，后宫之政并归之，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。而居处俭约，衣服无锦绣之饰，左右近侍才百许人，唯寻阅图史、诵佛经为事。陈亡，与后主俱入长安。及后主薨，后自为哀辞，文甚酸切。隋炀帝每所巡幸，恒令从驾。及炀帝为宇文化及所害，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，不知所终。

后无子，养孙姬子胤为己子。后宗族多有显官，事在君理传。

后叔君公，自梁元帝败后，常在江陵。祯明中，与萧□猷、萧岩率众叛隋归朝，后主擢为太子詹事。君公博学有才辩，善谈论，后主深器之。陈亡，隋文帝以其叛己，命斩于建康。

后主张贵妃，名丽华，兵家女也。家贫，父兄以织席为事。后主为太子，以选入宫。是时龚贵嫔为良娣，贵妃年十岁，为之给使，后主见而说焉，因得幸，遂有娠，生太子深。后主即位，拜为贵妃。性聪惠，甚被宠遇。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，贵妃荐诸宫女预焉，后宫等咸德之，兢言贵妃之善，由是爱倾后宫。又好厌魅之术，假鬼道以惑后主，置淫祀于宫中，聚诸妖巫使之鼓舞。因参访外事，人间有一言一事，妃必先知之，以白后主。由是益重妃，内外宗族，多被引用。及隋军陷台城，妃与后主俱入于井，隋军出之，晋王广命斩贵妃，榜于青溪中桥。

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，参详故老，云：后主初即位，以始兴王叔陵之乱，被伤卧于承香阁下，时诸姬并不得进，唯张贵妃侍焉。而柳太后犹居柏梁殿，即皇后之正殿也。后主沈皇后素无宠，不得侍疾，别居求贤殿。至德二年，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。阁高数丈，并数十间，其窗牖、壁带、悬楣、栏槛之类，并以沈檀香木为之，又饰以金玉，间以珠翠，外施珠帘，内有宝床、宝帐、其服玩之属，瑰奇珍丽，近古所未有。每微风暂至，香闻数里，朝日初照，光映后庭。其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植以奇树，杂以花药。后主自居临春阁，张贵妃居结绮阁，龚、孔二贵嫔居望仙阁，并复道交相往来。又有王、李二美人、张、薛二淑媛、袁昭仪、何婕妤、江修容等七人，并有宠，递代以游其上。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。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，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，互相赠答，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，被以新声，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，令习而歌之，分部迭进，持以相乐。其曲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等，大指所归，皆美张贵妃、孔贵嫔之容色也。其略曰：“璧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。”而张贵妃发长七尺，鬢黑如漆，其光可鉴。特聪惠，有神采，进止闲暇，容色端丽。每瞻视盼睐，光采溢目，照映左右。常于阁上靓妆，临于轩槛，宫中遥望，飘若神仙。才辩强记，善候人主颜色。是时后主怠于政事，百司启奏，并因宦者蔡脱儿、李善度进请，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。李、蔡所不能记者，贵妃并为条疏，无所遗脱。由是益加宠异，冠绝后庭。而后宫之家，不遵法度，有挂于理者，但求哀于贵妃，贵妃则令李、蔡先启其事，而后从容为言之。大臣有不从者，亦因而谮之，所言无不听。于是张、孔之势，薰灼四方，大臣执政，亦从风而靡。阉宦便佞之徒，内外交结，转相引进，贿赂公行，赏罚无常，纲纪替乱矣。

史臣曰：《诗》表《关雎》之德，《易》著《乾坤》之基，然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。若夫作伉天则，嬖赞王化，则宣太后有其懿焉。

卷二

杜僧明周文育子宝安侯安都

杜僧明，字弘照，广陵临泽人也。形貌眇小，而胆气过人，有勇力，善骑射。梁大同中，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，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安兴所启，请与俱行。频征徕獠有功，为新州助防。天合亦有材干，预在征伐。安兴死，僧明复副其子子雄。及交州土豪李贲反，逐刺史萧谿，谿奔广州，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罔讨贲。时春草已生，瘴疠方起，子雄请待秋讨之，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听，萧谿又促之，子雄等不得已，遂行。至合浦，死者十六七，众并悍役溃散，禁之不可，乃引其馀兵退还。萧谿启子雄及罔与贼交通，逗留不进，梁武帝敕于广州赐死。子雄弟子略、子烈并雄豪任侠，家属在南江。天合谋于众曰：“卢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，今见枉而死，不能为报，非丈夫也。我弟僧明万人之敌，若围州城，召百姓，谁敢不从。城破，斩二侯祭孙、卢，然后待台使至，束手诣廷尉，死犹胜生。纵其不捷，亦无恨矣。”众咸慷慨曰：“是愿也，唯足下命之。”乃与周文育等率众结盟，奉子雄弟子略为主，以攻刺史萧映。子略顿城南，天合顿城北，僧明、文育分据东西，吏人并应之，一日之中，众至数万。高祖时在高要，闻事起，率众来讨，大破之，杀天合，生擒僧明及文育等，高祖并释之，引为主帅。

高祖征交□止及讨元景仲，僧明、文育并有功。侯景之乱，俱随高祖入援京师。高祖于始兴破兰裕，僧明为前锋，擒裕斩之。又与蔡路养战于南野，僧明马被伤，高祖驰往救之，以所乘马授僧明，僧明乘马与数十人复进，众皆披靡，因而乘之，大败路养。高州刺史李迁仕又据大皋，入瀛石，以逼高祖，高祖遣周文育为前军，与僧明击走之。迁仕与宁都人刘孝尚并力将袭南康，高祖又令僧明与文育等拒之，相持连战百馀日，卒擒迁仕，送于高祖军。及高祖下南康，留僧明顿西昌，督安成、庐陵二郡军事。元帝承制授假节、清野将军、新州刺史，临江县子，邑三百户。

侯景遣于庆等寇南江，高祖顿豫章，命僧明为前驱，所向克捷。高祖表僧明为长史，仍随东讨。军至蔡洲，僧明率麾下烧贼水门大舰。及景平，以功除员外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五百户，仍领晋陵太守。承圣二年，从高祖北围广陵，加使持节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馀如故。荆州陷，高祖使僧明率吴明彻等随侯瑱西援，于江州病卒，时年四十六。赠散骑常侍，谥曰威。世祖即位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嘉二年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子晋嗣。

周文育，字景德，义兴阳羡人也。少孤贫，本居新安寿昌县，姓项氏，名猛奴。年十一，能反覆游水中数里，跳高五六尺，与群儿聚戏，众莫能及。义兴人周荟为寿昌浦口戍主，见而奇之，因召与语。文育对曰：“母老家贫，兄姊并长大，困于赋役。”荟哀之，乃随文育至家，就其母请文育养为己子，母遂与之。及荟秩满，与文育还都，见于太子詹事周舍，请制名字，舍因为立名文育，字景德。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。弘让善隶书，写蔡邕《勤学》及古诗以遗文育，文育不之省也，谓弘让曰：“谁能学此，取富贵但有大槩耳。”弘让壮之，教之骑射，文育大悦。

司州刺史陈庆之与荟同郡，素相善，启荟为前军军主。庆之使荟将五百人往新蔡悬瓠，慰劳白水蛮，蛮谋执荟以入魏，事觉，荟与文育拒之。时贼徒甚盛，一日之中战数十合，文育前锋陷阵，勇冠军中。荟于阵战死，文育驰取其尸，贼不敢逼。及夕，各引去。文育身被九创，创愈，辞请还葬，庆之壮其节，厚加赙遗而遣之。葬讫，会庐安兴为南江督护，启文育同行。累征徕獠，所在有功，除南海令。安兴死后，文育与杜僧明攻广州，为高祖所败，高祖赦之，语在僧明传。

后监州王劼以文育为长流，深被委任。劼被代，文育欲与劼俱下，至大庾岭，诣卜者，卜者曰：“君北下不过作令长，南入则为公侯。”文育曰：“足钱便可，谁望公侯。”卜人又曰：“君须臾当暴得银至二千两，若不见信，以此为验。”其夕，宿逆旅，有贾人求与文育博，文育胜之，得银二千两。旦日辞劼，劼问其故，文育以告，劼乃遣之。高祖在高要，闻其还也，大喜，遣人迎之，厚加赏赐，分麾下配焉。

高祖之讨侯景，文育与杜僧明为前军，克兰谿，援欧阳颢，皆有功。高祖破蔡路养于南野，文育为路养所围，四面数重，矢石雨下，所乘马死，文育右手搏战，左手解鞍，溃围而出，因与杜僧明等相得，并力复进，遂大败之。高祖乃表文育为府司马。

李迁仕之据大皋，遣其将杜平虏入瀛石鱼梁作城，高祖命文育击之，平虏弃城走，文育据其城。迁仕闻平虏败，留老弱于大皋，悉选精兵自将，以攻文育，其锋甚锐，军人惮之。文育与战，迁仕稍却，相持未解，会高祖遣杜僧明来援，别破迁仕水军，迁仕众溃，不敢过大皋，直走新淦。梁元帝授文育假节、雄信将军、义州刺史。迁仕又与刘孝尚谋拒义军，高祖遣文育与侯安都、杜僧明、徐度、杜陵筑城于白口拒之。文育频出与战，遂擒迁仕。

高祖发自南康，遣文育将兵五千，开通江路。侯景将王伯丑据豫章，文育击走之，遂据其城。累前后功，除游骑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封东迁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高祖军至白茅湾，命文育与杜僧明常为军锋，平南陵、鹊头诸城。及至姑熟，与景将侯子鉴战，破之。景平，授通直散骑常侍，改封南移县侯，邑一千户，拜信义太守。累迁南丹阳、兰陵、晋陵太守、智武将军、散骑常侍。

高祖诛王僧辩，命文育督众军会世祖于吴兴，围杜龛，克之。又济江袭会稽太守张彪，得其郡城。及世祖为彪所袭，文育时顿城北香岩寺，世祖夜往趋之，因共立栅。顷之，彪又来攻，文育悉力苦战，彪不能克，遂破平彪。

高祖以侯瑱拥据江州，命文育讨之，仍除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武威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率兵袭湓城。未克，徐嗣徽引齐寇渡江据芜湖，诏征文育还京。嗣徽等列舰于青墩，至于七矶，以断文育归路。及夕，文育鼓噪而发，嗣徽等不能制。至旦，反攻嗣徽，嗣徽骁将鲍玘独以小舰殿军，文育乘单舸艫与战，跳入舰，斩玘，仍牵其舰而还。贼众大骇，因留船芜湖，自丹阳步上。时高祖拒嗣徽于白城，适与文育大会。将战，风急，高祖曰：“兵不逆风。”文育曰：“事急矣，当决之，何用古法。”抽槊上马，驰而进，众军从之，风亦寻转，杀伤数百人。嗣徽等移营莫府山，文育徙顿对之。频战功最，加平西将军，进爵寿昌县公，并给鼓吹一部。

广州刺史萧勃举兵逾岭，诏文育督众军讨之。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，遣其弟孝劼守郡城，自出豫章，据于石头。勃使其子孜将兵与孝顷相会，又遣其别将欧阳驎顿军苦竹滩，傅泰据墟口城，以拒官军。官军船少，孝顷有舸舫三百艘、舰百馀乘在上牢，文育遣军主焦僧度、羊柬潜军袭之，悉取而归，仍于豫章立栅。时官军食尽，并欲退还，文育不许。乃使人间行遗周迪书，约为兄弟，并陈利害。迪得书甚喜，许馈粮饷。于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，沿流俱下，烧豫章郡所立栅，伪退。孝顷望之，大喜，因不设备。文育由间道兼行，信宿达芊韶。芊韶上流则欧阳颢、萧勃，下流则傅泰、余孝顷，文育据其中间，筑城飧士，贼徒大骇。欧阳颢乃退入泥溪，作城自守。文育遣严威将军周铁虎与长史陆山才袭颢，擒之。于是盛陈兵甲，与颢乘舟而□，以巡傅泰城下，因而攻泰，克之。萧勃在南康闻之，众皆股栗，莫能自固。其将谭世远斩勃欲降，为人所害。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持勃首以降。萧孜、余孝顷犹据石头，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，孜降文育，孝顷退走新吴，文州平，广育还顿豫章。以功授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江广衡交等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

王琳拥据上流，诏命侯安都为西道都督，文育为南道都督，同会武昌。与王琳战于沌口，为琳所执，后得逃归，语在安都传。寻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寿昌县公，给鼓吹一部。

及周迪破余孝顷，孝顷子公颺、弟孝劼犹据旧栅，扇动南土，高祖复遣文育及周迪、黄法拊等讨之。豫章内史熊昙朗亦率军来会，众且万人。文育遣吴明彻为水军，配周迪运粮，自率众军入象牙江，城于金口。公颺领五百人伪降，谋执文育，事觉，文育囚之，送于京师，以其部曲分隶众军。乃舍舟为步军，进据三陂。王琳遣将曹庆帅兵二千人以救孝劼，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，自帅所领径攻周迪、吴明彻军。迪等败绩，文育退据金口。熊昙朗因其失利，谋害文育，以应众爱。文育监军孙白象颇知其事，劝令先之。文育曰：“不可，我旧兵少，客军多，若取昙朗，人人惊惧，亡立至矣，不如推心以抚之。”初，周迪之败也，弃船走，莫知所在，及得迪书，文育喜，赍示昙朗，昙朗害之于座，时年五十一。高祖闻之，即日举哀，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忠愍。

初，文育之据三陂，有流星坠地，其声如雷，地陷方一丈，中有碎炭数斗。又军市中忽闻小儿啼，一市并惊，听之在土下，军人掘得棺长三尺，文育恶之。俄而迪败，文育见杀。天嘉二年，有诏配享高祖庙庭。子宝安嗣。文育本族兄景曜，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。

宝安字安民。年十馀岁，便习骑射，以贵公子骄蹇游逸，好狗马，乐驰骋，靡衣媮食。文育之为晋陵，以征讨不遑之郡，令宝安监知郡事，尤聚恶少年，高祖患之。及文育西征败绩，繫于王琳，宝安便折节读书，与士君子游，绥御文育士卒，甚有威惠。除员外散骑侍郎。文育归，复除贞威将军、吴兴太守。文育为熊昙朗所害，征宝安还。起为猛烈将军，领其旧兵，仍令南讨。

世祖即位，深器重之，寄以心膂，精卒利兵多配焉。及平王琳，颇有功。周迪之破熊昙朗，宝安南入，穷其馀烬。天嘉二年，重除雄信将军、吴兴太守，袭封寿昌县公。三年，征留异，为侯安都前军。异平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、卫尉卿。四年，授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贞毅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征为左卫将军，加信武将军。寻以本官领卫尉卿，又进号仁威将军。天康元年卒，时年二十九。赠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谥曰成。

子□嗣。宝安卒后，□亦为偏将。征欧阳纥，平定淮南，并有功，封江安县伯，邑四百户。历晋陵、定远二郡太守。太建九年卒，时年二十四，赠电威将军。

侯安都，字成师，始兴曲江人也。世为郡著姓。父文捍，少仕州郡，以忠谨称，安都贵后，官至光禄大夫、始兴内史，秩中二千石。

安都工隶书，能鼓琴，涉猎书传，为五言诗，亦颇清靡，兼善骑射，为邑里雄豪。梁始兴内史萧子范辟为主簿。侯景之乱，招集兵甲，至三千人。高祖入援京邑，安都引兵从高祖，攻蔡路养，破李迁仕，克平侯景，并力战有功。元帝授猛烈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富川县子，邑三百户。随高祖镇京口，除兰陵太守。高祖谋袭王僧辩，诸将莫有知者，唯与安都定计，仍使安都率水军自京口趋石头，高祖自率马步从江乘罗落会之。安都至石头北，弃舟登岸，僧辩弗之觉也。石头城北接岗阜，雉堞不甚危峻，安都被甲带长刀，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，众随而入，进逼僧辩卧室。高祖大军亦至，与僧辩战于听事前，安都自内阁出，腹背击之，遂擒僧辩。

绍泰元年，以功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高祖东讨杜龢，安都留台居守。徐嗣徽、任约等引齐寇入据石头，游骑至于阙下。安都闭门偃旗帜，示之以弱，令城中曰：“登陴看贼者斩。”及夕，贼收军还石头，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。将旦，贼骑又至，安都率甲士三百人，开东西掖门与战，大败之，贼乃退还石头，不敢复逼台城。及高祖至，以安都为水军，于中流断贼粮运。又袭秦郡，破嗣徽栅，收其家口并马驴輜重。得嗣徽所弹琵琶及所养鹰，遣信饷之曰：“昨至弟住处得此，今以相还。”嗣徽等见之大惧，寻而请和，高祖听其还北。及嗣徽等济江，齐之余军犹据采石，守备甚严，又遣安都攻之，多所俘获。

明年春，诏安都率兵镇梁山，以备齐。徐嗣徽等复入丹阳，至湖熟，高祖追安都还，率马步拒之于高桥。又战于耕坛南，安都率十二骑，突其阵，破之，生擒齐仪同乞伏无劳。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，会贼骑至，救老获免。贼北渡蒋山，安都又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，使从弟晓、军主张纂前犯其阵。晓被枪坠马，张纂死之。安都驰往救晓，斩其骑士十一人，因取纂尸而还，齐军不敢逼。高祖与齐军战于莫府山，命安都领步骑千余人，自白下横击其后，齐军大败。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摄山，俘获首虏不可胜计。以功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给鼓吹一部。又进号平南将军，改封西江县公。

仍都督水军出豫章，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讨萧勃。安都未至，文育已斩勃，并擒其将欧阳颢、傅泰等。唯余孝顷与勃子孜犹据豫章之石头，作两城，孝顷与孜各据其一，又多设船舰，夹水而阵。安都至，乃衔枚夜烧其舰。文育率水军，安都领步骑，登岸结阵。孝顷俄断后路，安都乃令军士多伐松木，竖栅，列营渐进，频战屡克，孜乃降。孝顷奔归新吴，请入子为质，许之。师还，以功进号镇北将军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仍率众会于武昌，与周文育西讨王琳。将发，王公已下钱于新林，安都跃马渡桥，人马俱堕水中，又坐絺内坠于槽井，时以为不祥。至武昌，琳将樊猛弃城走。文育亦自豫章至。时两将俱行，不相统摄，因部下交争，稍不平。军至郢州，琳将潘纯陀于城中遥射官军，安都怒，进军围之，未能克。而王琳至于弇口，安都乃释郢州，悉众往沌口以御之，遇风不得进。琳据东岸，官军据西岸，相持数日，乃合战，安都等败绩。安都与周文育、徐敬成并为琳所囚。琳总以一长锁系之，置于絺下，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。琳下至湓城白水浦，安都等甘言许厚赂子晋。子晋乃伪以小船依絺而钓，夜载安都、文育、敬成上岸，入深草中，步投官军。还都自劾，诏并赦之，复其官爵。

寻为丹阳尹，出为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令继周文育攻余孝劼及王琳将曹庆、常众爱等。安都自官亭湖出松门，蹑众爱后。文育为熊昙朗所害，安都回取大舰，值琳将周炅、周协南归，与战，破之，生擒炅、协。孝劼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，遇炅、协败，乃诣安都降。安都又进军于禽奇洲，破曹庆、常众爱等，焚其船舰。众爱奔于庐山，为村人所杀，余众悉平。

还军至南皖，而高祖崩，安都随世祖还朝，仍与群臣定议，翼奉世祖。时世祖谦让弗敢当，太后又以衡阳王故，未肯下令，群臣犹豫不能决。安都曰：“今四方未定，何暇及远，临川王有功天下，须共立之。今日之事，后应者斩。”便按剑上殿，白太后出玺，又手解世祖发，推就丧次。世祖即位，迁司空，仍为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给扶。

王琳下至栅口，大军出顿芜湖，时侯瑱为大都督，而指麾经略，多出安都。天嘉元年，增邑千户。及王琳败走入齐，安都进军湓城，讨琳余党，所向皆下。

仍别奉中旨，迎衡阳献王昌。初，昌之将入也，致书于世祖，辞甚不逊，世祖不悛，乃召安都从容而言曰：“太子将至，须别求一蕃，吾其老焉。”安都对曰：“自古岂有被代天子？臣愚不敢奉诏。”因请自迎昌，昌济汉而薨。以功进爵清远郡公，邑四千户。自是威名甚重，群臣无出其右。

安都父文捍，为始兴内史，卒于官。世祖征安都还京师，为发丧。寻起复本官，赠其父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拜其母为清远国太夫人。仍迎还都，母固求停乡里，上乃下诏，改桂阳之汝城县为卢阳郡，分衡州之始兴、安远二郡，合三郡为东衡州，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，安都第三子秘年九岁，上以为始兴内史，并令在乡侍养。其年，改封安都桂阳郡公。

王琳败后，周兵入据巴、湘，安都奉诏西讨。及留异拥据东阳，又奉诏东讨。异本谓台军由钱塘江而上，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，出于永康。异大恐，奔桃枝岭，处岭谷间，于岩口竖栅，以拒王师。安都作连城攻异，躬自接战，为流矢所中，血流至踝，安都乘舆麾军，容止不变。因其山垅之势，迮而为堰。天嘉三年夏，潦，水涨满，安都引船入堰，起楼舰与异城等，放拍碎其楼雉。异与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，安都虏其妻子，尽收其人马甲仗，振旅而归。以功加侍中、征北大将军，增邑并前五千户，仍还本镇。其年，吏民诣阙表请立碑，颂美安都功绩，诏许之。

自王琳平后，安都勋庸转大，又自以功安社稷，渐用骄矜，数招聚文武之士，或射驭驰骋，或命以诗赋，第其高下，以差次赏赐之。文士则褚玠、马枢、阴铿、张正见、徐伯阳，刘删、祖孙登，武士则萧摩诃、裴子烈等，并为之宾客，斋内动至千人。部下将帅，多不遵法度，检问收摄，则奔归安都。世祖性严察，深衔之。安都弗之改，日益骄横。每有表启，封讫，有事未尽，乃开封自书之，云又启某事。及侍宴酒酣，或箕踞倾倚。尝陪乐游楔饮，乃白帝曰：“何如作临川王时？”帝不应。安都再三言之，帝曰：“此虽天命，抑亦明公之力。”宴讫，又启便借供帐水饰，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，世祖虽许其请，甚不悛。明日，安都坐于御坐，宾客居群臣位，称觴上寿。初，重云殿灾，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，帝甚恶之，自是阴为之备。又周迪之反，朝望当使安都讨之，帝乃使吴明彻讨迪，又频遣台使案问安都部下，检括亡叛，安都内不自安。三年冬，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，并问省中事。景历录其状具奏之，希旨称安都谋反。世祖虑其不受制，明年春，乃除安都为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自京口还都，部伍入于石头，世祖引安都宴于嘉德殿，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，于坐收安都，囚于嘉德西省，又收其将帅，尽夺马仗而释之。因出舍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。乃诏曰：“昔汉厚功臣，韩、彭肇乱，晋倚蕃牧，敦、约称兵。托六尺于庞萌，野心窃发；寄股肱于霍禹，凶谋潜构。追惟往代，挺逆一揆，永言自古，患难同规。侯安都素乏

遥图，本惭令德，幸属兴运，预奉经纶，拔迹行间，假之毛羽，推于偏帅，委以驰逐。位极三槐，任居四狱，名器隆赫，礼数莫俦。而志唯矜己，气在陵上，招聚逋逃，穷极轻狡，无赖无行，不畏不恭。受脤专征，剽掠一逞，推轂所镇，哀敛无厌。寄以徐蕃，接邻齐境，贸迁禁货，鬻卖居民，椎埋发掘，毒流泉壤，睚眦僵尸，罔顾彝宪。朕以爰初缔构，颇著功绩，飞驂代邸，预定嘉谋，所以淹抑有司，每怀遵养，杜绝百辟，日望自新。款襟期于话言，推丹赤于造次，策马甲第，羽林息警，置酒高堂，陛戟无卫。何尝内隐片嫌，去柏人而勿宿，外协猜防，入成皋而不留？而勃戾不悛，骄暴滋甚，招诱文武，密怀异图。去年十二月十一日，获中书舍人蔡景历启，称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别驾周弘实来景历私省宿，访问禁中，具陈反计，朕犹加隐忍，待之如初。爰自北门，迁授南服，受命经停，奸谋益露。今者欲因初镇，将行不轨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？赖社稷之灵，近侍诚恚，丑情彰暴，逆节显闻。外可详案旧典，速正刑书，止在同谋，余无所问。”明日，于西省赐死，时年四十四。寻有诏，宥其妻子家口，葬以士礼，丧事所须，务加资给。

初，高祖在京城，尝与诸将宴，杜僧明、周文育、侯安都为寿，各称功伐。高祖曰：“卿等悉良将也，而并有所短。杜公志大而识暗，狎于下而骄于尊，矜其功不收其拙。周侯交不择人，而推心过差，居危履险，猜防不设。侯郎傲诞而无厌，轻佻而肆志。并非全身之道。”卒皆如其言。

安都长子敦，年十二，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天嘉二年堕马卒，追谥桂阳国愍世子。太建三年，高宗追封安都为陈集县侯，邑五百户，子晷为嗣。

安都从弟晓，累从安都征讨有功，官至员外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、东衡州刺史，怀化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天嘉三年卒，年四十一。

史臣曰：杜僧明、周文育并树功业，成于兴运，颇、牧、韩、彭，足可连类矣。侯安都情异向时，权逾曩日，因之以侵暴，加之以纵诞，苟曰非夫逆乱，奚用免于亡灭！昔汉高醢之为赐，宋武拉于坐右，良有以而然也。

卷三

侯瑱欧阳頔子纥吴明彻裴子烈

侯瑱，字伯玉，巴西充国人也。父弘远，世为西蜀酋豪。蜀贼张文萼据白崖山，有众万人，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弘远讨之。弘远战死，瑱固请复仇，每战必先锋陷阵，遂斩文萼，由是知名。因事范，范委以将帅之任，山谷夷獠不宾附者，并遣瑱征之。累功授轻车府中兵参军、晋康太守。范为雍州刺史。瑱除超武将军、冯翊太守。范迁镇合肥，瑱又随之。

侯景围台城，范乃遣瑱辅其世子嗣，入援京邑。京城陷，瑱与嗣退还合肥，仍随范徙镇淝城。俄而范及嗣皆卒，瑱领其众，依于豫章太守庄铁。铁疑之，瑱惧不自安，诈引铁谋事，因而刃之，据有豫章之地。侯景将于庆南略地至豫章，城邑皆下，瑱穷蹙，乃降于庆。庆送瑱于景，景以瑱与己同姓，托为宗族，待之甚厚，留其妻子及弟为质。遣瑱随庆平定蠡南诸郡。及景败于巴陵，景将宋子仙、任约等并为西军所获，瑱乃诛景党与，以应义军，景亦尽诛其弟及妻子。梁元帝授瑱武臣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郟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仍随都督王僧辩讨景，恒为前锋，每战却敌。既复台城，景奔吴郡，僧辩使瑱率兵追之，与景战于吴松江，大败景，尽获其军实。进兵钱塘，景将谢答仁、吕子荣等皆降。以功除南豫州刺史，镇于姑熟。

承圣二年，齐遣郭元建出自濡须，僧辩遣瑱领甲士三千，筑垒于东关以捍之，大败元建。除使持节、镇北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增邑二千户。西魏来寇荆州，王僧辩以瑱为前军，赴援，未至而荆州陷。瑱之九江，因卫晋安王还都。承制以瑱为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江晋吴齐四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改封康乐县公，邑五千户，进号车骑将军。司徒陆法和据郢州，引齐兵来寇，乃使瑱都督众军西讨，未至，法和率其部北度入齐。齐遣慕容恃德镇于夏首，瑱控引西还，水陆攻之，恃德食尽，请和，瑱还镇豫章。僧辩使其弟僧暕音率兵与瑱共讨萧勃，及高祖诛僧辩，僧暕音阴欲图瑱而夺其军，瑱知之，尽收僧暕音徒党，僧暕音奔齐。

绍泰二年，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是时，瑱据中流，兵甚强盛，又以本事王僧辩，虽外示臣节，未有入朝意。初，余孝顷为豫章太守，及瑱镇豫章，乃于新吴县别立城栅，与瑱相拒。瑱留军人妻子于豫章，令从弟齋知后事，悉众以攻孝顷。自夏及冬，弗能克，乃长围守之，尽收其禾稼。齋与其部下侯方儿不协，方儿怒，率所部攻齋，虏掠瑱军府妓妾金玉，归于高祖。瑱既失根本，兵众皆溃，轻归豫章，豫章人拒之，乃趋湓城，投其将焦僧度。僧度劝瑱投齐，瑱以高祖有大量，必能容己，乃诣阙请罪，高祖复其爵位。

永定元年，授侍中、车骑将军。二年，进位司空。王琳至于沌口，周文育、侯安都并没，乃以瑱为都督西讨诸军事。瑱至于梁山。世祖即位，进授太尉，增邑千户。王琳至于栅口，又以瑱为都督，侯安都等并隶焉。瑱与琳相持百馀日，未决。天嘉元年二月，东关春水稍长，舟舰得通，琳引合肥淝湖之众，舳舻相次而下，其势甚盛。瑱率军进兽槛洲，琳亦出船列于江西，隔洲而泊。明日合战，琳军少却，退保西岸。及夕，东北风大起，吹其舟舰，舟舰并坏，没于沙中，溺死者数十百人。浪大不得还浦，夜中又有流星坠于贼营。及旦风静，琳入浦治船，以荻船塞于浦口，又以鹿角绕岸，不敢复出。是时，西魏遣大将军史宁蹶其上流，瑱闻之，知琳不能持久，收军却据湖浦，以待其敝。及史宁至，围郢州，琳恐众溃，乃率船舰来下，去芜湖十里而泊，击柝闻于军中。明日，齐人遣兵数万助琳，琳引众向梁山，欲越官军以屯险要。齐仪同刘伯球率兵万余人助琳水战，行台慕容侍德子子会领铁骑二千，在芜湖西岸博望山南，为其声势。瑱令军中晨炊蓐食，分槌荡顿芜湖洲尾以待之。将战，有微风至自东南，众军施拍纵火。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，中江而进，发拍中于贼舰，其馀冒突、青龙，各相当值。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，以触贼舰，并熔铁洒之。琳军大败。其步兵在西岸者，自相蹂践，马骑并淖于芦荻中，弃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。尽获其舟舰器械，并禽齐将刘伯球、慕容子会，自馀俘馘以万计。琳与其党潘纯陀等乘单舸冒阵走至湓城，犹欲收合离散，众无附者，乃与妻妾左右十余人入齐。

其年，诏以瑱为都督湘、巴、郢、江、吴等五州诸军事，镇湓城。周将贺若敦、独孤盛等寇巴、湘，又以瑱为西讨都督，与盛战于西江口，大败盛军，虏其人马器械，不可胜数。以功授使持节、都督湘、桂、郢、巴、武、沅六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，改封零陵郡公，邑七千户，余如故。二年，以疾表求还朝。三月，于道薨，时年五十二。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大司马，加羽葆、鼓吹、班剑二十人，给东园秘器，谥曰壮肃。其年九月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子净藏嗣。

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，以公主除员外散骑侍郎。太建三年卒，赠司徒主簿。净藏无子，弟就袭封。

欧阳頔，字靖世，长沙临湘人也。为郡豪族。祖景达，梁代为本州治中。父僧宝，屯骑校尉。頔少质直有思理，以言行笃信著闻于岭表。父丧毁瘠甚至。家产累积，悉让诸兄。州郡频辟不应，乃庐于麓山寺傍，专精习业，博通经史。年三十，其兄逼令从宦，起家信武府中兵参军，迁平西邵陵王中兵参军事。

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，与頔相善，故頔常随钦征讨。钦为衡州，仍除清远太守。钦南征夷獠，擒陈文彻，所获不可胜计，献大铜鼓，累代所无，頔预其功。还为直阁将军，仍除天门太守，伐蛮左有功。刺史庐陵王萧续深嘉之，引为宾客。钦征交州，复启頔同行。钦度岭以疾终，頔除临贺内史，启乞送钦丧还都，然后之任。时湘衡之界五十馀洞不宾，敕令衡州刺史韦粲讨之，粲委頔为都督，悉皆平殄。粲启梁武，称頔诚干，降诏褒赏，仍加超武将军，征讨广、衡二州山贼。

侯景构逆，粲自解还都征景，以頔监衡州。京城陷后，岭南互相吞并，兰钦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兴内史萧绍基，夺其郡。裕以兄钦与頔有旧，遣招之，頔不从。乃谓使云：“高州昆季隆显，莫非国恩，今应赴难援都，岂可自为跋扈。”及高祖入援京邑，将至始兴，頔乃深自结托。裕遣兵攻頔，高祖援之，裕败，高祖以王怀明为衡州刺史，迁頔为始兴内史。高祖之讨蔡路养、李迁仕也，頔率兵度岭，以助高祖。及路养等平，頔有功，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衡州，以頔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东衡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东衡州刺史，新丰县伯，邑四百户。

侯景平，元帝遍问朝宰：“今天下始定，极须良才，卿各举所知。”群臣未有对者。帝曰：“吾已得一人。”侍中王褒进曰：“未审为谁？”帝云：“欧阳頔公正有匡济之才，恐萧广州不肯致之。”乃授武州刺史，寻授郢州刺史，欲令出岭，萧勃留之，不获拜命。寻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衡州诸军事、忠武将军、衡州刺史，进封始兴县侯。

时萧勃在广州，兵强位重，元帝深患之，遣王琳代为刺史。琳已至小桂岭，勃遣其将孙信监州，尽率部下至始兴，避琳兵锋。頔别据一城，不往谒勃，闭门高垒，亦不拒战。勃怒，遣兵袭頔，尽收其此货财马仗。寻赦之，还复其所，复与结盟。荆州陷，頔委质于勃。及勃度岭出南康，以頔为前军都督，顿豫章之苦竹滩，周文育击破之，擒送于高祖，高祖释之，深加接待。萧勃死后，岭南扰乱，頔有声南土，且与高祖有旧，乃授頔使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

都督衡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始兴县侯。未至岭南，顾子纥已克定始兴。及顾至岭南，皆慑伏，仍进广州，尽有越地。改授都督广、交、越、成、定、明、新、高、合、罗、爱、建、德、宜、黄、利、安、石、双十九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持节、常侍、侯并如故。王琳据有中流，顾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。永定三年，进授散骑常侍，增都督衡州诸军事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世祖嗣位，进号征南将军，改封阳山郡公，邑一千五百户，又给鼓吹一部。

初，交州刺史袁纥密以金五百两寄顾，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龚翊，四百两付儿智矩，余人弗之知也。顾寻为萧勃所破，货财并尽，唯所寄金独在。纥亦寻卒，至是顾并依信还之，时人莫不叹伏。其重然诺如此。

时顾弟盛为交州刺史，次弟邃为衡州刺史，合门显贵，名振南土。又多致铜鼓、生口，献奉珍异，前后委积，颇有助于军国焉。顾以天嘉四年薨，时年六十六。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广州刺史，谥曰穆。子纥嗣。

纥字奉圣，颇有干略。天嘉中，除黄门侍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。累迁安远将军、衡州刺史。袭封阳山郡公，都督交、广等十九州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在州十馀年，威惠著于百越，进号轻车将军。

光大中，上流蕃镇并多怀贰，高宗以纥久在南服，颇疑之。太建元年，下诏征纥为左卫将军。纥惧，未欲就征，其部下多劝之反，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。道戢告变，乃遣仪同章昭达讨纥，屡战兵败，执送京师，伏诛，时年三十三。家口籍没。子询以年幼免。

吴明彻，字通昭，秦郡人也。祖景安，齐南谯太守。父树，梁右军将军。明彻幼孤，性至孝，年十四，感坟茔未备，家贫无以取给，乃勤力耕种。时天下亢旱，苗稼焦枯，明彻哀愤，每之田中，号泣，仰天自诉。居数日，有自田还者，云苗已更生。明彻疑之，谓为给己，及往田所，竟如其言。秋而大获，足充葬用。时有伊氏者，善占墓，谓其兄曰：“君葬之日，必有乘白马逐鹿者来经坟所，此是最孝子大贵之徵。”至时果有此应，明彻即树之最小子也。

起家梁东宫直后。及侯景寇京师，天下大乱，明彻有粟麦三千馀斛，而邻里饥餒，乃白诸兄曰：“当今草窃，人不图久，奈何有此而不与乡家共之？”于是计口平分，同其丰俭，群盗闻而避焉，赖以存者甚众。

及高祖镇京口，深相要结，明彻乃诣高祖，高祖为之降阶，执手即席，与论当世之务。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，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、孤虚、遁甲，略通其妙，颇以英雄自许，高祖深奇之。

承圣三年，授戎昭将军、安州刺史。绍泰初，随周文育讨杜龢、张彪等。东道平，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封安吴县侯。高祖受禅，拜安南将军，仍与侯安都、周文育将兵讨王琳。及众军败没，明彻自拔还京。世祖即位，诏以本官加右卫将军。王琳败，授都督武沅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武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周遣大将军贺若敦率马步万余人奄至武陵，明彻众寡不敌，引军巴陵，仍破周别军于双林。

天嘉三年，授安西将军。及周迪反临川，诏以明彻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领豫章太守，总督众军，以讨迪。明彻雅性刚直，统内不甚和，世祖闻之，遣安成王顼慰晓明彻，令以本号还朝。寻授镇前将军。五年，迁镇东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及引辞之郡，世祖谓明彻曰：“吴兴虽郡，帝乡之重，故以相授。君其勉之！”及世祖弗豫，征拜中领军。

废帝即位，授领军将军，寻迁丹阳尹，仍诏明彻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。到仲举之矫令出高宗也，毛喜知其谋，高宗疑惧，遣喜与明彻筹焉。明彻谓喜曰：“嗣君谅闇，万机多阙，外邻强敌，内有丧。殿下亲实周、邵，德冠伊、霍，社稷至重，愿留中深计，慎勿致疑。”

及湘州刺史华皎阴有异志，诏授明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、桂、武三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，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等率兵讨皎。皎平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太建元年，授镇南将军。四年，征为侍中、镇前将军，余并如故。

会朝议北伐，公卿互有异同，明彻决策请行。五年，诏加侍中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仍赐女乐一部。明彻总统众军十馀万，发自京师，缘江城镇，相续降款。军至秦郡，克其水栅。齐遣大将尉破胡将兵为援，明彻破走之，斩获不可胜计，秦郡乃降。高宗以秦郡明彻旧邑，诏具太牢，令拜祠上冢，文武羽仪甚盛，乡里以为荣。

进克仁州，授征北大将军，进爵南平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。次平峡石岸二城。进逼寿阳，齐遣王琳将兵拒守。琳至，与刺史王贵显保其外郭。明彻以琳初入，众心未附，乘夜攻之，中宵而溃，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。明彻令军中益修治攻具，又迮肥水以灌城。城中苦湿，多腹疾，手足皆肿，死者十六七。会齐遣大将军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，去寿春三十里，顿军不进。诸将咸曰：“坚城未拔，大援在近，不申明公计将安出？”明彻曰：“兵贵在速，而彼结营不进，自挫其锋，吾知其不敢战明矣。”于是躬擐甲胄，四面疾攻，城中震恐，一鼓而克，生禽王琳、王贵显、扶风王可硃浑孝裕、尚书庐潜、左丞李嗣勋，送京师。景和惶惧遁走，尽收其驼马輜重。琳之获也，其旧部曲多在军中，琳素得士卒心，见者皆歔歔不能仰视。明彻虑其有变，遣左右追杀琳，传其首。诏曰：“寿春者古之都会，襟带淮、汝，控引河、洛，得之者安，是称要害。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郡开国公明彻，雄图克举，宏略盖世。在昔屯夷，缔构皇业，乃掩衡、岳，用清氛沴，实吞云梦，即叙上游。今兹荡定，恢我王略，风行电扫，貔虎争驰，月阵云梯，金汤夺险，威陵殊俗，惠渐边氓。惟功与能，元戎是属，崇麾广赋，茂典恒宜，可都督、豫、合、建、光、朔、北徐六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，余如故。”诏遣谒者萧淳风就寿阳册明彻，于城南设坛，士卒二十万，陈旗鼓戈甲，明彻登坛拜受，成礼而退，将卒莫不踊跃焉。

初，秦郡属南兖州，后隶谯州，至是，诏以谯之秦、盱眙、神农三郡还属南兖州，以明彻故也。

六年，自寿阳入朝，舆驾幸其第，赐钟磬一部，米一万斛，绢布二千匹。

七年，进攻彭城。军至吕梁，齐遣援兵前后至者数万，明彻又大破之。八年，进位司空，余如故。又诏曰：“昔者军事建旌，交锋作鼓，顷日讹替，多乖旧章，至于行阵，不相甄别。今可给司空、大都督钹钺龙麾，其次将各有差。”寻授都督南北兖、南北青谯五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

会周氏灭齐，高宗交事徐、兖，九年，诏明彻进军北伐，令其世子戎昭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惠觉摄行州事。明彻军至吕梁，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，明彻频破之，因退兵守城，不复敢出。明彻仍迮清水以灌其城，环列舟舰于城下，攻之甚急。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之。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，横流竖木，以铁锁贯车轮，遏断船路。诸将闻之，甚惶恐，议欲破堰拔军，以舫载马。马主裴子烈议曰：若决堰下船，船必倾倒，岂可得乎？不如前遣马出，于事为允。”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，知事不济，遂从之，乃遣萧摩诃帅马军数千前还。明彻仍自决其堰，乘水势以退军，冀其获济。及至清口，水势渐微，舟舰并不得渡，众军皆溃，明彻穷蹙，乃就执。寻以忧愤遘疾，卒于长安，时年六十七。

至德元年诏曰：“李陵矢竭，不免请降，于禁水涨，犹且生获，固知用兵上术，世罕其人。故侍中、司空南平郡公明彻，爰初蹶足，迄届元戎，百战百胜之奇，决机决死之勇，斯亦侔于古焉。及拓定淮、肥，长驱彭、汴，覆勍寇如举毛，扫锐帅同沃雪，风威愒于异俗，功郊著于同文。方欲息驾阴山，解鞍浣海，既而师出已老，数亦终奇，不就结纆之功，无辞入褚之屈，望封嶠之为易，冀平翟之非难，虽志在屈伸，而奄中霜露，埋恨绝域，甚可嗟伤。斯事已往，累逢肆赦，凡厥罪戾，皆蒙洒濯，独此孤魂，未沾宽惠，遂使爵土湮没，飧餼无主。弃瑕录用，宜在兹辰，可追封邵陵县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，以其息惠觉为嗣。”

惠觉历黄门侍郎，以平章大宝功，授豊州刺史。

明彻兄子超，字逸世。少倜傥，以干略知名。随明彻征伐，有战功，官至忠毅将军、散骑常侍、桂州刺史，封汝南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卒，赠广州刺史，谥曰节。

裴子烈，字大士，河东闻喜人，梁员外散骑常侍猗之子。子烈少孤，有志气。遇梁末丧乱，因习武艺，以骁勇闻。频从明彻征讨，所向必先登陷阵。官至武威将军、北谯太守、岳阳内史，海安县伯，邑三百户。至德四年卒。

史臣曰：高祖拨乱创基，光启天历，侯瑱、欧阳纥并归身有道，位贵鼎司，美矣。吴明彻居将帅之任，初有军功，及吕梁败绩，为失算也。斯以勇非韩、白，识异孙、吴，遂使蹙境丧师，金陵虚弱，祗明沦覆，盖由其渐焉。

卷四

周铁虎程灵洗子文季

周铁虎，不知何许人也，梁世南渡。语音伧重，膂力过人，便马槊，事梁河东王萧誉，以勇敢闻，誉板为府中兵参军。誉为广州刺史，以铁虎为兴宁令。誉迁湘州，又为临蒸令。侯景之乱，元帝于荆州遣世子方等代誉，且以兵临之。誉拒战，大捷，方等死，铁虎功最，誉委遇甚重。及王僧辩讨誉，于阵获铁虎，僧辩命烹之，铁虎呼曰：“侯景未灭，奈何杀壮士！”僧辩奇其言，乃宥之，还其麾下。

及侯景西上，铁虎从僧辩克任约，获宋子仙，每战皆有功。元帝承制授仁威将军、潼州刺史，封沌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又从僧辩克定京邑，降谢答仁，平陆纳于湘州。承圣二年，以前后战功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五百户。仍为散骑常侍，领信义太守，将军如故。高祖诛僧辩，铁虎率所部降，因复其本职。

徐嗣徽引齐寇渡江，铁虎于板桥浦破其水军，尽获甲仗船舸。又攻历阳，袭齐寇步营，并皆克捷。嗣徽平，绍泰二年，迁散骑常侍、严威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。

寻随周文育于南江拒萧勃，恒为前军。文育又命铁虎偏军，于苦竹滩袭勃前军欧阳颢。又随文育西征王琳，于沌口败绩，铁虎与文育、侯安都并为琳所擒。琳引见诸将，与之语，唯铁虎辞气不屈，故琳尽宥文育之徒，独铁虎见害，时年四十九。高祖闻之，下诏曰：“天地之宝，所贵曰生，形魄之徒，所重唯命。至如捐生立节，效命酬恩，追远怀昔，信宜加等。散骑常侍、严威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、潼州刺史、领信义太守沌阳县开国侯铁虎，器局沈厚，风力勇壮，北讨南征，竭忠尽力。推锋江夏，致陷凶徒，神气弥雄，肆言无挠。岂直温序见害，方其理须，庞德临危，犹能瞋目。忠贞如此，惻怆兼深，可赠侍中、护军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，加封一千户，并给鼓吹一部，侯如故。”天嘉五年，世祖又诏曰：“汉室功臣，形写宫观，魏朝猛将，名配宗祧，功烈所以长存，世代因之不朽。故侍中、护军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沌阳县开国侯铁虎，诚节梗亮，力用雄敢，王业初基，行间累及，垂翅贼垒，正色寇庭，古之遗烈，有识同壮。陨身不屈，虽隆荣等，营魂易远，言追嘉惜。宜仰陪□需寝，恭颁飨奠，可配食高祖庙庭。”子瑜嗣。

时有盱眙马明，字世朗，梁世事鄱阳嗣王萧范。侯景之乱，据庐江之东界，拒贼临城栅。元帝授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北兖州刺史，领庐江太守。荆州陷没，归于高祖。绍泰中，复官位，封西华县侯，邑二千户。亦随文育西征王琳，于沌口军败，明力战死之，赠使持节、征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

程灵洗，字玄涤，新安海宁人也。少以勇力闻，步行日二百馀里，便骑善游。梁末，海宁、黟、歙等县及鄱阳、宣城郡界多盗贼，近县苦之。灵洗素为乡里所畏伏，前后守长恒使召募少年，逐捕劫盗。

侯景之乱，灵洗聚徒据黟、歙以拒景。景军据有新安，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隐奔依灵洗，灵洗奉以主盟。梁元帝于荆州承制，又遣使问道奉表。刘神茂自东阳建义拒贼，灵洗攻下新安，与神茂相应。元帝授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新安郡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谯州刺史，领新安太守，封巴丘县侯，邑五百户。神茂为景所破，景偏帅吕子荣进攻新安，灵洗退保黟、歙。及景败，子荣退走，灵洗复据新安。进军建德，擒贼帅赵桑乾。以功授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增邑并前一千户，将军、太守如故。

仍令灵洗率所部下扬州，助王僧辩镇防。迁吴兴太守，未行，僧辩命灵洗从侯瑱西援荆州。荆州陷，还都。高祖诛僧辩，灵洗率所领来援，其徒力战于石头西门，军不利，遣使招谕，久之乃降，高祖深义之。绍泰元年，授使持节、信武将军、兰陵太守，常侍如故，助防京口。及平徐嗣徽，灵洗有功，除南丹阳太守，封遂安县侯，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，仍镇采石。

随周文育西讨王琳，于沌口败绩，为琳所拘。明年，与侯安都等逃归。兼丹阳尹，出为高唐、太原二郡太守，仍镇南陵。迁太子左卫率。高祖崩，王琳前军东下，灵洗于南陵破之，虏其兵士，并获青龙十馀乘。以功授持节、都督南豫州缘江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侯瑱等败王琳于栅口，灵洗乘胜逐北，据有鲁山。征为左卫将军，余如故。

天嘉四年，周迪重寇临川，以灵洗为都督，自鄱阳别道击之，迪又走山谷间。五年，迁中护军，常侍如故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巴、武三州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废帝即位，进号云麾将军。

华皎之反也，遣使招诱灵洗，灵洗斩皎使，以状闻。朝廷深嘉其忠，增其守备，给鼓吹一部，因推心待之，使其子文季领水军助防。是时周遣其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助皎攻围灵洗，灵洗婴城固守。及皎退，乃出军蹶定，定不获济江，以其众降。因进攻周沔州，克之，擒其刺史裴宽。以功进号安西将军，改封重安县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

灵洗性严急，御下甚苛刻，士卒有小罪，必以军法诛之，造次之间，便加捶撻，而号令分明，与士卒同甘苦，众亦以此依附。性好播植，躬勤耕稼，至于水陆所宜，刈获早晚，虽老农不能及也。伎妾无游手，并督之纺绩。至于散用货财，亦弗俭吝。光大二年，卒于州，时年五十五。赠镇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壮。太建四年，诏配享高祖庙庭。子文季嗣。

文季字少卿。幼习骑射，多干略，果决有父风。弱冠从灵洗征讨，必前登陷阵。灵洗与周文育、侯安都等败于沌口，为王琳所执，高祖召陷贼诸将子弟厚遇之，文季最有礼容，深为高祖所赏。永定中，累迁通直散骑侍郎、句容令。世祖嗣位，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。是时王为扬州刺史，镇冶城，府中军事，悉以委之。

天嘉二年，除贞毅将军、新安太守，仍随侯安都东讨留异。异党向文政据有新安，文季率精甲三百，轻往攻之。文政遣其兄子瓚来拒，文季与战，大破瓚军，文政乃降。

三年，始兴王伯茂出镇东州，复以文季为镇东府中兵参军，带剡令。

四年，陈宝应与留异连结，又遣兵随周迪更出临川，世祖遣信义太守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，文季为之前军，所向克捷。陈宝应平，文季战功居多，还，转府谘议参军，领中直兵。出为临海太守。寻乘金翅助父镇郢城。华皎平，灵洗及文季并有捍御之功。及灵洗卒，文季尽领其众，起为超武将军，仍助防郢州。文季性至孝，虽军旅夺礼，而毁瘠甚至。

太建二年，为豫章内史，将军如故。服阕，袭封重安县公。随都督章昭达率军往荆州征萧岿。岿与周军多造舟舰，置于青泥水中。时水长漂疾，昭达乃遣文季共钱道戢轻舟袭之，尽焚其舟舰。昭达因萧岿等兵稍怠，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，杀伤甚众。既而周兵大出，巴陵内史雷道勤拒战死之，文季仅以身免。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安远将军，增邑五百户。

五年，都督吴明彻北讨秦郡，秦郡前江浦通涂水，齐人并下大柱为杙，栅水中，乃前遣文季领骁勇拔开其栅，明彻率大军自后而至，攻秦郡克之。又别遣文季围泾州，屠其城，进攻盱眙，拔之。仍随明彻围寿阳。

文季临事谨急，御下严整，前后所克城垒，率皆注水为堰，土木之功，动逾数万。每置阵役人，文季必先诸将，夜则早起，迄暮不休，军中莫不服其勤干。每战恒为前锋，齐军深惮之，谓为程虎。以功除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，增邑五百户。又带新安内史，进号武毅将军。

八年，为持节、都督谯州诸军事、安远将军、谯州刺史。其年，又督北徐仁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九年，又随明彻北讨，于吕梁作堰，事见明彻传。十年春，败绩，为周所囚，仍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一年，自周逃归，至涡阳，为边吏所执，还送长安，死于狱中。后主是时既与周绝，不之知也。至德元年，后主始知之，追赠散骑常侍。寻又诏曰：“故散骑常侍、前重安县开国公文季，纂承门绪，克荷家声。早岁出军，虽非元帅，启行为最，致果有闻，而覆丧车徒，允从黜削。但灵洗之立功捍御，久而见思，文季之埋魂异域，有足可悯。言念劳旧，伤兹废绝，宜存庙食，无使馁而。可降封重安县侯，邑一千户，以子飡袭封。”

史臣曰：程灵洗父子并御下严苛，治兵整肃，然与众同其劳苦，匪私财利，士多依焉，故临戎克办矣。

卷五

黄法拊淳于量章昭达

黄法抃，字仲昭，巴山新建人也。少劲捷有胆力，步行日三百里，距跃三丈。颇便书疏，闲明簿领，出入郡中，为乡闾所惮。侯景之乱，于乡里合徒众。太守贺弼下江州，法抃监知郡事。高祖将逾岭入援建业，李迁仕作梗中途，高祖命周文育屯于西昌，法抃遣兵助文育。时法抃出顿新淦县，景遣行台于庆至豫章，庆分兵来袭新淦，法抃拒战，败之。高祖亦遣文育进军讨庆，文育疑庆兵强，未敢进，法抃率众会之，因进克笙屯，俘获甚众。

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将军、交州刺史资，领新淦县令，封巴山县子，邑三百户。承圣三年，除明威将军、游骑将军，进爵为侯，邑五百户。贞阳侯僭位，除左骁骑将军。敬帝即位，改封新建县侯，邑如前。太平元年，割江州四郡置高州，以法抃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高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高州刺史，镇于巴山。萧勃遣欧阳颢攻法抃，法抃与战，破之。

永定二年，王琳遣李孝钦、樊猛、余孝顷攻周迪，且谋取法抃，法抃率兵援迪，擒孝顷等三将。进号宣毅将军，增邑并前一千户，给鼓吹一部。又以拒王琳功，授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熊昙朗于金口反，害周文育，法抃共周迪讨平之，语在昙朗传。

世祖嗣位，进号安南将军。天嘉二年，周迪反，法抃率兵会都督吴明彻，讨迪于工塘。迪平，法抃功居多，征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镇北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仪同、鼓吹并如故。未拜，寻又改授都督江、吴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六年，征为中卫大将军。废帝即位，进爵为公，给扶。光大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二年，徙为都督郢、巴、武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

太建元年，进号征西大将军。二年，征为侍中、中权大将军。四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五年，大举北伐，都督吴明彻出秦郡，以法抃为都督，出历阳。齐遣其历阳王步骑五万来援，于小岷筑城。法抃遣左卫将军樊毅分兵于大岷御之，大破齐军，尽获人马器械。于是乃为拍车及步舰，竖拍以逼历阳。历阳人窘蹙乞降，法抃缓之，则又坚守，法抃怒，亲率士卒攻城，施拍加其楼堞。时又大雨，城崩，克之，尽诛戍卒。进兵合肥，望旗降款，法抃不令军士侵掠，躬自抚劳，而与之盟，并放还北。以功加侍中，改封义阳郡公，邑二千户。其年，迁都督合、霍二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合州刺史，增邑五百户。七年，徙都督豫、建、光、朔、合、北徐六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寿阳，侍中、散骑常侍、持节、将军、仪同、鼓吹、扶并如故。八年十月，薨，时年五十九。赠侍中、中权大将军、司空，谥曰威。子玩嗣。

淳于量，字思明。其先济北人也，世居京师。父文成，仕梁为将帅，官至光烈将军、梁州刺史。量少善自居处，伟姿容，有干略，便弓马。梁元帝为荆州刺史，文成分量人马，令往事焉。起家湘东王国常侍，兼西中郎府中兵参军。累迁府佐、常兼中兵、直兵者十馀载，兵甲士卒，盛于府中。

荆、雍之界，蛮左数反，山帅文道期积为边患，中兵王僧辩征之，频战不利，遣量助之。量至，与僧辩并力，大破道期，斩其酋长，俘虏万计。以功封广晋县男，邑三百户，授涪陵太守。历为新兴、武宁二郡太守。

侯景之乱，梁元帝凡遣五军入援京邑，量预其一。台城陷，量还荆州。元帝承制以量为假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巴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巴州刺史。侯景西上攻巴州，元帝使都督王僧辩入据巴陵。量与僧辩并力拒景，大败景军，擒其将任约。进攻郢州，获宋子仙。仍随僧辩克平侯景。承圣元年，以功授左卫将军，封谢沐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寻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桂、定、东、西宁等四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安远护军、桂州刺史。

荆州陷，量保据桂州。王琳拥割湘、郢，累遣召量，量外虽与琳往来，而别遣使从间道归于高祖。高祖受禅，授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西大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都督、刺史并如故。寻进号镇南将军。仍授都督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祖嗣位，进号征南大将军。王琳平后，频请入朝，天嘉五年，征为中抚大将军，常侍、仪同、鼓吹并如故。量所部将帅，多恋本土，并欲逃入山谷，不愿入朝。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，且以兵迎量。天康元年，至都，以在道淹留，为有司所奏，免仪同，余并如故。光大元年，给鼓吹一部。华皎构逆，以量为使持节、征南大将军、西讨大都督，总率大舰，自郢州樊浦拒之。皎平，并降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等。以功授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醴陵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未拜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侍中、仪同、鼓吹并如故。

太建元年，进号征北大将军，给扶。三年，坐就江阴王萧季卿买梁陵中树，季卿坐免，量免侍中。寻复加侍中。五年，征为中护大将军，侍中、仪同、鼓吹、扶并如故。

吴明彻之西伐也，量赞成其事，遣第六子岑率所领从军。淮南克定，量改封始安郡公，增邑一千五百户。六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巴、南司、定四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郢州刺史，侍中、仪同、鼓吹、扶并如故。七年，征为中军大将军、护军将军。九年，以公事免侍中。寻复加侍中。十年，吴明彻陷没，加量使持节、都督水陆诸军事，仍授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北兖、谯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十三年，加左光禄大夫，增邑五百户，余并如故。十四年四月薨，时年七十二。赠司空。

章昭达，字伯通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道盖，齐广平太守。父法尚，梁扬州议曹从事。昭达性倜傥，轻财尚气。少时，尝遇相者，谓昭达曰：“卿容貌甚善，须小亏损，则当富贵。”梁大同中，昭达为东宫直后，因醉坠马，鬓角小伤，昭达喜之，相者曰：“未也。”及侯景之乱，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，为流矢所中，眇其一目，相者见之，曰：“卿相善矣，不久当贵。”

京城陷，昭达还乡里，与世祖游，因结君臣之分。侯景平，世祖为吴兴太守，昭达杖策来谒世祖。世祖见之大喜，因委以将帅，恩宠优渥，超于侪等。及高祖讨王僧辩，令世祖还长城招聚兵众，以备杜龢，频使昭达往京口，禀承计划。僧辩诛后，龢遣其将杜泰来攻长城，世祖拒之，命昭达总知城内兵事。及杜泰退走，因从世祖东进，军吴兴，以讨杜龢。龢平，又从世祖东讨张彪于会稽，克之。累功除明威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是时留异拥据东阳，私署守宰，高祖患之，乃使昭达为长山县令，居其心腹。永定二年，除武康令。世祖嗣位，除员外散骑常侍。天嘉元年，追论长城之功，封欣乐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寻随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栅口，战于芜湖，昭达乘平虏大舰，中流而进，先锋发拍中于贼舰。王琳平，昭达册勋第一。二年，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郢、巴、武沔四州诸军事、智武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增邑并前千五百户。寻进号平西将军。

周迪据临川反，诏令昭达便道征之。及迪败走，征为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改封邵武县侯，增邑并前二千户，常侍如故。四年，陈宝应纳周迪，复共寇临川，又以昭达为都督讨迪。至东兴岭，而迪又退走。昭达仍逾岭，顿于建安，以讨陈宝应。宝应据建安、晋安二郡之界，水陆为栅，以拒官军。昭达与战不利，因据其上流，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，施拍于其上，缀以大索，相次列营，夹于两岸。宝应数挑战，昭达按甲不动。俄而暴雨，江水大长，昭达放筏冲突宝应水栅，水栅尽破。又出兵攻其步军。方大合战，会世祖遣余孝顷出自海道。适至，因并力乘之，宝应大溃，遂克定闽中，尽擒留异、宝应等。以功授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初，世祖尝梦昭达升于台铉，及旦，以梦告之。至是侍宴，世祖顾昭达曰：“卿忆梦不？何以偿梦？”昭达对曰：“当效犬马之用，以尽臣节，自馀无以奉偿。”寻又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、郢、吴三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常侍、仪同、鼓吹如故。

废帝即位，迁侍中、征南将军，改封邵陵郡公。华皎之反也，其移书文檄，并假以昭达为辞，又频遣使招之，昭达尽执其使，送于京师。皎平，进号征南大将军，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。秩满，征为中抚大将军，侍中、仪同、鼓吹如故。高宗即位，进号车骑大将军，以还朝迟留，为有司所劾，降号车骑将军。

欧阳纥据有岭南反，诏昭达都督众军讨之。昭达倍道兼行，达于始兴。纥闻昭达奄至，恒扰不知所为，乃出顿涯口，多聚沙石，盛以竹笼，置于水栅之外，用遏舟舰。昭达居其上流，装造拍，以临贼栅。又令军人衔刀，潜行水中，以斫竹笼，笼箴皆解。因纵大舰随流突之，贼众大败，因而擒纥，送于京师，广州平。以功进车骑大将军，迁司空，余并如故。

太建二年，率师征萧岿于江陵。时萧岿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，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、程文季等，乘轻舟袭之，焚其舟舰。周兵又于峡下南岸筑垒，名曰安蜀城，于江上横引大索，编苇为桥，以度军粮。昭达乃命军士为长戟，施于楼船之上，仰割其索，索断粮绝，因纵兵以攻其城，降之。三年，遘疾，薨，时年五十四。赠大将军，增邑五百户，给班剑二十人。

昭达性严刻，每奉命出征，必昼夜倍道；然有所克捷，必推功将帅，厨膳饮食，并同于群下，将士亦以此附之。每饮会，必盛设女伎杂乐，备尽羌胡之声，音律姿容，并一时之妙，虽临对寇敌，旗鼓相望，弗之废也。四年，配享世祖庙庭。

子大宝，袭封邵陵郡公，累官至散骑常侍、护军。出为豊州刺史，在州贪纵，百姓怨酷，后主以太仆卿李暉代之。至德三年四月，暉将到州，大宝乃袭杀暉，举兵反，遣其将杨通寇建安。建安内史吴慧觉据郡城拒之，通累攻不克。官军稍近，人情离异，大宝计穷，乃与通俱逃。台军主陈景详率兵追蹙大宝。大宝既入山，山路阴险，不复能行，通背负之，稍进。寻为追兵所及，生擒送都，于路死，传首梟于硃雀航，夷三族。

史臣曰：黄法𣬓、淳于量值梁末丧乱，刘、项未分，其有辩明暗见是非者盖鲜，二公达向背之理，位至鼎司，亦其智也。昭达与世祖乡壤惟旧，义等邓、萧，世祖纂历，委任隆重，至于战胜攻取，累平寇难，斯亦良臣良将，一代之吴、耿矣。

卷六

胡颖徐度子敬成杜棱沈恪

胡颖，字方秀，吴兴东迁人也。其先寓居吴兴，土断为民。颖伟姿容，性宽厚。梁世仕至武陵国侍郎，东宫直前。出番禺，征讨俚洞，广州西江督护。高祖在广州，颖仍自结高祖，高祖与其同郡，接遇甚隆。及南征交趾，颖从行役，馀诸将帅皆出其下。及平李贲，高祖旋师，颖隶在西江，出兵多以颖留守。

侯景之乱，高祖克元景仲，仍渡岭援台，平蔡路养、李迁仕，颖皆有功。历平固、遂兴二县令。高祖进军顿西昌，以颖为巴丘县令，镇大皋，督粮运。下至豫章，以颖监豫章郡。高祖率众与王僧辩会于白茅湾，同讨侯景，以颖知留府事。

梁承圣初，元帝授颖假节、铁骑将军、罗州刺史，封汉阳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寻除豫章内史，随高祖镇京口。齐遣郭元建出关，都督侯瑱率师御之。高祖选府内骁勇三千人配颖，令随瑱，于东关大破之。三年，高祖围广陵，齐人东方光据宿预请降，以颖为五原太守，随杜僧明援光，不克，退还，除曲阿令。寻领马军，从高祖袭王僧辩。又随周文育于吴兴讨杜龢。绍泰元年，除假节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太平元年，除持节、散骑常侍、仁威将军。寻兼丹阳尹。

高祖受禅，兼左卫将军，馀如故。永定三年，随侯安都征王琳，于宫亭破贼帅常众爱等。世祖嗣位，除侍中、都督吴州诸军事、宣惠将军、吴州刺史。不行，寻为义兴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天嘉元年，除散骑常侍、吴兴太守。其年六月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侍中、中护军，谥曰壮。二年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子六同嗣。

颖弟铄，亦随颖将军。颖卒，铄统其众。历东海、豫章二郡守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。随章昭达南平欧阳纥，为广州东江督护。还预北伐，除雄信将军、历阳太守。太建六年卒，赠桂州刺史。

徐度，字孝节，安陆人也。世居京师。少倜傥，不拘小节。及长，姿貌瑰伟，嗜酒好博。恒使僮仆屠酤为事。梁始兴内史萧介之郡，度从之，将领土卒，征诸山洞，以骁勇闻。高祖征交趾，厚礼招之，度乃委质。

侯景之乱，高祖克定广州，平蔡路养，破李迁仕，计划多出于度。兼统兵甲，每战有功。归至白茅湾，梁元帝授宁朔将军、合州刺史。侯景平后，追录前后战功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封广德县侯，邑五百户。迁散骑常侍。高祖镇硃方，除信武将军、兰陵太守。高祖遣衡阳献王往荆州，度率所领从焉。江陵陷，间行东归。高祖平王僧辩，度与侯安都为水军。绍泰元年，高祖东讨杜龢，奉敬帝幸京口，以度领宿卫，并知留府事。

徐嗣徽、任约等来寇，高祖与敬帝还都。时贼已据石头城，市廛居民，并在南路，去台遥远，恐为贼所乘，乃使度将兵镇于冶城寺，筑垒以断之。贼悉众来攻，不能克。高祖寻亦救之，大败约等。明年，嗣徽等又引齐寇济江，度随众军破之于北郊坛。以功除信威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兼领吴兴太守。寻迁镇右将军、领军将军、徐州缘江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

周文育、侯安都等西讨王琳，败绩，为琳所拘，乃以度为前军都督，镇于南陵。世祖嗣位，迁侍中、中抚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未拜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天嘉元年，增邑千户。以平王琳功，改封湘东郡公，邑四千户。秩满，为侍中、中军将军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新安、新宁、信安、晋安、建安九郡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会稽太守。未行而太尉侯瑱薨于湘州，乃以度代瑱为都督湘、沅、武、巴、郢、桂六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秩满，为侍中、中军大将军，仪同、鼓吹并如故。

世祖崩，度预顾命，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。废帝即位，进位司空。华皎据湘州反，引周兵下至沌口，与王师相持，乃加度使持节、车骑将军，总督步军，自安成郡由岭路出于湘东，以袭湘州，尽获其所留军人家口以归。光大二年薨，时年六十。赠太尉，给班剑二十人，谥曰忠肃。太建四年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子敬成嗣。

敬成幼聪慧，好读书，少机警，善占对，结交文义之士，以识鉴知名。起家著作郎。永定元年，领度所部士卒，随周文育、侯安都征王琳，于沌口败绩，为琳所縶。二年，随文育、安都得归，除太子舍人，迁洗马。度为吴郡太守，以敬成监郡。天嘉二年，迁太子中舍人，拜湘东郡公世子。四年，度自湘州还朝，士马精锐，敬成尽领其众。随章昭达征陈宝应，晋安平，除贞威将军、豫章太守。光大元年，华皎谋反，以敬成为假节、都督巴州诸军事、云旗将军、巴州刺史。寻诏为水军，随吴明彻征华皎，皎平还州。二年，以父忧去职。寻起为持节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壮武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四年，袭爵湘东郡公，授太子右卫率。

五年，除贞威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其年随都督吴明彻北讨，出秦郡，别遣敬成为都督，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江由广陵。齐人皆城守，弗敢出。自繁梁湖下淮，围淮阴城。仍监北兖州。淮、泗义兵相率响应，一二日间，众至数万，遂克淮阴、山阳、盐城三郡，并连口、朐山二戍。仍进攻郁州，克之。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、云旗将军，增邑五百户。又进号壮武将军，镇朐山。坐于军中辄科订，并诛新附，免官。寻复为持节、都督安、元、潼三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镇宿预。七年卒，时年三十六。赠散骑常侍，谥曰思。子敞嗣。

杜陵，字雄盛，吴郡钱塘人也。世为县大姓。陵颇涉书传，少落泊，不为当世所知。遂游岭南，事梁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。映卒，从高祖，恒典书记。侯景之乱，命陵将领，平蔡路养、李迁仕皆有功。军至豫章，梁元帝承制授陵仁威将军、石州刺史，上陌县侯，邑八百户。

侯景平，高祖镇硃方，陵监义兴、琅邪二郡。高祖诛王僧辩，引陵与侯安都等共议，陵难之。高祖惧其泄己，乃以手巾绞陵，陵闷绝于地，因闭于别室。军发，召与同行。及僧辩平后，高祖东征杜龢等，留陵与安都居守。徐嗣徽、任约引齐寇济江，攻台城，安都与陵随方抗拒，陵昼夜巡警，绥抚士卒，未常解带。贼平，以功除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丹阳尹。永定元年，加侍中、忠武将军。寻迁中领军，侍中，将军如故。

三年，高祖崩，世祖在南皖。时内无嫡嗣，外有强敌，侯瑱、侯安都、徐度等并在军中，朝廷宿将，唯陵在都，独典禁兵，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，奉迎世祖，事见景历传。世祖即位，迁领军将军。天嘉元年，以预建立之功，改封永城县侯，增邑五百户。出为云麾将军，晋陵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。二年，征为侍中、领军将军。寻迁翊左将军、丹阳尹。废帝即位，迁镇右将军、特进，侍中、尹如故。光大元年，解尹，量置佐史，给扶，重授领军将军。

太建元年，出为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吴兴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二年，征为侍中、镇右将军。寻加特进、护军将军。三年，以公事免侍中、护军。四年，复为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并给鼓吹一部，将军、佐史、扶并如故。

陵历事三帝，并见恩宠。末年不预征役，优游京师，赏赐优洽。顷之卒于官，时年七十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丧事所须，并令资给，谥曰成。其年配享高祖庙庭。子安世嗣。

沈恪，字子恭，吴兴武康人也。深沈有干局。梁新渝侯萧映为郡将，召为主簿。映迁北徐州，恪随映之镇。映迁广州，以恪兼府中兵参军，常领兵讨伐俚洞。卢子略之反也。恪拒战有功，除中兵参军。高祖与恪同郡，情好甚昵，萧映卒后，高祖南讨李贲，仍遣妻子附恪还乡。寻补东宫直后，以岭南勋除员外散骑侍郎，仍令招集宗从子弟。

侯景围台城，恪率所领入台，随例加右军将军。贼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，城内亦作土山以应之，恪为东土山主，昼夜拒战。以功封东兴县侯，邑五百户。迁员外散骑常侍。京城陷，恪间行归乡里。高祖之讨侯景，遣使报恪，乃于东起兵相应。贼平，恪谒高祖于京口，即日授都军副。寻为府司马。

及高祖谋讨王僧辩，恪预其谋。时僧辩女婿杜龢镇吴兴，高祖乃使世祖还长城，立栅备龢，又使恪还武康，招集兵众。及僧辩诛，龢果遣副将杜泰率众袭世祖于长城。恪时已率兵士出县诛龢党与，高祖寻遣周文育来援长城，文育至，泰乃遁走。世祖仍与文育进军出郡，恪军亦至，屯于郡南。及龢平，世祖袭东扬州刺史张彪，以恪监吴兴郡。太平元年，除宣猛将军、交州刺史。其年迁永嘉太守。不拜，复令监吴兴郡。自吴兴入朝。高祖受禅，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恪，令勒兵入，因卫敬帝如别宫。恪乃排闥入见高祖，叩头谢曰：“恪身经事萧家来，今日不忍见许事，分受死耳，决不奉命。”高祖嘉其意，乃不复逼，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。

高祖践祚，除吴兴太守。永定二年，徙监会稽郡。会余孝顷谋应王琳，出兵临川攻周迪，以恪为壮武将军，率兵逾岭以救迪。余孝顷闻恪至，退走。三年，迁使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智武将军、吴州刺史，便道之鄱阳。寻有诏追还，行会稽郡事。其年，除散骑常侍、忠武将军、会稽太守。

世祖嗣位，进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临海、永嘉、建安、晋安、新宁、信安九郡诸军事，将军、太守如故。天嘉元年，增邑五百户。二年，征为左卫将军。俄出为都督郢、武、巴、定四州诸军事、军师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六年，征为中护军。寻迁护军将军。光大二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武、三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未之镇，改为护军将军。

高宗即位，加散骑常侍、都督广、衡、东衡、交、越、成、定、新、合、罗、爱、德、宜、黄、利、安、石、双等十八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恪未至岭，前刺史欧阳纥举兵拒险，恪不得进，朝廷遣司空章昭达督众军讨纥，纥平，乃得入州。州罹兵荒，所在残毁，恪绥怀安辑，被以恩惠，岭表赖之。

太建四年，征为领军将军。及代还，以途还不时至，为有司所奏免。十一年，起为散骑常侍、卫尉卿。其年授平北将军、假节，监南兖州。十二年，改授散骑常侍、翊右将军，监南徐州。又遣武威将军裴子烈领马五百匹，助恪缘江防戍。明年，入为卫尉卿，常侍、将军如故。寻加侍中，迁护军将军。后主即位，以疾改授散骑常侍、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其年卒，时年七十四。赠翊左将军，诏给东园秘器，仍出举哀，丧事所须，并令资给，谥曰元。子法兴嗣。

史臣曰：胡颖、徐度、杜陵、沈恪并附骥骥而腾跃，依日月之光辉，始覩王佐之才，方悟公辅之量，生则肉食，终以配飧。盛矣哉！

卷七

徐世谱鲁悉达周敷荀朗子法尚周旻

徐世谱，字兴宗，巴东鱼复人也。世居荆州，为主帅，征伐蛮、蜒。至世谱，尤敢勇有膂力，善水战。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，世谱将领乡人事焉。

侯景之乱，因预征讨，累迁至员外散骑常侍。寻领水军，从司徒陆法和讨景，与景战于赤亭湖。时景军甚盛，世谱乃别造楼船、拍舰、火舫、水车以益军势。将战，又乘大舰居前，大败景军，生擒景将任约，景退走。因随王僧辩攻郢州，世谱复乘大舰临其仓门，贼将宋子仙据城降。以功除使持节、信武将军、信州刺史，封鱼复县侯，邑五百户。仍随僧辩东下，恒为军锋。又破景将侯子鉴于湖熟。侯景平后，以功除通直散骑常侍、衡州刺史，领河东太守，增邑并前一千户。

西魏来寇荆州，世谱镇马头岸，据有龙洲，元帝授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江南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江陵陷没，世谱东下依侯瑱。绍泰元年，征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高祖之拒王琳，其水战之具，悉委世谱。世谱性机巧，谙解旧法，所造器械，并随机损益，妙思出入。

永定二年，迁护军将军。世祖嗣位，加特进，进号安右将军。天嘉元年，增邑五百户。二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宣城郡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宣城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还为安前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寻以疾失明，谢病不朝。四年卒，时年五十五。赠本官，谥曰桓侯。

世谱从弟世休，随世谱自梁征讨，亦有战功。官至员外散骑常侍、安远将军，枳县侯，邑八百户。光大二年，隶都督淳于量征华皎。卒，赠通直散骑常侍，谥曰壮。

鲁悉达，字志通，扶风郿人也。祖斐，齐通直散骑常侍、安远将军、衡州刺史，阳塘侯。父益之，梁云麾将军、新蔡、义阳二郡太守。悉达幼以孝闻，起家为梁南平嗣王中兵参军。侯景之乱，悉达纠合乡人，保新蔡，力田蓄谷。时兵荒饥馑，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，有得存者，皆携老幼以归焉。悉达分给粮廩，其所济活者甚众，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。招集晋熙等五郡，尽有其地。使其弟广达领兵随王僧辩讨侯景。景平，梁元帝授持节、仁威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北江州刺史。

敬帝即位，王琳据有上流，留异、余孝顷、周迪等所在蜂起，悉达抚绥五郡，甚得民和，士卒皆乐为之用。琳授悉达镇北将军，高祖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各送鼓吹女乐，悉达两受之，迁延顾望，皆不就。高祖遣安西将军沈泰潜师袭之，不能克。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来攻郁口诸镇，兵甲甚盛，悉达与战，败齐军，绍宗仅以身免。

王琳欲图东下，以悉达制其中流，恐为己患，频遣使招诱，悉达终不从。琳不得下，乃连结于齐，共为表里，齐遣清河王高岳助之。相持岁馀，会裨将梅天养等惧罪，乃引齐军入城。悉达勒麾下数千人，济江而归高祖。高祖见之，甚喜，曰：“来何迟也。”悉达对曰：“臣镇抚上流，愿为蕃屏，陛下授臣以官，恩至厚矣，沈泰袭臣，威亦深矣，然臣所以自归于陛下者，诚以陛下豁达大度，同符汉祖故也。”高祖叹曰：“卿言得之矣。”授平南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北江州刺史，封彭泽县侯。世祖即位，进号安左将军。

悉达虽仗气任侠，不以富贵骄人，雅好词赋，招礼才贤，与之赏会。迁安南将军、吴州刺史。遭母忧，哀毁过礼，因遭疾卒，时年三十八。赠安左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谥曰孝侯。子览嗣。弟广达，别有传。

周敷，字仲远，临川人也。为郡豪族。敷形貌眇小，如不胜衣，而胆力劲果，超出时辈。性豪侠，轻财重士，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。

侯景之乱，乡人周续合徒众以讨贼为名，梁内史始兴王毅以郡让续，续所部内有欲侵掠于毅，敷拥护之，亲率其党捍卫，送至豫章。时观宁侯萧永、长乐侯萧基、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寓，闻敷信义，皆往依之。敷慰其危惧，屈体崇敬，厚加给恤，送之西上。俄而续部下将帅争权，复反，杀续以降周迪。迪素无簿阅，恐失众心，倚敷族望，深求交结。敷未能自固，事迪甚恭，迪大凭仗之，渐有兵众。迪据临川之工塘，敷镇临川故郡。侯景平，梁元帝授敷使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信武将军、宁州刺史，封西丰县侯，邑一千户。

高祖受禅，王琳据有上流，余孝顷与琳党李孝钦等共图周迪，敷大致人马以助于迪。迪擒孝顷等，敷功居多。熊昙朗之杀周文育，据豫章，将兵万余人袭敷，径至城下，敷与战，大败之，追奔五十馀里，昙朗单马获免，尽收其军实。昙朗走巴山郡，收合馀党，敷因与周迪、黄法□等进兵围昙朗，屠之。王琳平，授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豫章太守。是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，私署令长，不受召，朝廷未遑致讨，但羁縻之，唯敷独先入朝。天嘉二年，诣阙，进号安西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赐以女乐一部，令还镇豫章。

周迪以敷素出己下，超致显贵，深不平，乃举兵反，遣弟方兴以兵袭敷。敷与战，大破方兴。仍率众从都督吴明彻攻迪，破之，擒其弟方兴并诸渠帅。诏以敷为安西将军、临川太守，馀并如故。寻征为使持节、都督南豫、北江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增邑五百户，常侍、鼓吹如故。五年，迪又收合馀众，还袭东兴。世祖遣都督章昭达征迪，敷又从军。至定川县，与迪相对。迪给敷曰：“吾昔与弟戮力同心，宗从匪他，岂规相害。今愿伏罪还朝，因弟披露肺腑，先乞挺身共立盟誓。”敷许之，方登坛，为迪所害，时年三十五。诏曰：“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州缘江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西丰县开国侯敷，受任遐征，淹时违律，虚衿奸诡，遂貽丧仆。但夙著勤诚，亟劳戎旅，犹深恻怆，愍悼于怀。可存其茅赋，量所赙恤，还葬京邑。”谥曰脱。子智安嗣。

敷兄彖，共敷据本乡，亦授临川太守。

荀朗，字深明，颍川颍阴人也。祖延祖，梁颍川太守，父伯道，卫尉卿。朗少慷慨，有将帅大略，起家梁庐陵王行参军。侯景之乱，朗招率徒旅，据巢湖间，无所属。台城陷后，简文帝密诏授朗云麾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令与外藩讨景。景使仪同宋子仙、任约等频往征之，朗据山立砦自守，子仙不能克。时京师大饥，百姓皆于江外就食，朗更招致部曲，解衣推食，以相赈赡，众至数万人。侯景败于巴陵，朗出自濡须截景，破其后军。王僧辩东讨，朗遣其将范宝

胜及弟晓领兵二千助之。侯景平后，又别破齐将郭元建于踟躞山。梁承圣二年，率部曲万余家济江，入宣城郡界立顿。梁元帝授朗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未行而荆州陷。

高祖入辅，齐遣萧轨、东方老等来寇，据石头城。朗自宣城来赴，因与侯安都等大破齐军。永定元年，赐爵兴宁县侯，邑二千户，以朗兄昂为左卫将军，弟晷为太子右卫率。寻遣朗随世祖拒王琳于南皖。

高祖崩，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秘不发丧，朗弟晓在都微知之，乃谋率其家兵袭台。事觉，景历杀晓，仍系其兄弟。世祖即位，并释之。因厚抚慰朗，令与侯安都等共拒王琳。琳平，迁使持节、安北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霍、晋、合三州诸军事、合州刺史。天嘉六年卒，时年四十八。赠南豫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法尚嗣。

法尚少倜傥，有文武干略，起家江宁令，袭爵兴宁县侯。太建五年，随吴明彻北伐。寻授通直散骑侍郎，除泾令，历梁、安城太守。祯明中，为都督郢、巴、武三州诸军事、郢州刺史。及隋军济江，法尚降于汉东道元帥秦王。入隋，历邵、观、绵、豐四州刺史，巴东、嫩煌二郡太守。

周灵，字文昭，汝南安城人也。祖强，齐太子舍人、梁州刺史。父灵起，梁通直散骑常侍、庐、桂二州刺史，保城县侯。灵少豪侠任气，有将帅才。梁大同中为通直散骑侍郎、硃衣直阁。太清元年，出为弋阳太守。侯景之乱，元帝承制改授西阳太守，封西陵县伯。景遣兄子思穆据守齐安，灵率骁勇袭破思穆，擒斩之。以功授持节、高州刺史。是时灵据武昌、西阳二郡，招聚卒徒，甲兵甚盛。景将任约来据樊山，灵与宁州长史徐文盛击约，斩其部将叱罗子通、赵迦娄等。因乘胜追之，频克，约众殆尽。承圣元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江、定二州诸军事、戎昭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进爵为侯，邑五百户。

高祖践祚，王琳拥据上流，灵以州从之。及王琳遣其将曹庆等攻周迪，仍使灵将兵掎角而进，为侯安都所败，擒灵送都。世祖释灵，授戎威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带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

天嘉二年，留异据东阳反，世祖召灵还都，欲令讨异。未至而异平，灵还本镇。天康元年，预平华皎之功，授员外散骑常侍。太建元年，迁持节、龙骧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五年，进授使持节、西道都督安、蕲、江、衡、司、定六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，改封龙源县侯，增邑并前一千户。其年随都督吴明彻北讨，所向克捷，一月之中，获十二城。齐遣尚书左丞陆騫以众二万出自巴、蕲，与灵相遇。灵留羸弱辎重，设疑兵以当之，身率精锐，由间道邀其后，大败騫军，虏获器械马驴，不可胜数。进攻巴州，克之。于是江北诸城及谷阳士民，并诛渠帅以城降。进号和戎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。仍敕追灵入朝。

初，萧警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，诏以为振远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封赤亭王。及灵入朝，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，齐遣历阳王高景安帅师应之。于是令灵为江北道大都督，总统众军，以讨龙升。龙升使弋阳太守田龙琰率众二万阵于亭川，高景安于水陵、阴山为其声援，龙升引军别营山谷。灵乃分兵各当其军，身率骁勇先击龙升，龙升大败，龙琰望尘而奔，并追斩之，高景安遁走，尽复江北之地。以功增邑并前二千户，进号平北将军，定州刺史，持节、都督如故，仍赐女妓一部。太建八年卒官，时年六十四。赠司州刺史，封武昌郡公，谥曰壮。子法僧嗣，官至宣城太守。

史臣曰：彼数子者，或驱驰前代，或拥据故乡，并识运知归，因机景附，位升列牧，爵致通侯，美矣。昔张耳、陈馥自同于至戚，周敷、周迪亦誓昵亲，寻锋刃而诛残，斯甚夫胡越矣。讎隙因于势利，何其鄙欤！

卷八

衡阳献王昌南康愍王昙朗子方泰方庆

衡阳献王昌，字敬业，高祖第六子也。梁太清末，高祖南征李贲，命昌与宣后随沈恪还吴兴。及高祖东讨侯景，昌与宣后、世祖并为景所囚。景平，拜长城国世子、吴兴太守，时年十六。

昌容貌伟丽，神情秀朗，雅性聪辩，明习政事。高祖遣陈郡谢哲、济阳蔡景历辅昌为郡，又遣吴郡杜之伟授昌以经书。昌读书一览便诵，明于义理，剖析如流。寻与高宗俱往荆州，梁元帝除员外散骑常侍。荆州陷，又与高宗俱迁关右，西魏以高祖故，甚礼之。

高祖即位，频遣使请高宗及昌，周人许之而未遣，及高祖崩，乃遣之。是时王琳梗于中流，昌未得还，居于安陆。王琳平后，天嘉元年二月，昌发自安陆，由鲁山济江，而巴陵王萧洸等率百僚上表曰：

臣闻宗子维城，隆周之懋轨，封建藩屏，有汉之弘规，是以卜世斯永，式资邢、卫，鼎命灵长，实赖河、楚。伏惟陛下神猷光大，圣德钦明，道高日月，德侔造化。往者王业惟始，天步方艰，参奉权谟，匡合义烈，威略外举，神武内定，故以再康禹迹，大庇生民者矣。及圣武升遐，王师远次，皇嗣夔隔，继业靡归，宗祧危殆，缀旒非喻。既而传车言反，公卿定策，纂我洪基，光昭景运，民心有奉，园寝克宁，后来其苏，复在兹日，物情天意，皎然可求。王琳逆命，逋诛岁久，今者连结犬羊，乘流纵衅，舟旗野阵，绵江蔽陆，兵疲民弊，杼轴用空，中外骚然，藩篱罔固。乃盱眙当朝，凭流授律，苍兕既驰，长蛇自翦，廓清四表，澄涤八紘，雄图遐举，仁声远畅，德化所覃，风行草偃，故以功深于微禹，道大于惟尧，岂直社稷用宁，斯乃黔黎是赖。

第六皇弟昌，近以妙年出质，提契寇手，偏隔关徼，旋踵末由。陛下天伦之爱既深，克让之怀常切。伏以大德无私，至公有在，岂得徇匹夫之恒情，忘王业之大计。宪章故实，式遵典礼，钦若姬、汉，建树贤戚。湘中地维形胜，控带川阜，捍城之寄，匪亲勿居，宜启服衡、疑，兼崇徽饰。臣等参议，以昌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湘州牧，封衡阳郡王，邑五千户，加给卑轮三望车，后部鼓吹一部，班剑二十人。启可奉行。

诏曰“可”。三月入境，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。丙子，济江，于中流船坏，以溺薨。

四月庚寅，丧柩至京师，上亲出临哭。乃下诏曰：“夫宠章所以嘉德，礼数所以崇亲，乃历代之通规，固前王之令典。新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湘州牧衡阳王昌，明哲在躬，珪璋早秀，孝敬内湛，聪睿外宣。梁季艰虞，宗社颠坠，西京沦覆，陷身关陇。及鼎业初基，外蕃逆命，聘问斯阻，音介莫通，睠彼机桥，将邻乌白。今者群公戮力，多难廓清，轻传入郢，无劳假道。周朝敦其继好，驂驾归来，欣此朝闻，庶欢昏定。报施徒语，曾莫辅仁，人之云亡，殄悴斯在，奄焉薨殒，倍增伤悼。津门之恻空在，恒岫之切不追，静言念之，心焉如割。宜隆懋典，以协徽猷。可赠侍中、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宰、扬州牧。给东园温明秘器，九旒銮辂，黄屋左纛，武贲班剑百人，辒辌车，前后部羽葆鼓吹。葬送之仪，一依汉东平宪王、齐豫章文献王故事。仍遣大司空持节迎护丧事，大鸿胪副其羽卫，殓送所须，随由备办。”谥曰献。无子，世祖以第七皇子伯信为嗣。

南康愍王昙朗，高祖母弟忠壮王休先之子也。休先少倜傥有大志，梁简文之在东宫，深被知遇。太清中既纳侯景，有事北方，乃使休先召募得千余人，授文德主帅，顷之卒。高祖之有天下也，每称休先曰：“此弟若存，河、洛不足定也。”梁敬帝即位，追赠侍中、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封武康县公，邑一千户。高祖受禅，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司徒，封南康郡王，邑二千户，谥曰忠壮。

昙朗少孤，尤为高祖所爱，宠逾诸子。有胆力，善绥御。侯景平后，起家为著作佐郎。高祖北济江，围广陵，宿预人东方光据乡建义，乃遣昙朗与杜僧明白淮入泗应赴之。齐援大至，昙朗与僧明筑垒抗御。寻奉命班师，以宿预义军三万家济江。高祖诛王僧辩，留昙朗镇京口，知留府事。绍泰元年，除中书侍郎，监南徐州。

二年，徐嗣徽、任约引齐寇攻逼京邑，寻而请和，求高祖子侄为质。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，京都虚弱，粮运不断，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，高祖难之，而重违众议，乃言于朝曰：“孤谬辅王室，而使蛮夷猾夏，不能戡殄，何所逃责。今在位诸贤，且欲息肩偃武，与齐和好，以静边疆，若违众议，必谓孤惜子侄，今决遣昙朗，弃之寇庭。且齐人无信，窥窬不已，谓我浸弱，必当背盟。齐寇若来，诸君须为孤力斗也。”高祖虑昙朗悍行，或奔窜东道，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，以昙朗还京师，仍使为质于齐。

齐果背约，复遣萧轨等随嗣徽渡江，高祖与战，大破之，虏萧轨、东方老等。齐人请割地并入马牛以赎之，高祖不许。及轨等诛，齐人亦害昙朗于晋阳，时年二十八。是时既与齐绝，弗之知也。高祖践祚，犹以昙朗袭封南康郡王，奉忠壮王祀，礼秩一同皇子。天嘉二年，齐人结好，方始知之。世祖诏曰：“夫追远慎终，抑闻前诰。南康王昙朗，明哲懋亲，蕃维是属，入质北齐，用纾时难。皇运兆兴，未获旋反，永言歧予，日夜不忘。齐使始至，凶问奄及，追怀痛悼，兼倍常情，宜隆宠数，以光恒序。可赠侍中、安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谥曰愍。”乃遣兼郎中令随聘使江德藻、刘师知迎昙朗丧柩，以三年春至都。

初，昙朗未质于齐，生子方泰、方庆。及将适齐，以二妾自随，在北又生两子：方华、方旷，亦同得还。

方泰少粗犷，与诸恶少年群聚，游逸无度，世祖以南康王故，特宽赏之。天嘉元年，诏曰：“南康王昙朗，出隔齐庭，反身莫测，国庙方修，奠飨须主，可以长男方泰为南康世子，嗣南康王。”后闻昙朗薨，于是袭爵南康嗣王。寻为仁威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太建四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广、衡、交、越、成、定、明、新、合、罗、德、宜、黄、利、安、建、石、崖十九州诸军事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为政残暴，为有司所奏，免官。寻起为仁威将军，置佐史。六年，授持节、都督豫章郡诸军事、豫章内史。在郡不修民事，秩满之际，屡放部曲为劫，又纵火延烧邑居，因行暴掠，驱录富人，征求财贿。代至，又淹留不还。至都，诏以为宗正卿，将军、佐史如故。未拜，为御史中丞宗元饶所劾，免官，以王还第。

十一年，起为宁远将军，直殿省。寻加散骑常侍，量置佐史。其年八月，高宗幸大壮观，因大阅武，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，陈于玄武湖，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，出于瓜步江，高宗登玄武门观，宴群臣以观之。因幸乐游苑，设丝竹会。仍重幸大壮观，集众军振旅而还。是时方泰当从，启称所生母疾，不行，因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，微服往民间，淫人妻，为州所录。又率人仗抗拒，伤禁司，为有司所奏。上大怒，下方泰狱。方泰初但承行淫，不抗拒格禁司，上曰不承则上刑，方泰乃投列承引。于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：“臣闻王者之心，匪漏网而私物，至治之本，无屈法而申慈。谨案南康王陈方泰宗属虽远，幸托葭莩，刺举莫成，共治罕绩。圣上弘以悔往，许其录用，宫闱寄切，宿卫是尸。岂有金门旦启，玉舆晓辟，百司驰鹜，千队腾骧，惮此翼从之劳，亡兴晨昏之请？翻以危冠淇上，袿服桑中，臣子之讐，莫斯为大，宜从霜简，允置秋官。臣等参议，请依见事，解方泰所居官，下宗正削爵土。谨以白简奏闻。”上可其奏。寻复本官爵。祯明初，迁侍中，将军如故。

三年，隋师济江，方泰与忠武将军南豫州刺史樊猛、左卫将军蒋元逊领水军于白下，往来断遏江路。隋遣行军元帅、长史高颎领船舰溯流当之，猛及元逊并降，方泰所部将士离散，乃弃船走。及台城陷，与后主俱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掖令。

方庆少清警，涉猎书传。及长，有干略。天嘉中，封临汝县侯。寻为给事中、太子洗马，权兼宗正卿，直殿省。太建九年，出为轻车将军、假节、都督定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秩满，又为散骑常侍，兼宗正卿。至德二年，进号智武将军、武州刺史。初，广州刺史马靖久居岭表，大得人心，士马强盛，朝廷疑之。至是以方庆为仁威将军、广州刺史，以兵袭靖。靖诛，进号宣毅将军。方庆性清谨，甚得民和。四年，进号云麾将军。

祯明三年，隋师济江东，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将五百骑迎方庆，欲令承制总督征讨诸军事。是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，宣隋文帝敕云：“若岭南平定，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。”方庆闻之，恐勇卖己，乃不从，率兵以拒智烈。智烈与战，败之，斩方庆于广州，虏其妻子。

王勇，太建中为晋陵太守，在职有能名。方庆之袭马靖也，朝廷以勇为超武将军、东衡州刺史，领始兴内史，以为方庆声势。靖诛，以功封龙阳县子。及隋军临江，诏授勇使持节、光胜将军、总督衡、广、交、桂、武等二十四州诸军事、平越中郎将，仍入援。会京城陷，勇因移檄管内，征兵据守，使其同产弟邓曷将兵五千，顿于岭上。又遣使迎方庆，欲假以为名，而自执兵要。及方庆败绩，虏其妻子，收其资产，分赏将帅。又令其将王仲宣、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，伯信惧，奔于清远郡，孝武追杀之。是时韦洸兵已上岭，丰州刺史郑万顷据州不受勇召，而高梁女子洗氏举兵以应隋军，攻陷傍郡，勇计无所出，乃以其众降。行至荆州，道病卒，隋赠大将军、宋州刺史，归仁县公。

郑万顷，荥阳人，梁司州刺史绍叔之族子也。父旻，梁末入魏。万顷通达有材干，周武帝时为司城大夫，出为温州刺史。至德中，与司马消难来奔。寻拜散骑常侍、昭武将军、丰州刺史。在州甚有惠政，吏民表请立碑，诏许焉。

初，万顷之在周，深被隋文帝知遇，及隋文践祚，常思还北。及王勇之杀方庆，万顷乃率州兵拒勇，遣使由间道降于隋军。拜上仪同，寻卒。

史臣曰：献、愍二王，联华霄汉，或壤子之昵，或犹子之宠，而机桥为阻，骖驾无由，有隔于休辰，终之以早世。悲夫！

卷九

陈拟陈详陈慧纪

陈拟，字公正，高祖疏属也。少孤贫，性质直强记，高祖南征交趾，拟从焉。又进讨侯景，至豫章，以拟为罗州刺史，与胡颖共知后事，并应接军粮。高祖作镇硃方，拟除步兵校尉、曲阿令。绍泰元年，授贞威将军、义兴太守。二年，入知卫尉事，除员外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、雍州刺史资，监南徐州。

高祖践祚，诏曰：“维城宗子，实固有周，盘石懿亲，用隆大汉。故会盟则异姓为后，启土则非刘勿王，所以纠合枝干，广树蕃屏，前王懋典，列代恒规。从子持节、员外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、雍州刺史、监南徐州拟，持节、通直散骑侍郎、贞威将军、北徐州刺史褒，从子晃、炅，从孙假节、员外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眇，假节、信威将军、北徐州刺史吉阳县开国侯諲，假节、通直散骑侍郎、信武将军祐，假节、散骑侍郎、雄信将军、青州刺史、广梁太守详，贞威将军、通直散骑侍郎慧纪，从孙敬雅、敬泰，并枝戚密近，劬劳王室，宜列河山，以光利建。拟可永修县开国侯，褒钟陵县开国侯，晃建城县开国侯，炅上饶县开国侯，眇虔化县开国侯，諲仍前封，祐豫章县开国侯，详遂兴县开国侯，慧纪宜黄县开国侯，敬雅宁都县开国侯，敬泰平固县开国侯，各邑五百户。”拟寻除轻车将军，兼南徐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其年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。三年，复以本官监南徐州。世祖嗣位，除丹阳尹，常侍如故。坐事，又以白衣知郡，寻复本职。天嘉元年卒，时年五十八。赠领军将军，凶事所须，并官资给。谥曰定。二年，配享高祖庙廷。子党嗣。

陈详，字文几，少出家为桑门。善书记，谈论清雅。高祖讨侯景，召详，令反初服，配以兵马，从定京邑。高祖东征杜龢，详别下安吉、原乡、故鄣三县。龢平，以功授散骑侍郎、假节、雄信将军、青州刺史资，割故鄣、广德置广梁郡，以详为太守。高祖践祚，改广梁为陈留，又以为陈留太守。永定二年，封遂兴县侯，食邑五百户。其年除明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三年，随侯安都破王琳将常众爱于宫亭湖。世祖嗣位，除宣城太守，将军如故。王琳下据栅口，详随吴明彻袭湓城，取琳家口，不克，因入南湖，自鄱阳步道而归。琳平，详与明彻并无功。天嘉元年，随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。仍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右卫将军。三年，出为假节、都督吴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吴州刺史。

周迪据临川举兵，详自州从他道袭迪于濡城别营，获其妻子。迪败走，详还复本镇。五年，周迪复出临川，乃以详为都督，率水步讨迪。军至南城，与贼相遇，战败，死之，时年四十二。以所统失律，无赠谥。子正理嗣。

陈慧纪，字元方，高祖之从孙也。涉猎书史，负才任气。高祖平侯景，慧纪从焉。寻配以兵马。景平，从征杜龢。除贞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高祖践祚，封宜黄县侯，邑五百户，除黄门侍郎。世祖即位，出为安吉县令。迁明威将军军副。司空章昭达征安蜀城，慧纪为水军都督，于荆州烧青泥船舫。光大元年，以功除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宣远将军、丰州刺史，增邑并前一千户。太建十年，吴明彻北讨败绩，以慧纪为持节、智武将军、缘江都督、兖州刺史，增邑并前二千户，余如故。周军乘胜据有淮南，江外骚扰，慧纪收集士卒，自海道还都。寻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宣毅将军、都督郢、巴二州诸军事、郢州刺史，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。至德二年，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云麾将军、都督荆、信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赐女伎一部，增邑并前三千户。祯明元年，萧琮尚书左仆射安平王萧岩、晋熙王萧□献等，率其部众男女二万余口，诣慧纪请降，慧纪以兵迎之。其年，以应接之功，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征西将军、增邑并前六千户，余如故。

及隋师济江，元帅清河公杨素下自巴硖，慧纪遣其将吕忠肃、陆伦等拒之，战败，素进据马头。是时，隋将韩擒虎及贺若弼等已济江据蒋山，慧纪闻之，留其长史陈文盛等居守，身率将士三万人，楼船千馀乘，沿江而下，欲趣台城。至汉口，为秦王军所拒，不得进，因与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、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。入隋，依例授仪同三司。顷之卒。子正平，颇有文学。

史臣曰：《诗》云：“宗子维城，无俾城坏。”又曰：“绵绵瓜瓞，葛藟累之。”西京皆丰、沛故人，东都亦南阳多显，有以哉！

卷十

赵知礼蔡景历刘师知谢岐

赵知礼，字齐旦，天水陇西人也。父孝穆，梁侯官令。知礼涉猎文史，善隶书。高祖之讨元景仲也，或荐之，引为记室参军。知礼为文赡速，每占授军书，下笔便就，率皆称旨。由是恒侍左右，深被委任，当时计划，莫不预焉。知礼亦多所献替。高祖平侯景，军至白茅湾，上表于梁元帝及与王僧辩论述军事，其文并知礼所制。

侯景平，授中书侍郎，封始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高祖为司空，以为从事中郎。高祖入辅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卫尉卿。高祖受命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直殿省。寻迁散骑常侍，守太府卿，权知领军事。天嘉元年，进爵为伯，增邑通前七百户。王琳平，授持节、督吴州诸军事、明威将军、吴州刺史。

知礼沉静有谋谟，每军国大事，世祖辄令玺书问之。秩满，为明威将军、太子右卫率。迁右卫将军，领前军将军。六年卒，时年四十七。诏赠侍中，谥曰忠。子允恭嗣。

蔡景历，字茂世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点，梁尚书左民侍郎。父大同，轻车岳阳王记室参军，掌京邑行选。景历少俊爽，有孝行。家贫好学，善尺牍，工草隶。解褐诸王府佐，出为海阳令，为政有能名。侯景乱，梁简文帝为景所幽，景历与南康嗣王萧会理谋，欲挟简文出奔，事泄见执，贼党王伟保护之，获免。因客游京口。侯景平，高祖镇硃方，素闻其名，以书要之。景历对使人答书，笔不停缀，文不重改。曰：

蒙降札书，曲垂引逮，伏览循回，载深欣畅。窃以世求名骏，行地能致千里，时爱奇宝，照车遂有径寸。但《云》、《咸》斯奏，自辍《巴渝》，杞梓方雕，岂盼樗栎。仰惟明将军使君侯节下，英才挺茂，雄姿秀拔，运属时艰，志匡多难，振衡岳而绥五岭，涤赣源而澄九派，带甲十万，强弩数千，誓勤王之师，总义夫之力，鲸鲵式剪，役不逾时，氛雾廓清，士无血刃。虽汉诛禄、产，举朝实赖绛侯，晋讨约、峻，中外一资陶牧，比事论功，彼奚足算。加以抗威克服，冠盖通于北门，整旆徐方，咏歌溢于东道，能使边亭卧鼓，行旅露宿，巷不拾遗，市无异价，洋洋乎功德政化，旷古未俦，谅非肤浅所能殚述。是以天下之人，向风慕义，接踵披衿，杂遝而至矣。或帝室英贤，贵游令望，齐、楚秀异，荆、吴岐嶷。武夫则猛气纷纭，雄心四据，陆拔山岳，水断虬龙，六钧之弓，左右驰射，万人之剑，短兵交接，攻垒若文鸯，焚舰如黄盖，百战百胜，貔貅为群。文人则通儒博识，英才伟器，雕丽晖焕，摘琰绚藻，子云不能抗其笔，元瑜无以高其记，尺翰驰而聊城下，清谈奋而羸军却。复有三河辩客，改哀乐于须臾，六奇谋士，断变反于倏忽。治民如子贱，践境有成，折狱如仲由，片辞从理。直言如毛遂，能厉主威，衔使若相如，不辱君命。怀忠抱义，感恩徇己，诚断黄金，精贯白日，海内雄贤，牢笼斯备。明将军彻鞍下马，推案止食，申爵以荣之，筑馆以安之，轻财重气，卑躬厚士，盛矣哉！盛矣哉！

抑又闻之，战国将相，咸推引宾游，中代岳牧，并盛延僚友，济济多士，所以成将军之贵。但量能校实，称才任使，员行方止，各尽其宜，受委责成，谁不毕力。至如走贱，亡庸人耳。秋冬读书，终惭专学，刀笔为吏，竟阙异等。衡门衰素，无所闻达，薄宦轻资，焉能远大。自阳九遘屯，天步艰阻，同彼贵仕，溺于巨寇，亟邻危殆，备践薄冰。今王道中兴，殷忧启运，获存微命，足为幸甚，方欢饮啄，是谓来苏。然皇鉴未反，宛、洛芜旷，四壁固三军之余，长夏无半菽之产，遨游故人，聊为借贷，属此乐土，洵美忘归。窃服高义，暂谒门下，明将军降以颜色，二三士友假其余论，菅蒯不弃，折简赐留，欲以鸡鹜厕鸳鸿于池沼，将移瓦砾参金碧之声价。昔折肋游秦，忽逢盼采，檐簷入赵，便致留连，今虽羁旅，方之非匹，樊林之贡，何用克堪。但眇眇纤萝，凭乔松以自耸，蠢蠢轻蚋，托驂尾而远骛。窃不自涯，愿备下走，且为腹背之毛，脱充鸣吠之数，增荣改观，为幸已多。海不厌深，山不让高，敢布心腹，惟将军览焉。

高祖得书，甚加钦赏。仍更赐书报答，即日板征北府中记室参军，仍领记室。

衡阳献王昌时为吴兴郡，昌年尚少，吴兴王之乡里，父老故人，尊卑有数，高祖恐昌年少，接对乖礼，乃遣景历辅之。承圣中，授通直散骑侍郎，还掌府记室。高祖将讨王僧辩，独与侯安都等数人谋之，景历弗之知也。部分既毕，召令草檄，景历援笔立成，辞义感激，事皆称旨。僧辩诛，高祖辅政，除从事中郎，掌记室如故。绍泰元年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掌相府记室。高祖受禅，迁秘书监，中书通事舍人，掌诏诰。永定二年，坐妻弟刘淹诈受周宝安餉马，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，降为中书侍郎，舍人如故。

三年，高祖崩，时外有强寇，世祖镇于南皖，朝无重臣，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、杜陵定议，乃秘不发丧，疾召世祖。景历躬共宦者及内人，密营敛服。时既暑热，须治梓宫，恐斤斧之声或闻于外，仍以蜡为秘器。文书诏诰，依旧宣行。世祖即位，复为秘书监，舍人如故。以定策功，封新丰县子，邑四百户。累迁散骑常侍。世祖诛侯安都，景历劝成其事。天嘉三年，以功迁太子左卫率，进爵为侯，增邑百户，常侍、舍人如故。六年，坐妻兄刘洽倚景历权势，前后奸讹，并受欧阳武威饷绢百匹，免官。

废帝即位，起为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，兼太府卿。华皎反，以景历为武胜将军、吴明彻军司。皎平，明彻于军中辄戮安成内史杨文通，又受降人马仗有不明，景历又坐不能匡正，被收付治。久之，获宥，起为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。

高宗即位，迁宣惠豫章王长史，带会稽郡守，行东扬州府事。秩满，迁戎昭将军、宣毅长沙王长史、寻阳太守，行江州府事，以疾辞，遂不行。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通事舍人，掌诏诰，仍复封邑。迁太子左卫率，常侍、舍人如故。

太建五年，都督吴明彻北伐，所向克捷，与周将梁士彦战于吕梁，大破之，斩获万计，方欲进图彭城。是时高宗锐意河南，以为指麾可定，景历谏称师老将骄，不宜过穷远略。高宗恶其沮众，大怒，犹以朝廷旧臣，不深罪责，出为宣远将军、豫章内史。未行，为飞章所劾，以在省之日，赃污狼藉，帝令有司按问，景历但承其半。于是御史中丞宗元饶奏曰：“臣闻士之行己，忠以事上，廉以持身，苟违斯道，刑兹罔赦。谨按宣远将军、豫章内史新丰县开国侯景历，因藉多幸，豫奉兴王，皇运权舆，颇参缔构。天嘉之世，赃贿狼藉，圣恩录用，许以更鸣，裂壤崇阶，不远斯复。不能改节自励，以报曲成，遂乃专擅贪污，彰于远近，一则已甚，其可再乎？宜置刑书，以明秋宪。臣等参议，以见事免景历所居官，下鸿臚削爵土。谨奉白简以闻。”诏曰“可。”于是徙居会稽。及吴明彻败，帝思景历前言，即日追还，复以为征南鄱阳王谘议参军。数日，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御史中丞，复本封爵，入守度支尚书。旧式拜官在午后，景历拜日，适值舆驾幸玄武观，在位皆侍宴，帝恐景历不豫，特令早拜，其见重如此。

是岁，以疾卒官，时年六十。赠太常卿，谥曰敬。十三年，改葬，重赠中领军。祔明元年，配享高祖庙庭。二年，舆驾亲幸其宅，重赠景历侍中、中抚将军，谥曰忠敬，给鼓吹一部，并于墓所立碑。

景历属文，不尚雕靡，而长于叙事，应机敏速，为当世所称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刘师知，沛国相人也。家世素族。祖奚之，齐晋安王谘议参军，淮南太守，有能政，齐武帝手诏频褒赏。父景彦，梁尚书左丞、司农卿。师知好学，有当世才。博涉书史，工文笔，善仪体，台阁故事，多所详悉。梁世历王府参军。绍泰初，高祖入辅，以师知为中书舍人，掌诏诰。是时兵乱之后，礼仪多阙，高祖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，其仪注并师知所定焉。高祖受命，仍为舍人。性疏简，与物多忤，虽位宦不迁，而委任甚重，其所献替，皆有弘益。

及高祖崩，六日成服，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侍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，博士沈文阿议，宜服吉服。师知议云：“既称成服，本备丧礼，灵筵服物，皆悉缟素。今虽无大行侍御官事，按梁昭明太子薨，成服侍御之官，悉著纁斩，唯著铠不异，此即可拟。愚谓六日成服，侍灵座须服纁经。”中书舍人蔡景历亦云：“虽不悉准，按山陵有凶吉羽仪，成服唯凶无吉，文武侍御，不容独鸣玉珥貂，情礼二三，理宜纁斩。”中书舍人江德藻、谢岐等并同师知议。文阿重议云“检晋、宋《山陵仪》：‘灵舆梓宫降殿，各侍中奏。’又《成服仪》称：‘灵舆梓宫容侍御官及香橙。’又检《灵舆梓宫进止仪》称：‘直灵侍御吉服，在吉卤簿中。’又云：‘梓宫侍御衰服，在凶卤簿中。’是则在殿吉凶两侍御也。”时以二议不同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。陵云：“梓宫祔山陵，灵筵祔宗庙，有此分判，便验吉凶。按山陵卤簿吉部伍中，公卿以下导引者，爰及武贲、鼓吹、执盖、奉车，并是吉服，岂容侍御独为纁鸞邪？断可知矣。若言公卿胥吏并服纁苴，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？若言文物并吉，司事者凶，岂容衽经而奉华盖，纁衣而升玉辂邪？同博士议。”师知又议曰：“左丞引梓宫祔山陵，灵筵祔宗庙，必有吉凶二部，成服不容上凶，博士犹执前断，终是山陵之礼。若龙驾启殡，銮舆兼设，吉凶之仪，由来本备，准之成服，愚有未安。夫丧礼之制，自天子达。按王文宪《丧服明记》云：‘官品第三，侍灵人二十。官品第四，下达士礼，侍灵之数，并有十人。皆白布袴褶，著白绢帽。内丧女侍数如外，而著齐纁。或问内外侍灵是同，何忽纁服有异？’答云，若依君臣之礼，则外侍斩，内侍齐。顷世多故，礼随事省。诸侯以下，臣吏盖微，至于侍奉，多出义附，君臣之节不全，纁冠之费实阙，所以因其常服，止变帽而已。妇人侍者，皆是卑隶，君妾之道既纯，服章所以备矣。’皇朝之典，犹自不然，以此而推，是知服斩。彼有侍灵，则犹侍御，既著白帽，理无彤服。且梁昭明《仪注》，今则见存，二文显证，差为成准。且礼出人情，可得消息。凡人有丧，既陈延几，总帷灵屏，变其常仪，芦箔草庐，即其凶礼。堂室之内，亲宾具来，齐斩麻纁，差池哭次，玄冠不

吊，莫非素服。岂见门生故吏，绋纛间趋，左姬右姜，红紫相糅？况四海遏密，率土之情是同，三军缟素，为服之制斯一。逐使干门旦启，非涂垩于彤闱，百僚戾止，变服粗于殊A X，而耀金在列，鸣玉节行，求之怀抱，固为未愜，准以礼经，弥无前事。岂可成服之仪，譬以山陵之礼？葬既始终已毕，故有吉凶之仪，所谓成服，本成丧礼，百司外内，皆变吉容，侠御独不，何谓成服？若灵无侠御则已，有则必应縗服。”谢岐议曰：“灵延祔宗庙，梓宫祔山陵，实如左丞议。但山陵卤簿，备有吉凶，从灵輿者仪服无变，从梓宫者皆服苴縗。爰至士礼，悉同此制，此自是山陵之仪，非关成服。今谓梓宫灵柩，共在西阶，称为成服，亦无卤簿，直是爰自胥吏，上至王公，四海之内，必备縗经，案梁昭明太子薨，略是成例，岂容凡百士庶，悉皆服重，而侍中至于武卫，最是近官，反鸣玉纁青，与平吉不异？左丞既推以山陵事，愚意或谓与成服有殊。若尔日侠御，文武不异，维侍灵之人，主书、宣传、齐干、应敕，悉应不改。”蔡景历又议云：“侠御之官，本出五百，尔日备服居庐，仍于本省，引上登殿，岂应变服貂玉、若别摄馀官，以充簪珥，则尔日便有不成服者。山陵自有吉凶二议，成服凶而不吉，犹依前议，同刘舍人。”德藻又议云：“愚谓祖葬之辰，始终永毕，达官有追赠，须表恩荣，有吉卤簿，恐由此义，私家放黷，因以成俗。上服本变吉为凶，理不应犹袭纨绮。刘舍人引王卫军《丧仪》及检梁昭明故事，此明据已审，博士、左丞乃各尽事衷，既未取证，须更询详，宜谘八座、詹事、太常、中丞及中庶诸通袁枢、张种、周弘正、弘让、沈炯、孔奂。”时八座以下，并请：“案群议，斟酌旧仪，梁昭明太子《丧成服仪注》，明文见存，足为准的。成服日，侍官理不容犹从吉礼。其葬礼分吉，自是山陵之时，非关成服之日。愚谓刘舍人议，于事为允。”陵重答云：“老病属纆，不能多说，古人争议，多成怨府，傅玄见尤于晋代，王商取陷于汉朝，谨自三缄，敬同高命。若万一不死，犹得展言，庶与朝贤更申扬摧。”文阿犹执所见，众议不能决，乃具录二议奏闻，从师知议。

寻迁鸿胪卿，舍人如故。天嘉元年，坐事免。初，世祖敕师知撰《起居注》，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，为十卷。起为中书舍人，复掌诏诰。天康元年，世祖不豫，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入侍医药。世祖崩，预受顾命。及高宗为尚书令，入辅，光大元年，师知与仲举等遣舍人殷不佞矫诏令高宗还东府，事觉，于北狱赐死。

谢岐，会稽山阴人也。父达，梁太学博士。岐少机警，好学，见称于梁世。为尚书金部郎，山阴令。侯景乱，岐流寓东阳。景平，依于张彪。彪在吴郡及会稽，庶事一以委之。彪每征讨，恒留岐监郡，知后事。彪败，高祖引岐参预机密，以为兼尚书右丞。时军旅屡兴，粮储多阙，岐所在干理，深被知遇。永定元年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兼右丞如故。天嘉二年卒，赠通直散骑常侍。

岐弟峤，笃学，为世通儒。

史臣曰：高祖开基创业，克定祸乱，武猛固其立功，文翰亦乃展力。赵知礼、蔡景历早识攀附，预缔构之臣焉。刘师知博涉多通，而暗于机变，虽欲存乎节义，终陷极刑，斯不智矣。

卷十一

王冲王通弟劼袁敬兄子枢

王冲，字长深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僧衍，齐侍中。父茂璋，梁给事黄门侍郎。冲母，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，卒于齐世，武帝以冲偏孤，深所钟爱。年十八，起家梁秘书郎。寻为永嘉太守。入为太子舍人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太尉临川王府外兵参军、东宫领直。累迁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出为招远将军、衡阳内史。迁武威将军、安成嗣王长史、长沙内史，将军如故。王薨于湘州，仍以冲监湘州事。入为太子庶子。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大同三年，以帝甥赐爵安东亭侯，邑一百五十户。历明威将军、南郡太守、太子中庶子、侍中。出监吴郡，满岁即真。征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左民尚书。出为明威将军、轻车当阳公府长史、江夏太守，行郢州事。迁平西邵陵王长史。转骠骑庐陵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王薨，行州府事。梁元帝镇荊州，为镇西长史，将军、太守如故。冲性和顺，事上谨肃，习于法令，政在平理，佐藩莅人，鲜有失德，虽无赫赫之誉，久而见思，由是推重，累居二千石。又晓音乐，习歌舞，善与人交，贵游之中，声名藉甚。

侯景之乱，梁元帝于荆州承制，冲求解南郡，以让王僧辩，并献女妓十人，以助军赏。元帝授持节、督衡、桂、成、合四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元帝第四子元良为湘州刺史，仍以冲行州事，领长沙内史。侯景平，授翊左将军、丹阳尹。

武陵王举兵至峡口，王琳偏将陆纳等据湘州应之，冲为纳所拘。纳降，重授侍中、中权将军，量置佐史，尹如故。江陵陷，敬帝为太宰，承制以冲为左长史。绍泰中，累迁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。迁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寻复领丹阳尹、南徐州大中正，给扶。

高祖受禅，解尹，以本官领左光禄大夫。未拜，改领太子少傅。文帝嗣位，解少傅，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。寻又以本官领丹阳尹，参撰律令。废帝即位，给亲信十人。

初，高祖以冲前代旧臣，特申长幼之敬。文帝即位，益加尊重，尝从文帝幸司空徐度宅，宴筵之上，赐以几。其见重如此。光大元年薨，时年七十六。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元简。

冲有子三十人，并致通官。第十二子瑒，别有传。

王通，字公达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份，梁左光禄大夫。父琳，司徒左长史。琳齐代娶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，有子九人，并知名。

通，梁世起家国子生，举明经，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以帝甥封武昌侯。累迁王府主簿、限外记室参军、司徒主簿、太子中庶子、骠骑庐陵王府给事中郎、中权何敬容府长史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坐事免。侯景之乱，奔于江陵，元帝以为散骑常侍，迁守太常卿。自侯景乱后，台内宫室，并皆焚烬，以通兼起部尚书，归于京师，专掌缮造。

江陵陷，敬帝承制以通为吏部尚书。绍泰元年，加侍中，尚书如故。寻为尚书右仆射，吏部如故。高祖受禅，迁左仆射，侍中如故。文帝嗣位，领太子少傅。天康元年，为翊右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量置佐史。废帝即位，号安右将军，又领南徐州大中正。太建元年，迁左光禄大夫。六年，加特进，侍中、将军、光禄、佐史并如故。未拜卒，时年七十二。诏赠本官，谥曰成，葬日给鼓吹一部，弟质、弟固各有传。

劼字公济，通之弟也。美风仪，博涉书史，恬然清简，未尝以利欲干怀。梁世为国子《周易》生，射策举高第，除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宣惠武陵王主簿、轻车河东王功曹史。王出镇京口，劼将随之簪，范阳张缜时典选举，劼造缜言别，缜嘉其风采，乃曰：“王生才地，岂可游外府乎？”奏为太子洗马。迁中舍人，司徒左西属。出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。

大同末，梁武帝谒园陵，道出硃方，劼随例迎候，敕劼令从辇侧，所经山川，莫不顾问，劼随事应对，咸有故实。又从登北顾楼，赋诗，辞义清典，帝甚嘉之。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，乃以劼为冠军河东王长史、南海太守。王至岭南，多所侵掠，因惧罪称疾，委州还朝，劼行广州府事。越中饶沃，前后守宰例多贪纵，劼独以清白著闻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侯景之乱，西奔江陵，元帝承制以为太子中庶子，掌相府管记。出为宁远将军、晋陵太守。时兵饥之后，郡中凋弊，劼为政清简，吏民便安之。征为侍中，迁五兵尚书。

及西魏寇江陵，元帝征湘州刺史宜丰侯萧循入援，以劼监湘州。江陵陷，敬帝承制以为中书令。绍泰元年加侍中。高祖为司空，以劼兼司空长史。高祖为丞相，劼兼丞相长史，侍中、中书令并如故。时吴中遭乱，民多乏绝，乃以劼监吴兴郡。及萧勃平后，又以劼旧在岭表，早有政绩，乃授使持节、都督广州等二十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未行，改为衡州刺史，持节、都督并如故。王琳据有上流，衡、广携贰，劼不得之镇，留于大庾岭。天嘉元年，征为侍中、都官尚书，未拜，复为中书令。迁太子詹事，行东宫事，侍中并如故。加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度支尚书。废帝即位，加散骑常侍。太建元年，迁尚书右仆射。时东境大水，百姓饥谨，以劼为仁武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甚有威惠，郡人表请立碑，颂劼政绩，诏许之。征为中书监，重授尚书右仆射，领右军将军。四年五月卒，时年六十七。赠侍中、中书监，谥曰温。

袁敬，字子恭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祖顗，宋侍中、吏部尚书、雍州刺史。父昂，梁侍中、司空，谥穆公。敬纯孝有风格，幼便笃学，老而无倦。释褐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舍人。江陵沦覆，流寓岭表。高祖受禅，敬在广州，依欧阳顗。及顗卒，其子纡据州，将有异志，敬累谏纡，为陈逆顺之理，言甚切至，纡终不从。高宗即位，遣章昭达率众讨纡，纡将败之时，恨不纳敬言。朝廷义之，其年徵为太子中庶子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俄转司徒左长史。寻迁

左民尚书，转都官尚书，领豫州大中正。累迁太常卿、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特进。至德三年卒，时年七十九，赠左光禄大夫，谥曰靖德。子元友嗣。弟泌自有传。兄子枢。

枢字践言，梁吴郡太守君正之子也。美容仪，性沈静，好读书，手不释卷。家世显贵，资产充积，而枢独居处率素，傍无交往，端坐一室，非公事未尝出游，荣利之怀淡如也。起家梁秘书郎，历太子舍人，轻车河东王主簿，安前邵陵王、中军宣城王二府功曹史。侯景之乱，枢往吴郡省父，因丁父忧。时四方扰乱，人求苟免，枢居丧以至孝闻。王僧辩平侯景，镇京城，衣冠争往造请，枢独杜门静居，不求闻达。绍泰元年，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未拜，除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侍中。二年，兼吏部尚书。其年出为吴兴太守。永定二年，征为左民尚书。未至，改侍中，掌大选事。三年，迁都官尚书，掌选如故。

枢博闻强识，明悉旧章。初，高祖长女永世公主先适陈留太守钱藏，生子岳，主及岳并卒于梁世。高祖受命，唯公主追封。至是将葬，尚书主客请详议，欲加戴驸马都尉，并赠岳官。枢议曰：“昔王姬下嫁，必适诸侯，同姓为主，闻于《公羊》之说，车服不系，显于诗人之篇。汉氏初兴，列侯尚主，自斯以后，降嫔素族。驸马都尉置由汉武，或以假诸功臣，或以加于戚属，是以魏曹植表驸马、奉车趣为一号。《齐职仪》曰，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，魏、晋以来，因为瞻准。盖以王姬之重，庶姓之轻，若不加其等级，宁可合卺而醕，所以假驸马之位，乃崇于皇女也。今公主早薨，伉俪已绝，既无礼数致疑，何须驸马之授？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，晋武践祚，而主已亡，泰始中追赠公主，元凯无复驸马之号。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，天监初王氏无追拜之事。远近二例，足以据明。公主所生，既未及成人之礼，无劳此授，今宜追赠亭侯。”时以枢议为长。

天嘉元年，守吏部尚书。三年，即真。寻领右军将军，又领丹阳尹，本官如故。五年，以葬父，拜表自解，诏赐绢布五十匹，钱十万，令葬讫停宅视郡事，服阕，还复本职。其年秩满，解尹，加散骑常侍，将军、尚书并如故。是时，仆射到仲举虽参掌选事，铨衡汲引，并出于枢，其所举荐，多会上旨。谨慎周密，清白自居，文武职司，鲜有游其门者。废帝即位，迁尚书左仆射。光大元年卒，时年五十一。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，谥曰简懿。有集十卷行于世。弟宪，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王冲、王通并以贵游，早升清贯，而允蹈礼节，笃诚奉上，斯为美焉。王劭之襟神夷淡，袁枢之端操沉冥，虽拘放为异，而胜概一揆，古所谓名士者，盖在其人乎！

卷十二

沈众袁泌刘仲威陆山才王质韦载族弟翊

沈众，字仲师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约，梁特进。父旋，梁给事黄门侍郎。众好学，颇有文词，起家梁镇卫南平王法曹参军、太子舍人。是时，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，众为之注解。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，帝令众为《竹赋》，赋成，奏，帝善之，手敕答曰：“卿文体翩翩，可谓无忝尔祖。”当阳公萧大心为郢州刺史，以众为限内记室参军。寻除镇南湘东王记室参军。迁太子中舍人，兼散骑常侍。聘魏，还，迁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，舍人如故。

侯景之乱，众表于梁武，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，并在吴兴，求还召募以讨贼，梁武许之。及景围台城，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，入援京邑，顿于小航，对贼东府置阵，军容甚整，景深惮之。梁武于城内遥授众为太子右卫率。京城陷，众降于景。景平，西上荆州，元帝以为太子中庶子、本州大中正。寻迁司徒左长史。江陵陷，为西魏所虏，寻而逃还，敬帝承制授御史中丞。绍泰元年，除侍中，迁左民尚书。高祖受命，迁中书令，中正如故。高祖以众州里知名，甚敬重之，赏赐优渥，超于时辈。

众性吝啬，内治产业，财帛以亿计，无所分遗。其自奉养甚薄，每于朝会之中，衣裳破裂，或躬提冠屣。永定二年，兼起部尚书，监起太极殿。恒服布袍芒屨，以麻绳为带，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，朝士共诮其所为。众性狷急，于是忿恨，遂历诋公卿，非毁朝廷。高祖大怒，以众素有令望，不欲显诛之，后因其休假还武康，遂于吴中赐死，时年五十六。

袁泌，字文洋，左光禄大夫敬之弟也。清正有干局，容体魁岸，志行修谨。释褐员外散骑侍郎，历诸王府佐。

侯景之乱，泌欲求为将。是时泌兄君正为吴郡太守，梁简文板泌为东宫领直，令往吴中招募士卒。及景围台城，泌率所领赴援。京城陷，退保东阳，景使兵追之，乃自会稽东岭出淦城，依于鄱阳嗣王萧范。范卒，泌乃降景。

景平，王僧辩表泌为富春太守，兼丹阳尹。贞阳侯僭位，以泌为侍中，奉使于齐。高祖受禅，王琳据有上流，泌自齐从梁永嘉王萧庄达琳所。及庄僭立，以泌为侍中、丞相长史。天嘉二年，泌与琳辅庄至于栅口，琳军败，众皆奔散，唯泌独乘轻舟送庄达于北境，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，令共入齐，然后拜辞而归，诣阙请罪，文帝深义之。

寻授宁远始兴王府法曹参军，转谘议参军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侍中，领豫州大中正。聘于周，使还，授散骑常侍，御史中丞，其中正如故。高宗入辅，以泌为云旗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光大元年卒，年五十八。临终戒其子蔓华曰：“吾于朝廷素无功绩，瞑目之后，敛手足旋葬，无得辄受赠谥。”其子述泌遗意，表请之，朝廷不许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质。

刘仲威，南阳涅阳人也。祖虬，齐世以国子博士征，不就。父之迟，荆州治中从事史。仲威少有志气，颇涉文史。梁承圣中为中书侍郎。萧庄伪署御史中丞，随庄入齐，终于鄴中。

仲威从弟广德，亦好学，负才任气。父之亨，梁安西湘东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广德承圣中以军功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、湘东太守。荆州陷后，依于王琳。琳平，文帝以广德为宁远始兴王府限外记室参军，仍领其旧兵。寻为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马，历乐山、豫章二郡太守，新安内史。光大中，假节、员外散骑常侍、云旗将军、河东太守。太建元年卒于郡，时年四十三，赠左卫将军。

陆山才，字孔章，吴郡吴人也。祖翁宝，梁尚书水部郎。父泛，散骑常侍。山才少倜傥，好尚文史，范阳张缵，缵弟綰，并钦重之。起家王国常侍，迁外兵参军。寻以父疾，东归侍养。承圣元年，王僧辩授山才仪同府西曹掾。高祖诛僧辩，山才奔会稽依张彪。彪败，乃归高祖。

绍泰中，都督周文育出镇南豫州，不知书疏，乃以山才为长史，政事悉以委之。文育南讨，克萧勃，擒欧阳颢，计画多出山才。及文育西征王琳，留山才监江州事，仍镇豫章。文育与侯安都于沌口败绩，余孝顷自新林来寇豫章，山才收合余众，依于周迪。擒余孝顷、李孝钦等，遣山才自都阳之乐安岭东道送于京师。除中书侍郎。复由乐安岭绥抚南川诸郡。

文育重镇豫章金口，山才复为贞威将军、镇南长史、豫章太守。文育为熊昙朗所害，昙朗囚山才等，送于王琳。未至，而侯安都败琳将常众爱于官亭湖，由是山才获反，除贞威将军、新安太守。为王琳未平，留镇富阳，以捍东道。入为员外散骑常侍，迁宣惠始兴王长史，行东扬州事。

侯安都讨留异，山才率王府之众从焉。异平，除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入为镇东始兴王长史，带会稽郡丞，行东扬州事。未拜，改授散骑常侍，兼度支尚书，满岁为真。

高宗南征周迪，以山才为军司。迪平，复职。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，山才又以本官之会稽，指授方略。还朝，坐侍宴与蔡景历言语过差，为有司所奏，免官。寻授散骑常侍，迁云旗将军、西阳武昌二郡太守。天康元年卒，时年五十八。赠右卫将军，谥曰简子。

王质，字子贞，右光禄大夫通之弟也。少慷慨，涉猎书史。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，补国子《周易》生，射策高第。起家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。遭母忧，居丧以孝闻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、东宫领直。累迁中舍人、庶子。

太清元年，除假节、宁远将军，领东宫兵，从贞阳侯北伐。及贞阳败绩，质脱身逃还。侯景于寿阳构逆，质又领舟师随众军拒之。景军济江，质便退走。寻领步骑顿于宣阳门外。景军至京师，质不战而溃，乃翦发为桑门，潜匿人间。及柳仲礼等会援京邑，军据南岸，质又收合余众从之。京城陷后，西奔荆州，元帝承制，以质为右长史，带河东太守。俄迁侍中。寻出为持节、都督吴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吴州刺史，领鄱阳内史。荆州陷，侯瑱镇于淦城，与质不协，遣偏将羊亮代质，且以兵临之，质率所部度信安岭，依于留异。文帝镇会稽，以兵助质，令镇信安县。

永定二年，高祖命质率所部逾岭出豫章，随都督周文育以讨王琳。质与琳素善，或潜云于军中潜信交通，高祖命周文育杀质，文育启请救之，获免。寻授散骑常侍、晋陵太守。

文帝嗣位，征守五兵尚书。高宗为扬州刺史，以质为仁威将军、骠骑府长史。天嘉二年，除晋安太守。高宗辅政，以为司徒左长史，将军如故。坐公事免官。寻为通直散骑常侍，迁太府卿、都官尚书。太建二年卒，时年六十。赠本官，谥曰安子。

韦载，字德基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叡，梁开府仪同三司，永昌严公。父政，梁黄门侍郎。载少聪惠，笃志好学。年十二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，显问《汉书》十事，载随问应答，曾无疑滞。及长，博涉文史，沉敏有器局。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参军，迁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。

侯景之乱，元帝承制以为中书侍郎。寻为建威将军、寻阳太守，随都督王僧辩东讨侯景。是时僧辩军于湓城，而鲁悉达、樊俊等各拥兵保境，观望成败。元帝以载为假节、都督太原、高唐、新蔡三郡诸军事、高唐太守。仍衔命喻悉达等令出军讨景。及大军东下，载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栅口，与僧辩会于梁山。景平，除冠军将军、琅邪太守。寻奉使往东阳、晋安，招抚留异、陈宝应等。仍授信武将军、义兴太守。

高祖诛王僧辩，乃遣周文育轻兵袭载，未至而载先觉，乃婴城自守。文育攻之甚急，载所属县卒并高祖旧兵，多善用弩，载收得数十人，系以长锁，命所亲监之，使射文育军，约曰十发不两中者则死，每发辄中，所中皆毙。文育军稍却，因于城外据水立栅，相持数旬。高祖闻文育军不利，乃自将征之，克其水栅。仍遣载族弟翊赍书喻载以诛王僧辩意，并奉梁敬帝敕，敕载解兵。载得书，乃以其众降于高祖。高祖厚加抚慰，即以其族弟翊监义兴郡，所部将帅，并随才任使，引载恒置左右，与之谋议。

徐嗣徽、任约等引齐军济江，据石头城，高祖问计于载，载曰：“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，略地东境，则时事去矣。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，以通东道转输，别命轻兵绝其粮运，使进无所虏，退无所资，则齐将之首，旬日可致。”高祖从其计。

永定元年，除和戎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进号轻车将军。寻加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将军如故。天嘉元年，以疾去官。载有田十馀顷，在江乘县之白山，至是遂筑室而居，屏绝人事，吉凶庆吊，无所往来，不入篱门者几十载。太建中卒于家，时年五十八。

载族弟翊。翊字子羽，少有志操。祖爱，梁辅国将军。父乾向，汝阴太守。翊弱冠丧父，哀毁甚至，养母、抚孤兄弟子，以仁孝著称。高祖为南徐州刺史，召为征北参军，寻监义兴郡。永定元年，授贞毅将军、步兵校尉。迁骁骑将军，领硃衣直阁。骁骑之职，旧领营兵，兼统宿卫。自梁代已来，其任逾重，出则羽仪清道，入则与二卫通直，临轩则升殿侠侍。翊素有名望，每大事恒令侠侍左右，时人荣之，号曰“侠御将军”。寻出为宣城太守。天嘉二年，预平王琳之功，封清源县侯，邑二百户。太建中卒官，赠明、霍、罗三州刺史。子宏，字德礼，有文学，历官至永嘉王府谘议参军。陈亡入隋。

史臣曰：昔邓禹基于文学，杜预出自儒雅，卒致军功，名著前代。晋氏丧乱，播迁江左，顾荣、郗鉴之辈，温峤、谢玄之伦，莫非巾褐书生，晋绅素誉，抗敌以卫社稷，立勋而升台鼎。自斯以降，代有其人。但梁室沸腾，懦夫立志，既身逢际会，见仗于时主，美矣！

卷十三

沈炯虞荔弟寄马枢

沈炯，字礼明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瑀，梁寻阳太守。父续，王府记室参军。炯少有隼才，为当时所重。释褐王国常侍，迁为尚书左民侍郎，出为吴令。侯景之难，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师，以炯监郡。京城陷，景将宋子仙据吴兴，遣使召炯，委以书记之任。炯固辞以疾，子仙怒，命斩之。炯解衣将就戮，碍于路间桑树，乃更牵往他所，或遽救之，仅而获免。子仙爱其才，终逼之令掌书记。及子仙为王僧辩所败，僧辩素闻其名，于军中购得之，酬所获者铁钱十万，自是羽檄军书皆出于炯。及简文遇害，四方岳牧皆上表于江陵劝进，僧辩令炯制表，其文甚工，当时莫有逮者。

高祖南下，与僧辩会于白茅湾，登坛设盟，炯为其文。及侯景东奔至吴郡，获炯妻虞氏，子行简，并杀之，炯弟携其母逃而获免。侯景平，梁元帝愍其妻子婴戮，特封原乡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僧辩为司徒，以炯为从事中郎。梁元帝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尚书左丞。

荆州陷，为西魏所虏，魏人甚礼之，授炯仪同三司。炯以母老在东，恒思归国，恐魏人爱其文才而留之，恒闭门却扫，无所交游。时有文章，随即弃毁，不令流布。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，为表奏之，陈己思归之意。其辞曰：“臣闻乔山虽掩，鼎湖之灵可祠，有鲁既荒，大庭之迹无泯。伏惟陛下降德猗兰，纂灵豊谷。汉道既登，神仙可望，射之罘于海浦，礼日观而称功，横中流于汾河，指柏梁而高宴，何其乐也，岂不然欤！既而运属上仙，道穷晏驾，甲帐珠帘，一朝零落，茂陵玉碗，宛出人间，陵云故基，共原田而靡々，别风馀址，对陵阜而茫茫，羈旅縲臣，能不落泪！昔承明既仄，严助东归，驷马可乘，长卿西返，恭闻故实，窃有愚心。黍稷非馨，敢忘微福。”奏讫，其夜炯梦见有宫禁之所，兵卫甚严，炯便以情事陈诉，闻有人言：“甚不惜放卿还，几时可至。”少日，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。绍泰二年至都，除司农卿，迁御史中丞。

高祖受禅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中丞如故。以母老表请归养，诏不许。文帝嗣位，又表曰：“臣婴生不幸，弱冠而孤，母子零丁，兄弟相长。谨身为养，仕不择官，宦成梁朝，命存乱世，冒危履险，百死轻生，妻息诛夷，昆季冥灭，余臣母子，得逢兴运。臣母妾刘，今年八十有一，臣叔母妾丘，七十有五，臣门弟侄故自无人，妾丘儿孙又久亡泯，两家侍养，余臣一人。前帝知臣之孤茆，养臣以州里，不欲使顿居草莱，又复矜臣温清，所以一年之内，再三休沐。臣之屡披丹款，频冒宸鉴，非欲苟违朝廷，远离畿辇。一者以年将六十，汤火居心，每跪读家书，前惧后喜，温枕扇席，无复成童。二者职居彝宪，邦之司直，若自亏身体，何问国章？前德绸缪，始许哀放，内侍近臣，多悉此旨。正以选贤与能，广求明哲，赳赳荏苒，未始取才。而上玄降戾，奄至今日，德音在耳，坟土遽乾，悠悠昊天，哀此罔极。兼臣私心煎切，弥迫近时，缕缕之祈，转忘尘触。伏惟陛下睿哲聪明，嗣兴下武，刑于四海，弘此孝治。寸管求天，仰归帷帟，有感必应，实望圣明。特乞霈然申其私礼，则王者之德，覃及无方，矧彼翔沈，孰非涵养。”诏答曰：“省表具怀。卿誉驰咸、维，情深宛、沛。日者理切倚间，言归异域，复牵时役，遂乖侍养。虽周生之思，每欲弃官，《戴礼》垂文，得遗从政，前朝光宅四海，劬劳万机，以卿才为独步，职居专席，方深委任，屡屈情礼。朕嗣奉洪基，思弘景业，顾兹寡薄，兼缠哀疚，实赖贤哲，同致雍熙，岂便释简南闱，解绂东路。当令冯亲入舍，荀母从官，用睹朝荣，不亏家礼。寻敕所由，相迎尊累，使卿公私得所，并无废也。”

初，高祖尝称炯宜居王佐，军国大政，多预谋谟，文帝又重其才用，欲宠贵之。会王琳入寇大雷，留异拥据东境，帝欲使炯因是立功，乃解中丞，加明威将军，遣还乡里，收合徒众。以疾卒于吴中，时年五十九。文帝闻之，即日举哀，并遣吊祭，赠侍中，谥曰恭子。有集二十卷行于世。

虞荔，字山披，会稽余姚人也。祖权，梁廷尉卿、永嘉太守。父检，平北始兴王谘议参军。荔幼聪敏，有志操。年九岁，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，倕问《五经》凡有十事，荔随问辄应，无有遗失，倕甚异之。又尝诣徵士何胤，时太守衡阳王亦造焉，胤言之于王，王欲见荔，荔辞曰：“未有板刺，无容拜谒。”王以荔有高尚之志，雅相钦重，还郡，即辟为主簿，荔又辞以年小不就。及长，美风仪，博览坟籍，善属文。释褐梁西中郎行参军，寻署法曹外兵参军，兼丹阳诏狱正。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馆，荔乃制碑，奏上，帝命勒之于馆，仍用荔为士林学士。寻为司文郎，迁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舍人。时左右之任，多参权轴，内外机务，互有带掌，唯荔与顾协淡然靖退，居于西省，但以文史见知，当时号为清白。寻领大著作。

及侯景之乱，荔率亲属入台，除镇西谘议参军，舍人如故。台城陷，逃归乡里。侯景平，元帝征为中书侍郎，贞阳侯，授扬州别驾，并不就。

张彪之据会稽也，荔时在焉。及文帝平彪，高祖遗荔书曰：“丧乱已来，贤哲凋散，君才用有美，声闻许、洛，当今朝廷惟新，广求英隽，岂可栖迟东土，独善其身？今令兄子将接出都，想必副朝廷虚迟也。”文帝又与书曰：“君东南有美，声誉洽闻，自应翰飞京许，共康时弊，而削迹丘园，保兹独善，岂使称空谷之望邪？必愿便尔俶装，且为出都之计。唯迟披觐，在于兹日。”迫切之不得已，乃应命至都。高祖崩，文帝嗣位，除太子中庶子，仍侍太子读书。寻领大著作、东扬州二州大中丞，庶子如故。

初，荔母随荔入台，卒于台内，寻而城陷，情礼不申，由是终身蔬食布衣，不听音乐，虽任遇隆重，而居止俭素，淡然无营。文帝深器之，常引在左右，朝夕顾访。荔性沉密，少言论，凡所献替，莫有见其际者，故不列于后焉。

时荔第二弟寄寓于闽中，依陈宝应，荔每言之辄流涕。文帝哀而谓曰：“我亦有弟在远，此情甚切，他人岂知。”乃敕宝应求寄，宝应终不遣。荔因以感疾，帝数往临视。令荔将家口人省，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，乞停城外，文帝不许，乃令住于兰台，乘舆再三临问，手敕中使，相望于道。又以荔蔬食积久，非羸疾所堪，乃敕曰：“能敦布素，乃当为高，卿年事已多，气力稍减，方欲仗委，良须克壮，今给卿鱼肉，不得固从所执也。”荔终不从。天嘉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文帝甚伤惜之，赠侍中，谥曰德子。及丧柩还乡里，上亲出临送，当时荣之。子世基、世南，并少知名。

寄字次安，少聪敏。年数岁，客有造其父者，遇寄于门，因嘲之曰：“郎君姓虞，必当无智。”寄应声答曰：“文字不辨，岂得非愚？”客大惭。入谓其父曰：“此子非常人，文举之对不是过也。”及长，好学，善属文。性冲静，有栖遁之志。弱冠举秀才，对策高第。起家梁宣城王国左常侍。大同中，尝骤雨，殿前往往有杂色宝珠，梁武观之甚有喜色，寄因上《瑞雨颂》。帝谓寄兄荔曰：“此颂典裁清拔，卿家之士龙也。将如何擢用？”寄闻之，叹曰：“美盛德之形容，以申击壤之情耳。吾岂买名求仕者乎？”乃闭门称疾，唯以书籍自娱。岳阳王为会稽太守，引寄为行参军，迁记室参军，领郡五官掾。又转中记室，掾如故。在职简略烦苛，务存大体，曹局之内，终日寂然。

侯景之乱，寄随兄荔入台，除镇南湘东王谘议参军，加贞威将军。京城陷，遁还乡里。及张彪往临川，强寄俱行，寄与彪将郑瑋同舟而载，瑋尝忤彪意，乃劫寄奔于晋安。时陈宝应据有闽中，得寄甚喜。高祖平侯景，寄劝令自结，宝应从之，乃遣使归诚。承圣元年，除和戎将军、中书侍郎，宝应爱其才，托以道阻不遣。每欲引寄为僚属，委以文翰，寄固辞，获免。

及宝应结婚留异，潜有逆谋，寄微知其意，言说之际，每陈逆顺之理，微以讽谏，宝应辄引说他事以拒之。又尝令左右诵《汉书》，卧而听之，至蒯通说韩信曰“相君之背，贵不可言”，宝应蹶然起曰“可谓智士”。寄正色曰：“覆郿骄韩，未足称智；岂若班彪《王命》，识所归乎？”寄知宝应不可谏，虑祸及己，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。常居东山寺，伪称脚疾，不复起，宝应以为假托，使烧寄所卧屋，寄安卧不动。亲近将扶寄出，寄曰：“吾命有所悬，避欲安往？”所纵火者，旋自救之。宝应自此方信。

及留异称兵，宝应资其部曲，寄乃因书极谏曰：

东山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：寄流离世故，飘寓贵乡，将军待以上宾之礼，申以国士之眷，意气所感，何日忘之。而寄沈痼弥留，↑妻阴将尽，常恐卒填沟壑，涓尘莫报，是以敢布腹心，冒陈丹款，愿将军留须臾之虑，少思察之，则瞑目之日，所怀毕矣。

夫安危之兆，祸福之机，匪独天时，亦由人事。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是以明智之士，据重位而不倾，执大节而不失，岂惑于浮辞哉？将军文武兼资，英威不世，往因多难，仗剑兴师，援旗誓众，抗威千里，岂不以四郊多垒，共谋王室，匡时报主，宁国庇民乎？此所以五尺童子，皆愿荷戟而随将军者也。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，初济艰难。于时天下沸腾，民无定主，豺狼当道，鲸鲵横击，海内业业，未知所从。将军运动微之鉴，折从衡之辩，策名委质，自托宗盟，此将军妙算远图，发于衷诚者也。及主上继业，钦明睿圣，选贤与能，群臣辑睦，结将军以维城之重，崇将军以裂土之封。岂非宏谟庙略，推赤心于物也？屡申明诏，款笃殷勤，君臣之分定矣，骨肉之恩深矣。不意将军惑于邪说，遽生异计，寄所以疾首痛心，泣尽继之以血。万全之策，窃为将军惜之。寄虽疾侵毫及，言无足采，千虑一得，请陈愚算。愿将军少戢雷霆，除其晷刻，使得尽狂瞽之说，披肝胆之诚，则虽死之日，由生之年也。

自天厌梁德，多难荐臻，寰宇分崩，英雄互起，不可胜纪，人人自以为得之。然夷凶翦乱，拯溺扶危，四海乐推，三灵眷命，揖让而居南面者，陈氏也。岂非历数有在，惟天所授，当璧应运？其事甚明一也。主上承基，明德远被，天纲再张，地维重纽。夫以王琳之强，侯瑱之力，进足以摇荡中原，争衡天下，退足以屈强江外，雄长偏隅。然或命一旅之师，或资一士之说，琳则瓦解冰泮，投身异域，瑱则厥角稽颡，委命阙廷。斯又天假之威，而除其患。其事甚明二也。今将军以藩戚之重，东南之众，尽忠奉上，戮力勤王，岂不勋高窦融，宠过吴芮，析圭判野，南面称孤？其事甚明三也。且圣朝弃瑕忘过，宽厚得人，改过自新，咸加叙擢。至于余孝顷、潘纯陀、李孝钦、欧阳颢等，悉委以心腹，任以爪牙，胸中豁然，曾无纤芥。况将军衅非张绣，罪异毕谶，当何虑于危亡，何失于富贵？此又其事甚明四也。方今周、齐邻睦，境外无虞，并兵一向，匪朝伊夕，非刘、项竞逐之机，楚、赵连从之势，何得雍容高拱，坐论西伯？其事甚明五也。且留将军狼顾一隅，亟经摧衄，声实亏丧，胆气衰沮。高瓌、向文政、留瑜、黄子玉，此数人者，将军所知，首鼠两端，唯利是视；其馀将帅，亦可见矣。孰能被坚执锐，长驱深入，系马埋轮，奋不顾命，以先士卒者乎？此又其事甚明六也。且将军之强，孰如侯景？将军之众，孰如王琳？武皇灭侯景于前，今上摧

王琳于后，此乃天时，非复人力。且兵革已后，民皆厌乱，其孰能弃坟墓，捐妻子，出万死不顾之计，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？此又其事甚明七也。历观前古，鉴之往事，子阳、季孟，倾覆相寻，馀善、右渠，危亡继及，天命可畏，山川难恃。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，当天下之兵，以诸侯之资，拒天子之命，强弱逆顺，可得侔乎？此又其事甚明八也。且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不爱其亲，岂能及物？留将军身縻国爵，子尚王姬，犹且弃天属而弗顾，背明君而孤立，危急之日，岂能同忧共患，不背将军者乎？至于师老力屈，惧诛利赏，必有韩、智晋阳之谋，张、陈井陘之势。此又其事甚明九也。且北军万里远斗，锋不可当，将军自战其地，人多顾后。梁安背向为心，修阡匹夫之力，众寡不敌，将帅不侔，师以无名而出，事以无机而动，以此称兵，示知其利。夫以汉朝吴、楚，晋室颖、颢，连城数十，长戟百万，拔本塞源，自图家国，其有成功者乎？此又其事甚明十也。

为将军计者，莫若不远而复，绝亲留氏，秦郎、快郎，随遣入质，释甲偃兵，一遵诏旨。且朝廷许以铁券之要，申以白马之盟，朕弗食言，誓之宗社。寄闻明者鉴未形，智者不再计，此成败之效，将军勿疑。吉凶之几，间不容发。方今藩维尚少，皇子幼冲，凡预宗枝，皆蒙宠树。况以将军之地，将军之才，将军之名，将军之势，而能克修藩服，北面称臣，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？岂不身与山河等安，名与金石相敝？愿加三思，虑之无忽。

寄气力绵微，馀阴无几，感恩怀德，不觉狂言，鈇钺之诛，甘之如荠。

宝应览书大怒。或谓宝应曰：“虞公病势渐笃，言多错谬。”宝应意乃小释。亦为寄有民望，且优容之。及宝应败走，夜至蒲田，顾谓其子扞秦曰：“早从虞公计，不至今日。”扞秦但泣而已。宝应既擒，凡诸宾客微有交涉者，皆伏诛，唯寄以先识免祸。

初，沙门慧标涉猎有才思，及宝应起兵，作五言诗以送之，曰：“送马犹临水，离旗稍引风。好看今夜月，当入紫微宫。”宝应得之甚悦。慧标赉以示寄，寄一览便止，正色无言。标退，寄谓所亲曰：“标既以此始，必以此终。”后竟坐是诛。

文帝寻敕都督章昭达以理发遣，令寄还朝。及至，即日引见，谓寄曰：“管宁无恙？”其慰劳之怀若此。顷之，文帝谓到仲举曰：“衡阳王既出阁，虽未置府僚，然须得一人旦夕游处，兼掌书记，宜求宿士有行业者。”仲举未知所对，文帝曰：“吾自得之。”乃手敕用寄，寄入谢，文帝曰：“所以暂屈卿游藩者，非止以文翰相烦，乃令以师表相事也。”寻兼散骑常侍，聘齐，寄辞老疾，不行，除国子博士。顷之，又表求解职归乡里，文帝优旨报答，许其东还。仍除东扬州别驾，寄又以疾辞。高宗即位，征授扬州治中及尚书左丞，并不就。乃除东中郎建安王諮议，加戎昭将军，又辞以疾，不任旦夕陪列。王于是特令停王府公事，其有疑议，就以决之，但朔望笺修而已。太建八年，加太中大夫，将军如故。十一年卒，时年七十。

寄少笃行，造次必于仁厚，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，至于临危执节，则辞气凛然，白刃不惮也。自流寓南土，与兄荔隔绝，因感气病，每得荔书，气辄奔剧，危殆者数矣。前后所居官，未尝至秩满，才期年数月，便自求解退。常曰：“知足不辱，吾知足矣。”及谢病私庭，每诸王为州将，下车必造门致礼，命释鞭板，以几杖侍坐。常出游近寺，闾里相传告语，老幼罗列，望拜道左。或言誓为约者，但指寄便不欺，其至行所感如此。所制文笔，遭乱多不存。

马枢，字要理，扶风郿人也。祖灵庆，齐竟陵王录事参军。枢数岁而父母俱丧，为其姑所养。六岁，能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。及长，博极经史，尤善佛经及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义。

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，素闻其名，引为学士。纶时自讲《大品经》，令枢讲《维摩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，同日发题，道俗听者二千人。王欲极观优劣，乃谓众曰：“与马学士论义，必使屈伏，不得空立主客。”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，枢乃依次剖判，开其宗旨，然后枝分流别，转变无穷，论者拱默听受而已。纶甚嘉之，将引荐于朝廷。寻遇侯景之乱，纶举兵援台，乃留书二万卷以付枢。枢肆志寻览，殆将周遍，乃喟然叹曰：“吾闻贵爵位者以巢、由为桎梏，爱山林者以伊、吕为管库，束名实则刍芥柱下之言，玩清虚则糠粃席上之说，稽之笃论，亦各从其好也。然支父有让王之介，严子有傲帝之规，千载美谈，所不废也。比求志之士，望途而息。岂天之不惠高尚，何山林之无闻甚乎？”乃隐于茅山，有终焉之志。

天嘉元年，文帝征为度支尚书，辞不应命。时枢亲故并居京口，每秋冬之际，时往游焉。及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，钦其高尚，鄙不能致，乃卑辞厚意，令使者邀之，前后数反，枢固辞以疾。门人或进曰：“鄱阳王待以师友，非关爵位，市朝之间，何妨静默。”枢不得已，乃行。王别筑室以处之，枢恶其崇丽，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焉。每王公馈饷，辞不获已者，率十分受一。

枢少属乱离，每所居之处，盗贼不入，依托者常数百家。目精洞黄，能视暗中物。常有白燕一双，巢其庭树，驯狎纍庑，时集几案，春来秋去，几三十年。太建十三年卒，时年六十。撰《道觉论》二十卷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沈炯仕于梁室，年在知命，冀郎署之薄官，止邑宰之卑职，及下笔盟坛，属辞劝表，激扬旨趣，信文人之伟者欤！虞荔之献筹沈密，尽其诚款，可谓有益明时矣。

卷十四

到仲举韩子高华皎

到仲举，字德言，彭城武原人也。祖坦，齐中书侍郎。父洽，梁侍中。仲举无他艺业，而立身耿正。释褐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、王府主簿。出为长城令，政号廉平。文帝居乡里，尝诣仲举，时天阴雨，仲举独坐斋内，闻城外有箫鼓之声，俄而文帝至，仲举异之，乃深自结托。文帝又尝因饮，夜宿仲举帐中，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，由是祇承益恭。侯景之乱，仲举依文帝。及景平，文帝为吴兴郡守，以仲举为郡丞，与颍川庾持俱为文帝宾客。文帝为宣毅将军，以仲举为长史，寻带山阴令。文帝嗣位，授侍中，参掌选事。天嘉元年，守都官尚书，封宝安县侯，邑五百户。三年，除都官尚书。其年，迁尚书右仆射、丹阳尹，参掌并如故。寻改封建昌县侯。仲举既无学术，朝章非所长，选举引用，皆出自袁枢。性疏简，不干涉世务，与朝士无所亲狎，但聚财酣饮而已。六年，秩满，解尹。

是时，文帝积年寝疾，不亲御万机，尚书中事，皆使仲举断决。天康元年，迁侍中、尚书仆射，参掌如故。文帝疾甚，入侍医药。及文帝崩，高宗受遗诏为尚书令入辅，仲举与左丞王暹、中书舍人刘师知、殷不佞等，以朝望有归，乃遣不佞矫宣旨遣高宗还东府。事发，师知下北狱赐死，暹、不佞并付治，乃以仲举为贞毅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初，仲举子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，官至中书侍郎，出为宣城太守，文帝配以士马，是年迁为南康内史，以国哀未之任。仲举既废居私宅，与郁皆不自安。时韩子高在都，人马素盛，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。子高军主告言其事，高宗收子高、仲举及郁并付廷尉。诏曰：“到仲举庸劣小才，坐叨显贵，受任前朝，荣宠隆赫，父参王政，子据大邦，礼盛外姻，势均戚里。而肆此骄暗，凌傲百司，遏密之初，擅行国政，排黜懿亲，欺蔑台衮。韩子高蕞尔细微，擢自卑末，入参禁卫，委以腹心，蜂蛰有毒，敢行反噬。仲举、子高，共为表里，阴构奸谋，密为异计。安成王朕之叔父，亲莫重焉。受命导扬，禀承顾托，以朕冲弱，属当保佑。家国安危，事归宰辅，伊、周之重，物无异议，将相旧臣，咸知宗仰。而率聚凶徒，欲相掩袭，屯据东城，进逼崇礼，规树仲举，以执国权，陵斥司徒，意在专政，潜结党附，方危社稷。赖祖宗之灵，奸谋显露。前上虞令陆昉等具告其事，并有据验，并克今月七日，纵其凶谋。领军将军明彻，左卫将军、卫尉卿宝安及诸公等，又并知其事。二三胝迹，彰于朝野，反道背德，事骇闻见。今大慙克歼，罪人斯得，并可收付廷尉，肃正刑书。罪止仲举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，其余一从旷荡，并所不问。”仲举及郁并于狱赐死，时年五十一。郁诸男女，以帝甥获免。

韩子高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家本微贱。侯景之乱，寓在京都。景平，文帝出守吴兴，子高年十六，为总角，容貌美丽，状似妇人，于淮渚附部伍寄载欲还乡。文帝见而问之，曰“能事我乎？”子高许诺。子高本名蛮子，文帝改名之。性恭谨，勤于侍奉，恒执备身刀及传酒炙。文帝性急，子高恒会意旨。及长，稍习骑射，颇有胆决，愿为将帅，及平杜龕，配以士卒。文帝甚宠爱之，未尝离于左右。文帝尝梦见骑马登山，路危欲堕，子高推捧而升。

文帝之讨张彪也，沈泰等先降，文帝据有州城，周文育镇北郭香岩寺。张彪自剡县夜还袭城，文帝自北门出，仓卒暗夕，军人扰乱，文育亦未测文帝所在，唯子高在侧，文帝乃遣子高自乱兵中往见文育，反命，酬答于暗中，又往慰劳众军。文帝散兵稍集，子高引导入文育营，因共立栅。明日，与彪战，彪将申缙复降，彪奔松山，浙东平。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，子高亦轻财礼士，归之者甚众。

文帝嗣位，除右军将军。天嘉元年，封文招县子，邑三百户。王琳至于栅口，子高宿卫台内。及琳平，子高所统益多，将士依附之者，子高尽力论进，文帝皆任使焉。二年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成州刺史。及征留异，随侯安都顿桃支岭岩下。时子高兵甲精锐，别御一营，单马入陈，伤项之左，一髻半落。异平，除假节、贞毅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五年，章昭达等自临川征晋安，子高自安泉岭会于建安，诸将中人马最为强盛。晋安平，以功迁通直散骑常

侍，进爵为伯，增邑并前四百户。六年，征为右卫将军，至都，镇领军府。文帝不豫，入侍医药。废帝即位，迁散骑常侍，右卫如故，移顿于新安寺。

高宗入辅，子高兵权过重，深不自安，好参访台阁，又求出为衡、广诸镇。光大元年八月，前上虞县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，高宗在尚书省，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，子高预焉，平旦入省，执之，送廷尉，其夕与到仲举同赐死，时年三十。父延庆及子弟并原有。延庆因子高之宠，官至给事中、山阴令。

华皎，晋陵暨阳人。世为小吏。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。侯景之乱，事景党王伟。高祖南下，文帝为景所囚，皎遇文帝甚厚。景平，文帝为吴兴太守，以皎为都录事，军府谷帛，多以委之。皎聪慧，勤于簿领。及文帝平杜龢，仍配以人马甲仗，犹为都录事。御下分明，善于抚养。时兵荒之后，百姓饥馑，皎解衣推食，多少必均，因稍擢为暨阳、山阴二县令。文帝即位，除开远将军，左军将军。天嘉元年，封怀仁县伯，邑四百户。

王琳东下，皎随侯瑱拒之。琳平，镇淦城，知江州事。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，不遵朝宪，文帝令皎以法驭之。王琳奔散，将卒多附于皎。三年，除假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仁武将军、新州刺史，监江州。寻诏督寻阳、太原、高唐、南北新蔡五郡诸军事、寻阳太守，假节、将军、州资、监如故。周迪谋反，遣其兄子伏甲于船中，伪称贾人，欲于淦城袭皎。未发，事觉，皎遣人逆击之，尽获其船仗。其年，皎随都督吴明彻征迪，迪平，以功授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临川太守，进爵为侯，增封并前五百户。未拜，入朝，仍授使持节、都督湘、巴等四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，常侍、将军如故。

皎起自下吏，善营产业，湘川地多所出，所得并入朝廷，粮运竹木，委输甚众；至于油蜜脯菜之属，莫不营办。又征伐川洞，多致铜鼓、生口，并送于京师。废帝即位，进号安南将军，改封重安县侯，食邑一千五百户。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，使皎营造大舰金翅等二百馀艘，并诸水战之具，欲以入汉及峡。

韩子高诛后，皎内不自安，缮甲聚徒，厚礼所部守宰。高宗频命皎送大舰金翅等，推迁不至。光大元年，密启求广州，以观时主意。高宗伪许之，而诏书未出。皎亦遣使勾引周兵，又崇奉萧瑄为主，士马甚盛。诏乃以吴明彻为湘州刺史，实欲以轻兵袭之。是时虑皎先发，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，乘金翅直趋郢州，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，乘大舰以继之，又令假节、冠武将军杨文通别从安成步道出茶陵，又令巴山太守黄法慧别从宜阳出澧陵，往掩袭，出其不意，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、郢州刺史程灵洗等参谋讨贼。

是时萧瑄遣水军为皎声援。周武又遣其弟卫国公宇文直率众屯鲁山，又遣其柱国长胡公拓跋定人马三万，攻围郢州。萧瑄授皎司空，巴州刺史戴僧朔，衡阳内史任蛮奴，巴陵内史潘智度，岳阳太守章昭裕，桂阳太守曹宣，湘东太守钱明，并隶于皎。又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，因为之用。帝恐上流宰守并为皎扇惑，乃下诏曰：“贼皎舆阜微贱，特逢奖擢，任据藩牧，属当宠寄，背斯造育，兴构奸谋，树立萧氏，盟约彰露，鸩毒存心，志危宗社，扇结边境，驱逼士庶，蚁聚巴、湘，豕突鄢、郢，逆天反地，人神忿嫉。征南将军量、安南将军明彻、郢州刺史灵洗，受律专征，备尽心力，抚劳骁雄，舟师俱进，义烈争奋，凶恶奔殄，献捷相望，重氛载廓，言念泣罪，思与惟新。可曲赦湘、巴二州：凡厥为贼所逼制，预在凶党，悉皆不问；其贼主帅节将，并许开恩出首，一同旷荡。”

先是，诏又遣司空徐度与杨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东，以袭皎后。时皎阵于巴州之白螺，列舟舰与王师相持未决。及闻徐度趋湘州，乃率兵自巴、郢因便风下战。淳于量、吴明彻等募军中小舰，多赏金银，令先出当贼大舰，受其拍。贼舰发拍皆尽，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，贼舰皆碎，没于中流。贼又以大舰载薪，因风放火，俄而风转自焚，贼军大败。皎乃与戴僧朔单舸走，过巴陵，不敢登城，径奔江陵。拓跋定等无复船渡，步趋巴陵，巴陵城邑为官军所据，乃向湘州。至水口，不得济，食且尽，诣军请降。俘获万余人，马四千馀匹，送于京师。皎党曹庆、钱明、潘智度、鲁闲、席慧略等四十余人并诛，唯任蛮奴、章昭裕、曹宣、刘广业获免。

戴僧朔，吴郡钱塘人也。有膂力，勇健善战，族兄右将军僧锡甚爱之。僧锡年老，征讨恒使僧朔领众。平王琳有功，僧锡卒，仍代为南丹阳太守。镇采石。从征留异，侯安都于岩下出战，为贼斫伤，僧朔单刀步援。以功除壮武将军、北江州刺史，领南陵太守。又从征周迪有功，迁巴州刺史，假节、将军如故。至是同皎为逆，伏诛于江陵。

曹庆，本王琳将，萧庄伪署左卫将军、吴州刺史，部领亚于潘纯陀。琳败，文帝以配皎，官至长沙太守。钱明，本高祖主帅，后历湘州诸郡守。潘智度，纯陀之子，少有志气，年二十为巴陵内史。鲁闲，吴郡钱塘人。席慧略，安定人。闲本张彪主帅，慧略王琳部下，文帝皆配于皎，官至郡守。并伏诛。

章昭裕，昭达之弟；刘广业，广德之弟；曹宣，高祖旧臣；任蛮奴尝有密启于朝廷；由是并获宥。

史臣曰：韩子高、华皎虽复瓶簞小器，輿台末品，文帝鉴往古之得人，救当今之急弊，达聪明目之术，安黎和众之宜，寄以腹心，不论胄阀。皎早参近昵，尝预艰虞，知其无隐，赏以悉力，有见信之诚，非可疑之地。皎据有上游，忠于文帝。仲举、子高亦无爽于臣节者矣。

卷十五

谢哲萧乾谢嘏张种王固孔奂萧允弟引

谢哲，字颖豫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祖肱，梁司徒。父諲，梁右光禄大夫。哲美风仪，举止酝藉，而襟情豁然，为士君子所重。起家梁秘书郎，累迁广陵太守。侯景之乱，以母老因寓居广陵，高祖自京口渡江应接郭元建，哲乃委质，深被敬重。高祖为南徐州刺史，表哲为长史。荆州陷，高祖使哲奉表于晋安王劝进。敬帝承制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。贞阳侯僭位，以哲为通直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敬帝即位，迁长兼侍中。高祖受命，迁都官尚书、豫州大中正、吏部尚书。出为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入为中书令。世祖嗣位，为太子詹事。出为明威将军、衡阳内史，秩中二千石。迁长沙太守，将军、加秩如故。还除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废帝即位，以本官领前将军。高宗为录尚书，引为侍中、仁威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未拜，光大元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赠侍中、中书监，谥康子。

萧乾，字思惕，兰陵人也。祖嶷，齐丞相豫章文献王。父子范，梁秘书监。乾容止雅正，性恬简，善隶书，得叔父子云之法。年九岁，召补国子《周易》生，梁司空袁昂时为祭酒，深敬重之。十五，举明经。释褐东中郎湘东王法曹参军，迁太子舍人。建安侯萧正立出镇南豫州，又板录事参军。累迁中军宣城王中录事谘议参军。侯景平，高祖镇南徐州，引乾为贞威将军、司空从事中郎。迁中书侍郎、太子家令。

永定元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是时熊昙朗在豫章，周迪在临川，留异在东阳，陈宝应在建、晋，共相连结，闽中豪帅，往往立砦以自保，高祖甚患之，乃令乾往使，谕以逆顺，并观虚实。将发，高祖谓乾曰：“建、晋恃险，好为奸宄，方今天下初定，难便出兵。昔陆贾南征，赵佗归顺，随何奉使，黥布来臣，追想清风，仿佛在目。况卿坐镇雅俗，才高昔贤，宜勉建功名，不烦更劳师旅。”乾既至，晓以逆顺，所在渠帅并率部众开壁款附。其年，就除贞威将军、建安太守。

天嘉二年，留异反，陈宝应将兵助之，又资周迪兵粮，出寇临川，因逼建安。乾单使临郡，素无士卒，力不能守，乃弃郡以避宝应。时闽中守宰，并为宝应迫胁，受其署置，乾独不为屈，徙居郊野，屏绝人事。及宝应平，乃出诣都督章昭达，昭达以状表闻，世祖甚嘉之，超授五兵尚书。光大元年卒，谥曰静子。

谢嘏，字含茂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祖，齐金紫光禄大夫。父举，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嘏风神清雅，颇善属文。起家梁秘书郎，稍迁太子中庶子，掌东宫管记，出为建安太守。侯景之乱，嘏之广州依萧勃，承圣中，元帝征为五兵尚书，辞以道阻，转授智武将军。萧勃以为镇南长史、南海太守。勃败，还至临川，为周迪所留。久之，又度岭之晋安依陈宝应，世祖前后频召之，嘏崎岖寇虏，不能自拔。及宝应平，嘏方诣阙，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举劾，世祖不加罪责，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寻转侍中，天康元年，以公事免，寻复本职。光大元年，为信威将军、中卫始兴王长史。迁中书令、豫州大中正、都官尚书，领羽林监，中正如故。太建元年卒，赠侍中、中书令，谥曰光子。有文集行于世。

二子俨、佃。俨官至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御史中丞、太常卿，出监东扬州。祯明二年卒于会稽，赠中护军。

张种，字士苗，吴郡人也。祖辩，宋司空右长史、广州刺史。父略，梁太子中庶子、临海太守。种少恬静，居处雅正，不妄交游，傍无造请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宋称敷、演，梁则卷、充。清虚学尚，种有其风。”仕梁王府法曹，迁外兵参军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为中军宣城王府主簿。种时年四十馀，家贫，求为始丰令，入除中卫西昌侯府西曹掾。时武陵王为益州刺史，重选府僚，以种为征西东曹掾，种辞以母老，抗表陈请，为有司所奏，坐黜免。

侯景之乱，种奉其母东奔，久之得达乡里。俄而母卒，种时年五十，而毁瘠过甚，又迫以凶荒，未获时葬，服制虽毕，而居处饮食，恒若在丧。及景平，司徒王僧辩以状奏闻，起为贞威将军、治中从事史，并为具葬礼，葬讫，种方即吉。僧辩又以种年老，傍无胤嗣，赐之以妾，及居处之具。

贞阳侯僭位，除廷尉卿、太子中庶子。敬帝即位，为散骑常侍，迁御史中丞，领前军将军。高祖受禅，为太府卿。天嘉元年，除左民尚书。二年，权监吴郡，寻征复本职。迁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以公事免，白衣兼太常卿，俄而即真。废帝即位，加领右军将军，未拜，改领弘善宫卫尉，又领扬、东扬二州大中正。高宗即位，重为都官尚书，领左骁骑将军，迁中书令，骁骑、中正并如故。以疾授金紫光禄大夫。

种沈深虚静，而识量宏博，时人皆以为宰相之器。仆射徐陵尝抗表让位于种曰：“臣种器怀沈密，文史优裕，东南贵秀，朝廷亲贤，克壮其猷，宜居左执。”其为时所推重如此。太建五年卒，时年七十，赠特进，谥曰元子。

种仁恕寡欲，虽历居显位，而家产屡空，终日晏然，不以为病。太建初，女为始兴王妃，以居处僻陋，特赐宅一区，又累赐无锡、嘉兴县侯秩。尝于无锡见有重囚在狱，天寒，呼出曝日，遂失之，世祖大笑，而不深责。有集十四卷。

种弟棱，亦清静有识度，官至司徒左长史，太建十一年卒，时年七十，赠光禄大夫。

种族子稚才，齐护军冲之孙。少孤介特立，仕为尚书金部郎中。迁右丞，建康令、太府卿、扬州别驾从事史，兼散骑常侍。使于周，还为司农、廷尉卿。所历并以清白称。

王固，字子坚，左光禄大夫通之弟也。少清正，颇涉文史，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。举秀才。起家梁秘书郎，迁太子洗马，掌东宫管记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丹阳尹丞。侯景之乱，奔于荆州，梁元帝承制以为相国户曹属，掌管记。寻聘于西魏，魏人以其梁氏外戚，待之甚厚。承圣元年，迁太子中庶子，寻为贞威将军、安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。荆州陷，固之鄱阳，随兄质度东岭，居信安县。绍泰元年，征为侍中，不就。永定中，移居吴郡。世祖以固清静，且欲申以婚姻。天嘉二年，至都，拜国子祭酒。三年，迁中书令。四年，又为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其年，以固女为皇太子妃，礼遇甚重。

废帝即位，授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时高宗辅政，固以废帝外戚，姪媼恒往来禁中，颇宣密旨，事泄，比将伏诛，高宗以固本无兵权，且居处清洁，止免所居官，禁锢。

太建二年，随例为招远将军、宣惠豫章王谘议参军。迁太中大夫、太常卿、南徐州大中正。七年，卒官，时年六十三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丧事所须，随由资给。至德二年改葬，谥曰恭子。

固清虚寡欲，居丧以孝闻。又崇信佛法，及丁所生母忧，遂终身蔬食，夜则坐禅，昼诵佛经，兼习《成实论》义，而于玄言非所长。尝聘于西魏，因宴飧之际，请停杀一羊，羊于固前跪拜。又宴于昆明池，魏人以南人嗜鱼，大设罟网，固以佛法咒之，遂一鳞不获。

子宽，官至司徒左史、侍中。

孔奂，字休文，会稽山阴人也。曾祖琇之，齐左民尚书、吴兴太守。祖琚，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。父稚孙，梁宁远枝江公主簿、无锡令。奂数岁而孤，为叔父虔孙所养。好学，善属文，经史百家，莫不通涉。沛国刘显时称学府，每共奂讨论，深相叹服，乃执奂手曰：“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，吾当希彼蔡君，足下无愧王氏。”所保书籍，寻以相付。

州举秀才，射策高第。起家扬州主簿、宣惠湘东王行参军，并不就。又除镇西湘东王外兵参军，入为尚书仓部郎中，迁仪曹侍郎。时左民郎沈炯为飞书所谤，将陷重辟，事连台阁，人怀忧惧，奂廷议理之，竟得明白。丹阳尹何敬容以奂刚正，请补功曹史。出为南昌侯相，值侯景乱，不之官。

京城陷，朝士并被拘繫，或荐奂于贼帅侯子鉴，子鉴命脱桎梏，厚遇之，令掌书记。时景军士悉恣其凶威，子鉴景之腹心，委任又重，朝士见者，莫不卑俯屈折，奂独敖然自若，无所下。或谏奂曰：“当今乱世，人思苟免，獯羯无知，岂可抗之以义？”奂曰：“吾性命有在，虽未能死，岂可取媚凶丑，以求全乎？”时贼徒剥掠子女，拘逼士庶，奂每保持之，得全济者甚众。

寻遭母忧，哀毁过礼。时天下丧乱，皆不能终三年之丧，唯奂及吴国张种，在寇乱中守持法度，并以孝闻。

及景平，司徒王僧辩先下辟书，引免为左西曹掾，又除丹阳尹丞。梁元帝于荆州即位，征免及沈炯并令西上，僧辩累表请留之。帝手敕报僧辩曰：“孔、沈二士，今且借公。”其为朝廷所重如此。仍除太尉从事中郎。僧辩为扬州刺史，又补扬州治中从事史。时侯景新平，每事草创，宪章故事，无复存者，免博物强识，甄明故实，问无不知，仪注体式，笺表书翰，皆出于免。

高祖作相，除司徒右长史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齐遣东方老、萧轨等来寇，军至后湖，都邑搔扰，又四方壅隔，粮运不继，三军取给，唯在京师，乃除免为贞威将军、建康令。时累岁兵荒，户口流散，勍敌忽至，征求无所，高祖克日决战，乃令免多营麦饭，以荷叶裹之，一宿之间，得数万裹，军人旦食讫，弃其余，因而决战，遂大破贼。

高祖受禅，迁太子中庶子。永定二年，除晋陵太守。晋陵自宋、齐以来，旧为大郡，虽经寇扰，犹为全实，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，免清白自守，妻子并不之官，唯以单船监郡，所得秩俸，随即分贍孤寡，郡中大悦，号曰“神君”。曲阿富人殷绮，见免居处素俭，乃饷衣一袭，氈被一具。免曰：“太守身居美禄，何为不能办此，但民有未周，不容独享温饱耳。劳卿厚意，幸勿为烦。”

初，世祖在吴中，闻免善政，及践祚，征为御史中丞，领扬州大中正。免性刚直，善持理，多所纠劾，朝廷甚敬惮之。深达治体，每所敷奏，上未尝不称善，百司滞事，皆付免决之。迁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中书舍人，掌诏诰，扬、东扬二州大中正。天嘉四年，重除御史中丞，寻为五兵尚书，常侍、中正如故。时世祖不豫，台阁众事，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免决之。及世祖疾笃，免与高宗及仲举并吏部尚书袁枢、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。世祖尝谓免等曰：“今三方鼎峙，生民未乂，四海事重，宜须长君。朕欲近则晋成，远隆殷法，卿等须遵此意。”免乃流涕歔歔而对曰：“陛下御膳违和，痊愈非久，皇太子春秋鼎盛，圣德日跻，安成王介弟之尊，足为周旦，阿衡幸辅，若有废立之心，臣等愚诚，不敢闻诏。”世祖曰：“古之遗直，复见于卿。”天康元年，乃用免为太子詹事，二州中正如故。

世祖崩，废帝即位，除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光大二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南中郎康乐侯长史、寻阳太守，行江州事。高宗即位，进号仁威将军、云麾始兴王长史，余并如故。免在职清俭，多所规正，高宗嘉之，赐米五百斛，并累降敕书殷勤劳问。太建三年，征为度支尚书，领右军将军。五年，改领太子中庶子，与左仆射徐陵参掌尚书五条事。六年，迁吏部尚书。七年，加散骑常侍。八年，改加侍中。时有事北讨，克复淮、泗，徐、豫酋长，降附相继，封赏选叙，纷纭重叠，免应接引进，门无停宾。加以鉴识人物，详练百氏，凡所甄拔，衣冠缙绅，莫不悦伏。

性耿介，绝请托，虽储副之尊，公侯之重，溺情相及，终不为屈。始兴王叔陵之在湘州，累讽有司，固求台铉。免曰：“衮章之职，本以德举，未必皇枝。”因抗言于高宗。高宗曰：“始兴那忽望公，且朕儿为公，须在鄱阳王后。”免曰：“臣之所见，亦如圣旨。”后主时在东宫，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，令管记陆瑜言之于免。免谓瑜曰：“江有潘、陆之华，而无园、绮之实，辅弼储宫，窃有所难。”瑜具以白后主，后主深以为恨，乃自言于高宗。高宗将许之，免乃奏曰：“江总文华之人，今皇太子文华不少，岂藉于总！如臣愚见，愿选敦重之才，以居辅导。”帝曰：“即如卿言，谁当居此？”免曰：“都官尚书王廓，世有懿德，识性敦敏，可以居之。”后主时亦在侧，乃曰：“廓王泰之子，不可居太子詹事。”免又奏曰：“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，亦为太子詹事，前代不疑。”后主固争之，帝卒以总为詹事，由是忤旨。其梗正如此。

初，后主欲官其私宠，以属免，免不从。及右仆射陆缮迁职，高宗欲用免，已草诏讫，为后主所抑，遂不行。九年，迁侍中、中书令、领左骁骑将军、扬、东扬、丰三州大中正。十一年，转太常卿，侍中、中正并如故。十四年，迁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前军将军，未拜，改领弘范宫卫尉。至德元年卒，时年七十。赠散骑常侍，本官如故。有集十五卷，弹文四卷。

子绍薪、绍忠。绍忠字孝扬，亦有才学，官至太子洗马、仪同鄱阳王东曹掾。

萧允，字叔佐，兰陵人也。曾祖思话，宋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封阳穆公。祖惠蒨，散骑常侍、太府卿、左民尚书。父介，梁侍中、都官尚书。允少知名，风神凝远，通达有识鉴，容止酝藉，动合规矩。起家邵陵王法曹参军，转湘东王主簿，迁太子洗马。侯景攻陷台城，百僚奔散，允独整衣冠坐于官坊，景军人敬而弗之逼也。寻出居京口。时寇贼纵横，百姓波骇，衣冠士族，四出奔散，允独不行。人问其故，允答曰：“夫性命之道，自有常分，岂可逃而获免乎？但患难之生，皆生于利，苟不求利，祸从何生？方今百姓争欲奋臂而论大功，一言而取卿相，亦何事于一书生哉？庄周所谓畏影避迹，吾弗为也。”乃闭门静处，并日而食，卒免于患。

侯景平后，高祖镇南徐州，以书召之，允又辞疾。永定中，侯安都为南徐州刺史，躬造其庐，以申长幼之敬，天嘉三年，征为太子庶子。三年，除棱威将军、丹阳尹丞。五年，兼侍中，聘于周，还拜中书侍郎、大匠卿。高宗即位，迁黄门侍郎。五年，出为安前晋安王长史。六年，晋安王为南豫州，允复为王长史。时王尚少，未亲民务，故委允行府州事。入为光禄卿。允性敦重，未尝以荣利干怀。及晋安出镇湘州，又苦携允，允少与蔡景历善，景历子徵修父党之敬，闻允将行，乃诣允曰：“公年德并高。国之元老，从容坐镇，旦夕自为列曹，何为方复辛苦在外！”允答曰：“已许晋安，岂可忘信。”其恬于荣势如此。

至德三年，除中卫豫章王长史，累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光胜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、安德宫少府。镇卫鄱阳王出镇会稽，允又为长史，带会稽郡丞。行经延陵季子庙，设萍藻之荐，托为异代之交，为诗以叙意，辞理清典。后主尝问蔡徵曰：“卿世与萧允相知，此公志操何如？”徵曰：“其清虚玄远，殆不可测，至于文章，可得而言。”因诵允诗以对，后主嗟赏久之。其年拜光禄大夫。

及隋师济江，允迁于关右。是时朝士至长安者，例并授官，唯允与尚书仆射谢朏辞以老疾，隋文帝义之，并厚赐钱帛。寻以疾卒于长安，时年八十四。弟引。

引字叔休。方正有器局，望之俨然，虽造次之间，必由法度。性聪敏，博学，善属文。释褐著作佐郎，转西昌侯仪同府主簿。侯景之乱，梁元帝为荆州刺史，朝士多往归之。引曰：“诸王力争，祸患方始，今日逃难，未是择君之秋。吾家再世为始兴郡，遗爱在民，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。”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等百余人奔岭表。时始兴人欧阳颢为衡州刺史，引往依焉。颢后迁为广州，病死，子纥领其众。引每疑纥有异，因事规正，由是情礼渐疏。及纥举兵反，时京都士人岑之敬、公孙挺等并皆惶骇，唯引恬然，谓之敬等曰：“管幼安、袁曜卿亦但安坐耳。君子正身以明道，直己以行义，亦复何忧惧乎？”及章昭达平番禺，引始北还。高宗召引问岭表事，引具陈始末，帝甚悦，即日拜金部侍郎。

引善隶书，为当时所重。高宗尝披奏事，指引署名曰：“此字笔势翩翩，似鸟之欲飞。”引谢曰：“此乃陛下假其羽翼耳。”又谓引曰：“我每有所忿，见卿辄意解，何也？”引曰：“此自陛下不迁怒，臣何预此恩。”太建七年，加戎昭将军。九年，除中卫始兴王咨议参军，兼金部侍郎。

引性抗直，不事权贵，左右近臣无所造请，高宗每欲迁用，辄为用事者所裁。及吕梁覆师，戎储空匮，乃转引为库部侍郎，掌知营造弓弩槊箭等事。引在职一年，而器械充牣。频加中书侍郎、贞威将军、黄门郎。十二年，吏部侍郎缺，所司屡举王宽、谢燮等，帝并不用，乃中诏用引。

时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，而兵甲精练，每年深入俚洞，又数有战功，朝野颇生异议。高宗以引悉岭外物情，且遣引观靖，审其举措，讽令送质。引奉密旨南行，外托收督贋物。既至番禺，靖即悟旨，尽遣子弟下都为质。还至赣水，而高宗崩，后主即位，转引为中庶子，以疾去官。明年，京师多盗，乃复起为贞威将军、建康令。

时殿内队主吴璉，及宦官李善度、蔡脱儿等多所请属，引一皆不许。引族子密时为黄门郎，谏引曰：“李、蔡之势，在位皆畏惮之，亦宜小为身计。”引曰：“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末，亦安能为李、蔡改行。就令不平，不过解职耳。”吴璉竟作飞书，李、蔡证之，坐免官，卒于家，时年五十八。子德言，最知名。

引宗族子弟，多以行义知名。弟彤，以恬静好学，官至太子中庶子、南康王长史。密字士机，幼而聪敏，博学有文词。祖琛，梁特进。父游，少府卿。密太建八年，兼散骑常侍，聘于齐。历位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

史臣曰：谢、王、张、萧，咸以清净为风，文雅流誉，虽更多难，终克成名。免謗谮在公，英飙振俗，详其行事，抑古之遗爱矣。固之蔬菲禅悦，斯乃出俗者焉，犹且致絪于黜免，有惧于倾覆。是知上官、博陆之权势，阎、邓、梁、窦之震动，吁可畏哉！

卷十六

陆子隆钱道戢骆牙

陆子隆，字兴世，吴郡吴人也。祖敞之，梁嘉兴令。父俊，封氏令。子隆少慷慨，有志功名。起家东宫直后。侯景之乱，于乡里聚徒。是时张彪为吴郡太守，引为将帅。彪徙镇会稽，子隆随之。及世祖讨彪，彪将沈泰、吴宝真、申缙等皆降，而子隆力战败绩，世祖义之，复使领其部曲，板为中兵参军。历始丰、永兴二县令。

世祖嗣位，子隆领甲仗宿卫。寻随侯安都拒王琳于栅口。王琳平，授左中郎将。天嘉元年，封益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出为高唐郡太守。二年，除明威将军、庐陵太守。时周迪据临川反，东昌县人修行师应之，率兵以攻子隆，其锋甚盛。子隆设伏于外，仍闭门偃甲，示之以弱。及行师至，腹背击之，行师大败，因乞降，子隆许之，送于京师。

四年，周迪引陈宝应复出临川，子隆随都督章昭达讨迪。迪退走，因随昭达逾东兴岭，讨陈宝应。军至建安，以子隆监郡。宝应据建安之湖际以拒官军，子隆与昭达各据一营，昭达先与贼战，不利，亡其鼓角，子隆闻之，率兵来救，大破贼徒，尽获昭达所亡羽仪甲仗。晋安平，子隆功最，迁假节、都督武州诸军事，将军如故。寻改封朝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废帝即位，进号智武将军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余如故。

华皎据湘州反，以子隆居其心腹，皎深患之，频遣使招诱，子隆不从，皎因遣兵攻之，又不能克。及皎败于郢州，子隆出兵以袭其后，因与王师相会。授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武州诸军事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七百户。寻迁都督荆、信、祐三州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、常侍如故。是时荆州新置，治于公安，城池未固，子隆修建城郭，绥集夷夏，甚得民和，当时号为称职。三年，吏民诣都上表，请立碑颂美功绩，诏许之。太建元年，进号云麾将军。二年卒，时年四十七。赠散骑常侍，谥曰威。子之武嗣。

之武年十六，领其旧军，随吴明彻北伐有功，官至王府主簿、弘农太守，仍隶明彻。明彻于吕梁败绩，之武逃归，为人所害，时年二十二。

子隆弟子才，亦有干略，从子隆征讨有功，除南平太守，封始兴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从吴明彻北伐，监安州，镇于宿预。除中卫始兴王咨议参军，迁飙猛将军、信州刺史。太建十三年卒，时年四十二，赠员外散骑常侍。

钱道戡，字子韬，吴兴长城人也。父景深，梁汉寿令。道戡少以孝行著闻，及长，颇有干略，高祖微时，以从妹妻焉。从平卢子略于广州，除滨江令。高祖辅政，遣道戡随世祖平张彪于会稽，以功拜直阁将军，除员外散骑常侍、假节、东徐州刺史，封永安县侯，邑五百户。仍领甲卒三千，随侯安都镇防梁山，寻领钱塘、余杭二县令。永定三年，随世祖镇于南皖口。天嘉元年，又领剡令，镇于县之南岩，寻为临海太守，镇岩如故。

侯安都之讨留异也，道戡帅军出松阳以断其后。异平，以功拜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轻车将军、都督东西二衡州诸军事、衡州刺史，领始兴内史。光大元年，增邑并前七百户。

高宗即位，征欧阳纥入朝，纥疑惧，乃举兵来攻衡州，道戡与战，却之。及都督章昭达率兵讨纥，以道戡为步军都督，由间道断纥之后。纥平，除左卫将军。

太建二年，又随昭达征萧岿于江陵，道戡别督众军与陆子隆焚青泥舟舰，仍为昭达前军，攻安蜀城，降之。以功加散骑常侍、仁武将军，增邑并前九百户。其年，迁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。未行，改授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巴、武三州诸军事、郢州刺史。王师北讨，道戡与仪同黄法扑围历阳。历阳城平，因以道戡镇之。以功加云麾将军，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。其年十一月遘疾卒，时年六十三。赠本官，谥曰肃。子邈嗣。

骆牙，字旗门，吴兴临安人也。祖秘道，梁安成王田曹参军。父裕，鄱阳嗣王中兵参军事。牙年十二，宗人有善相者，云：“此郎容貌非常，必将远致。”梁太清末，世祖尝避地临安，牙母陵，睹世祖仪表，知非常人，宾待甚厚。及世祖为吴兴太守，引牙为将帅，因从平杜龢、张彪等，每战辄先锋陷阵，勇冠众军，以功授真阁将军。太平二年，以母忧去职。世祖镇会稽，起为山阴令。永定三年，除安东府中兵参军，出镇冶城。寻从世祖拒王琳于南皖。世祖即位，授假节、威虏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常安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寻为临安令，迁越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

初，牙母之卒也，于时饥谨兵荒，至是始葬，诏赠牙母常安国太夫人，谥曰恭。迁牙为贞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

三年，以平周迪之功，迁冠军将军、临川内史。太建三年，授安远将军、衡阳内史，未拜，徙为桂阳太守。八年，还朝，迁散骑常侍，入直殿省。十年，授丰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至德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赠安远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子义嗣。

史臣曰：陆子隆、钱道戢，或举门愿从，或旧齿树勋，有统领之才，充师旅之寄。至于受任藩屏，功绩并著，美矣！骆牙识真有奉，知世祖天授之德，盖张良之亚欤？牙母智深先觉，符柏谷之礼，君子知鉴识弘远，其在兹乎！

卷十七

沈君理王瑒陆缮

沈君理，字仲伦，吴兴人也。祖僧粲，梁左民尚书。父巡，素与高祖相善，梁太清中为东阳太守。侯景平后，元帝征为少府卿。荆州陷，萧詧署金紫光禄大夫。

君理美风仪，博涉经史，有识鉴。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。高祖镇南徐州，巡遣君理自东阳谒于高祖，高祖器之，命尚会稽长公主，辟为府西曹掾，稍迁中卫豫章王从事中郎，寻加明威将军，兼尚书吏部侍郎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监吴郡。高祖受禅，拜驸马都尉，封永安亭侯。出为吴郡太守。是时兵革未宁，百姓荒弊，军国之用，咸资东境，君理招集士卒，修治器械，民下悦附，深以干理见称。

世祖嗣位，征为侍中，迁守左民尚书，未拜，为明威将军、丹阳尹。天嘉三年，重授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，寻改前军将军。四年，侯安都徙镇江州，以本官监南徐州。六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天康元年，以父忧去职。君理因自请往荆州迎丧柩，朝议以在位重臣，难令出境，乃遣令长兄君严往焉。及还，将葬，诏赠巡侍中、领军将军，谥曰敬子。其年起君理为信威将军、左卫将军。又起为持节、都督东衡、衡二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东衡州刺史，领始兴内史。又起为明威将军、中书令。前后夺情者三，并不就。

太建元年，服阕，除太子詹事，行东宫事，迁吏部尚书。二年，高宗以君理女为皇太子妃，赐爵望蔡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四年，加侍中。五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，侍中如故。其年有疾，舆驾亲临视，九月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诏赠侍中、太子少傅。丧事所须，随由资给。重赠翊左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谥曰贞宪。君理子遵俭早卒，以弟君高子遵礼为嗣。

君理第五叔迈，亦方正有干局，仕梁为尚书金部郎。永定中，累迁中书侍郎。天嘉中，历太仆、廷尉，出为镇东始兴王长史、会稽郡丞，行东扬州事。光大元年，除尚书吏部郎。太建元年，迁为通直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二，赠散骑常侍。

君理第六弟君高，字季高，少知名，性刚直，有吏能。以家门外戚，早居清显，历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舍人、高宗司空府从事中郎、廷尉卿。太建元年，东境大水，百姓饥弊，乃以君高为贞威将军、吴令。寻除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、卫尉卿。出为宣远将军、平南长沙王长史、南海太守，行广州事。以女为王妃，固辞不行，复为卫尉卿。八年，诏授持节、都督广等十八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岭南俚、獠世相攻伐，君高本文吏，无武干，推心抚御，甚得民和。十年，卒于官，时年四十七。赠散骑常侍，谥曰祁子。

王瑒，字子均，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。沈静有器局，美风仪，举止酝藉。梁大同中，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洗马。元帝承制，征为中书侍郎，直殿省，仍掌相府管记。出为东宫内史，迁太子中庶子。丁所生母忧，归于丹阳。江陵陷，梁敬帝承制，除仁威将军、尚书吏部郎中。贞阳侯僭位，以敬帝为太子，授瑒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寻迁长史兼侍中。

高祖入辅，以为司徒左长史。永定元年，迁守五兵尚书。世祖嗣位，授散骑常侍，领太子庶子，侍东宫。迁领左骁骑将军、太子中庶子，常侍、侍中如故。瑒为侍中六载，父冲尝为瑒辞领中庶子，世祖顾谓冲曰：“所以久留瑒于承华，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风法耳。”废帝嗣位，以侍中领左骁骑将军。光大元年，以父忧去职。

高宗即位，太建元年，复除侍中，领左骁骑将军。迁度支尚书，领羽林监。出为信威将军、云麾始兴王长史，行州府事。未行，迁中书令，寻加散骑常侍，除吏部尚书，常侍如故。瑒性宽和，及居选职，务在清静，谨守文案，无所抑扬。寻授尚书右仆射，未拜，加侍中，迁左仆射，参掌选事，侍中如故。瑒兄弟三十余人，居家笃睦，每岁时馈遗，遍及近亲，敦诱诸弟，并禀其规训。太建八年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侍中、特进、护军将军。丧事随所资给。谥曰光子。

瑒第十三弟瑜，字子珪，亦知名，美容仪，早历清显，年三十，官至侍中。永定元年，使于齐，以陈郡袁宪为副，齐以王琳之故，执而囚之。齐文宣帝每行，载死囚以从，齐人呼曰“供御囚”，每有他怒，则召杀之，以快其意。瑜及宪并危殆者数矣，齐仆射杨遵彦悯其无辜，每救护之。天嘉二年还朝，诏复侍中，顷之卒，时年四十。赠本官，谥曰贞子。

陆缮，字士繻，吴郡吴人也。祖惠晓，齐太常卿。父任，梁御史中丞。缮幼有志尚，以雅正知名。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参军。承圣中，授中书侍郎，掌东宫管记。江陵陷，缮微服遁还京师。绍泰元年，除司徒右长史，御史中丞，以父任所终，固辞不就。高祖引缮为司徒司马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领步兵校尉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侍中。永定元年，迁侍中。时留异拥割东阳，新安人向文政与异连结，因据本郡，朝廷以缮为贞威将军、新安太守。

世祖嗣位，征为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掌东宫管记。缮仪表端丽，进退闲雅，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。其趋步蹑履，皆令习缮规矩。除尚书吏部郎中，步兵如故，仍侍东宫。陈宝应平后，出为贞毅将军、建安太守。秩满，为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，犹以父之所终，固辞，不许，乃权换廨宇徙居之。

太建初，迁度支尚书、侍中、太子詹事，行东宫事，领扬州大中正。及太子亲莅庶政，解行事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加侍中。迁尚书右仆射，寻迁左仆射，参掌选事，侍中如故。更为尚书仆射，领前将军。重授左仆射，领扬州大中正，别敕令与徐陵等七人参议政事。十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赠侍中、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安子。太子以缮东宫旧臣，特赐祖奠。

缮子辩惠，年数岁，诏引入殿内，辩惠应对进止有父风，高宗因赐名辩惠，字敬仁云。

缮兄子见贤，亦方雅，高宗为扬州牧，乃以为治中从事史，深被知遇。历给事黄门侍郎，长沙、鄱阳二王长史，带寻阳太守，少府卿。太建十年卒，时年五十。赠廷尉卿，谥曰平子。

史臣曰：夫衣冠雅道，廊庙嘉猷，谅以操履敦修，局宇详正。经曰“容止可观”，《诗》言“其仪罔忒”，彼三子者，其有斯风焉。

卷十八

周弘正弟弘直弘直子确袁宪

周弘正，字思行，汝南安城人，晋光禄大夫顗之九世孙也。祖颙，齐中书侍郎，领著作。父宝始，梁司徒祭酒。弘正幼孤，及弟弘让、弘直，俱为伯父侍中护军舍所养。年十岁，通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，舍每与谈论，辄异之，曰：“观汝神情颖悟，清理警发，后世知名，当出吾右。”河东裴子野深相赏纳，请以女妻之。十五，召补国子生，仍于国学讲《周易》，诸生传习其义。以季春入学，孟冬应举，学习以其日浅，弗之许焉。博士到洽议曰：“周郎年未弱冠，便自讲一经，虽曰诸生，实堪师表，无俟策试。”起家梁太学博士。晋安王为丹阳尹，引为主簿。出为鄴令，丁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历曲阿、安吉令。普通中，初置司文义郎，直寿光省，以弘正为司文义侍郎。

中大通三年，梁昭明太子薨，其嗣华容公不得立，乃以晋安王为皇太子，弘正乃奏记曰：

窃闻撝谦之象，起于羲、轩爻画，揖让之源，生于尧、舜禅受，其来尚矣，可得而详焉。夫以庙堂、汾水，殊途而同归，稷、契、巢、许，异名而一贯，出者称为元首，处者谓之外臣，莫不内外相资，表里成治，斯盖万代同规，百王不易者也。暨于三王之世，浸以陵夷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。乃至七国争雄，刘项竞逐，皇汉扇其俗，有晋扬其波，谦让之道废，多历年所矣。夫文质递变，浇淳相革，还朴反古，今也其时。

伏惟明大王殿下，天挺将圣，聪明神武，百辟冠冕，四海归仁。是以皇上发德音，下明诏，以大王为国之储副，乃天下之本焉。虽复夏启、周诵，汉储、魏两，此数君者，安足为大王道哉。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，执子臧大贤之节，逃玉舆而弗乘，弃万乘如脱屣，庶改浇亮之俗，以大吴国之风。古有其人，今闻其语，能行之者，非殿下而谁？能使无为之化，复兴于邃古，让王之道，不坠于来叶，岂不盛欤！岂不盛欤！

弘正陋学书生，义惭稽古，家自汝、颍，世传忠烈，先人决曹掾燕抗辞九谏，高节万乘，正色三府，虽盛德之业将绝，而狂直之风未坠。是以敢布腹心，肆其愚瞽。如使刍言野说，少陈于听览，纵复委身烹鼎之下，绝命肺石之上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

其抗直守正，皆此类也。

累迁国子博士。时于城西立士林馆，弘正居以讲授，听者倾朝野焉。弘正启梁武帝《周易》疑义五十条，又请释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二系》曰：“臣闻《易》称立以尽意，系辞以尽言，然后知圣人之情，几可见矣。自非含微体极，尽化穷神，岂能通志成务，探赜致远。而宣尼比之桎梏，绝韦编于漆字，轩辕之所听莹，遗玄珠于赤水。伏惟陛下一日万机，匪劳神于瞬息，凝心妙本，常自得于天真，圣智无以隐其几深，明神无以沦其不测。至若爻画之苞于《六经》，文辞之穷于《两系》，名儒剧谈以历载，鸿生抵掌以终年，莫有试游其藩，未尝一见其涖。自制旨降谈，裁成《易》道，析至微于秋毫，涣曾冰于幽谷。臣亲承音旨，职司宣授，后进洗洗，不无传业。但《乾》、《坤》之蕴未剖，《系》表之妙莫诠，使一经深致，尚多所惑。臣不涯庸浅，轻率短陋，谨与受业诸生清河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，于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二系》、《象》、《爻》未启，伏愿听览之闲，曲垂提训，得使微臣钻仰，成其笃习，后昆好事，专门有奉。自惟多幸，欢沐道于尧年，肄业终身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天尊不闻，而冒陈请，冰谷置怀，罔识攸厝。”诏答曰：“设《卦》观象，事远文高，作《系》表言，辞深理奥，东鲁绝编之思，西伯幽忧之作，事逾三古，人更七圣，自商瞿禀承，子庸传授，篇简湮没，岁月辽远。田生表菑川之誉，梁丘擅琅邪之学，代郡范生，山阳王氏，人藏荆山之宝，各尽玄言之趣，说或去取，意有详略。近搢绅之学，咸有稽疑，随答所问，已具别解。知与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须释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文言》及《二系》，万机小暇，试当讨论。”

弘正博物知玄象，善占候。大同末，尝谓弟弘让曰：“国家厄运，数年当有兵起，吾与汝不知何所逃之。”及梁武帝纳侯景，弘正谓弘让曰：“乱阶此矣。”京城陷，弘直为衡阳内史，元帝在江陵，遗弘直书曰：“适有都信，贤兄博士平安。但京师搢绅，无不附逆，王克己为家臣，陆缅身充卒伍，唯有周生，确乎不拔。言及西军，潺湲掩泪，恒思吾至，如望岁焉，松柏后凋，一人而已。”王僧辩之讨侯景也，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，僧辩得之甚喜，即日启元帝，元帝手书与弘正曰：“獯丑逆乱，寒暑亟离，海内相识，零落略尽。韩非之智，不免秦狱，刘歆之学，犹弊亡新，音尘不嗣，每以耿灼。常欲访山东而寻子云，问关西而求伯起，遇有今信，力附相闻，迟比来邮，慰其延伫。”仍遣使迎之，谓朝士曰：“晋氏平吴，喜获二陆，今我破贼，亦得两周，今古一时，足为连类。”及弘正至，礼数甚优，朝臣无与比者。授黄门侍郎，直侍中省。俄迁左民尚书，寻加散骑常侍。

元帝尝著《金楼子》，曰：“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，隐士重华阳陶贞白，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，其于义理，清转无穷，亦一时之名士也。”及侯景平，僧辩启送秘书图籍，敕弘正雠校。

时朝议迁都，朝士家在荆州者，皆不欲迁，唯弘正与仆射王褒言于元帝曰：“若束脩以上诸士大夫微见古今者，知帝王所都本无定处，无所与疑。至如黔首万姓，若未见舆驾入建鄴，谓是列国诸王，未名天子。今宜赴百姓之心，从四海之望。”时荆陕人士咸云王、周皆是东人，志愿东下，恐非良计。弘正面折之曰：“若东人劝东，谓为非计，君等西人欲西，岂成良策？”元帝乃大笑之，竟不还都。

及江陵陷，弘正遁围而出，归于京师，敬帝以为大司马王僧辩长史，行扬州事。太平元年，授侍中，领国子祭酒，迁太常卿、都官尚书。高祖受禅，授太子詹事。天嘉元年，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往长安迎高宗。三年，自周还，诏授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领慈训太仆。废帝嗣位，领都官尚书，总知五礼事。仍授太傅长史，加明威将军。高宗即位，迁特进，重领国子祭酒，豫州大中正，加扶。太建五年，授尚书右仆射，祭酒、中正如故。寻敕侍东宫讲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太子以弘正朝廷旧臣，德望素重，于是降情屈礼，横经请益，有师资之敬焉。

弘正特善玄言，兼明释典，虽硕学名僧，莫不请质疑滞。六年，卒于官，时年七十九。诏曰：“追远褒德，抑有恒规。故尚书右仆射、领国子祭酒、豫州大中正弘正，识宇凝深，艺业通备，辞林义府，国老民宗，道映庠门，望高礼阁，卒然殒殁，朕用恻然。可赠侍中、中书监，丧事所须，量加资给。”便出临哭。谥曰简子。所著《周易讲疏》十六卷，《论语疏》十一卷，《庄子疏》八卷，《老子疏》五卷，《孝经疏》两卷，《集》二十卷，行于世。子坟，官至吏部郎。

弘正二弟：弘让，弘直。弘让性简素，博学多通，天嘉初，以白衣领太常卿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

弘直字思方，幼而聪敏。解褐梁太学博士，稍迁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，与东海鲍泉、南阳宗懔、平原刘缓、沛郡刘□同掌书记。入为尚书仪曹郎。湘东王出镇江、荆二州，累除录事咨议参军，带柴桑、当阳二县令。及梁元帝承制，授假节、英果将军、世子长史。寻除智武将军、衡阳内史。迁贞毅将军、平南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行湘州府州事，湘滨县侯，邑六百户。历邵陵、零陵太守、云麾将军、昌州刺史。王琳之举兵也，弘直在湘州，琳败，乃还朝。天嘉中，历国子博士、庐陵王长史、尚书左丞、领羽林监、中散大夫、秘书监，掌国史。迁太常卿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

太建七年，遇疾且卒，乃遗疏敕其家曰：“吾今年已来，筋力减耗，可谓衰矣，而好生之情，曾不自觉，唯务行乐，不知老之将至。今时制云及，将同朝露，七十余年，颇经称足，启手告全，差无遗憾。气绝已后，便买市中见材，材必须小形者，使易提挈。敛以时服，古人通制，但下见先人，必须备礼，可著单衣裙衫故履。既应侍养，宜备纷□兑，或逢善友，又须香烟，棺内唯安白布手巾、粗香炉而已，其外一无所用。”卒于家，时年七十六。有集二十卷。子确。

确字士潜，美容仪，宽大有行检，博涉经史，笃好玄言，世父弘正特所钟爱。解褐梁太学博士、司徒祭酒、晋安王主簿。高祖受禅，除尚书殿中郎，累迁安成王限内记室。高宗即位，授东宫通事舍人，丁母忧，去职。及欧阳纥平，起为中书舍人，命于广州慰劳，服阕，为太常卿。历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左丞、太子家令，以父忧去职。寻起为贞威将军、吴令，确固辞不之官。至德元年，授太子左卫率、中书舍人，迁散骑常侍，加贞威将军、信州南平王府长史，行扬州事，为政平允，称为良吏。迁都官尚书。祯明初，遭疾、卒于官，时年五十九。诏赠散骑常侍、太常卿，官给丧事。

袁宪，字德章，尚书左仆射枢之弟也。幼聪敏，好学，有雅量。梁武帝修建庠序，别开五馆，其一馆在宪宅西，宪常招引诸生，与之谈论，每有新议，出人意表，同辈咸嗟服焉。

大同八年，武帝撰《孔子正言章句》，诏下国学，宣制旨义。宪时年十四，被召为国子《正言》生，谒祭酒到溉，溉目而送之，爱其神彩。在学一岁，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：“贤子今兹欲策试不？”君正曰：“经义犹浅，未敢令试。”居数日，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，会弘正将登讲坐，弟子毕集，乃延宪入室，授以麈尾，令宪树义。时谢岐、何妥在坐，弘正谓曰：“二贤虽穷奥赜，得无憊此后进生耶！”何、谢于是递起义端，深极理致，宪与往复数番，酬对闲敏。弘正谓妥曰：“恣卿所问，勿以童稚相期。”时学众满堂，观者重沓，而宪神色自若，辩论有馀。弘正请起数难，终不能屈，因告文豪曰：“卿还咨袁吴郡，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。”时生徒对策，多行贿赂，文豪请具束脩，君正曰：“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耶？”学司衔之。及宪试，争起剧难，宪随问抗答，剖析如流，到溉顾宪曰：“袁君正其有后矣。”及君正将之吴郡，溉祖道于征虏亭，谓君正曰：“昨策生萧敏孙、徐孝克，非不解义，至于风神器局，去贤子远矣。”寻举高第。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，即梁简文之女也。

大同元年，释褐秘书郎。太清二年，迁太子舍人。侯景寇逆，宪东之吴郡，寻丁父忧，哀毁过礼。敬帝承制，征授尚书殿中郎。高祖作相，除司徒户曹。永定元年，授中书侍郎，兼散骑常侍。与黄门侍郎王瑜使齐，数年不遣，天嘉初乃还。四年，诏复中书侍郎，直侍中省。太建元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仍知太常事。二年，转尚书吏部侍郎，寻除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三年，迁御史中丞，领羽林监。时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，逼取人马，宪依事劾奏，叔英由是坐免黜，自是朝野皆严惮焉。

宪详练朝章，尤明听断，至有狱情未尽而有司具法者，即伺闲暇，常为上言之，其所申理者甚众。尝陪宴承香阁，宾退之后，高宗留宪与卫尉樊俊徙席山亭，谈宴终日。高宗目宪而谓俊曰“袁家故为有人”，其见重如此。

五年，入为侍中。六年，除吴郡太守，以父任固辞不拜，改授明威将军、南康内史。九年，秩满，除散骑常侍，兼吏部尚书，寻而为真。宪以久居清显，累表自求解任。高宗曰：“诸人在职，屡有谤书。卿处事已多，可谓清白，别相甄录，且勿致辞。”十三年，迁右仆射，参掌选事。先是宪兄长简懿子为左仆射，至是宪为右仆射，台省内目简懿为大仆射，宪为小仆射，朝廷荣之。

及高宗不豫，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。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，宪指麾部分，预有力焉。后主被疮病笃，执宪手曰：“我儿尚幼，后事委卿。”宪曰：“群情喁喁，冀圣躬康复，后事之旨，未敢奉诏。”以功封建安县伯，邑四百户，领太子中庶子，馀并如故。寻除侍中、信威将军、太子詹事。

至德元年，太子加元服，二年，行释奠之礼，宪于是表请解职，后主不许，给扶二人，进号云麾将军，置佐史。皇太子颇不率典训，宪手表陈谏凡十条，皆援引古今，言辞切直，太子虽外示容纳，而心无悛改。后主欲立宠姬张贵妃子始安王为嗣，尝从容言之，吏部尚书蔡徵顺旨称赏，宪厉色折之曰：“皇太子国家储嗣，亿兆宅心。卿是何人，轻言废立！”夏，竟废太子为吴兴王。后主知宪有规谏之事，叹曰“袁德章实骨鲠之臣”，即日诏为尚书仆射。

祯明三年，隋军来伐，隋将贺若弼进烧宫城北掖门，宫卫皆散走，朝士稍各引去，惟宪卫侍左右。后主谓宪曰：“我从来待卿不先余人，今日见卿，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。”后主遽将避匿，宪正色曰：“北兵之入，必无所犯，大事如此，陛下安之。臣愿陛下正衣冠，御前殿，依梁武见侯景故事。”后主不从，因下榻驰去。宪从后堂景阳殿入，后主投下井中，宪拜哭而出。

京城陷，入于隋，隋授使持节、昌州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昌州刺史。开皇十四年，诏授晋王府长史。十八年卒，时年七十。赠大将军，安城郡公，谥曰简。长子承家，仕隋至秘书丞、国子司业。

史臣曰：梁元帝称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，信哉斯言也！观其雅量标举，尤善玄言，亦一代之国师矣。袁宪风格整峻，徇义履道。韩子称为人臣委质，心无有二。宪弗渝始终，良可嘉焉。

卷十九

裴忌孙瑒

裴忌，字无畏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髦，梁中散大夫。父之平，倜傥有志略，召补文德主帅。梁普通中众军北伐，之平随都督夏侯亶克定涡、潼，以功封费县侯。会衡州部民相聚寇抄，诏以之平为假节、超武将军、都督衡州五郡征讨诸军事。及之平至，即皆平殄，梁武帝甚嘉赏之。元帝承圣中，累迁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晋陵太守。世祖即位，除光禄大夫，慈训宫卫尉，并不就，乃筑山穿池，植以卉木，居处其中，有终焉之志。天康元年卒，赠仁威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谥曰僖子。

忌少聪敏，有识量，颇涉史传，为当时所称。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参军。侯景之乱，忌招集勇力，随高祖征讨，累功为宁远将军。及高祖诛王僧辩，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，高祖遣黄他率众攻之，僧智出兵于西昌门拒战，他与相持，不能克。高祖谓忌曰：“三吴奥壤，旧称饶沃，虽凶荒之余，犹为殷盛，而今贼徒扇聚，天下摇心，非公无以定之，宜善思其策。”忌乃勒部下精兵，轻行倍道，自钱塘直趣吴郡，夜至城下，鼓噪薄之。僧智疑大军至，轻舟奔杜龛，忌入据其郡。高祖嘉之，表授吴郡太守。

高祖受禅，征为左卫将军。天嘉初，出为持节、南康内史。时义安太守张绍宾据郡反，世祖以忌为持节、都督岭北诸军事，率众讨平之。还除散骑常侍、司徒左长史。五年，授云麾将军、卫尉卿，封东兴县侯，邑六百户。及华皎称兵上流，高宗时为录尚书辅政，尽命众军出讨，委忌总知中外城防诸军事。及皎平，高宗即位，太建元年，授东阳太守，改封乐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四年，入为太府卿。五年，转都官尚书。

吴明彻督众军北伐，诏忌以本官监明彻军。淮南平，授军师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忌善于绥抚，甚得民和。改授使持节、都督谯州诸军事、谯州刺史。未及之官，会明彻受诏进讨彭、汴，以忌为都督，与明彻犄角俱进。吕梁军败，陷于周，周授上开府。隋开皇十四年，卒于长安，时年七十三。

孙瑒，字德琰，吴郡吴人也。祖文惠，齐越骑校尉、清远太守。父循道，梁中散大夫，以雅素知名。瑒少倜傥，好谋略，博涉经史，尤便书翰。起家梁轻车临川嗣王行参军，累迁为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参军事。王出镇郢州，瑒尽室随府，甚被赏遇。太清之难，授假节、宣猛将军、军主。王僧辩之讨侯景也，王琳为前军，琳与瑒同门，乃表荐为戎昭将军、宜都太守，仍从僧辩救徐文盛于武昌。会郢州陷，乃留军镇巴陵，修战守之备。俄而侯景兵至，日夜攻围，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战，贼众奔退。瑒从大军沿流而下，及克姑熟，瑒力战有功，除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富阳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寻受假节、雄信将军、衡阳内史，未及之官，仍迁衡州平南府司马。破黄洞蛮贼有功，除东莞太守，行广州刺史。寻除智武将军，监湘州事。敬帝嗣位，授持节、仁威将军、巴州刺史。

高祖受禅，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，征瑒为太府卿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及王琳入寇，以瑒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郢、荆、巴、武、湘五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总留府之任。周遣大将史宁率众四万，乘虚奄至，瑒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，所失军民男女三千馀口。周军又起土山高梯，日夜攻逼，因风纵火，烧其内城南面五十馀楼。时瑒兵不满千人，乘城拒守，瑒亲自抚巡，行酒赋食，士卒皆为之用命。周人苦攻不能克，乃矫授瑒柱国、郢州刺史，封万户郡公。瑒伪许以缓之，而潜修战具，楼雉器械，一朝严设，周人甚惮焉。及闻大军败王琳，乘胜而进，周兵乃解。瑒于是尽有中流之地，集其将士而谓之曰：“吾与王公陈力协义，同奖梁室，亦已勤矣。今时事如此，天可违乎！”遂遣使奉表诣阙。

天嘉元年，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，封定襄县侯，邑一千户。瑒怀不自安，乃固请入朝，征为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。未拜，而世祖从容谓瑒曰：“昔硃买臣愿为本郡，卿岂有意乎？”仍改授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给鼓吹一部。及将之镇，乘舆幸近畿饯送，乡里荣之。秩满，征拜散骑常侍、中护军，鼓吹如故。留异之反东阳，诏瑒督舟师进讨。异平，迁镇右将军，常侍、鼓吹并如故。顷之，出为使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建安太守。光大中，以公事免，寻起为通直散骑常侍。

高宗即位，以瑒功名素著，深委任焉。太建四年，授都督荆、信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出镇公安。瑒增修城池，怀服边远，为邻境所惮。居职六年，又以事免，更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及吴明彻军败吕梁，授使持节、督缘江水陆诸军事、镇西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寻授散骑常侍、都督荆、郢、巴、武、湘五州诸军事、郢州刺史，持节、将军、鼓吹并如故。十二年，坐疆场交通抵罪。

后主嗣位，复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兼起部尚书。寻除中护军，复爵邑，入为度支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俄加散骑常侍，迁侍中、祠部尚书。后主频幸其第，及著诗赋述勋德之美，展君臣之意焉。又为五兵尚书，领右军将军，侍中如故。以年老累乞骸骨，优诏不许。祯明元年卒官，时年七十二。后主临哭尽哀，赠护军将军，侍中如故，给鼓吹一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量加资给，谥曰桓子。

瑒事亲以孝闻，于诸弟甚笃睦。性通泰，有财物散之亲友。其自居处，颇失于奢豪，庭院穿筑，极林泉之致，歌钟舞女，当世罕俦，宾客填门，轩盖不绝。及出镇郢州，乃合十馀船为大舫，于中立亭池，植荷芰，每良辰美景，宾僚并集，泛长江而置酒，亦一时之胜赏焉。常于山斋设讲肆，集玄儒之士，冬夏资奉，为学者所称。而处已率易，不以名位骄物。时兴皇寺朗法师该通释典，瑒每造讲筵，时有抗论，法侣莫不倾心。又巧思过人，为起部尚书，军国器械，多所创立。有鉴识，男女婚姻，皆择素贵。及卒，尚书令江总为其志铭，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，遣左民尚书蔡徵宣敕就宅镌之。其词曰：“秋风动竹，烟水惊波。几人樵径，何处山阿？今时日月，宿昔绮罗。天长路远，地久云多。功臣未勒，此意如何。”时论以为荣。瑒二十一子，咸有父风。世子让，早卒。第二子训，颇知名，历临湘令，直阁将军、高唐太守。陈亡入隋。

史臣曰：在梁之季，寇贼实繁，高祖建义杖旗，将宁区夏，裴忌早识攀附，每预戎麾，摧锋却敌，立功者数矣。孙瑒有文武干略。见知时主，及行军用兵，师司马之法，至于战胜攻取，屡著勋庸，加以好施接物，士咸慕向。然性不循恒，频以罪免，盖亦陈汤之徒焉。

卷二十

徐陵子俭份仪弟孝克

徐陵，字孝穆，东海郳人也。祖超之，齐郁林太守，梁员外散骑常侍。父摛，梁戎昭将军、太子左卫率，赠侍中、太子詹事，谥贞子。母臧氏，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，集左肩上，已而诞陵焉。时宝志上人者，世称其有道，陵年数岁，家人携以候之，宝志手摩其顶，曰：“天上石麒麟也。”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，谓之颜回。八岁能属文，十二通《庄》、《老》义。既长，博涉史籍，纵横有口辩。

梁普通二年，晋安王为平西将军、宁蛮校尉，父擒为王咨议，王又引陵参宁蛮府军事。中大通三年，王立为皇太子，东宫置学士，陵充其选。稍迁尚书度支郎。出为上虞令，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，风闻劾陵在县赃污，因坐免。久之，起为南平王府行参军，迁通直散骑侍郎。梁简文在东宫撰《长春殿义记》，使陵为序。又令于少傅府述所制《庄子义》。寻迁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。

太清二年，兼通直散骑常侍。使魏，魏人授馆宴宾。是日甚热，其主客魏收嘲陵曰：“今日之热，当由徐常侍来。”陵即答曰：“昔王肃至此，为魏始制礼仪；今我来聘，使卿复知寒暑。”收大惭。

及侯景寇京师，陵父擒先在围城之内，陵不奉家信，便蔬食布衣，若居忧恤。会齐受魏禅，梁元帝承制于江陵，复通使于齐。陵累求复命，终拘留不遣，陵乃致书于仆射杨遵彦曰：

夫一言所感，凝晖照于鲁阳，一志冥通，飞泉涌于疏勒，况复元首康哉，股肱良哉，邻国相闻，风教相期者也！天道穷剥，钟乱本朝，情计驰惶，公私哽惧，而骸骨之请，徒淹岁寒，颠沛之祈，空盈卷轴，是所不图也，非所仰望也。

执事不闻之乎：昔分鰲命勳之世，观河拜洛之年，则有日乌流灾，风禽骋暴，天倾西北，地缺东南，盛旱坼三川，长波含五岳。我大梁应金图而有亢，纂玉镜而犹屯。何则？圣人不能为时，斯固穷通之恒理也。至如荆州刺史湘东王，机神之本，无寄名言，陶铸之余，犹为尧、舜，虽复六代之舞，陈于总章，九州之歌，登于司乐，虞夔拊石，晋旷调钟，未足颂此英声，无以宣其盛德者也。若使郊禋楚翼，宁非祀夏之君，戡定艰难，便是匡周之霸，岂徒幽王徙雍，期月为都，姚帝迁河，周年成邑。方今越常藐藐，驯雉北飞，肃纪茫茫，风牛南偃，吾君之子，含识知归，而答旨云何所投身，斯其未喻一也。

又晋熙等郡，皆入贵朝，去我寻阳，经途何几。至于铛铛晓漏，的的宵烽，隔溱浦而相闻，临高台而可望。泉流宝碗，遥忆湓城，峰号香炉，依然庐岳。日者鄱阳嗣王治兵汇派，屯戍沦波，朝夕笺书，春秋方物，吾无从以蹶躅，彼何路而齐轡。岂其然乎？斯不然矣。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国，郢中上客，云聚魏都，鄴下名卿，风驰江浦，岂卢龙之径于彼新开，铜驼之街于我长闭？何彼途甚易，非劳于五丁，我路为难，如登于九折？地不私载，何其爽欤？而答旨云还路无从，斯所未喻二也。

晋熙、庐江、义阳、安陆，皆云款附，非复危邦，计彼中途，便当静晏，自斯以北，桴鼓不鸣，自此以南，封疆未壹。如其境外，脱殒轻躯，幸非边吏之差，何在匹夫之命。又此宾游，通无货殖，忝非韩起聘郑，私买玉环，吴札过徐，躬要宝剑。由来宴锡，凡厥囊装，行役淹留，皆已虚罄，散有限之微财，供无期之久客，斯可知矣。且据图刎首，愚者不为，运斧全身，庸流所鉴。何则？生轻一发，自重千钧，不以贾盗明矣。骨肉不任充鼎俎，皮毛不足入货财，盗有道焉，吾无忧矣。又公家遣使，脱有资须，本朝非隆平之时，游客岂皇华之势。轻装独宿，非劳聚橐之仪，微骑闲行，宁望轺轩之礼。归人将从，私具驴骡，缘道亭邮，唯希蔬粟。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，遣之有费于官司，或以颠沛为言，或云装资可惧，固非通论，皆是外篇。斯所未喻三也。

又若以吾徒应还侯景，侯景凶逆，歼我国家，天下含灵，人怀愤厉，既不获投身社稷，卫难乘舆，四冢磔蚩尤，千刀剗王莽，安所谓俯首顿膝，归奉寇仇，珮弭腰鞬，为其阜隶？日者通和，方敦曩睦，凶人狙诈，遂骇狼心，颇疑宋万之诛，弥惧荀幹之请，所以奔蹄劲角，专恣凭陵，凡我行人，偏膺仇憾。政复俎筋醢骨，抽舌探肝，于彼凶情，犹当未雪，海内之所知也，君侯之所具焉。又闻本朝公主，都人士女，风行雨散，东播西流，京邑丘墟，奸蓬萧瑟，偃师还望，咸为草莱，霸陵回首，俱沾霜露，此又君之所知也。彼以何义，争免寇仇？我以何亲，争归委质？昔钜平贵将，悬重于陆公，叔向名流，深知于骀蔑。吾虽不敏，常慕前修，不图明庶有怀，翻其以此量物。昔魏氏将亡，群凶挺争，诸贤戮力，想得其朋。为葛荣之党邪？为邢杲之徒邪？如曰不然，斯所未喻四也。

假使吾徒还为凶党，侯景生于赵代，家自幽恒，居则台司，行为连率，山川形势，军国彝章，不劳请箸为筹，便当屈指能算。景以逋逃小丑，羊豕同群，身寓江皋，家留河朔，春春井井，如鬼如神。其不然乎？抑又君之所知也。且夫宫闱秘事，并若云霄，英俊訏谟，宁非帷幄，或阳惊以定策，或焚藁而奏书，朝廷之士，犹难参预，羁旅之人，何阶耳目。至于礼乐沿革，刑政宽猛，则讴歌已远，万舞成风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安在摇其牙齿，为间谍者哉？若谓复命西朝，终奔东虏，虽齐、梁有隔，尉候奚殊？岂以河曲之难浮，而曰江关之可济？河桥马度，宁非宋典之奸？关路鸡鸣，皆曰田文之客。何其通蔽，乃尔相妨？斯所未喻五也。

又兵交使在，虽著前经，傥同徇仆之尤，追肆寒山之怒，则凡诸元帅，并释縲囚，爰及偏裨，同无翦馘。乃至钟仪见赦，朋笑遵途，襄老蒙归，《虞歌》引路。吾等张拭玉，修好寻盟，涉泗之与浮河，郊劳至于赠贿，公恩既被，宾敬无违，今者何愆，翻蒙贬责？若以此为言，斯所未喻六也。

若曰妖氛永久，丧乱悠然，哀我奔波，存其形魄，固已铭兹厚德，戴此洪恩，譬渤澥而俱深，方嵩、华而犹重。但山梁饮啄，非有意于笼樊，江海飞浮，本无情于钟鼓。况吾等营魂已谢，余息空留，悲默为生，何能支久，是则虽蒙养护，更天天年。若以此为言，斯所未喻七也。

若云逆竖歼夷，当听反命，高轩继路，飞盖相随，未解其言，何能善谑？夫屯亨治乱，岂有意于前期。谢常侍今年五十有一，吾今年四十有四，介已知命，宾又杖乡，计彼侯生，肩随而已。岂银台之要，彼未从师，金灶之方，吾知其决，政恐南阳菊水，竟不延龄，东海桑田，无由可望。若以此为言，斯所未喻八也。

足下清襟胜托，书囿文林，凡自洪荒，终乎幽、厉，如吾今日，宁有其人，爰至《春秋》，微宜商略。夫宗姬殄坠，霸道昏凶，或执政之多门，或陪臣之凉德，故臧孙有礼，翻囚与国之宾，周伯无愆，空怒天王之使，迁箕卿于两馆，縶驥子于三年。斯匪贪乱之风邪？宁当今之高例也？至于双嶠旦帝，四海争雄，或构赵而侵燕，或连韩而谋魏，身求盟于楚殿，躬夺璧于秦庭，输宝鼎以托齐王，驰安车而诱梁客。其外膏脣贩舌，分路扬镳，无罪无辜，如兄如弟。逮乎中阳受命，天下同规，巡省诸华，无闻幽辱。及三方之霸也，孙甘言以斌媚，曹屈诈以羁縻，旃轸岁到于句吴，冠盖年驰于庸蜀，则客嘲殊险，宾戏已深，共尽游谈，谁云猜忤，若使搜求故实，脱有前踪，恐是叔世之奸谋，而非为邦之胜略也。

抑又闻之，云师火帝，浇淳乃异其风，龙跃麟惊，王霸虽殊其道，莫不崇君亲以铭物，敦敬养以治民，预有邦司，曾无隆替。吾奉违温清，仍属乱离，寇虏猖狂，公私播越。萧轩靡御，王舫谁持？瞻望乡关，何心天地？自非生凭廩竹，源出空桑，行路含情，犹其相愍。常谓择官而仕，非曰孝家，择事而趋，非云忠国。况乎钦承有道，骖驾前王，郎吏明经，鸛鸛知礼，巡省方化，咸问高年，东序西胶，皆尊耆耄。吾以圭璋玉帛，通聘来朝，属世道之屯期，钟生民之否运，兼年累载，无申元直之祈，衔泣吞声，长对公间之怒，情礼之诉，将同逆鳞，忠孝之言，皆应齟舌，是所不图也，非所仰望也。

且天伦之爱，何得忘怀？妻子之情，谁能无累？夫以清河公主之贵，余姚书佐之家，莫限高卑，皆被驱略。自东南丑虏，抄贩饥民，台署郎官，俱馁墙壁，况吾生离死别，多历暄寒，孀室婴儿，何可言念。如得身还乡土，躬自推求，犹冀提携，俱免凶虐。

夫四聪不达，华阳君所谓乱臣，百姓无冤，孙叔敖称为良相。足下高才重誉，参赞经纶，非豹非貔，闻《诗》闻《礼》，而中朝大议，曾未矜论，清禁嘉谋，安能相及，谔谔非周舍，容容类胡广，何其无诤臣哉？岁月如流，平生何几，晨看旅雁，心赴江、淮，昏望牵牛，情驰扬、越，朝干悲而掩泣，夜万绪而回肠，不自知其为生，不自知其为死也。足下素挺词锋，兼长理窟，匡丞相解颐之说，乐令君清耳之谈，向所咨疑，谁能晓喻。若鄙言为谬，来旨必通，分请灰钉，甘从斧钁，何但规规默默，齟舌低头而已哉。若一理存焉，犹希矜眷，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，足赵、魏之黄尘，加幽、并之片骨，遂使东平拱树，长怀向汉之悲，西洛孤坟，恒表思乡之梦。干祈以屡，哽恻增深。

遵彦竟不报书。及江陵陷，齐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嗣，乃遣陵随还。太尉王僧辩初拒境不纳，渊明往复致书，皆陵词也。及渊明之入，僧辩得陵大喜，接待馈遗，其礼甚优。以陵为尚书吏部郎，掌诏诰。其年高祖率兵诛僧辩，仍进讨韦载。时任约、徐嗣徽乘虚袭石头，陵感僧辩旧恩，乃往赴约。及约等平，高祖释陵不问。寻以为贞威将军、尚书左丞。

绍泰二年，又使于齐，还除给事黄门侍郎、秘书监。高祖受禅，加散骑常侍，左丞如故。天嘉初，除太府卿。四年，迁五兵尚书，领大著作。六年，除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。时安成王顼为司空，以帝弟之尊，势倾朝野。直兵鲍僧叡假王威权，抑塞辞讼，大臣莫敢言者。陵闻之，乃为奏弹，导从南台官属，引奏案而入。世祖见陵服章严肃，若不可犯，为敛容正坐。陵进读奏版时，安成王殿上侍立，仰视世祖，流汗失色。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，遂劾免侍中、中书监。自此朝廷肃然。

天康元年，迁吏部尚书，领大著作。陵以梁末以来，选授多失其所，于是提举纲维，综核名实。时有冒进求官，喧竞不已者，陵乃为书宣示曰：“自古吏部尚书者，品藻人伦，简其才能，寻其门胄，逐其大小，量其官爵。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，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，尔时丧乱，无复典章，故使官方，穷此纷杂。永定之时，圣朝草创，干戈未息，亦无条序。府库空虚，赏赐匮乏，白银难得，黄札易营，权以官阶，代于钱绢，义存抚接，无计多少，致令员外、常侍，路上比肩，咨议、参军，市中无数，岂是朝章，应其如此？今衣冠礼乐，日富年华，何可犹作旧意，非理望也。所见诸君，多逾本分，犹言大屈，未喻高怀。若问梁朝殊领军异亦为卿相，此不逾其本分邪？此是天子所拔，非关选序。梁武帝云‘世间人言有目色，我特不目色范曄’。宋文帝亦云‘人世岂无运命，每有好官缺，辄忆羊玄保’。此则清阶显职，不由选也。秦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，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丞相，此复可为例邪？既忝衡流，应须粉墨。所望诸贤，深明鄙意。”自是众咸服焉。时论比之毛玠。

废帝即位，高宗入辅，谋黜异志者，引陵预其议。高宗纂历，封建昌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太建元年，除尚书右仆射。三年，迁尚书左仆射，陵抗表推周弘正、王劼等，高宗召陵入内殿，曰：“卿何为固辞此职而举人乎？”陵曰：“周弘正从陛下西还，旧藩长史，王劼太平相府长史，张种帝乡贤戚，若选贤与旧，臣宜居后。”固辞累日，高宗苦属之，陵乃奉诏。

及朝议北伐，高宗曰：“朕意已决，卿可举元帅。”众议咸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，共署推之。陵独曰：“不然。吴明彻家在淮左，悉彼风俗，将略人才，当今亦无过者。”于是争论累日不能决。都官尚书裴忌曰：“臣同徐仆射。”陵应声曰：“非但明彻良将，裴忌即良副也。”是日，诏明彻为大都督，令忌监军事，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。高宗因置酒，举杯属陵曰：“赏卿知人。”陵避席对曰：“定策出自圣衷，非臣之力也。”其年加侍中，余并如故。七年，领国子祭酒、南徐州大中正。以公事免侍中、仆射。寻加侍中，给扶，又除领军将军。八年，加翊右将军、太子詹事，置佐史。俄迁右光禄大夫，余并如故。十年，重为领军将军。寻迁安右将军、丹阳尹。十三年，为中书监，领太子詹事，给鼓吹一部，侍中、将军、右光禄、中正如故。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，高宗亦优礼之，乃诏将作为造大斋，令陵就第摄事。

后主即位，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，余如故。至德元年卒，时年七十七。诏曰：“慎终有典，抑乃旧章，令德可甄，谅宜追远。侍中、安右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、南徐州大中正建昌县开国侯陵，弱龄学尚，登朝秀颖，业高名辈，文曰词宗。朕近岁承华，特相引狎，虽多卧疾，方期克壮，奄然殒逝，震悼于怀。可赠镇右将军、特进，其侍中、左光禄、鼓吹、侯如故，并出举哀，丧事所须，量加资给。谥曰章。”

陵器局深远，容止可观，性又清简，无所营树，禄俸与亲族共之。太建中，食建昌邑，邑户送米至于水次，陵亲戚有贫匮者，皆令取之，数日便尽，陵家寻致乏绝。府僚怪而问其故，陵云：“我有车牛衣裳可卖，余家有可卖不？”其周给如此。少而崇信释教，经论多所精解。后主在东宫，令陵讲大品经，义学名僧，自远云集，每讲筵商较，四座莫能与抗。目有青睛，时人以为聪惠之相也。自有陈创业，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，皆陵所制，而《九锡》尤美。为一代文宗，亦不以此矜物，未尝诋诃作者。其于后进之徒，接引无倦。世祖、高宗之世，国家有大手笔，皆陵草之。其文颇变旧体，缉裁巧密，多有新意。每一文出手，好事者已传写成诵，遂被之华夷，家藏其本。后逢丧乱，多散失，存者三十卷。有四子：俭，份，仪，傅。

俭一名众。幼而修立，勤学有志操，汝南周弘正重其为人，妻以女。梁太清初，起家豫章王府行参军。侯景乱，陵使魏未反，俭时年二十一，携老幼避于江陵，梁元帝闻其名，召为尚书金部郎中。尝侍宴赋诗，元帝叹赏曰：“徐氏之子，复有文矣。”江陵陷，复还于京师。永定初，为太子洗马，迁镇东从事中郎。天嘉三年，迁中书侍郎。

太建初，广州刺史欧阳纥举兵反，高宗令俭持节喻旨。纥初见俭，盛列仗卫，言辞不恭，俭曰：“吕嘉之事，诚当已远，将军独不见周迪、陈宝应乎？转祸为福，未为晚也。”纥默然不答，惧俭沮其众，不许入城，置俭于孤园寺，遣人守卫，累旬不得还。纥尝出见俭，俭谓之曰：“将军业已举事，俭须还报天子，俭之性命虽在将军，将军成败不在于俭，幸不见留。”纥于是乃遣俭从间道驰还。高宗乃命章昭达率众讨纥，仍以俭悉其形势，敕俭监昭达军。纥平，高宗嘉之，赐奴婢十人，米五百斛，除镇北鄱阳王咨议参军，兼中书舍人。累迁国子博士、大匠卿，余并如故。寻迁黄门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，以公事免。寻起为中卫始兴王限外咨议参军，兼中书舍人。又为太子中庶子，迁贞威将军、太子左卫率，舍人如故。

后主立，授和戎将军、宣惠晋熙王长史，行丹阳郡国事。俄以父忧去职。寻起为和戎将军，累迁寻阳内史，为政严明，盗贼静息。迁散骑常侍，袭封建昌侯，入为御史中丞。俭性公平，无所阿附，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，亦为俭所纠劾，后主深委任焉。又领右军。祯明二年卒。

份少有父风，年九岁，为《梦赋》，陵见之，谓所亲曰：“吾幼属文，亦不加此。”解褐为秘书郎。转太子舍人。累迁豫章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。出为海盐令，甚有治绩。秩满，入为太子洗马。份性孝悌，陵尝遇疾，甚笃，份烧香泣涕，跪诵《孝经》，昼夜不息，如此者三日，陵疾豁然而愈，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。太建二年卒，时年二十二。

仪少聪警，以《周易》生举高第为秘书郎，出为乌伤令。祯明初，迁尚书殿中郎，寻兼东宫学士。陈亡入隋。开皇九年，隐于钱塘之赭山，炀帝召为学士，寻除著作郎。大业四年卒。

孝克，陵之第三弟也。少为《周易》生，有口辩，能谈玄理。既长，遍通《五经》，博览史籍，亦善属文，而文不逮义。梁太清初，起家为太学博士。

性至孝，遭父忧，殆不胜丧，事所生母陈氏，尽就养之道。梁末，侯景寇乱，京邑大饥，饿死者十八九。孝克养母，饘粥不能给，妻东莞臧氏，领军将军臧盾之女也，甚有容色，孝克乃谓之曰：“今饥荒如此，供养交阙，欲嫁卿与富人，望彼此俱济，于卿意如何？”臧氏弗之许也。时有孔景行者，为侯景将，富于财，孝克密因媒者陈意，景行多从左右，逼而迎之，臧涕泣而去，所得谷帛，悉以供养。孝克又剃发为沙门，改名法整，兼乞食以充给焉。臧氏亦深念旧恩，数私自馈饷，故不乏绝。后景行战死，臧伺孝克于途中，累日乃见，谓孝克曰：“往日之事，非为相负，今既得脱，当归供养。”孝克默然无答。于是归俗，更为夫妻。

后东游，居于钱塘之佳义里，与诸僧讨论释典，遂通《三论》。每日二时讲，旦讲佛经，晚讲《礼传》，道俗受业者数百人。天嘉中，除剡令，非其好也，寻复去职。太建四年，征为秘书丞，不就，乃蔬食长斋，持菩萨戒，昼夜讲诵《法华经》，高宗甚嘉其操行。

六年，除国子博士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国子祭酒，寻为真。孝克每侍宴，无所食啖，至席散，当其前膳羞损减，高宗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，斌不能对。自是斌以意伺之，见孝克取珍果内绅带中，斌当时莫识其意，后更寻访，方知还以遗母。斌以实启，高宗嗟叹良久，乃敕所司，自今宴享，孝克前饌，并遣将还，以饷其母，时论美之。

至德中，皇太子入之释奠，百司陪列，孝克发《孝经》题，后主诏皇太子北面致敬。祯明元年，入为都官尚书。自晋以来，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。省在台城内下舍门，中有阁道，东西跨路，通于朝堂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，西抵阁道，年化久远，多有鬼怪，每昏夜之际，无故有声光，或见人著衣冠从井中出，须臾复没，或门阁自然开闭。居省者多死亡，尚书周确卒于此省。孝克代确，便即居之，经涉两载，妖变皆息，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。

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，故不免饥寒，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，孝克悉用设斋写经，随得随尽。二年，为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陈亡，随例入关。家道壁立，所生母患，欲粳米为粥，不能常办。母亡之后，孝克遂常啖麦，有遗粳米者，孝克对而悲泣，终身不复食之焉。

开皇十年，长安疾疫，隋文帝闻其名行，召令于尚书都堂讲《金刚般若经》。寻授国子博士。后侍东宫讲《礼传》。十九年，以疾卒，时年七十三。临终，正坐念佛，室内有非常异香气，邻里皆惊异之。子万载，仕至晋安王功曹史、太子洗马。

史臣曰：徐孝穆挺五行之秀，禀天地之灵，聪明特达，笼罩今古。及缔构兴王，遭逢泰运，位隆朝宰，献替谋猷，盖亮直存矣。孝克砥身厉行，养亲逾礼，亦参、闵之志欤！

卷二十一

江总姚察

江总，字总持，济阳考城人也，晋散骑常侍统之十世孙。五世祖湛，宋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忠简公。祖蒨，梁光禄大夫，有名当代。父纡，本州迎主簿，少居父忧，以毁卒，在《梁书孝行传》。

总七岁而孤，依于外氏。幼聪敏，有至性。舅吴平光侯萧劭，名重当时，特所钟爱，尝谓总曰：“尔操行殊异，神采英拔，后之知名，当出吾右。”及长，笃学有辞采，家传赐书数千卷，总昼夜寻读，未尝辍手。年十八，解褐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。中权将军、丹阳尹何敬容开府，置佐史，并以贵胄充之，仍除敬容府主簿。迁尚书殿中郎。梁武帝撰《正言》始毕，制《述怀诗》，总预同此作，帝览总诗，深降嗟赏。仍转侍郎。尚书仆射范阳张缵，度支尚书琅邪王筠，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，并高才硕学，总时年少有名，缵等雅相推重，为忘年友会。之遴尝酬总诗，其略曰：“上位居崇礼，寺署邻栖息。忌闻晓骑唱，每畏晨光艳。高谈意未穷，晤对赏无极。探急共遨游，休沐忘退食。曷用销鄙吝，枉趾靓颜色。下上数千载，扬摧吐胸臆。”其为通人所钦挹如此。迁太子洗马，又出为临安令，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，转太子中舍人。

及魏国通好，敕以总及徐陵摄官报聘，总以疾不行。侯景寇京都，诏以总权兼太常卿，守小庙。台城陷，总避难崎岖，累年，至会稽郡，憩于龙华寺，乃制《修心赋》，略序时事。其辞曰：

太清四年秋七月，避地于会稽龙华寺。此伽蓝者，余六世祖宋尚书右仆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构也。侯之王父晋护军将军AN，昔莅此邦，卜居山阴都阳里，貽厥子孙，有终焉之志。寺域则宅之旧基，左江右湖，面山背谿，东西连跨，南北纡萦，聊与苦节名僧，同销日用，晓修经戒，夕览图书，寝处风云，凭栖水月。不意华戎莫辨，朝市倾沦，以此伤情，情可知矣。啜泣濡翰，岂摅郁结，庶后生君子，悯余此概焉。

嘉南斗之分次，肇东越之灵秘。表《桧风》于韩什，著镇山于周记。蕴大禹之金书，镌暴秦之石字。太史来而探穴，钟离去而开筇。信竹箭之为珍，何珉珉之罕值。奉盛德之鸿祀，寓安禅之古寺。实豫章之旧圃，成黄金之胜地。遂寂默之幽心，若镜中而远寻。面曾阜之超忽，迓平湖之迥深。山条偃蹇，水叶侵淫。挂猿朝落，饥鼯夜吟。果丛药苑，桃蹊橘林。梢云拂日，结暗生阴。保自然之雅趣，鄙人间之荒杂。望岛屿之迢回，面江源之重沓。泛流月之夜迥，曳光烟之晓匝。风引蜩而嘶噪，雨鸣林而修飒，鸟稍狎而知来，云无情而自合。尔乃野开灵塔，地筑禅居，喜园迢递，乐树扶疏。经行籍草，宴坐临渠，持戒振锡，度影甘蔬。坚固之林可喻，寂灭之场麤如。异曲终而悲起，非木落而悲始。岂降志而辱身，不露才而扬己。钟风雨之如晦，倦鸡鸣之聒耳。幸避地而高栖，凭调御之遗旨。折四辩之微言，悟三乘之妙理。遣十缠之系缚，祛五惑之尘滓。久遗荣于势利，庶忘累于妻子。感意气于畴日，寄知音于来祀。何远客之可悲，知自怜其何已。

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，总又自会稽往依焉。梁元帝平侯景，征总为明威将军、始兴内史，以郡秩米八百斛给总行装。会江陵陷，遂不行，总自此流寓岭南积岁。天嘉四年，以中书侍郎征还朝，直侍中省。累迁司徒右长史，掌东宫管记，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南徐州大中正。授太子中庶子、通直散骑常侍，东宫、中正如故。迁左民尚书，转太子詹事，中正如故。以与太子为长夜之饮，养良娣陈氏为女，太子微行总舍，上怒免之。寻为侍中，领左骁骑将军。复为左民尚书领左军将军，未拜，又以公事免。寻起为散骑常侍、明烈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迁太常卿。

后主即位，除祠部尚书，又领左骁骑将军，参掌选事。转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寻迁尚书仆射，参掌如故。至德四年，加宣惠将军，量置佐史。寻授尚书令，给鼓吹一部，加扶，馀并如故。策曰：“於戏，夫文昌政本，司会治经，韦彪谓之枢机，李固方之斗极。况其五曹斯综，百揆是谐，同冢宰之司，专台阁之任。惟尔道业标峻，寓量弘深，胜范清规，风流以为准的，辞宗学府，衣冠以为领袖。故能师长六官，具瞻允塞，明府八座，仪形载远，其端朝握揆，朕所望焉。往钦哉，懋建尔徽猷，亮采我邦国，可不慎欤！”祯明二年，进号中权将军。京城陷，入隋，为上开府。开皇十四年，卒于江都，时年七十六。

总尝自叙其略曰：

历升清显，备位朝列，不邀世利，不涉权幸。尝抚躬仰天太息曰：庄青翟位至丞相，无迹可纪；赵元叔为上计吏，光乎列传。官陈以来，未尝逢迎一物，干预一事。悠悠风尘，流俗之士，颇致怨憎，荣枯宠辱，不以介意。太建之世，权移群小，谄嫉作威，屡被摧黜，奈何命也。后主昔在东朝，留意文艺，夙荷昭晋，恩纪契阔。嗣位之日，时寄谬隆，仪形天府，厘正庶绩，八法六典，无所不统。昔晋武帝策荀公曾曰“周之冢宰，今之尚书令也”。况复才未半古，尸素若兹。晋太尉陆玩云“以我为三公，知天下无人矣”。轩冕傥来之一物，岂是预要乎？弱岁归心释教，年二十馀，入钟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。暮齿官陈，与摄山布上人游款，深悟苦空，更复练戒，运善于心，行慈于物，颇知自励，而不能疏菲，尚染尘劳，以此负愧平生耳。

总之自叙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总笃行义，宽和温裕。好学，能属文，于五言七言尤善；然伤于浮艳，故为后主所爱幸。多有侧篇，好事者相传讽玩，于今不绝。后主之世，总当权宰，不持政务，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，共陈暄、孔范、王瑳等十余人，当时谓之狎客。由是国政日颓，纲纪不立，有言之者，辄以罪斥之，君臣昏乱，以至于灭。有文集三十卷，并行于世焉。

长子溢，字深源，颇有文辞。性傲诞，恃势骄物，虽近属故友，不免诋欺。历官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书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。入隋，为秦王文学。

第七子湛，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、隋给事郎，直秘书省学士。

姚察，字伯审，吴兴武康人也。九世祖信，吴太常卿，有名江左。察幼有至性，事亲以孝闻。六岁，诵书万余言。弱不好弄，博弈杂戏，初不经心。勤苦厉精，以夜继日。年十二，便能属文。父上开府僧垣，知名梁武代，二宫礼遇优厚，每得供赐，皆回给察兄弟，为游学之资，察并用聚蓄图书，由是闻见日博。年十三，梁简文帝时在东宫，盛修文义，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，为儒者所称。及简文嗣位，尤加礼接。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，兼司文侍郎。除南郡王行参军，兼尚书驾部郎。

值梁室丧乱，于金陵随二亲还乡里。时东土兵荒，人饥相食，告余无处，察家口既多，并采野蔬自给。察每崎岖艰阻，求请供养之资，粮粒恒得相继。又常以己分减推诸弟妹，乃至故旧乏绝者皆相分恤，自甘唯藜藿而已。在乱离之间，笃学不废。

元帝于荆州即位，父随朝士例往赴西台，元帝授察原乡令。时邑境萧条，流亡不反，察轻其赋役，劝以耕种，于是户口殷盛，民至今称焉。

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与察深相眷遇，表用察佐著作，仍撰史。永定初，拜始兴王府功曹参军，寻补嘉德殿学士，转中卫、仪同始兴王府记室参军。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，复引为史佐，及陵让官致仕等表，并请察制焉，陵见叹曰：“吾弗逮也。”太建初，补宣明殿学士，除散骑侍郎、左通直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报聘于周。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，咸相倾慕。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《汉书》疑事十余条，并为剖析，皆有经据。臻谓所亲曰：“名下定无虚士。”著《西聘道里记》，所叙事甚详。

使还，补东宫学士。于时济阳江总、吴国顾野王、陆琼、从弟瑜、河南褚玠、北地傅縡等，皆以才学之美，晨夕娱侍。察每言论制述，咸为诸人宗重。储君深加礼异，情越群僚，宫内所需方幅手笔，皆付察立草。又数令共野王递相策问，恒蒙赏激。

迁尚书祠部侍郎。此曹职司郊庙，昔魏王肃奏祀天地，设宫县之乐，八佾之舞，尔后因循不革。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縻，事神礼简，古无宫县之文。陈初承用，莫有损益。高宗欲设备乐，付有司立议，以梁武帝为非。时硕学名儒、朝端在位者，咸希上旨，并即注同。察乃博引经籍，独违群议，据梁乐为是，当时惊骇，莫不惭服，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。其不顺时随俗，皆此类也。

拜宣惠宜都王中录事参军，带东宫学士。历仁威淮南王、平南建安王二府咨议参军，丁内忧去职。俄起为戎昭将军，知撰梁史事，固辞不免。后主纂业，敕兼东宫通事舍人，将军、知撰史如故。又敕专知优册谥议等文笔。至德元年，除中书侍郎，转太子仆，余并如故。

初，梁季沦没，父僧垣入于长安，察蔬食布衣，不听音乐，至是凶问因聘使到江南。时察母韦氏丧制适除，后主以察羸瘠，虑加毁顿，乃密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哀，仍敕申专加譬抑。尔后又遣申宣旨诫喻曰：“知比哀毁过礼，甚用为忧。卿迥然一身，宗莫是寄，毁而灭性，圣教所不许。宜微自遣割，以存礼制。忧怀既深，故有此及。”

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察志在终丧，频有陈让，并抑而不许。又推表其略曰：“臣私门□祸，并罹殃罚，偷生晷漏，冀申情礼，而尪疹相仍，苴綆秽质，非复人流，将毕苦壤。岂期朝恩曲覃，被之纓纓，寻斯宠服，辄见惭醜。且宫闕秘奥，趋奏便繁，宁可以兹荒毁所宜叨预。伏愿至德孝治，矜其理夺，使残魂喘息，以遂余生。”诏答曰：“省表具怀。卿行业淳深，声誉素显，理徇情礼，未膺刀笔。但参务承华，良所期寄，允兹抑夺，不得致辞也。”俄敕知著作郎事，服阕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著作。

察既累居忧服，兼斋素日久，自免忧后，因加气疾。后主尝别召见，见察柴瘠过甚，为之动容，乃谓察曰：“朝廷惜卿，卿宜自惜，即蔬菲岁久，可停持长斋。”又遣度支尚书王瑗宣旨，重加慰喻，令从晚食。手敕曰：“卿羸瘠如此，斋菲累年，不宜一饭，有乖将摄，若从所示，甚为佳也。”察虽奉此敕，而犹敦宿誓。

又诏授秘书监，领著作如故，乃累进让，并优荅不许。察其秘书省大加删正，又奏撰中书表集。拜散骑常侍，寻授度支尚书，旬月迁吏部尚书，领著作并如故。察既博极坟素，尤善人物，至于姓氏所起，枝叶所分，官职姻娶，兴衰高下，举而论之，无所遗失。且澄鉴之职，时人久以梓匠相许，及迁选部，雅允朝望。初，吏部尚书蔡徵移中书令，后主方择其人，尚书令江总等咸共荐察，敕荅曰：“姚察非唯学艺优博，亦是操行清修，典选难才，今得之矣。”乃神笔草诏，读以示察，察辞让甚切。

别日召入论选事，察垂涕拜请曰：“臣东皋贱族，身才庸近，情忘远致，念绝修途。顷来忝窃，久知逾分，特以东朝攀奉，恩纪谬加。今日叨滥，非由才举，纵陛下特升庸薄，其如朝序何？臣九世祖信，名高往代，当时才居选部，自后罕有继踪。臣遭逢成擢，沐浴恩造，累致非据，每切妨贤。臣虽无识，颇知审己，言行所践，无期荣贵，岂意铨衡之重，妄委非才。且皇明御历，事高昔代，羽仪世胄，帷幄名臣，若授受得宜，方为称职。臣夙陶教义，必知不可。”后主曰：“选众之举，金议所归，昔毛玠雅量清恪，卢毓心平体正，王蕴铨量得地，山涛举不失才，就卿而求，必兼此矣。且我与卿虽君臣礼隔，情分殊常，藻镜人伦，良所期寄，亦以无惭则愜也。”

察自居显要，甚励清洁，且廩锡以外，一不交通。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，止送南布一端，花练一匹。察谓之曰：“吾所衣著，止是麻布蒲练，此物于吾无用。既欲相款接，幸不烦尔。”此人逊请，犹冀受纳，察厉色驱出，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。

陈灭，入隋，开皇九年，诏授秘书丞，别敕成梁、陈二代史。又敕于殊华阁长参。文帝知察蔬菲，别日乃独召入内殿，赐果菜，乃指察谓朝臣曰：“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，我平陈唯得此一人。”十三年，袭封北绛郡公。察往岁之聘周也，因得与父僧垣相见，将别之际，绝而复苏，至是承袭，愈更悲感，见者莫不为之歔歔。

察幼年尝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，及官陈，禄俸皆舍寺起造，并追为禅师树碑，文甚道丽。及是，遇见梁国子祭酒萧子云书此寺禅斋诗，览之怆然，乃用萧韵述怀为咏，词又哀切，法俗益以此称之。丁后母杜氏丧，解职。在服制之中，有白鸠巢于户上。

仁寿二年，诏曰：“前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姚察，强学待问，博极群典，脩身立德，白首不渝，虽在哀疚，宜夺情礼，可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如故。”又敕侍晋王昭读。炀帝初在东宫，数被召见，访以文籍。即位之始，诏授太子内舍人，余并如故。车驾巡幸，恒侍从焉。及改易衣冠，删正朝式，切问近对，察一人而已。

年七十四，大业二年，终于东都，遗命薄葬，务从率俭。其略曰：“吾家世素士，自有常法。吾意敛以法服，并宜用布，土周于身。又恐汝等不忍行此，必不尔，须松板薄棺，才可周身，土周于棺而已。葬日，止粗车，即送厝旧茔北。吾在梁世，当时年十四，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，自尔深悟苦空，颇知回向矣。尝得留连山寺，一去忘归。及仕陈代，诸名流遂许与声价，兼时主恩遇，宦途遂至通显。自入朝来，又蒙恩渥。既牵缠人世，素志弗从。且吾习蔬菲五十余年，既历岁时，循而不失。瞑目之后，不须立灵，置一小床，每日设清水，六斋日设斋食果菜，任家有无，不须别经营也。”初，察愿读一藏经，并已究竟，将终，曾无痛恼，但西向坐，正念，云“一切空寂”。其后身体柔软，颜色如恒。两宫悼惜，赠赙甚厚。

察性至孝，有人伦鉴识。冲虚谦逊，不以所长矜人。终日恬静，唯以书记为乐，于坟籍无所不睹。每有制述，多用新奇，人所未见，咸重富博。且专志著书，白首不倦，手自抄撰，无时暂辍。尤好研核古今，赜正文字，精采流赡，虽老不衰。兼谙识内典，所撰寺塔及众僧文章，特为绮密，在位多所称引，一善可录，无不赏荐。若非分相干，咸以理遣。尽心事上，知无不为。侍奉机密，未尝淹漏。且任遇已隆，衣冠攸属，深怀退静，避于声势。清洁自处，货产每虚，或有劝营生计，笑而不荅。穆于亲属，笃于旧故，所得禄赐，咸充周恤。

后主所制文笔，卷轴甚多，乃别写一本付察，有疑悉令判定，察亦推心奉上，事在无隐。后主尝从容谓朝士曰：“姚察达学洽闻，手笔典裁，求之于古，犹难辈匹，在于今世，足为师范。且访对甚详明，听之使人忘倦。”察每制文笔，敕便索本，上曰：“我于姚察文章，非唯玩味无已，故是一宗匠。”

徐陵名高一代，每见察制述，尤所推重。尝谓子俭曰：“姚学士德学无前，汝可师之也。”尚书令江总与察尤笃厚善，每有制作，必先以简察，然后施用。总为詹事时，尝制登宫城五百字诗，当时副君及徐陵以下诸名贤并同此作。徐公后谓江曰：“我所和弟五十韵，寄弟集内。”及江编次文章，无复察所和本，述徐此意，谓察曰：“高才硕学，庶光拙文，今须公所和五百字，用偶徐侯章也。”察谦逊未付，江曰：“若不得公此制，仆诗亦须弃本，复乖徐公所寄，岂得见令两失。”察不获已，乃写本付之。为通人推挹，例皆如此。

所著《汉书训纂》三十卷，《说林》十卷，《四聘》、《玉玺》、《建康三钟》等记各一卷，悉穷该博，并《文集》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察所撰梁、陈史虽未毕功，隋文帝开皇之时，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，且进上，今在内殿。梁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，其中序论及纪、传有所阙者，临亡之时，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，博访撰续，思廉泣涕奉行。思廉在陈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，转会稽王主簿。入隋，补驻王府行参军，掌记室，寻除河间郡司法。大业初，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、陈二代史，自尔以来，稍就补续。

史臣曰：江总持清标简贵，加润以辞采，及师长六官，雅允朝望。史臣先臣稟兹令德，光斯百行，可以厉风俗，可以厚人伦。至于九流、《七略》之书，名山石室之记，汲郡、孔堂之书，玉箱金板之文，莫不穷研旨奥，遍探坎井，故道冠人师，晋绅以为准的。既历职贵显，国典朝章，古今疑议，后主皆取先臣断决焉。

卷二十二

世祖九王高宗二十九王后主十一子

世祖十三男：沈皇后生废帝、始兴王伯茂，严淑媛生鄱阳王伯山、晋安王伯恭，潘容华生新安王伯固，刘昭华生衡阳王伯信，王充华生庐陵王伯仁，张修容生江夏王伯义，韩修华生武陵王伯礼，江贵妃生永阳王伯智，孔贵妃生桂阳王伯谋。其伯固犯逆别有传。二男早卒，本书无名。

始兴王伯茂，字郁之，世祖第二子也。初，高祖兄始兴昭烈王道谈仕于梁世，为东宫直阁将军，侯景之乱，领弩手二千援台，于城中中流矢卒。太平二年，追赠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封长城县公，谥曰昭烈。高祖受禅，重赠骠骑大将军、太傅、扬州牧，改封始兴郡王，邑二千户。王生世祖及高宗。高宗以梁承圣末迁于关右，至是高祖遥以高宗袭封始兴嗣王，以奉昭烈王祀。永定三年六月，高祖崩，是月世祖入纂帝位。时高宗在周未还，世祖以本宗乏胤，其年十月下诏曰：“日者皇基肇建，封树枝戚，朕亲地攸在，特启大邦。弟项嗣承门祀，虽土宇开建，荐飧莫由。重以遭家不造，闵凶夙遘，储贰遐隔，轡车未返。猥以眇身，膺兹景命，式循龟鼎，冰谷载怀。今既入奉大宗，事绝藩裸，始兴国庙蒸尝无主，瞻言霜露，感寻恻绝。其徙封嗣王项为安成王，封第二子伯茂为始兴王，以奉昭烈王祀。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庶申罔极之情，永保山河之祚。”

旧制诸王受封，未加戎号者，不置佐史，于是尚书八座奏曰：“夫增崇徽号，饰表车服，所以阐彰厥德，下变民望。第二皇子新除始兴王伯茂，体自尊极，神姿明颖，玉映觚辰，兰芬绮岁，清晖美誉，日茂月升，道郁平、河，声超袞、植。皇情追感，圣性天深，以本宗阙绪，纂承藩嗣，虽圭社是膺，而戎章未袭，岂所以光崇睿哲，宠树皇枝。臣等参议，宜加宁远将军，置佐史。”诏曰“可”。寻除使持节、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诸军事、彭城太守。天嘉二年，进号宣惠将军、扬州刺史。

伯茂性聪敏，好学，谦恭下士，又以太子母弟，世祖深爱重之。是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，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。事觉，其书并没县官，藏于秘府，世祖以伯茂好古，多以赐之，由是伯茂大工草隶，甚得右军之法。三年，除镇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。

废帝即位，时伯茂在都，刘师知等矫诏出高宗也，伯茂劝成之。师知等诛后，高宗恐伯茂扇动朝廷，光大元年，乃进号中卫将军，令入居禁中，专与废帝游处。是时四海之望，咸归高宗，伯茂深不平，日夕愤怨，数肆恶言，高宗以其无能，不以为意。及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，伯茂并阴豫其事。二年十一月，皇太后令黜废帝为临海王，其日又下令曰：“伯茂轻薄，爰自弱龄，辜负严训，弥肆凶狡。常以次居介弟，宜秉国权，不涯年德，逾逞狂躁，图为祸乱，扇动宫闱，要招粗险，觖望台阁，嗣君丧道，由此乱阶，是诸凶德，咸作谋主。允宜罄彼司甸，刑斯殄人。言念皇支，尚怀悲懣，可特降为温麻侯，宜加禁止，别遣就第。不意如此，言增兹叹。”时六门之外有别馆，以为诸王冠婚之所，名为婚第，至是命伯茂出居之。于路遇盗，殁于车中，时年十八。

鄱阳王伯山，字静之，世祖第三子也。伟容仪，举止闲雅，喜愠不形于色，世祖深器之。初高祖时，天下草创，诸王受封仪注多阙，及伯山受封，世祖欲重其事，天嘉元年七月丙辰，尚书八座奏曰：“臣闻本枝惟允，宗周之业以弘，盘石既建，皇汉之基斯远，故能协宣五运，规范百王，式固灵根，克隆卜世。第三皇子伯山，发睿德于韶年，表岐姿于邕日，光昭丹掖，晖映青闱，而玉圭未秉，金锡靡驾，岂所以敦序维翰，建树藩戚。臣等参议，宜封鄱阳郡

王。”诏曰“可”。乃遣散骑常侍、度支尚书萧睿持节兼太宰告于太庙；又遣五兵尚书王质持节兼太宰告于太社。其年十月，上临轩策命之曰：“於戏！夫建树藩屏，翼奖王室，钦若前典，咸必由之。惟尔夙挺圭璋，生知孝敬，令德茂亲，金誉所集，启建大邦，实惟伦序，是用敬遵民瞻，锡此圭瑞。往钦哉！其勉树声业，永保宗社，可不慎欤！”策讫，敕令王公已下并宴于王第。仍授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。六年，为缘江都督、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天康元年，进号镇北将军。

高宗辅政，不欲令伯山处边，光大元年，徙为镇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太建元年，征为中卫将军、中领军。六年，又为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寻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十一年，入为护军将军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仍给鼓吹并扶。后主即位，进号中权大将军。至德四年，出为持节、都督东扬、丰二州诸军事、东扬州刺史，加侍中，余并如故。祯明元年，丁所生母忧，去职。明年，起为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班剑十人。三年正月薨，时年四十。

伯山性宽厚，美风仪，又于诸王最长，后主深敬重之，每朝廷有冠婚饗宴之事，恒使伯山为主。及丁所生母忧，居丧以孝闻。后主尝幸吏部尚书蔡徵宅，因往吊之，伯山号恸殆绝，因起为镇卫将军，仍谓群臣曰：“鄱阳王至性可嘉，又是西第之长，豫章已兼司空，其亦须迁太尉。”未及发诏而伯山薨，寻值陈亡，遂无赠谥。

长子君范，太建中拜鄱阳国世子，寻为贞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未袭爵而隋师至。是时宗室王侯在都者百余人，后主恐其为变，乃并召入，令屯朝堂，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，而又阴为之备。及六军败绩，相率出降，因从后主入关。至长安，隋文帝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，各给田业以处之。初，君范与尚书仆射江总友善，至是总赠君范书五言诗，以叙他乡离别之意，辞甚酸切，当世文士咸讽诵之。大业二年，隋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女嫔为贵人，绝爱幸，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，随才叙用，由是并为守宰，遍于天下。其年君范为温令。

晋安王伯恭字肃之，世祖第六子也。天嘉六年，立为晋安王。寻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置佐史。时伯恭年十余岁，便留心政事，官曹治理。太建元年，入为安前将军、中护军，迁中领军。寻为中卫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以公事免。四年，起为安左将军，寻为镇右将军、特进，给扶。六年，出为安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九年，入为安前将军、祠部尚书。十一年，进号军师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。十二年，迁仆射。十三年，迁左仆射。十四年，出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，未拜。至德元年，为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光禄大夫，丁所生母忧，去职。祯明元年，起为中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置佐史、扶并如故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初，为成州刺史、太常卿。

衡阳王伯信，字孚之，世祖第七子也。天嘉元年，衡阳献王昌自周还朝，于道薨，其年世祖立伯信为衡阳王，奉献王祀。寻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太建四年，为中护军。六年，为宣毅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寻加侍中、散骑常侍。十一年，进号镇前将军，太子詹事，余并如故。祯明元年，出为镇南将军、西衡州刺史。三年，隋军济江，与临汝侯方庆并为东衡州刺史王勇所害，事在方庆传。

庐陵王伯仁，字寿之，世祖第八子也。天嘉六年，立为庐陵王。太建初，为轻车将军，置佐史。七年，迁冠军将军、中领军。寻为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十二年，为翊左将军、中领军。贞明元年，加侍中、国子祭酒，领太子中庶子。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长子番，先封湘滨侯，隋大业中，不资阳令。

江夏王伯义，字坚之，世祖第九子也。天嘉六年，立为江夏王。太建初，为宣惠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置佐史。寻为宣毅将军、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合、霍二州诸军事、合州刺史。十四年，征为侍中、忠武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祯明三年入关，迁于瓜州，于道卒。

长子元基，先封湘潭侯，隋大业中为谷熟县令。

武陵王伯礼，字用之，世祖第十子也。天嘉六年，立为武陵王。太建初，为云旗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吴兴诸军事、吴兴太守。在郡恣行暴掠，驱录民下，逼夺财货，前后委积，百姓患之。太建九年，为有司所劾，上曰：“王年少，未达治道，皆由佐史不能匡弼所致，特降军号，后若更犯，必致之以法，有司不言与同罪。”十一年春，被代征还，伯礼遂迁延不发。其年十月，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：“臣闻车屡不俟，君命之通规，夙夜匪懈，臣子之恒节。谨案云旗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吴兴诸军事、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，早擅英猷，久驰令问，惟良寄重，粉乡是属。圣上爱育黔黎，留情政本，共化求瘼，早赴皇心，遂复稽缓归骖，取移凉燠，迟回去鹄，空淹载路，淑慎未彰，违情斯在，绳愆检迹，以为惩诫。臣等参议以见事免伯礼所居官，以王还第，谨以白简奏闻。”诏曰：“可”。祯明三年入关，隋大业中为散骑侍郎、临洮太守。

永阳王伯智，字策之，世祖第十二子也。少敦厚，有器局，博涉经史。太建中，立为永阳王。寻为侍中，加明威将军，置佐史。寻加散骑常侍，累迁尚书左仆射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东扬、丰二州诸军事、平东将军，领会稽内史。至德二年，入为侍中、翊左将军，加特进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，为岐州司马，迁国子司业。

桂阳王伯谋，字深之，世祖第十三子也。太建中，立为桂阳王。七年，为明威将军，置佐史。寻为信威将军、丹阳尹。十年，加侍中。出为持节、都督吴兴诸军事、东中郎将、吴兴太守。十一年，加散骑常侍。至德元年薨。

子豐嗣，大业中，为番禾令。

高宗四十二男：柳皇后生后主，彭贵人生始兴王叔陵，曹淑华生豫章王叔英，何淑仪生长沙王叔坚、宜都王叔明，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，钱贵妃生河东王叔献，刘昭仪生新蔡王叔齐，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、义阳王叔达、新会王叔坦，王姬生淮南王叔彪、巴山王叔雄，吴姬生始兴王叔重，徐姬生寻阳王叔俨，淳于姬生岳阳王叔慎，王修华生武昌王叔虞，韦修容生湘东王叔平，施姬生临贺王叔敖、沅陵王叔兴，曾姬生阳山王叔宣，杨姬生西阳王叔穆，申婕妤生南安王叔俭、南郡王叔澄、岳山王叔韶、太原王叔匡，袁姬生新兴王叔纯，吴姬生巴东王叔谟，刘姬生临江王叔显，秦姬生新宁王叔隆、新昌王叔荣。其皇子叔叡、叔忠、叔弘、叔毅、叔训、叔武、叔处、叔封等八人，并未及封。叔陵犯逆，别有传。三子早卒，本书无名。

豫章王叔英，字子烈，高宗第三子也。少宽厚仁爱。天嘉元年，封建安侯。太建元年，改封豫章王，仍为宣惠将军、都督东扬州诸军事、东扬州刺史。五年，进号平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十一年，为镇前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后主即位，进号征南将军，寻加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卫大将军，余并如故。四年，进号骠骑大将军。祯明元年，给鼓吹一部，班剑十人。其年，迁司空。三年，隋师济江，叔英知石头军戎事。寻令入屯朝堂。及六军败绩，降于隋将韩擒虎。其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涪陵太守。

长子弘，至德元年，拜豫章国世子。

长沙王叔坚，字子成，高宗第四子也。母本吴中酒家隶，高宗微时，尝往饮，遂与通，及贵，召拜淑仪。叔坚少杰黠，凶虐使酒，尤好数术、卜筮、祝禁，常容金琢玉，并究其妙。天嘉中，封豊城侯。太建元年，立为长沙王，仍为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。四年，为宣毅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置佐史。七年，进号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，未拜，转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寻为平北将军、合州刺史。八年，复为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十一年，入为翊左将军、丹阳尹。

初，叔坚与始兴王叔陵并招聚宾客，各争权宠，甚不平。每朝会鹵簿，不肯为先后，必分道而趋，左右或争道而斗，至有死者。及高宗弗豫，叔坚、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。叔陵阴有异志，乃命典药吏曰：“切药刀甚钝，可砺之。”及高宗崩，仓卒之际，又命其左右于外取剑，左右弗悟，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，叔陵怒。叔坚在侧闻之，疑有变，伺其所为。及翌日小敛，叔陵袖铍药刀趋进，斫后主，中项，后主闷绝于地，皇太后与后主乳母乐安君吴氏俱以身捍之，获免。叔坚自后扼叔陵，擒之，并夺其刀，将杀之，问后主曰：“即尽之，为待也？”后主不能应。叔陵旧多力，须臾，自奋得脱，出云龙门，入于东府城，召左右断青溪桥道，放东城囚以充战士。又遣人往新林，追其所部兵马，仍自被甲，著白布帽，登城西门，招募百姓。是时众军并缘江防守，台内空虚，叔坚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以后主命召萧摩诃，令讨之。即日擒其将戴温、谭骐麟等，送台，斩于尚书阁下，持其首徇于东城。叔陵恒扰不知所为，乃尽杀其妻妾，率左右数百人走趋新林。摩诃追之，斩于丹阳郡，余党悉擒。其年，以功进号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寻迁司空，将军、刺史如故。

是时后主患创，不能视事，政无小大，悉委叔坚决之，于是势倾朝廷。叔坚因肆骄纵，事多不法，后主由是疏而忌之。孔范、管斌、施文庆之徒，并东宫旧臣，日夜阴持其短。至德元年，乃诏令即本号用三司之仪，出为江州刺史。未发，寻有诏又以为骠骑将军，重为司空，实欲去其权势。叔坚不自安，稍怨望，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，刻木为偶人，衣以道士之服，施机关，能拜跪，昼夜于日月下醮之，祝诅于上。其年冬，有人上书告其事，案验并实，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，将杀之。其夜，令近侍宣敕，数之以罪，叔坚对曰：“臣之本心，非有他故，但欲求亲媚耳。臣既犯天宪，罪当万死，臣死之日，必见叔陵，愿宣明诏，责于九泉之下。”后主感其前功，乃赦之，特免所居官，以王还第。寻起为侍中、镇左将军。二年，又给鼓吹，油幢车。三年，出为征西将军、荊州刺史。四年，进号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祯明二年，秩满还都。

三年入关，迁于瓜州，更名叔贤。叔贤素贵，不知家人生产，至是与妃沈氏酤酒，以佣保为事。隋大业中，为遂宁郡太守。

建安王叔卿，字子弼，高宗第五子也。性质直有材器，容貌甚伟。太建四年，立为建安王，授东中郎将、东扬州刺史。七年，为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，置佐史。九年，进号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后主即位，进号安南将军。又为侍中、镇右将军、中书令。迁中书监。祯明三年入关，隋大业中，为都官郎、上党通守。

宜都王叔明，字子昭，高宗第六子也。仪容美丽，举止和弱，状似妇人。太建五年，立为宜都王，寻授宣惠将军，置佐史。七年，授东中郎将、东扬州刺史，寻为轻车将军、卫尉卿。十三年，出为使持节、云麾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又为侍中、翊右将军。至德四年，进号安右将军。祯明三年入关，隋大业中为鸿胪少卿。

河东王叔献，字子恭，高宗第九子也。性恭谨，聪敏好学。太建五年，立为河东王。七年，授宣毅将军，置佐史。寻为散骑常侍、军师将军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。十二年薨，年十三。赠侍中、中抚将军、司空，谥曰康简。子孝宽嗣。孝宽以至德元年，袭爵河东王。祯明三年入关，隋大业中为汶城令。

新蔡王叔齐，字子肃，高宗第十一子也。风采明贍，博涉经史，善属文。太建七年，立为新蔡王，寻为智武将军，置佐史。出为东中郎将、东扬州刺史。至德二年，入为侍中，将军、佐史如故。祯明元年，除国子祭酒，侍中、将军、佐史如故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尚书主客郎。

晋熙王叔文，字子才，高宗第十二子也。性轻险，好虚誉，颇涉书史。太建七年，立为晋熙王。寻为侍中、散骑常侍、宣惠将军，置佐史。进号轻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至德元年，授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二年，迁信威将军、督湘、衡、武、桂四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。祯明二年，秩满，征为侍中、宣毅将军，佐史如故。未还，而隋军济江，破台城，隋汉东道行军元帅秦王至于汉口。时叔文自湘州还朝，至巴州，乃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，致书于秦王曰：“窃以天无二日，晦明之序不差，土无二王，尊卑之位乃别。今车书混壹，文轨大同，敢披丹款，申其屈膝。”秦王得书，因遣行军吏部柳庄与元帅府僚属等往巴州迎劳叔文。叔文于是与毕宝、荆州刺史陈纪及文武将吏赴于汉口，秦王并厚待之，置于宾馆。隋开皇九年三月，众军凯旋，文帝亲幸温汤劳之，叔文与陈纪、周罗睺、荀法尚等并诸降人，见于路次。数日，叔文从后主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、服御、天文图籍等，并以次行列，仍以铁骑围之，随晋王、秦王等献凯而入，列于庙庭。明日，隋文帝坐于广阳门观，叔文又从后主至朝堂南。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，责其君臣不能相弼，以致丧亡。后主与其群臣并惭惧拜伏，莫能仰视，叔文独欣然而有自得之志。旬有六日，乃上表曰：“昔在巴州，已先送款，乞知此情，望异常例。”文帝虽嫌其不忠，而方欲怀柔江表，乃授开府，拜宜州刺史。

淮南王叔彪，字子华，高宗第十三子也。少聪惠，善属文。太建八年，立为淮南王。寻位侍中、仁威将军，置佐史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始兴王叔重，字子厚，高宗第十四子也。性质朴，无伎艺。高宗崩，始兴王叔陵为逆。诛死，其年立叔重为始兴王，以奉昭烈王后。至德元年，为仁威将军、扬州刺史，置佐史。二年，加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太府少卿，卒。

寻阳王叔俨，字子思，高宗第十五子也。性凝重，举止方正。后主即位，立为寻阳王。至德元年，为侍中、仁武将军，置佐史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寻卒。

岳阳王叔慎，字子敬，高宗第十六子也。少聪敏，十岁能属文。太建十四年，立为岳阳王，时年十一。至德四年，拜侍中、智武将军、丹阳尹。是时，后主尤爱文章，叔慎与衡阳王伯信、新蔡王叔齐等日夕陪侍，每应诏赋诗，恒被嗟赏。祯明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湘、衡、桂、武四州诸军事、智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三年，隋师济江，破台城，前刺史晋熙王叔文还至巴州，与巴州刺史毕宝、荆州刺史陈纪并降。隋行军元帅清河公杨素兵下荆门，别遣其将庞晖将兵略地，南至湘州，城内将士，莫有固志，克日请降。叔慎乃置酒会文武僚吏，酒酣，叔慎叹曰“君臣之义，尽于此乎！”长史谢基伏而流涕，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，乃起曰：“主辱臣死，诸君独非陈国之臣乎？今天下有难，实是致命之秋也。纵其无成，犹见臣节，青门之外，有死不能。今日之机，不可犹豫，后应者斩。”众咸许诺，乃刑牲结盟。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，晖信之，克期而入，叔慎伏甲待之。晖令数百人屯于城门，自将左右数十人入于厅事，俄而伏兵发，缚晖以徇，尽擒其党，皆斩之。叔慎坐于射堂，招合士众，数日之中，兵至五千人。衡阳太守樊通、武州刺史邬居业，皆请赴难。未至，隋遣中牟公薛胥为湘州刺史，闻庞晖死，乃益请兵，隋又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。未至，薛胥兵次鹅羊山，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，因大合战，自旦至于日昃，隋军迭息迭战，而正理兵少不敌，于是大败。胥乘胜入城，生擒叔慎。是时，邬居业率其众自武州来赴，出横桥江，闻叔慎败绩，乃顿于新康

口。隋总管刘仁恩兵亦至横桥，据水置营，相持信宿，因合战，居业又败。仁恩虏叔慎、正理、居业及其党与十余人，秦王斩之于汉口。叔慎时年十八。

义阳王叔达，字子聪，高宗第十七子也。太建十四年，立为义阳王，寻拜仁武将军，置佐史。祯明元年，除丹阳尹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内史，至绛郡通守。

巴山王叔雄，字子猛，高宗第十八子也。太建十四年，立为巴山王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武昌王叔虞，字子安，高宗第十九子也。太建十四年，立为武昌王，寻为壮武将军，置佐史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高苑令。

湘东王叔平，字子康，高宗第二十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湘东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胡苏令。

临贺王叔敖，字子仁，高宗第二十一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临贺王，寻为仁武将军，置佐史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初拜仪同三司。

阳山王叔宣，字子通，高宗第二十二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阳山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泾城令。

西阳王叔穆，字子和，高宗第二十三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西阳王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南安王叔俭，字子约，高宗第二十四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南安王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南郡王叔澄，字子泉，高宗第二十五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南郡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灵武令。

沅陵王叔兴，字子推，高宗第二十六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沅陵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给事郎。

岳山王叔韶，字子钦，高宗第二十七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岳山王，寻为智武将军，置佐史。四年，除丹阳尹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新兴王叔纯，字子共，高宗第二十八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新兴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河北令。

巴东王叔谟，字子轨，高宗第二十九子也。至德四年，立为巴东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岍阳令。

临江王叔显，字子明，高宗第三十子也。至德四年，立为临江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鹑觚令。

新会王叔坦，字子开，高宗第三十一子也。至德四年，立为新会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涉令。

新宁王叔隆，字子远，高宗第三十二子也。至德四年，立为新宁王。祯明三年入关。卒于长安。

新昌王叔荣，字子彻，高宗第三十三子也。祯明二年，立为新昌王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内黄令。

太原王叔匡，字子佐，高宗第三十四子也。祯明二年，立为太原王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寿光令。

后主二十二男：张贵妃生皇太子深、会稽王庄，孙姬生吴兴王胤，高昭仪生南平王嶷，吕淑媛生永嘉王彦、邵陵王纶，龚贵嫔生南海王虔、钱塘王恬，张叔华生信义王祗，徐淑仪生东阳王怱，孔贵人生吴郡王蕃。其皇子总、观、明、纲、统、冲、洽、绍、绰、威、辩十一人，并未及封。

皇太子深，字承源，后主第四子也。少聪惠，有志操，容止俨然，虽左右近侍，未尝见其喜愠。以母张贵妃故，特为后主所爱。至德元年，封始安王，邑二千户。寻为军师将军、扬州刺史，置佐史。祯明二年，皇太子胤废，后主乃立深为皇太子。三年，隋师济江，六军败绩，隋将韩擒虎自南掖门入，百僚逃散。深时年十馀岁，闭阁而坐，舍人孔伯鱼侍焉。隋军排阁而入，深使宣令劳之曰：“军旅在途，不乃劳也？”军人咸敬焉。其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枹罕太守。

吴兴王胤，字承业，后主长子也。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东宫，母孙姬因产卒，沈皇后哀而养之，以为己子。时后主年长，未有胤嗣，高宗因命以为嫡孙，其日下诏曰：“皇孙初诞，国祚方熙，思与群臣，共同斯庆，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，为父后者赐爵一级。”十年，封为永康公。后主即位，立为皇太子。胤性聪敏，好学，执经肄业，终日不倦，博通大义，兼善属文。至德三年，躬出太学讲《孝经》，讲毕，又释奠于先圣先师。其日设金石之乐于太学，王公卿士及太学生并预宴。是时张贵妃、孔贵嫔并爱幸，沈皇后无宠，而近侍左右数于东宫往来，太子亦数使人至后

所，后主疑其怨望，甚恶之。而张、孔二贵妃又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，孔范之徒又于外合成其事，祯明二年，废为吴兴王，仍加侍中、中卫将军。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南平王嶷，字承岳，后主第二子也。方正有器局，年数岁，风采举动，有若成人。至德元年，立为南平王。寻除信武将军、南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置佐史。迁扬州刺史，进号镇南将军。寻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荆、湘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未行而隋军济江。祯明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永嘉王彦，字承懿，后主第三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永嘉王。寻为忠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进号安南将军。授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都督江、巴、东衡三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未行，隋师济江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襄武令。

南海王虔，字承恪，后主第五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南海王。寻为武毅将军，置佐史，进号军师将军。祯明二年，出为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涿令。

信义王祗，字承敬，后主第六子也。至德元年，立为信义王。寻为壮武将军，置佐史。授使持节、都督、智武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通议郎。

邵陵王兢，字承检，后主第七子也。祯明元年，立为邵陵王，邑一千户。寻为仁武将军，置佐史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国子监丞。

会稽王庄，字承肃，后主第八子也。容貌蕞陋，性严酷，数岁，左右有不如意，辄剟刺其面，或加烧熬。以母张贵妃有宠，后主甚爱之。至德四年，立为会稽王。寻为翊前将军，置佐史。除使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。祯明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昌隆令。

东阳王铨，字承厚，后主第九子也。祯明二年，立为东阳王，邑一千户。未拜，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通议郎。

吴郡王蕃，字承广，后主第十子也。祯明二年，封吴郡王。三年入关。隋大业中为涪城令。

钱塘王恬，字承愔，后主第十一子也。祯明二年，立为钱塘王，邑一千户。三年入关，卒于长安。

江左自西晋相承，诸王开国，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。大国置上、中、下三将军，又置司马一人；次国置中、下二将军；小国置将军一人。余官亦准此为差。高祖受命，自永定迄于祯明，唯衡阳王昌特加殊宠，至五千户。自陈大国不过二千户，小国即千户。而旧史残缺，不能别知其国户数，故缀其遗事附于此。

史臣曰：世祖、高宗、后主并建藩屏，以树懿亲，固乃本根，隆斯盘石。鄱阳王伯山有风采德器，亦一代令藩矣。岳阳王叔慎属社稷倾危，情哀家国，竭诚赴敌，志不图生。呜呼！古之忠烈致命，斯之谓也。

卷二十三

宗元饶司马申毛喜蔡徵

宗元饶，南郡江陵人也。少好学，以孝敬闻。仕梁世，解褐本州主簿，迁征南府行参军，仍转外兵参军。及司徒王僧辩幕府初建，元饶与沛国刘师知同为主簿。高祖受禅，除晋陵令。入为尚书功论郎。使齐还，为廷尉正。迁太仆卿，领本邑大中正，中书通事舍人。寻转廷尉卿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。时高宗初即位，军国务广，事无巨细，一以咨之，台省号为称职。

迁御史中丞，知五礼事。时合州刺史陈褒赃污狼藉，遣使就渚敛鱼，又于六郡乞米，百姓甚苦之。元饶劾奏曰：“臣闻建旗求瘼，实寄廉平，褰帷恤隐，本资仁恕。如或贪污是肆，征赋无厌，天网虽疏，兹焉弗漏。谨案钟陵县开国侯、合州刺史臣褒，因藉多幸，预逢抽擢，爵由恩被，官以私加，无德无功，坐尸荣贵。渔、肥之地，久沦非所，皇威克复，物仰仁风。新邦用轻，弥俟宽惠，应斯作牧，其寄尤重。爰降曲恩，祖行宣室，亲承规海，事等言提。虽廉洁之怀，诚无素蓄，而稟兹严训，可以厉精。遂乃擅行赋敛，专肆贪取，求粟不厌，愧王沉之出赈，征鱼无

限，异羊续之悬枯，置以严科，实惟明宪。臣等参议，请依旨免禠所应复除官，其应禁锢及后选左降本资，悉依免官之法。”遂可其奏。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，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，并骄蹇放横，元饶案奏之，皆见削黜。

元饶性公平，善持法，谄晓故事，明练治体，吏有犯法、政不便民及于名教不足者，随事纠正，多所裨益。迁贞威将军、南康内史，以秩米三千馀斛助民租课，存问高年，拯救乏绝，百姓甚赖焉。以课最入朝，诏加散骑常侍、荆、雍、湘、巴、武五州大中正。寻以本官重领尚书左丞。又为御史中丞。历左民尚书、右卫将军、领前将军，迁吏部尚书。太建十三年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诏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官给丧事。

司马申，字季和，河内温人也。祖慧远，梁都水使者。父玄通，梁尚书左民郎。申早有风概，十四便善弈棋，尝随父候吏尚书到溉，时梁州刺史阴子春、领军殊异在焉。子春素知申，即于坐所呼与为对，申每有妙思，异观而奇之，因引申游处。梁邵陵王为丹阳尹，以申为主簿。属太清之难，父母俱没，因此自誓，菜食终身。

梁元帝承制，起为开远将军，迁镇西外兵记室参军。及侯景寇郢州，申随都督王僧辩据巴陵，每进筹策，皆见行用。僧辩叹曰：“此生要韃汗马，或非所长，若使抚众守城，必有奇绩。”僧辩之讨陆纳也，申在军中，于时贼众奄至，左右披靡，申躬蔽僧辩，蒙楯而前，会裴之横救至，贼乃退，僧辩顾申而笑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岂虚言哉！”除散骑侍郎。绍泰初，迁仪同侯安都从事中郎。

高祖受禅，除安东临川王谘议参军。天嘉三年，迁征北谘议参军，兼廷尉监。五年，除镇东谘议参军，兼起部郎。出为戎昭将军、江乘令，甚有治绩。入为尚书金部郎。迁左民郎，以公事免。太建初，起为贞威将军、征南鄱阳谘议参军。九年，除秣陵令，在职以清能见纪，有白雀巢于县庭。秩满，顷之，预东宫宾客，寻兼东宫通事舍人。迁员外散骑常侍，舍人如故。及叔陵之肆逆也，事既不捷，出据东府，申驰召右卫萧摩诃帅兵先至，追斩之，因入城中，收其府库，后主深嘉之。以功除太子左卫率，封文招县伯，邑四百户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寻迁右卫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以疾还第，就加散骑常侍，右卫、舍人如故。

至德四年卒，后主嗟悼久之，下诏曰：“慎终追远，钦若旧则，阖棺定谥，抑乃前典。故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文招县开国伯申，忠肃在公，清正立己，治繁处约，投躯殉义。朕任寄情深，方康庶绩，奄然化往，伤恻于怀。可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为五百户，谥曰忠。给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克日举哀，丧事所须，随由资给。”及葬，后主自制志铭，辞情伤切。卒章曰：“嗟乎！天不与善，歼我良臣。”其见幸如此。

申历事三帝，内掌机密，至于仓卒之间，军国大事，指麾断决，无有滞留。子琇嗣，官至太子舍人。

毛喜，字伯武，荥阳阳武人也。祖称，梁散骑侍郎。父栖忠，梁尚书比部侍郎、中权司马。喜少好学，善草隶。起家梁中卫西昌侯行参军，寻迁记室参军。高祖素知于喜，及镇京口，命喜与高宗俱往江陵，仍敕高宗曰：“汝至西朝，可谘禀毛喜。”喜与高宗同谒梁元帝，即以高宗为领直，喜为尚书功论侍郎。及江陵陷，喜及高宗俱迁关右。世祖即位，喜自周还，进和好之策，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。及高宗反国，喜于郢州奉迎。又遣喜入关，以家属为请。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：“能结二国之好者，卿也。”仍迎柳皇后及后主还。天嘉三年至京师，高宗时为骠骑将军，仍以喜为府谘议参军，领中记室。府朝文翰，皆喜词也。

世祖尝谓高宗曰：“我诸子皆以‘伯’为名，汝诸儿宜用‘叔’为称。”高宗以访于喜，喜即条牒自古名贤杜叔英、虞叔卿等二十余人以启世祖，世祖称善。

世祖崩，废帝冲昧，高宗录尚书辅政，仆射到仲举等知朝望有归，乃矫太后令遣高宗还东府，当时疑惧，无敢措言。喜即驰入，谓高宗曰：“陈有天下日浅，海内未夷，兼国祸并钟，万邦危惧。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计，令王入省，方当共康庶绩，比德伊、周。今日之言，必非太后之意。宗社之重，愿加三思。以喜之愚，须更闻奏，无使奸贼得肆其谋。”竟如其策。

右卫将军韩子高始与仲举通谋，其事未发，喜请高宗曰：“宜简选人马，配与子高，并赐铁炭，使修器甲。”高宗惊曰：“子高谋反，即欲收执，何为更如是邪？”喜答曰：“山陵始毕，边寇尚多，而子高受委前朝，名为杖顺，然甚轻狎，恐不时授首，脱其稽诛，或愆王度。宜推心安诱，使不自疑，图之一壮士之力耳。”高宗深然之，卒行其计。

高宗即位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中书舍人，典军国机密。高宗将议北伐，敕喜撰军制，凡十三条，诏颁天下，文多不载。寻迁太子右卫率、右卫将军。以定策功，封东昌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又以本官行江夏、武陵、桂阳三王府国事。太建三年，丁母忧去职，诏追赠喜母庾氏东昌国太夫人，赐布五百匹，钱三十万，官给丧事。又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田，高宗亲与缅案图指画，其见重如此。寻起为明威将军，右卫、舍人如故。改授宣远将军、义兴太守。寻以本号入为御史中丞。服阕，加散骑常侍、五兵尚书，参掌选事。

及众军北伐，得淮南地，喜陈安边之术，高宗纳之，即日施行。又问喜曰：“我欲进兵彭、汴，于卿意如何？”喜对曰：“臣实才非智者，安敢预兆未然。窃以淮左新平，边氓未义，周氏始吞齐国，难与争锋，岂以弊卒疲兵，复加深入。且弃舟楫之工，践车骑之地，去长就短，非吴人所便。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，寝兵复约，然后广募英奇，顺时而动，斯久长之术也。”高宗不从。后吴明彻陷周，高宗谓喜曰：“卿之所言，验于今矣。”

十二年，加侍中。十三年，授散骑常侍、丹阳尹。迁吏部尚书，常侍如故。及高宗崩，叔陵构逆，敕中庶子陆琼宣旨，令南北诸军，皆取喜处分。贼平，又加侍中，增封并前九百户。至德元年，授信威将军、永嘉内史，加秩中二千石。

初，高宗委政于喜，喜亦勤心纳忠，多所匡益，数有谏诤，事并见从，由是十馀年间，江东狭小，遂称全盛。唯略地淮北，不纳喜谋，而吴明彻竟败，高宗深悔之，谓袁宪曰：“不用毛喜计，遂令至此，朕之过也。”喜既益亲，乃言无回避，而皇太子好酒德，每共幸人为长夜之宴，喜尝为言，高宗以减太子，太子阴患之，至是稍见疏远。

初，后主为始兴王所伤，及痊愈而自庆，置酒于后殿，引江总以下，展乐赋诗，醉而命喜。于时山陵初毕，未及逾年，喜见之不怪，欲谏而后主已醉，喜升阶，佯为心疾，仆于阶下，移出省中。后主醒，乃疑之，谓江总曰：“我悔召毛喜，知其无疾，但欲阻我欢宴，非我所为，故奸诈耳。”乃与司马申谋曰：“此人负气，吾欲将乞鄱阳兄弟听其报仇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终不为官用，愿如圣旨。”傅縡争之曰：“不然。若许报仇，欲置先皇何地？”后主曰：“当乞一小郡，勿令见人事也。”乃以喜为永嘉内史。

喜至郡，不受俸秩，政弘清静，民吏便之。遇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，郡与丰州相接，而素无备御，喜乃修治城隍，严饰器械。又遣所部松阳令周璠领千兵援建安。贼平，授南安内史。祯明元年，征为光禄大夫，领左骁骑将军。喜在郡有惠政，乃征入朝，道路追送者数百里。其年道病卒，时年七十二。有集十卷。子处冲嗣，官至仪同从事中郎、中书侍郎。

蔡徵，字希祥，侍中、中抚军将军景历子也。幼聪敏，精识强记。年六岁，诣梁吏部尚书河南褚翔，翔字仲举，嗟其颖悟。七岁，丁母忧，居丧如成人礼。继母刘氏性悍忌，视之不以道，徵供侍益谨，初无怨色。徵本名览，景历以为有王祥之性，更名徵，字希祥。

梁承圣初，高祖为南徐州刺史，召补迎主簿。寻授太学博士。天嘉初，迁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，历外兵参军事、尚书主客郎，所居以干理称。太建初，迁太子少傅丞、新安王主簿、通直散骑侍郎、晋安王功曹史、太子中舍人，兼东宫领直，中舍人如故。丁父忧去职，服阕，袭封新丰县侯，授戎昭将军、镇右新安王谘议参军。

至德二年，迁廷尉卿，寻为吏部郎。迁太子中庶子、中书舍人，掌诏诰。寻授左民尚书，与仆射江总知撰五礼事。寻加宁远将军。后主器其材干，任寄日重，迁吏部尚书、安右将军，每十日一往东宫，于太子前论述古今得丧及当时政务。又敕以廷尉寺狱，事无大小，取徵议决。俄有敕遣徵收募兵士，自为部曲，徵善抚恤，得物情，旬月之间，众近一万。徵位望既重，兼声势熏灼，物议咸忌惮之。寻徙为中书令，将军如故。中令清简无事，或云徵有怨言，事闻后主，后主大怒，收夺人马，将诛之，有固谏者获免。

祯明三年，隋军济江，后主以徵有干用，权知中领军。徵日夜勤苦，备尽心力，后主嘉焉，谓曰“事宁有以相报”。及决战于钟山南岗，敕徵守宫城西北大营，寻令督众军战事。城陷，随例入关。

徵美容仪，有口辩，多所详究。至于士流官宦，皇家戚属，及当朝制度，宪章仪轨，户口风俗，山川土地，问无不对。然性颇便佞进取，不能以退素自业。初拜吏部尚书，启后主借鼓吹，后主谓所司曰：“鼓吹军乐，有功乃授，蔡徵不自量揆，紊我朝章。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，宜且如所启，拜讫即追还。”徵不修廉隅，皆此类也。隋文帝闻其敏赡，召见顾问，言辄会旨，然累年不调，久之，除太常丞。历尚书民部仪曹郎，转给事郎，卒，时年六十七。子翼，治《尚书》，官至司徒属、德教学士。入隋，为东宫学士。

史臣曰：宗元饶夙夜匪懈，济务益时。司马申清恪在朝，攻苦立行，加之以忠节，美矣。毛喜深达事机，匡赞时主。蔡徵聪敏才赡，而擅权自蹶，惜哉！

卷二十四

萧济陆琼子从典顾野王傅綽章华

萧济，字孝康，东海兰陵人也。少好学，博通经史，谄梁武帝《左氏》疑义三十余条，尚书仆射范阳张缵、太常卿南阳刘之遴并与济讨论，缵等莫能抗对。解褐梁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。预平侯景之功，封松阳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及高祖作镇徐方，以济为明威将军、征北长史。承圣二年，征为中书侍郎，转通直散骑常侍。世祖为会稽太守，又以济为宣毅府长史，迁司徒左长史。世祖即位，授侍中。寻迁太府卿，丁所生母忧，不拜。济昆佐二主，恩遇甚笃，赏赐加于凡等。历守兰陵、阳羨、临津、临安等郡，所在皆著声绩。太建初，入为五兵尚书，与左仆射徐陵、特进周弘正、度支尚书王瑒、散骑常侍袁宪俱侍东宫。复为司徒长史。寻授度支尚书，领羽林监。迁国子祭酒，领羽林如故。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兼安德宫卫尉。寻迁仁威将军、扬州长史。高宗尝敕取扬州曹事，躬自省览，见济条理详悉，文无滞害，乃顾谓左右曰：“我本期萧长史长于经传，不言精练繁剧，乃至于此。”迁祠部尚书，加给事中，复为金紫光禄大夫。未拜而卒，时年六十六。诏赠本官，官给丧事。

陆琼，字伯玉，吴郡吴人也。祖完，梁琅邪、彭城二郡丞。父云公，梁给事黄门侍郎，掌著作。琼幼聪惠有思理，六岁为五言诗，颇有词采。大同末，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《棋品》，到溉、硃异以下并集。琼时年八岁，于客前覆局，由是京师号曰神童。异言之武帝，有敕召见，琼风神警亮，进退详审，帝甚异之。十一，丁父忧，毁瘠有至性，从祖襄叹曰：“此儿必荷门基，所谓一不为少。”及侯景作逆，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，勤苦读书，昼夜无怠，遂博学，善属文。

永定中，州举秀才。天嘉元年，为宁远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。寻以本官兼尚书外兵郎，以文学转兼殿中郎，满岁为真。琼素有令名，深为世祖所赏。及讨周迪、陈宝应等，都官符及诸大手笔，并中敕付琼。迁新安王文学，掌东宫管记。及高宗为司徒，妙简僚佐，吏部尚书徐陵荐琼于高宗曰：“新安王文学陆琼，见识优敏，文史足用，进居郎署，岁月过淹，左西掾缺，允膺兹选，阶次小逾，其屈滞已积。”乃除司徒左西掾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齐。

太建元年，重以本官掌东宫管记。除太子庶子，兼通事舍人。转中书侍郎、太子家令。长沙王为江州刺史，不循法度，高宗以王年少，授琼长史，行江州府国事，带寻阳太守。琼以母老，不欲远出，太子亦固请留之，遂不行。累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羽林监。转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。又领大著作，撰国史。

后主即位。直中书省，掌诏诰。俄授散骑常侍，兼度支尚书，领扬州大中正。至德元年，除度支尚书，参掌诏诰，并判廷尉、建康二狱事。初，琼父云公奉梁武帝敕撰《嘉瑞记》，琼述其旨而续焉，自永定迄于至德，勒成一家之言。迁吏部尚书，著作如故。琼详练谱谍，雅鉴人伦，先是，吏部尚书宗元饶卒，右仆射袁宪举琼，高宗未之用也，至是居之，号为称职，后主甚委任焉。

琼性谦俭，不自封植，虽位望日隆，而执志愈下。园池室宇，无所改作，车马衣服，不尚鲜华，四时禄俸，皆散之宗族，家无余财。暮年深怀止足，思避权要，恒谢病不视事。俄丁母忧，去职。初，琼之侍东宫也，母随在官舍，后主赏赐优厚。及丧柩还乡，诏加赙赠，并遣谒者黄长贵持册奠祭，后主又自制志铭，朝野荣之。琼哀慕过毁，以至德四年卒，时年五十，诏赠领军将军，官给丧事。有集二十卷行于世。长子从宜，仕至武昌王文学。

第三子从典，字由仪。幼而聪敏。八岁，读沈约集，见回文研铭，从典援笔拟之，便有佳致。年十三，作《柳赋》，其词其美。琼时为东宫管记，官僚并一时俊伟，琼示以此赋，咸奇其异才。从父瑜特所赏爱，及瑜将终，家中坟籍皆付从典，从典乃集瑜文为十卷，仍制集序，其文甚工。

从典笃好学业，博涉群书，于《班史》尤所属意。年十五，本州举秀才。解褐著作佐郎，转太子舍人。时后主赐仆射江总并其父琼诗，总命从典为谢启，俄顷便就，文华理畅，总甚异焉。寻授信义王文学，转太子洗马。又迁司徒左西掾，兼东宫学士。丁父忧去职。寻起为德教学士，固辞不就，后主敕留一员，以待从典。俄属金陵沦没，随例迁关右。仕隋为给事郎，兼东宫学士。又除著作佐郎。右仆射杨素奏从典续司马迁《史记》迄于隋，其书未就。值隋末丧乱，寓居南阳郡，以疾卒，时年五十七。

顾野王，字希冯，吴郡吴人也。祖子乔，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。父□亘，信威临贺王记室，兼本郡五官掾，以儒术知名。野王幼好学。七岁，读《五经》，略知大旨。九岁能属文，尝制《日赋》，领军殊异见而奇之。年十二，随父之建安，撰《建安地记》二篇。长而遍观经史，精记嘿识，天文地理、蓍龟占候、虫篆奇字，无所不通。梁大同四年，除太学博士。迁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。宣城王为扬州刺史，野王及琅邪王褒并为宾客，王甚爱其才。野王又好丹青，善图写，王于东府起斋，乃令野王画古贤，命王褒书赞，时人称为二绝。

及侯景之乱，野王丁父忧，归本郡，乃召募乡党数百人，随义军援京邑。野王体素清羸，裁长六尺，又居丧过毁，殆不胜衣，及杖戈被甲，陈君臣之义，逆顺之理，抗辞作色，见者莫不壮之。京城陷，野王逃会稽，寻往东阳，与刘归义合军据城拒贼。侯景平，太尉王僧辩深嘉之，使监海盐县。

高祖作宰，为金威将军、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，寻转府谘议参军。天嘉元年，敕补撰史学士，寻加招远将军。光大元年，除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。太建二年，迁国子博士。后主在东宫，野王兼东宫管记，本官如故。六年，除太子率更令，寻领大著作，掌国史，知梁史事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时官僚有济阳江总，吴国陆琼，北地傅縡，吴兴姚察，并以才学显著，论者推重焉。迁黄门侍郎，光禄卿，知五礼事，余官并如故。十三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诏赠秘书监。至德二年，又赠右卫将军。

野王少以笃学至性知名，在物无过辞失色，观其容貌，似不能言，及其励精力行，皆人所莫及。第三弟充国早卒，野王抚养孤幼，恩义甚厚。其所撰著《玉篇》三十卷，《舆地志》三十卷，《符瑞图》十卷，《顾氏谱传》十卷，《分野枢要》一卷，《续洞冥记》一卷，《玄象表》一卷，并行于世。又撰《通史要略》一百卷，《国史纪传》二百卷，未就而卒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傅縡，字宜事，北地灵州人也。父彝，梁临沂令。縡幼聪敏，七岁诵古诗赋至十馀万言。长好学，能属文。梁太清末，携母南奔避难，俄丁母忧，在兵乱之中，居丧尽礼，哀毁骨立，士友以此称之。后依湘州刺史萧循，循颇好士，广集坟籍，縡肆志寻阅，因博通群书。王琳闻其名，引为府记室。琳败，随琳将孙瑒还都。时世祖使颜晃赐瑒杂物，瑒托縡启谢，词理优洽，文无加点，晃还言之世祖，寻召为撰史学士。除司空府记室参军，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，撰史如故。

縡笃信佛教，从兴皇惠朗法师受《三论》，尽通其学。时有大心髡法师著《无净论》以诋之，縡乃为《明道论》，用释其难。其略曰：

《无净论》言：比有弘《三论》者，雷同诋诋，恣言罪状，历毁诸师，非斥众学，论中道而执偏心，语忘怀而竞独胜，方学数论，更为仇敌，仇敌既构，争斗大生，以此之心，而成罪业，罪业不止，岂不重增生死，大苦聚集？答曰：《三论》之兴，为日久矣。龙树创其源，除内学之偏见，提婆扬其旨，荡外道之邪执。欲使大化流而不拥，玄风阐而无坠。其言旷，其意远，其道博，其流深。斯固龙象之腾骧，鲲鹏之转运。蹇乘决羽，岂能缺望其间哉？顷代浇薄，时无旷士，苟习小学，以化蒙心，渐染成俗，遂迷正路，唯竞穿凿，各肆营造，枝叶徒繁，本源日翳，一师解释，复异一师，更改旧宗，各立新意，同学之中，取寤复别，如是展转，添糅倍多。总而用之，心无的准；择而行之，何者为正？岂不浑沌伤窍，嘉树弊牙？虽复人说非马，家握灵蛇，以无当之厄，同画地之饼矣。其于失道，不亦宜乎？摄山之学，则不如是。守一遵本，无改作之过；约文申意，杜臆断之情。言无预说，理非宿构。睹缘尔乃应，见敌然后动。纵横络绎，忽恍杳冥。或弥纶而不穷。或消散而无所。焕乎有文章，踪朕不可得；深乎不可量，即事而非远。凡相酬对，随理详核。有何嫉诈，干犯诸师？且诸师所说，为是可毁？为不可毁？若可毁者，毁故为衰；若不可毁，毁自不及。法师何独蔽护不听毁乎？且教有大小，备在圣诰，大乘之文，则指斥小道。今弘大法，宁得不言大乘之意耶？斯则褒贬之事，从弘放学；与夺之辞，依经议论。何得见佛说而信顺，在我语而忤逆？无净平等心如是耶？且忿恚烦恼，凡夫恒性，失理之徒，率皆有此。岂可以三修未愜，六师怀恨，而蕴涅槃妙法，永不宣扬？但冀其忿愤之心既极，恬淡之寤自成耳。人面不同，其心亦异，或有辞意相反，或有心口相符。岂得必谓他人说中道而心偏执，己行无净，外不违而内平等？仇敌斗讼，岂我事焉；罪业聚集，斗争者所畏耳。

《无净论》言：摄山大师诱进化导，则不如此，即习行于无净者也。导悟之德既往，淳一之风已浇，竞胜之心，阿毁之曲，盛于兹矣。吾愿息净以通道，让胜以忘德。何必排拂异家，生其悲怒者乎？若以中道之心行于《成实》，亦能不净；若以偏著之心说于《中论》，亦得有净。固知净与不净，偏在一法。答曰：摄山大师实无净矣，但法师所赏，未衷其节。彼静守幽谷，寂尔无为，凡有训勉，莫匪同志，从容语嘿，物无间然，故其意虽深，其言甚约。今之敷畅，地势不然。处王城之隅，居聚落之内，呼吸顾望之客，屑吻纵横之士，奋锋颖，励羽翼，明目张胆，被坚执锐，聘异家，銜别解，窥伺间隙，邀冀长短，与相酬对，掬其轻重，岂得默然无言，唯唯应命？必须诘摭同异，发摘疵瑕，忘身而弘道，忤俗而通教，以此为病，益知未达。若令大师当此之地，亦何必默己，而为法师所贵耶？法师又言：“吾愿息净以通道，让胜以忘德。”道德之事，不止在净与不净，让与不让也。此语直是人间所重，法师慕而言之，竟未知胜若为可让也。若他人道高，则自胜不劳让矣；他人道劣，则虽让而无益矣。欲让之辞，将非虚设？中道之心，无处不可。《成实三论》，何事致乖？但须息守株之解，除胶柱之意，是事皆中也。来旨言“净与不净，偏在一法”。何为独褒无净耶？诎非矛盾？

《无净论》言：邪正得失，胜负是非，必生于心矣，非谓所说之法，而有定相论胜劣也。若异论是非，以偏著为失言，无是无非，消彼得失，以此论为胜妙者，他论所不及，此亦为失也。何者？凡心所破，岂无心于能破，则胜负之心不忘，宁不存胜者乎？斯则矜我为得，弃他之失，即有取舍，大生是非，便是增净。答曰：言为心使，心受言诠；和合根尘，鼓动风气，故成语也。事必由心，实如来说。至于心造伪以使口，口行诈以应心，外和而内险，言随而意逆，求利养，引声名，入道之人，在家之士，斯辈非一。圣人所以曲陈教诫，深致防杜，说见在之殃咎，叙将来之患害，此文明著，甚于日月，犹有忘爱躯，冒峻制，蹈汤炭，甘齏粉，必行而不顾也。岂能悦无净之作，而回首革音耶？若弘道之人，宣化之士，心知胜也，口言胜也，心知劣也，口言劣也，亦无所苞藏，亦无所忌禅，但直心而行之耳。他道虽劣，圣人之教也；己德虽优，亦圣人之教也。我胜则圣人胜，他劣则圣人劣。圣人之优劣，盖根缘所宜尔。于彼于此，何所厚薄哉？虽复终日按剑，极夜击柝，瞋目以争得失，作气以求胜负，在谁处乎？有心之与无心，徒欲分别虚空耳。何意不许我论说，而使我谦退？此谓鹬蚌已翔于寥廓，而虞者犹窥藪泽而求之。嗟乎！丈夫当弘斯道矣。

《无净论》言：无净之道，通于内外。子所言须净者，此用末而救本，失本而营末者也。今为子言之。何则？若依外典，寻书契之前，至淳之世，朴质其心，行不言之教，当于此时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，而各得其所，复有何净乎？固知本末不净，是物之真矣。答曰：净与无净，不可偏执。本之与末，又安可知？由来不净，宁知非末？于今而净，何验非本？夫居后而望前，则为前；居前而望后，则为后。而前后之事犹如彼此，彼呼此为彼，此呼彼为彼，彼此之名，的居谁处？以此言之，万事可知矣。本末前后，是非善恶，可恒守邪？何得自信聪明，废他耳目？夫水泡生灭，火轮旋转，入牢阱，受羁绁，生忧畏，起烦恼，其失何哉？不与道相应，而起诸见故也。相应者则不然，无为也，无不为也。善恶不能偕，而未曾离善恶，生死不能至，亦终然在生死，故得永离而任放焉。是以圣人念绕柙之不脱，愍黏胶之难离，故殷勤教示，备诸便巧。希向之徒，涉求有类，虽麟角难成，象形易失，宁得不仿佛遐路，勉励短晨？且当念己身之善恶，莫揣他物，而欲分别，而言我聪明，我知见，我计校，我思惟，以此而言，亦为疏矣。他人者实难测，或可是凡夫真尔，亦可是圣人俯同，时俗所宜见，果报所应睹。安得肆胸衿，尽情性，而生讥诮乎？正应虚己而游乎世，俯仰于电露之间耳。明月在天，众水咸见，清风至林，群籁毕响。吾岂逆物哉？不入鲍鱼，不甘腐鼠。吾岂同物哉？谁能知我，共行斯路，浩浩乎！堂堂乎！岂复见有净为非，无净为是？此则净者自净，无净者自无净，吾俱取而用之。宁劳法师费功夫，点笔纸，但申于无净；弟子疲唇舌，消暑漏，唯对于明道？戏论哉！糟粕哉！必欲且考真伪，甄观得失，无过依贤圣之言，检行藏之理，始终研究，表里综核，使浮辞无所用，诈道自然消。请待后筵，以观其妙矣。

寻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使齐，还除散骑侍郎、镇南始兴王谘议参军，兼东宫管记。历太子庶子、仆，兼管记如故。后主即位，迁秘书监、右卫将军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掌诏诰。

綽为文典丽，性又敏速，虽军国大事，下笔辄成，未尝起草，沉思者亦无以加焉，甚为后主所重。然性木强，不持检操，负才使气，陵侮人物，朝士多衔之。会施文庆、沈客卿以便佞亲幸，专制衡轴，而綽益疏。文庆等因共譖綽受高丽使金，后主收綽下狱。綽素刚，因愤恚，乃于狱中上书曰：“夫君人者，恭事上帝，子爱下民，省嗜欲，远谄佞，未明求衣，日昃忘食，是以泽被区宇，庆流子孙。陛下顷来酒色过度，不虔郊庙之神，专媚淫昏之鬼；小人在侧，宦竖弄权，恶忠直若仇讎，视生民如草芥；后宫曳绮绣，厩马馥菽粟，百姓流离，僵尸蔽野；货贿公行，帑藏损耗，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。恐东南王气，自斯而尽。”书奏，后主大怒。顷之，意稍解，遣使谓綽曰：“我欲赦卿，卿

能改过不？”絳对曰：“臣心如面，臣面可改，则臣心可改。”后主于是益怒，令宦者李善庆穷治其事，遂赐死狱中，时年五十五。有集十卷行于世。

时有吴兴章华，字仲宗，家世农夫，至华独好学，与士君子游处，颇览经史，善属文。侯景之乱，乃游岭南，居罗浮山寺，专精习业。欧阳頔为广州刺史，署为南海太守。及欧阳纥败，乃还京师。太建中，高宗使吏部侍郎萧引喻广州刺史马靖，令入子为质，引奏华与俱行。使还，而高宗崩。后主即位，朝臣以华素无伐阅，竞排诋之，乃除大市令，既雅非所好，乃辞以疾，郁郁不得志。祯明初，上书极谏，其大略曰：“昔高祖南平百越，北诛逆虏；世祖东定吴会，西破王琳；高宗克复淮南，辟地千里：三祖之功，亦至勤矣。陛下即位，于今五年，不思先帝之艰难，不知天命之可畏，溺于嬖宠，惑于酒色，祠七庙而不出，拜妃嫔而临轩，老臣宿将，弃之草莽，谄佞谗邪，升之朝廷。今疆埸日蹙，隋军压境，陛下如不改弦易张，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。”书奏，后主大怒，即日命斩之。

史臣曰：萧济、陆琼，俱以才学显著，顾野王博极群典，傅縡聪警特达，并一代之英灵矣。然縡不能循道进退，遂置极网，悲夫！

卷二十五

萧摩诃子世廉任忠樊毅弟猛鲁广达

萧摩诃，字元胤，兰陵人也。祖靚，梁右将军。父谅，梁始兴郡丞。摩诃随父之郡，年数岁而父卒，其姑夫蔡路养时在南康，乃收养之。稍长，果毅有勇力。侯景之乱，高祖赴援京师，路养起兵拒高祖，摩诃时年十三，单骑出战，军中莫有当者。及路养败，摩诃归于侯安都，安都遇之甚厚，自此常隶安都征讨。及任约、徐嗣徽引齐兵为寇，高祖遣安都北拒齐军于钟山龙尾及北郊坛。安都谓摩诃曰：“卿骁勇有名，干闻不如一见。”摩诃对曰：“今日令公见矣。”及战，安都坠马被围，摩诃独骑大呼，直冲齐军，齐军披靡，因稍解去，安都乃免。天嘉初，除本县令，以平留异、欧阳纥之功，累迁巴山太守。

太建五年，众军北伐，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。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，其前队有“苍头”、“犀角”、“大力”之号，皆身長八尺，膂力绝伦，其锋甚锐。又有西域胡，妙于弓矢，弦无虚发，众军尤惮之。及将战，明彻谓摩诃曰：“若殪此胡，则彼军夺气，君有关、张之名，可斩颜良矣。”摩诃曰：“愿示其形状，当为公取之。”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，云胡著绛衣，桦皮装弓，两端骨弭。明彻遣人觐伺，知胡在阵，乃自酌酒以饮摩诃。摩诃饮讫，驰马冲齐军，胡挺身出阵前十馀步，彀弓未发，摩诃遥掷铙钁，正中其额，应手而仆。齐军“大力”十馀人出战，摩诃又斩之，于是齐军退走。以功授明毅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廉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进爵为侯，转太仆卿，馀如故。七年，又随明彻进围宿预，击走齐将王康德，以功除晋熙太守。九年，明彻进军吕梁，与齐人大战，摩诃率七骑先入，手夺齐军大旗，齐众大溃。以功授持节、武毅将军、谯州刺史。

及周武帝灭齐，遣其将宇文忻率众争吕梁，战于龙晦。时忻有精骑数千，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，纵横奋击，斩馘甚众。及周遣大将军王轨来赴，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，断大军还路。摩诃谓明彻曰：“闻王轨始锁下流，其两头筑城，今尚未立，公若见遣击之，彼必不敢相拒。水路未断，贼势不坚，彼城若立，则吾属且为虏矣。”明彻乃奋髯曰：“搆旗陷阵，将军事也；长算远略，老夫事也。”摩诃失色而退。旬之间，周兵益至，摩诃又请于明彻曰：“今求战不得，进退无路，若潜军突围，未足为耻。愿公率步卒，乘马輿徐行，摩诃领铁骑数千，驱驰前后，必当使公安达京邑。”明彻曰：“弟之此计，乃良图也。然老夫受朕专征，不能战胜攻取，今被围逼蹙，惭置无地。且步军既多，吾为总督，必须身居其后，相率兼行。弟马军宜须在前，不可迟缓。”摩诃因率马军夜发。先是，周军长围既合，又于要路下伏数重，摩诃选精骑八十，率先冲突，自后众骑继焉，比旦达淮南。高宗诏征还，授右卫将军。十一年，周兵寇寿阳，摩诃与樊毅等众军赴援，无功而还。

十四年，高宗崩，始兴王叔陵于殿内手刃后主，伤而不死，叔陵奔东府城。时众心犹预，莫有讨贼者，东宫舍人司马申启后主，驰召摩诃，入见受敕，乃率马步数百，先趣东府城西门屯军。叔陵惶遽，自城南门而出，摩诃勒兵追斩之。以功授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，封绥建郡公，邑三千户，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万，后主悉以赐之。寻改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加左光禄大夫。旧制三公黄阁听事置鸂尾，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，门施行马，听事寝堂并置鸂尾。

仍以其女为皇太子妃。

会隋总管贺若弼镇广陵，窥觎江左，后主委摩诃备御之任，授南徐州刺史，馀并如故。祯明三年正月元会，征摩诃还朝，贺若弼乘虚济江，袭京口，摩诃请兵逆战，后主不许。及弼进军钟山，摩诃又请曰：“贺若弼悬军深入，声援犹远，且其垒堑未坚，人情惶惧，出兵掩袭，必大克之。”后主又不许。及隋军大至，将出战，后主谓摩诃曰：“公可为我一决。”摩诃曰：“从来行阵，为国为身，今日之事，兼为妻子。”后主多出金帛，颁赏诸军，令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岗，居众军之南偏，镇东大将军任忠次之，护军将军樊毅、都官尚书孔范次之，摩诃军最居北，众军南北亘二十里，首尾进退，各不相知。贺若弼初谓未战，将轻骑，登山观望形势，及见众军，因驰下置阵。广达首率所部进薄，弼军屡却，俄而复振，更分军趣北突诸将，孔范出战，兵交而走，诸将支离，阵犹未合，骑卒溃散，驻之弗止，摩诃无所用力焉，为隋军所执。

及京城陷，贺若弼置后主于德教殿，令兵卫守，摩诃请弼曰：“今为囚虏，命在斯须，愿得一见旧主，死无所恨。”弼哀而许之。摩诃入见后主，俯伏号泣，仍于旧厨取食而进之，辞诀而出，守卫者皆不能仰视。其年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寻从汉王谅诣并州，同谅作逆，伏诛，时年七十三。

摩诃讷于语言，恂恂长者，至于临戎对寇，志气奋发，所向无前。年未弱冠，随侯安都在京口，性好射猎，无日不耽游。及安都东征西伐，战胜攻取，摩诃功实居多。

子世廉，少警俊，敢勇有父风。性至孝，及摩诃凶终，服阕后，追慕弥切。其父时宾故脱有所言及，世廉对之，哀恸不自胜，言者为之歔歔。终身不执刀斧，时人嘉焉。

摩诃有骑士陈智深者，勇力过人，以平叔陵之功，为巴陵内史。摩诃之戮也，其妻子先已籍没，智深收摩诃尸，手自殓敛，哀感行路，君子义之。

颍川陈禹，亦随摩诃征讨，聪敏有识量，涉猎经史，解风角、兵书，颇能属文，便骑射，官至王府谘议。

任忠，字奉诚，小名蚩奴，汝阴人也。少孤微，不为乡党所齿。及长，谲诡多计略，膂力过人，尤善骑射，州里少年皆附之。梁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，闻其名，引置左右。侯景之乱，忠率乡党数百人，随晋熙太守梅伯龙讨景将王贵显于寿春，每战却敌。会土人胡通聚众寇抄，范命忠与主帅梅思立并军讨平之。仍随范世子嗣率众入援，会京城陷，旋戍晋熙。侯景平，授荡寇将军。

王琳立萧庄，署忠为巴陵太守。琳败还朝，迁明毅将军、安湘太守，仍随侯瑱真进讨巴、湘。累迁豫宁太守、衡阳内史。华皎之举兵也，忠预其谋。及皎平，高宗以忠先有密启于朝廷，释而不问。太建初，随章昭达讨欧阳纥于广州，以功授直阁将军。迁武毅将军、庐陵内史，秩满，入为右军将军。

五年，众军北伐，忠将兵出西道，击走齐历阳王高景安于大岷，逐北至东关，仍克其东西二城。进军蕲、谯，并拔之。径袭合肥，入其郭。进克霍州。以功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安复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吕梁之丧师也，忠全军而还。寻诏忠都督寿阳、新蔡、霍州缘淮众军，进号宁远将军、霍州刺史。入为左卫将军。十一年，加北讨前军事，进号平北将军，率众步骑趣秦郡。十二年，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。仍率步骑趣历阳。周遣王延贵率众为援，忠大破之，生擒延贵。后主嗣位，进号镇南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入为领军将军，加侍中，改封梁信郡公，邑三千户。出为吴兴内史，加秩中二千石。

及隋兵济江，忠自吴兴入赴，屯军朱雀门。后主召萧摩诃以下于内殿定义，忠执议曰：“兵家称客主异势，客贵速战，主贵持重。宜且益兵坚守宫城，遣水军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，断寇粮运。待春水长，上江周罗珣等众军，必沿流赴援，此良计矣。”众议不同，因遂出战。及败，忠驰入台见后主，言败状，启云：“陛下唯当具舟楫，就上流众军，臣以死奉卫。”后主信之，敕忠出部分，忠辞云：“臣处分讫，即当奉迎。”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，久望不至。隋将韩擒虎自新林进军，忠乃率数骑往石子岗降之，仍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。台城陷，其年入长安，隋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卒，时年七十七。子幼武，官至仪同三司。

时有沈客卿者，吴兴武康人，性便佞忍酷，为中书舍人，每立异端，唯以刻削百姓为事，由是自进。有施文庆者，吴兴乌程人，起自微贱，有吏用，后主拔为主书，迁中书舍人，俄擢为湘州刺史。未及之官，会隋军来伐，四方州镇，相继以闻。文庆、客卿俱掌机密，外有表启，皆由其呈奏。文庆心悦湘州重镇，冀欲早行，遂与客卿共为表里，抑而不言，后主弗之知也，遂以无备，至乎败国，实二人之罪。隋军既入，并戮之于前阙。

樊毅，字智烈，南阳湖阳人也。祖方兴，梁散骑常侍、仁威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鱼复县侯。父文炽，梁散骑常侍、信武将军、益州刺史，新蔡县侯。毅累叶将门，少习武善射。侯景之乱，毅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。文皎于青溪战歿，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，仍隶王僧辩，讨河东王萧誉，以功除假节、威戎将军、右中郎将。代兄俊为梁兴太守，领三州游军，随宜丰侯萧循讨陆纳于湘州。军次巴陵，营顿未立，纳潜军夜至，薄营大噪，营中将士皆惊扰，毅独与左右数十人，当营门力战，斩十馀级，击鼓申命，众乃定焉。以功授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贞威将军，封夷道县伯，食邑三百户。寻除天门太守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一千户。及西魏围江陵，毅率兵赴援，会江陵陷，为岳阳王所执，久之遁归。

高祖受禅，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，琳败奔齐，太尉侯瑱遣使招毅，毅率子弟部曲还朝。天嘉二年，授通直散骑常侍，仍随侯瑱进讨巴、湘。累迁武州刺史。太建初，转丰州刺史，封高昌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入为左卫将军。五年，众军北伐，毅率众攻广陵楚子城，拔之，击走齐军于颍口，齐援沧陵，又破之。七年，进克潼州、下邳、高栅等六城。及吕梁丧师，诏以毅为大都督，进号平北将军，率众渡淮，对清口筑城，与周人相抗，霖雨城坏，毅全军自拔。寻迁中领军。十一年，周将梁士彦将兵围寿阳，诏以毅为都督北讨前军事，率水军入焦湖。寻授镇西将军、都督荆、郢、巴、武四州水陆诸军事。十二年，进督沔、汉诸军事，以公事免。十三年，征授中护军。寻迁护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

后主即位，进号征西将军，改封逍遥郡公，邑三千户，馀并如故。入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及隋兵济江，毅谓仆射袁宪曰：“京口、采石，俱是要所，各须锐卒数千，金翅二百，都下江中，上下防捍。如其不然，大事去矣。”诸将咸从其议。会施文庆等寝隋兵消息，毅计不行。京城陷，随例入关，顷之卒。

猛字智武，毅之弟也。幼倜傥，有干略。既壮，便弓马，胆气过人。青溪之战，猛自旦迄暮，与虏短兵接，杀伤甚众。台城陷，随兄毅西上京，累战功为威戎将军。梁南安侯萧方矩为湘州刺史，以猛为司马。会武陵王萧纪举兵自汉江东下，方矩遣猛率湘、郢之卒，随都督陆法和进军以拒之。时纪已下，楼船战舰据巴江，争峡口，相持久之，不能决。法和揣纪师老卒堕，因令猛率骁勇三千，轻舸百余乘，冲流直上，出其不意，鼓噪薄之。纪众仓卒惊骇，不及整列，皆弃舰登岸，赴水死者以千数。时纪心膂数百人，犹在左右，猛将部曲三十余人，蒙楯横戈，直登纪舟，瞋目大呼，纪侍卫皆披靡，相枕藉不敢动。猛手擒纪父子三人，斩于絺中，尽收其船舰器械。以功授游骑将军，封安山县伯，邑一千户。仍进军抚定梁、益，蜀境悉平。军还，迁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轻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

永定元年，周文育等败于沌口，为王琳所获。琳乘胜将略南中诸郡，遣猛与李孝钦等将兵攻豫章，进逼周迪，军败，为迪斩执。寻遁归王琳。王琳败，还朝。天嘉二年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永阳太守。迁安成王府司马。光大元年，授壮武将军、庐陵内史。太建初，迁武毅将军、始兴平南府长史，领长沙内史。寻隶章昭达西讨江陵，潜军入峡，焚周军船舰，以功封富川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历散骑常侍，迁使持节、都督荆信二州诸军事、宣远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入为左卫将军。

后主即位，增邑并前一千户，馀并如故。至德四年，授使持节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忠武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隋将韩擒虎之济江也，猛在京师，第六子巡摄行州事，擒虎进军攻陷之，巡及家口并见执。时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领青龙八十艘为水军，于白下游奔，以御隋六合兵，后主知猛妻子在隋军，惧其有异志，欲使任忠代之，又重伤其意，乃止。祯明三年入于隋。

鲁广达，字遍览，吴州刺史悉达之弟也。少慷慨，志立功名，虚心爱士，宾客或自远而至。时江表将帅，各领部曲，动以千数，而鲁氏尤多。释褐梁邵陵王侯右常侍，迁平南当阳公府中兵参军。侯景之乱，与兄悉达聚众保新蔡。梁元帝承制，授假节、壮武将军、晋州刺史。王僧辩之讨侯景也，广达出境候接，资奉军储，僧辩谓沈炯曰：“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。”仍率众随僧辩。景平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馀如故。

高祖受禅，授征远将军、东海太守。寻徙为桂阳太守，固辞不拜，入为员外散骑常侍。除假节、信武将军、北新蔡太守。随吴明彻讨周迪于临川，每战功居最。仍代兄悉达为吴州刺史，封中宿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光大元年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。华皎称兵上流，诏司空淳于量率众军进讨。军至夏口，皎舟师强盛，莫敢进者，广达首率骁勇，直冲贼军。战舰既交，广达愤怒大呼，登舰楼，奖励士卒，风急舰转，楼摇动，广达足跌堕水，沈溺久之，因救获免。皎平，授持节、智武将军、都督巴州诸军事、巴州刺史。

太建初，与仪同章昭达入峡口，拓定安蜀等诸州镇。时周氏将图江左，大造舟舰于蜀，并运粮青泥，广达与钱道戡等将兵掩袭，纵火焚之。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户，仍还本镇。广达为政简要，推诚任下，吏民便之。及秩满。皆诣阙表请，于是诏留二年。五年，众军北伐，略淮南旧地，广达与齐军会于大岷，大破之，斩其数城王张元范，虏获不可胜数。进克北徐州，乃授都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。寻加散骑常侍，入为右卫将军。八年，出为北兖州刺史，迁晋州刺史。十年，授使持节、都督合霍二州诸军事，进号仁威将军、合州刺史。十一年，周将梁士彦将兵围寿春，诏遣中领军樊毅、左卫将军任忠等分部趣阳平、秦郡，广达率众入淮，为犄角以击之。周军攻陷豫、霍二州，南、北兖、晋等各自拔，诸将并无功，尽失淮南之地，广达因免官，以侯还第。十二年，与豫州刺史樊毅率众北讨，克郭默城。寻授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诸军事，率舟师四万，治江夏。周安州总管元景将兵寇江外，广达命偏师击走之。

后主即位，入为安左将军。寻受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至德二年，授安南将军，征拜侍中，又为安左将军，改封绥越郡公，封邑如前。寻为中领军。及贺若弼进军钟山，广达率众于白土岗南置阵，与弼旗鼓相对。广达躬擐甲胄，手执桴鼓，率励敢死，冒刃而前，隋军退走，广达逐北至营，杀伤甚众，如是者数四焉。及弼攻败诸将，乘胜至宫城，烧北掖门，广达犹督馀兵，苦战不息，斩获数十百人。会日暮，乃解甲，面台再拜恸哭，谓众曰：“我身不能救国，负罪深矣。”士卒皆涕泣歔歔，于是乃就执。祯明三年，依例入隋。

广达怆本朝沦覆，遭疾不治，寻以愤慨卒，时年五十九。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，乃命笔题其棺头，为诗曰：“黄泉虽抱恨，白日自流名。悲君感义死，不作负恩生。”总又制广达墓铭，其略曰：“灾流淮海，险失金汤，时屯运极，代革天亡。爪牙背义，介冑无良，独禀忠勇，率御有方。诚贯皎日，气励严霜，怀恩感报，抚事何忘。”

初，隋将韩擒虎之济江也，广达长子世真在新蔡，乃与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，擒虎遣使致书，以招广达。广达时屯兵京师，乃自劾廷尉请罪。后主谓之曰：“世真虽异路中大夫，公国之重臣，吾所恃赖，岂得自同嫌疑之间乎？”加赐黄金，即日还营。

广达有队主杨孝辩，时从广达在军中，力战陷阵，其子亦随孝辩，挥刃杀隋兵十余人，力穷，父子俱死。

史臣曰：萧摩诃气冠三军，当时良将，虽无智略，亦一代匹夫之勇矣；然口讷心劲，恂恂李广之徒欤！任忠虽勇决强断，而心怀反覆，诬给君上，自蹶其恶，鄙矣！至于鲁广达全忠守道，殉义忘身，盖亦陈代之良臣也。

卷二十六

孝行

◎殷不害弟不佞谢贞司马皓张昭

孔子曰：“夫圣人之德，何以加于孝乎！”孝者百行之本，人伦之至极也。凡在性灵，孰不由此。若乃奉生尽养，送终尽哀，或泣血三年，绝浆七日，思《蓼莪》之慕切，追顾复之恩深，或德感乾坤，诚贯幽显，在于历代，盖有人矣。陈承梁室丧乱，风漓化薄，及迹隐閭闾，无闻视听，今之采缀，以备阙云。

殷不害，字长卿，陈郡长平人也。祖任，齐豫章王行参军。父高明，梁尚书中兵郎。不害性至孝，居父忧过礼，由是少知名。家世俭约，居甚贫窶，有弟五人，皆幼弱，不害事老母，养小弟，勤剧无所不至，士大夫以笃行称之。

年十七，仕梁廷尉平。不害长于政事，兼饰以儒术，名法有轻重不便者，辄上书言之，多见纳用。大同五年，迁镇西府记室参军，寻以本官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是时朝廷政事多委东宫，不害与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，梁武帝尝谓肩吾曰：“卿是文学之士，吏事非卿所长，何不使殷不害来邪？”其见知如此。简文又以不害善事亲，赐其母蔡氏锦裙襦、氍毹席被褥，单复毕备。七年，除东宫步兵校尉。太清初，迁平北府谘议参军，舍人如故。

侯景之乱，不害从简文入台。及台城陷，简文在中书省，景带甲将兵入朝陛见，过谒简文。景兵士皆羌、胡杂种，冲突左右，甚不逊，侍卫者莫不惊恐辟易，唯不害与中庶子徐擒侍侧不动。及简文为景所幽，遣人请不害与居处，景许之，不害供侍益谨。简文夜梦吞一塊土，意甚不悦，以告不害，不害曰：“昔晋文公出奔，野人遗之塊，卒反晋国，陛下此梦，事符是乎？”简文曰：“若天有徵，冀斯言不妄。”

梁元帝立，以不害为中书郎，兼廷尉卿，因将家属西上。江陵之陷也，不害先于别所督战，失母所在。于时甚寒，冰雪交下，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。不害行哭道路，远近寻求，无所不至，遇见死人沟水中，即投身而下，扶捧阅视，举体冻湿，水浆不入口，号泣不辍声，如是者七日，始得母尸。不害凭尸而哭，每举音辄气绝，行路无不为之流涕。即于江陵权殡，与王褒、庾信俱入长安，自是蔬食布衣，枯槁骨立，见者莫不哀之。

太建七年，自周还朝，其年诏除司农卿，寻迁光禄大夫。八年，加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感疾，诏以光禄大夫征还养疾。后主即位，加给事中。初，不害之还也，周留其长子僧首，因居关中。祯明三年，京城陷，僧首来迎，不害道病卒，时年八十五。

不佞字季卿，不害弟也。少立名节，居父丧以至孝称。好读书，尤长吏术，仕梁，起家为尚书中兵郎，甚有能称。梁元帝承制，授戎昭将军、武陵王谘议参军。承圣初，迁武康令。时兵荒饥谨，百姓流移，不佞巡抚招集，繇负而至者以千数。会江陵陷，而母卒，道路隔绝，久不得奔赴，四载之中，昼夜号泣，居处饮食，常为居丧之礼。高祖受禅，起为戎昭将军，除娄令。至是，第四兄不齐始之江陵，迎母丧柩归葬。不佞居处之节，如始闻问，若此者又三年。身自负土，手植松柏，每岁时伏腊，必三日不食。

世祖即位，除尚书左民郎，不就。后为始兴王谘议参军，兼尚书右丞，迁东宫通事舍人。及世祖崩，废帝嗣立，高宗为太傅，录尚书辅政，甚为朝望所归。不佞素以名节自立，又受委东宫，乃与仆射到仲举、中书舍人刘师知、尚书右丞王暹等，谋矫诏出高宗。众人犹豫，未敢先发，不佞乃驰诣相府，面宣敕，令相王还第。及事发，仲举等皆伏诛，高宗雅重不佞，特赦之，免其官而已。

高宗即位，以为军师始兴王谘议参军，加招远将军。寻除大匠卿，未拜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又兼尚书右丞。俄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右丞如故。太建五年卒，时年五十六。诏赠秘书监。

第三兄不疑，次不占，次不齐，并早亡。不佞最小，事第二寡嫂张氏甚谨，所得禄俸，不入私室。长子梵童，官至尚书金部郎。

谢贞，字元正，陈郡阳夏人，晋太傅安九世孙也。祖綏，梁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。父藺，正员外郎，兼散骑常侍。贞幼聪敏，有至性。祖母阮氏先苦风眩，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，贞时年七岁，祖母不食，贞亦不食，往往如是，亲族莫不奇之。母王氏，授贞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读讫便诵。八岁，尝为《春日闲居》五言诗，从舅尚书王筠奇其有佳致，谓所亲曰：“此儿方可大成，至如‘风定花犹落’，乃追步惠连矣。”由是名辈知之。年十三，略通《五经》大旨。尤善《左氏传》，工草隶虫篆。十四，丁父艰，号顿于地，绝而复苏者数矣。初，父藺居母阮氏忧，不食泣血而卒，家人宾客惧贞复然，从父洽、族兄皓乃共往华严寺，请长爪禅师为贞说法，仍谓贞曰：“孝子既无兄弟，极须自爱，若忧毁灭性，谁养母邪？”自后少进饘粥。

太清之乱，亲属散亡，贞于江陵陷没，皓逃难番禺，贞母出家于宣明寺。及高祖受禅，皓还乡里，供养贞母，将二十年。太建五年，贞乃还朝，除智武府外兵参军事。俄迁尚书驾部郎中，寻迁侍郎。及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，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，辟贞为主簿，贞不得已乃行。寻迁府录事参军，领丹阳丞。贞度叔陵将有异志，因与卓自疏于王，每有宴游，辄辞以疾，未尝参预，叔陵雅钦重之，弗之罪也。俄而高宗崩，叔陵肆逆，府僚多相连逮，唯贞与卓独不坐。

后主仍诏贞入掌中宫管记，迁南平王友，加招远将军，掌记室事。府长史汝南周确新除都官尚书，请贞为让表，后主览而奇之。尝因宴席问确曰：“卿表自制邪？”确对曰：“臣表谢贞所作。”后主因敕舍人施文庆曰：“谢贞在王处，未有禄秩，可赐米百石。”至德三年，以母忧去职。顷之，敕起还府，仍加招远将军，掌记室。贞累启固辞，敕报曰：“省启具怀，虽知哀疚在疚，而官俟得才，礼有权夺，可便力疾还府也。”贞哀毁羸瘠，终不能之官舍。时尚书右丞徐祚、尚书左丞沈客卿俱来候贞，见其形体骨立，祚等怆然叹息，徐喻之曰：“弟年事已衰，礼有恒制，小宜割制自全。”贞因更感恻，气绝良久，二人涕泣，不能自胜，悯默而出。祚谓客卿曰：“信哉，孝门有孝子。”客卿曰：“谢公家传至孝，士大夫谁不仰止，此恐不能起，如何？”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与贞友善，及贞病笃，察往省之，问以后

事，贞曰：“孤子颺祸所集，将随灰壤。族子凯等粗自成立，已有疏付之，此固不足仰尘厚德。即日迷喘，时不可移，便为永诀。弱儿年甫六岁，名靖，字依仁，情累所不能忘，敢以为托耳。”是夜卒，敕赙米一百斛，布三十匹。后主问察曰：“谢贞有何亲属？”察因启曰：“贞有一子年六岁。”即有敕长给衣粮。

初，贞之病亟也，遗疏告族子凯曰：“吾少罹酷罚，十四倾外廕，十六钟太清之祸，流离绝国，二十馀载。号天踏地，遂同有感，得还侍奉，守先人坟墓，于吾之分足矣。不悟朝廷采拾空薄，累致清阶，纵其殒绝，无所酬报。今在忧棘，晷漏将尽，敛手而归，何所多念。气绝之后，若直奔之草野，依僧家尸陀林法，是吾所愿，正恐过为独异耳。可用薄板周身，载以灵车，覆以苇席，坎山而埋之。又吾终鲜兄弟，无他子孙，靖年幼少，未闲人事，但可三月施小床，设香水，尽卿兄弟相厚之情，即除之，无益之事，勿为也。”

初，贞在周尝侍赵王读，王即周武帝之爱弟也，厚相礼遇。王尝闻左右说贞每独处必昼夜涕泣，因私使访问，知贞母年老，远在江南，乃谓贞曰：“寡人若出居藩，当遣侍读还家供养。”后数年，王果出，因辞见，面奏曰：“谢贞至孝而母老，臣愿放还。”帝奇王仁爱而遣之，因随聘使杜子晖还国。所有文集，值兵乱多不存。

司马皓，字文升，河内温人也。高祖晋侍中、光禄勋柔之，以南顿王孙绍齐文献王攸之后。父子产，梁尚书水部侍郎、后阳太守，即梁武帝之外兄也。

皓幼聪警，有至性。年十二，丁内艰，孺慕过礼，水浆不入口，殆经旬。每至号恸，必致闷绝，内外亲戚，皆惧其不胜丧。父子产每晓喻之，逼进饘粥，然毁瘠骨立。服阕，以姻戚子弟，预入问讯，梁武帝见皓羸瘦，叹息良久，谓其父子产曰：“昨见罗儿面颜憔悴，使人惻然，便是不坠家风，为有子矣。”罗儿，即皓小字也。释褐太学博士，累迁正员郎。丁父艰，哀毁逾甚，庐于墓侧，一日之内，唯进薄麦粥一升。墓在新林，连接山阜，旧多猛兽，皓结庐数载，豺狼绝迹。常有两鹇栖宿庐所，驯狎异常，新林至今犹传之。

承圣中，除太子庶子。江陵陷，随例入关，而梁室屠戮，太子瘞殡失所，皓以宫臣，乃抗表周朝，求还江陵改葬，辞甚酸切。周朝优诏答曰：“昔主父从戮，孔车有长者之风，彭越就诛，栾布得陪臣之礼。庶子乡国已改，犹怀送往之情，始验忠贞，方知臣道，即敕荆州，以礼安厝。”

太建八年，自周还朝，高宗特降殊礼，赏锡有加。除宜都王谘议参军事，徙安德宫长秋卿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、司州大中正，卒于官。有集十卷。

子延义，字希忠，少沈敏好学。江陵之陷，随父入关。丁母忧，丧过于礼。及皓还都，延义乃躬负灵榱，昼伏宵行，冒履冰霜，手足皆皸痂。及至都，以中风冷，遂致挛废，数年方愈。稍迁鄱阳王录事参军、沅陵王友、司徒从事中郎。

张昭，字德明，吴郡吴人也。幼有孝性，色养甚谨，礼无违者。父□，常患消渴，嗜鲜鱼，昭乃身自结网捕鱼，以供朝夕。弟乾，字玄明，聪敏博学，亦有至性。及父卒，兄弟并不衣绵帛，不食盐醋，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。每一感恸，必致呕血，邻里闻其哭声，皆为之涕泣。父服未终，母陆氏又亡，兄弟遂六年哀毁，形容骨立，亲友见者莫识焉。家贫，未得大葬，遂布衣蔬食，十有馀年，杜门不出，屏绝人事。时衡阳王伯信临郡，举乾孝廉，固辞不就。兄弟并因毁成疾，昭失一眼，乾亦中冷苦癖，年并未五十终于家，子胤俱绝。

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，侨居于会稽剡县，居家以孝闻。及丁父忧，哀毁而卒，高宗嘉之，诏改其所居清苦里为孝家里云。

史臣曰：人伦之德，莫大于孝，是以报本反始，尽性穷神，孝乎惟孝，不可不勸矣。故《记》云“塞乎天地”，盛哉！

卷二十七

儒林

◎沈文阿沈洙戚袞郑灼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绥

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

盖今儒者，本因古之六学，斯则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致治之成法也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六学自此缺矣。汉武帝立《五经》博士，置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其传业者甚众焉。自两汉登贤，咸资经术。魏、晋浮荡，儒教沦歇，公卿士庶，罕通经业矣。宋、齐之间，国学时复开置。梁武帝开五馆，建国学，总以《五经》教授，经各置助教云。武帝或纡銮驾，临幸庠序，释奠先师，躬亲试胄，申之宴语，劳之束帛，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。高祖创业开基，承前代离乱，衣冠殄尽，寇贼未宁，既日不暇给，弗遑劝课。世祖以降，稍置学官，虽博延生徒，成业盖寡。今之采缀，盖亦梁之遗儒云。

沈文阿，字国卫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峻，以儒学闻于梁世，授桂州刺史，不行。文阿性刚强，有膂力，少习父业，研精章句。祖舅太史叔明、舅王慧兴并通经术，而文阿颇传之。又博采先儒异同，自为义疏。治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。察孝廉，为梁临川王国侍郎，累迁兼国子助教、《五经》博士。

梁简文在东宫，引为学士，深相礼遇，及撰《长春义记》，多使文阿撮异闻以广之。及侯景寇逆，简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，入援京师。城陷，与张□乘共保吴兴，□乘败，文阿窜于山野。景素闻其名。求之甚急，文阿穷迫不知所出，登树自缢，遇有所亲救之，便自投而下，折其左臂。及景平，高祖以文阿州里，表为原乡令，监江阴郡。

绍泰元年，入为国子博士，寻领步兵校尉，兼掌仪礼。自太清之乱，台阁故事，无有存者，文阿父峻，梁武世尝掌朝仪，颇有遗稿，于是斟酌裁撰，礼度皆自之出。及高祖受禅，文阿辄弃官还武康，高祖大怒，发使往诛之。时文阿宗人沈恪为郡，请使者宽其死，即面缚锁颈致于高祖，高祖视而笑曰：“腐儒复何为者？”遂赦之。

高祖崩，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、中书舍人刘师知等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衣服之制，语在师知传。及世祖即皇帝位，克日谒庙，尚书右丞庾持奉诏遣博士议其礼。文阿议曰：

民物推移，质文殊轨，圣贤因机而立教，王公随时以适宜。夫干人无君，不散则乱，万乘无主，不危则亡。当隆周之日，公旦叔父，吕、召爪牙，成王在丧，祸几覆国。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仪，始殡受麻冕之策。斯盖示天下以有主，虑社稷之艰难。逮乎末叶纵横，汉承其弊，虽文、景刑厝，而七国连兵。或逾月即尊，或崩日称诏，此皆有为而为之，非无心于礼制也。今国讳之日，虽抑哀于玺绂之重，犹未序于君臣之仪。古礼，朝庙退坐正寝，听群臣之政，今皇帝拜庙还，宜御太极殿，以正南面之尊，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卫者也。其壤奠之节，周礼以玉作鬯，公侯以圭，子男执璧，此瑞玉也。奠鬯既竟，又复致享，天子以璧，王后用琮。秦烧经典，威仪散灭，叔孙通定礼，尤失前宪，奠鬯不圭，致享无帛，公王同璧，鸿胪奏贺。若此数事，未闻于古，后相沿袭，至梁行之。夫称觴奉寿，家国大庆，四厢雅乐，歌奏欢欣。今君臣吞哀，万民抑割，岂同于惟新之礼乎？且周康宾称奉圭，无万寿之献，此则前准明矣。三宿三咤，上宗日飨，斯盖祭候受福，宁谓贺酒邪！愚以今坐正殿，止行荐璧之仪，无贺酒之礼。谨撰谒庙还升正寝、群臣陪荐仪注如别。

诏可施行。寻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国子博士，领羽林监，仍令于东宫讲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天嘉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诏赠廷尉卿。

文阿所撰《仪礼》八十馀卷，《经典大义》十八卷，并行于世，诸儒多传其学。

沈洙，字弘道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休稚，梁余杭令。父山卿，梁国子博士、中散大夫。洙少方雅好学，不妄交游。治《三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。精识强记，《五经》章句，诸子史书，问无不答。解巾梁湘东王国左常侍，转中军宣城王限内参军，板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，迁尚书祠部郎中，时年盖二十馀。大同中，学者多涉猎文史，不为章句，而洙独积思经术，吴郡殊异、会稽贺琛甚嘉之。及异、琛于士林馆讲制旨义，常使洙为都讲。侯景之乱，洙窜于临安，时世祖在焉，亲就习业。及高祖入辅，除国子博士，与沈文阿同掌仪礼。

高祖受禅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历扬州别驾从事史、大匠卿。有司奏前宁远将军、建康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，主人奉使关内，因欲迎丧，久而未返。此月晦即是再周，主人弟息见在此者，为至月末除灵，内外即吉？为待主人还情礼申竟？以事谘左丞江德藻，德藻议：“王卫军云：‘久丧不葬，唯主人不变，其余亲各终月数而除。’此盖引《礼》文论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。孝轨既在异域，虽已迎丧，还期无指，诸弟若遂不除，永绝婚嫁，此于人情，或为未允。中原沦陷已后，理有事例，宜谘沈常侍详议。”洙议曰：“礼有变正，又有从宜。《礼小记》云：‘久而不葬者，唯主丧者不除，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。’《注》云：‘其余谓傍亲。’如郑所解，众子皆应不除，王卫军所引，此盖礼之正也。但魏氏东关之役，既失亡尸柩，葬礼无期，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，故制使除服。

晋氏丧乱，或死于虏庭，无由迎殡，江左故复申明其制。李胤之祖，王华之父，并存亡不测，其子制服依时释纻，此并变礼之宜也。孝轨虽因奉使便欲迎丧，而戎狄难亲，还期未克。愚谓宜依东关故事，在此国内者，并应释除纻麻，毁灵附祭，若丧柩得还，别行改葬之礼。自天下寇乱，西朝倾覆，流播绝域，情礼莫申，若此之徒，谅非一二，宁可丧期无数，而弗除衰服，朝廷自应为之限制，以义断恩，通访博识，折之礼衷。”德藻依洙议，奏可。

世祖即位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侍东宫读。寻兼尚书左丞，领扬州大中正，迁光禄卿，侍读如故。废帝嗣位，重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。迁戎昭将军、轻车衡阳王长史，行府国事，带琅邪、彭城二郡丞。梁代旧律，测囚之法，日一上，起自晡鼓，尽于二更。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，以旧法测立时久，非人所堪，分其刻数，日再上。廷尉以为新制过轻，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、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尚书省详议。时高宗录尚书，集众议之，都官尚书周弘正曰：“未知狱所测人，有几人款？几人不款？须前责取人名及数并其罪目，然后更集。”得廷尉监沈仲由列称，别制已后，有寿羽儿一人坐杀寿慧，刘磊渴等八人坐偷马仗家口渡北，依法测之，限讫不款。刘道朔坐犯七改偷，依法测立，首尾二日而款。陈法满坐被使封藏、阿法受钱，未及上而款。弘正议曰：“凡小大之狱，必应以情，正言依准五听，验其虚实，岂可全恣考掠，以判刑罪。且测人时节，本非古制，近代已来，方有此法。起自晡鼓，迄于二更，岂是常人所能堪忍？所以重械之下，危堕之上，无人不服，诬枉者多。朝晚二时，同等刻数，进退而求，于事为衷。若谓小促前期，致实罪不伏，如复时节延长，则无愆妄款。且人之所堪，既有强弱，人之立意，固亦多途。至如贯高榜笞刺热，身无完者，戴就熏针并极，困笃不移，岂关时刻长短，掠测优劣？夫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，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，斯则古之圣王，垂此明法。愚谓依范泉著制，于事为允。”舍人盛权议曰：“比部范泉新制，尚书周弘正明议，咸允《虞书》惟轻之旨，《殷颂》敷正之言。窃寻廷尉监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后，凡有狱十一人，其所测者十人，款者唯一。愚谓染罪之囚，狱官宜明加辨析，穷考事理。若罪有可疑，自宜启审分判，幸无滥测；若罪有实验，乃可启审测立；此则枉直有分，刑宥斯理。范泉今牒述《汉律》，云‘死罪及除名，罪证明白，考掠已至，而抵隐不服者，处当列上’。杜预注云‘处当，证验明白之状，列其抵隐之意’。窃寻旧制深峻，百中不款者一，新制宽优，十中不款者九，参会两文，宽猛实异，处当列上，未见厘革。愚谓宜付典法，更详‘处当列上’之文。”洙议曰：“夜中测立，缓急易欺，兼用昼漏，于事为允。但漏刻賾促，今古不同，《汉书·律历》，何承天、祖冲之、缸之父子《漏经》，并自关鼓至下鼓，自晡鼓至关鼓，皆十三刻，冬夏四时不异。若其日有长短，分在中时前后。今用梁末改漏，下鼓之后，分其短长，夏至之日，各十七刻，冬至之日，各十二刻。伏承命旨，刻同勒令，检一日之刻乃同，而四时之用不等，廷尉今牒，以时刻短促，致罪人不款。愚意愿去夜测之昧，从昼漏之明，斟酌今古之间，参会二漏之义，舍秋冬之少刻，从夏日之长晷，不问寒暑，并依今之夏至，朝夕上测，各十七刻。比之古漏，则一上多昔四刻，即用今漏，则冬至多五刻。虽冬至之时，数刻侵夜，正是少日，于事非疑。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，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，求之鄙意，窃谓允合。”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，高宗曰：“沈长史议得中，宜更博议。”左丞宗元饶议曰：“窃寻沈议非顿异范，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，兼斟酌其佳，以会优剧。即同牒请写还删定曹详改前制。”高宗依事施行。

洙以太建元年卒，时年五十二。

戚衮，字公文，吴郡盐官人也。祖显，齐给事中。父霸，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。衮少聪慧，游学京都，受《三礼》于国子助教刘文绍，一二年中，大义略备。年十九，梁武帝敕策《孔子正言》并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义，衮对高第。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。

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《仪礼》义，怀方北人，自魏携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疏，秘惜不传，及将亡，谓家人曰：“吾死后，戚生若赴，便以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义本付之，若其不来，即宜随尸而殡。”其为儒者推许如此。寻兼太学博士。

梁简文在东宫，召衮讲论。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，先命道学互相质难，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，间以剧谈。摛辞辩纵横，难以答抗，诸人慑气，皆失次序。衮时骋义，摛与往复，衮精采自若，对答如流，简文深加叹赏。寻除员外散骑侍郎，又迁员外散骑常侍。敬帝承制，出为江州长史，仍随沈泰镇南豫州。泰之奔齐也，逼衮俱行，后自鄴下遁还。又随程文季北伐，吕梁军败，衮没于周，久之得归。仍兼国子助教，除中卫始兴王府录事参军。太建十三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衮于梁代撰《三礼义记》，值乱亡失，《礼记义》四十卷行于世。

郑灼，字茂昭，东阳信安人也。祖惠，梁衡阳太守。父季徽，通直散骑侍郎、建安令。灼幼而聪敏，励志儒学，少受业于皇侃。梁中大通五年，释褐奉朝请。累迁员外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、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，转平西邵陵王府记室。简文在东宫，雅爱经术，引灼为西省义学士。承圣中，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寻为威戎将军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高祖、世祖之世，历安东临川、镇北鄱阳二王府谘议参军，累迁中散大夫，以本职兼国子博士。未拜，太建十三年卒，时年六十八。

灼性精勤，尤明《三礼》。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，侃谓灼曰“郑郎开口”，侃因唾灼口中，自后义理逾进。灼家贫，抄义疏以日继夜，笔毫尽，每削用之。灼常蔬食，讲授多苦心热，若瓜时，辄偃卧以瓜镇心，起便诵读，其笃志如此。

时有晋陵张崖、吴郡陆羽、吴兴沈德威、会稽贺德基，俱以礼学自命。

张崖传《三礼》于同郡刘文绍，仕梁历王府中记室。天嘉元年，为尚书仪曹郎，广沈文阿《仪注》，撰五礼。出为丹阳令、王府谘议参军。御史中丞宗元饶表荐为国子博士。

陆羽少习崔灵恩《三礼义宗》，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，诏令诣行。还除给事中、定阳令。天嘉初，侍始兴王伯茂读，迁尚书祠部郎中。

沈德威字怀远，少有操行。梁太清末，遁于天目山，筑室以居，虽处乱离，而笃学无倦，遂治经业。天嘉元年，征出都，侍太子讲《礼传》。寻授太学博士，转国子助教。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，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，率常如此。迁太常丞，兼五礼学士，寻为尚书仪曹郎，后为祠部郎。俄丁母忧去职。祯明三年入隋，官至秦王府主簿。年五十五卒。

贺德基字承业，世传《礼》学。祖文发，父淹，仕梁俱为祠部郎，并有名当世。德基少游学于京邑，积年不归，衣资罄乏，又耻服故弊，盛冬止衣被襦袴。尝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，容服甚盛，呼德基入寺门，脱白纶巾以赠之。仍谓德基曰：“君方为重器，不久贫寒，故以此相遗耳。”德基问姬姓名，不答而去。德基于《礼记》称为精明，居以传授，累迁尚书祠部郎。德基虽不至大官，而三世儒学，俱为祠部，时论美其不坠焉。

全缓，字弘立，吴郡钱塘人也。幼受《易》于博士褚仲都，笃志研玩，得其精微。梁太清初，历王国侍郎、奉朝请，俄转国子助教，兼司义郎，专讲《诗》、《易》。绍泰元年，除尚书水部郎。太建中，累迁镇南始兴王府谘议参军，随府诣湘州，以疾卒，时年七十四。缓治《周易》、《老庄》，时人言玄者咸推之。

张讥，字直言，清河武城人也。祖僧宝，梁散骑侍郎、太子洗马。父仲悦，梁庐陵王府录事参军、尚书祠部郎中。讥幼聪俊，有思理，年十四，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笃好玄言，受学于汝南周弘正，每有新意，为先辈推伏。梁大同中，召补国子《正言》生。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《乾》、《坤》文言，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，敕令议论，诸儒莫敢先出，讥乃整容而进，谘审循环，辞令温雅。梁武帝甚异之，赐裙襦绢等，仍云“表卿稽古之力”。

讥幼丧母，有错彩经帕，即母之遗制，及有所识，家人具以告之，每岁时辄对帕哽噎，不能自胜。及丁父忧，居丧过礼。服阕，召补湘东王国左常侍，转田曹参军，迁士林馆学士。

简文在东宫，出士林馆发《孝经》题，讥议论往复，甚见嗟赏，自是每有讲集，必遣使召讥。及侯景寇逆，于围城之中，犹侍袁太子于武德后殿讲《老》、《庄》。梁台陷，讥崎岖避难，卒不事景，景平，历临安令。

高祖受禅，除太常丞，转始兴王府刑狱参军。天嘉中，迁国子助教。是时周弘正在国学，发《周易》题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。讥与弘正议论，弘正乃屈，弘直危坐厉声，助其申理。讥乃正色谓弘直曰：“今日义集，辩正名理，虽知兄弟急难，四公不得有助。”弘直曰：“仆助君师，何为不可？”举座以为笑乐。弘正尝谓人曰：“吾每登座，见张讥在席，使入懔然。”高宗世，历建安王府记室参军，兼东宫学士，转武陵王限内记室，学士如故。

后主在东宫，集官僚置宴，时造玉柄麈尾新成，后主亲执之，曰：“当今虽复多士如林，至于堪捉此者，独张讥耳。”即手授讥。仍令于温文殿讲《庄》、《老》，高宗幸宫临听，赐御所服衣一袭。后主嗣位，领南平王府谘议参军、东宫学士。寻迁国子博士，学士如故。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，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，敕召讥竖义。时索麈尾未至，后主敕取松枝，手以属讥，曰“可代麈尾”。顾谓群臣曰“此即是张讥后事”。祯明三年入隋，终于长安，时年七十六。

讷性恬静，不求荣利，常慕闲逸，所居宅营山池，植花果，讲《周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而教授焉。吴郡陆元朗、硃孟博、一乘寺沙门法才、法云寺沙门慧休、至真观道士姚綬，皆传其业。讷所撰《周易义》三十卷，《尚书义》十五卷，《毛诗义》二十卷，《孝经义》八卷，《论语义》二十卷，《老子义》十一卷，《庄子内篇义》十二卷，《外篇义》二十卷，《杂篇义》十卷，《玄部通义》十二卷，又撰《游玄桂林》二十四卷，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。

子孝则，官至始安王记室参军。

顾越，字思南，吴郡盐官人也。所居新坡黄冈，世有乡校，由是顾氏多儒学焉。越少孤，以勤苦自立，聪慧有口辩，说《毛氏诗》，傍通异义，梁太子詹事周舍甚赏之。解褐扬州议曹史，兼太子左率丞。越于义理精明，尤善持论，与会稽贺文发俱为梁南平王伟所重，引为宾客。寻补《五经》博士。绍泰元年，迁国子博士。世祖即位，除始兴王谘议参军，侍东宫读。世祖以越笃老，厚遇之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又领国子博士，侍读如故。废帝嗣立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舍人。华皎之构逆也，越在东阳，或谮之于高宗，言其有异志，诏下狱，因坐免。太建元年卒于家，时年七十八。

时有东阳龚孟舒者，亦治《毛氏诗》，善谈名理。梁武世，仕至寻阳郡丞，元帝在江州，遇之甚重，躬师事焉。承圣中，兼中书舍人。天嘉初，除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国子助教、太中大夫。太建中卒。

沈不害，字孝和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总，齐尚书祠部郎。父懿，梁邵陵王参军。不害幼孤，而修立好学。十四召补国子生，举明经。累迁梁太学博士。转庐陵王府刑狱参军，长沙王府谘议，带汝南令。天嘉初，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，兼嘉德殿学士。自梁季丧乱，至是国学未立，不害上书曰：

臣闻立人建国，莫尚于尊儒，成俗化民，必崇于教学。故东胶西序，事隆乎三代，环林璧水，业盛于两京。自淳源既远，浇波已扇，物之感人无穷，人之逐欲无节，是以设训垂范，启导心灵，譬彼染蓝，类诸琢玉，然后人伦以睦，卑高有序，忠孝之理既明，君臣之道攸固。执礼自基，鲁公所以难侮，歌乐已细，郑伯于是前亡，干戚舞而有苗至，泮宫成而淮夷服，长想洙、泗之风，载怀淹、稷之盛，有国有家，莫不尚已。

梁太清季年，数钟否剥，戎狄外侵，奸回内[B192]，朝闻鼓鼙，夕炤烽火。洪儒硕学，解散甚于坑夷，《五典》、《九丘》，湮灭逾乎帷盖。成均自斯坠业，瞽宗于是不修，哀成之祠弗陈稌享，释菜之礼无称俎豆，颂声寂寞，遂逾一纪。后生敦悦，不见函杖之仪，晚学钻仰，徒深倚席之叹。

陛下继历升统，握镜临宇，道洽寰中，威加无外，浊流已清，重氛载廓，含生熙阜，品庶咸亨。宜其弘振礼乐，建立庠序，式稽古典，纤迹儒宫，选公卿门子，皆入于学，助教博士，朝夕讲肄，使担簦负笈，锵锵接衽，方领矩步，济济成林。如切如磋，闻《诗》闻《礼》，一年可以功倍，三冬于是足用。故能擢秀雄州，扬庭观国，入仕登朝，资优学以自辅，莅官从政，有经业以治身，轺驾列庭，青紫拾地。

古者王世子之贵，犹与国子齿，降及汉储，兹礼不坠，暨乎两晋，斯事弥隆，所以见师严而道尊者也。皇太子天纵生知，无待审喻，犹宜晦迹俯同，专经请业，奠爵前师，肃若旧典。昔阙里之堂，草莱自辟，旧宅之内，丝竹流音，前圣遗烈，深以炯戒。况复江表无虞，海外有截，岂得不开闡大猷，恢弘至道？宁可使玄教儒风，弗兴圣世，盛德大业，遂蕴尧年？臣末学小生，词无足算，轻献瞽言，伏增悚惕。

诏答曰：“省表闻之。自旧章弛废，微言将绝，朕嗣膺宝业，念在缉熙，而兵革未息，军国草创，常恐前王令典，一朝泯灭。卿才思优洽，文理可求，弘惜大体，殷勤名教，付外详议，依事施行。”又表改定乐章，诏使制三朝乐歌八首，合二十八曲，行之乐府。

五年，除赣令。入为尚书仪曹郎，迁国子博士，领羽林监，敕治五礼，掌策文谥议。太建中，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长史，行丹阳郡事。转员外散骑常侍、光禄卿。寻为戎昭将军、明威武陵王长史，行吴兴郡事。俄入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。十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不害治经术，善属文，虽博综坟典，而家无卷轴。每制文，操笔立成，曾无寻检。仆射汝南周弘正常称之曰：“沈生可谓意圣人乎！”著治《五礼仪》一百卷，《文集》十四卷。

子志道，字崇基，少知名。解褐扬州主簿，寻兼文林著士，历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。祯明三年入隋。

王元规，字正范，太原晋阳人也。祖道宝，齐员外散骑常侍、晋安郡守。父玮，梁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。元规八岁而孤，兄弟三人，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，时年十二。郡土豪刘瑱者，资财巨万，以女妻之。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，欲结强援，元规泣请曰：“姻不失亲，古人所重。岂得苟安异壤，辄婚非类！”母感其言而止。

元规性孝，事母甚谨，晨昏未尝离左右。梁时山阴县有暴水，流漂居宅，元规唯有一小船，仓卒引其母妹并孤侄入船，元规自执楫棹而去，留其男女三人，阁于树杪，及水退获全，时人皆称其至行。

元规少好学，从吴兴沈文阿受业，十八，通《春秋左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丧服》。梁中大通元年，诏策《春秋》，举高第，时名儒咸称赏之。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，转员外散骑侍郎。简文之在东宫，引为宾客，每令讲论，甚见优礼。除中军宣城王府记室参军。及侯景寇乱，携家属还会稽。天嘉中，除始兴王府功曹参军，领国子助教，转镇东鄱阳王府记室参军，领助教如故。

后主在东宫，引为学士，亲受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丧服》等义，赏赐优厚。迁国子祭酒。新安王伯固尝因入宫，适会元规将讲，乃启请执经，时论以为荣。俄除尚书祠部郎。自梁代诸儒相传为《左氏》学者，皆以贾逵、服虔之义难驳杜预，凡一百八十条，元规引证通析，无复疑滞。每国家议吉凶大礼，常参预焉。丁母忧去职，服阕，除鄱阳王府中录事参军，俄转散骑侍郎，迁南平王府限内参军。王为江州，元规随府之镇，四方学徒，不远千里来请道者，常数十百人。祯明三年入隋，为秦王府东阁祭酒。年七十四，卒于广陵。

元规著《春秋发题辞》及《义记》十一卷，《续经典大义》十四卷，《孝经义记》两卷，《左传音》三卷，《礼记音》两卷。

子大业，聪敏知名。

时有吴郡陆庆，少好学，遍知《五经》，尤明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节操甚高。释褐梁武陵王国右常侍，历征西府墨曹行参军，除娄令。值梁季丧乱，乃覃心释典，经论靡不该究。天嘉初，征为通直散骑侍郎，不就。永阳王为吴郡太守，闻其名，欲与相见，庆固辞以疾。时宗人陆荣为郡五官掾，庆尝诣焉，王乃微服往荣第，穿壁以观之。王谓荣曰：“观陆庆风神凝峻，殆不可测，严君平、郑子真何以尚兹。”鄱阳、晋安王俱以记室征，并不就。乃筑室屏居，以禅诵为事，由是传经受业者盖鲜焉。

史臣曰：夫砥身励行，必先经术，树国崇家，率由兹道，故王政因之而至治，人伦得之而攸序。若沈文阿之徒，各专经授业，亦一代之鸿儒焉。文阿加复草创礼仪，盖叔孙通之流亚矣。

卷二十八

文学

◎杜之伟颜晃江德藻庾持许亨褚玠岑之敬陆琰弟瑜

何之元徐伯阳张正见蔡凝阮卓

《易》曰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，孔子曰“焕乎其有文章”也。自楚、汉以降，辞人世出，洛汭、江左，其流弥畅。莫不思侔造化，明并日月，大则宪章典谟，裨赞王道，小则文理清正，申纾性灵。至于经礼乐，综人伦，通古今，述美恶，莫尚乎此。后主嗣业，雅尚文词，傍求学艺，焕乎俱集。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，躬自省览，其有辞工，则神笔赏激，加其爵位，是以搢绅之徒，咸知自励矣。若名位文学晃著者，别以功迹论。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，备于此篇云尔。

杜之伟，字子大，吴郡钱塘人也。家世儒学，以《三礼》专门。父规，梁奉朝请，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、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。

之伟幼精敏，有逸才。七岁，受《尚书》，稍习《诗》、《礼》，略通其学。十五，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，时辈称其早成。仆射徐勉尝见其文，重其有笔力。中大通元年，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，敕勉撰定仪注，勉以台阁先无此礼，召之伟草具其仪。乃启补东宫学士，与学士刘陟等钞撰群书，各为题目。所撰《富教》、《政道》二篇，皆之伟为序。及湘阴侯萧昂为江州刺史，以之伟掌记室。昂卒，庐陵王续代之，又手教招引，之伟固辞不应命，乃送昂丧柩还京。仍侍临城公读。寻除扬州议曹从事、南康嗣王墨曹参军，兼太学限内博士。大同七年，梁皇太子释奠于国学，时乐府无孔子、颜子登歌词，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，伶人传习，以为故事。转补安前邵陵王田曹参军，又转刑狱参军。之伟年位甚卑，特以强识俊才，颇有名当世，吏部尚书张缵深知之，以为廊庙器也。

侯景反，之伟逃窜山泽。及高祖为丞相，素闻其名，召补记室参军。迁中书侍郎，领大著作。高祖受禅，除鸿胪卿，余并如故。之伟启求解著作，曰：“臣以绍泰元年，忝中书侍郎，掌国史，于今四载。臣本庸贱，谬蒙盼识，思报恩奖，不敢废官。皇历惟新，驱馭轩、昊，记言记事，未易其人，著作之材，更宜选众。御史中丞沈炯、尚书左丞徐陵、梁前兼大著作虞荔、梁前黄门侍郎孔奂，或清文赡笔，或强识稽古，迁、董之任，允属群才，臣无容遽变市朝，再妨贤路。尧朝皆让，诚不可追，陈力就列，庶几知免。”优敕不许。寻转大匠卿，迁太中大夫，仍敕撰梁史。永定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二。高祖甚悼惜之，诏赠通直散骑常侍，赙钱五万，布五十匹，棺一具，克日举哀。

之伟为文，不尚浮华，而温雅博赡。所制多遗失，存者十七卷。

颜晃，字元明，琅邪临沂人也。少孤贫，好学，有辞采。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。时东宫学士庾信尝使于府中，王使晃接对，信轻其尚少，曰：“此府兼记室几人？”晃答曰：“犹当少于宫中学士。”当时以为善对。

侯景之乱，西奔荆州。承圣初，除中书侍郎。时杜龢为吴兴太守，专好勇力，其所部多轻险少年，元帝患之，乃使晃管其书翰。仍敕龢曰：“卿年时尚少，习读未晚，颜晃文学之士，使相毘佐，造次之间，必宜谘禀。”及龢诛，晃归世祖，世祖委以书记，亲遇甚笃。除宣毅府中录事，兼记室参军。

永定二年，高祖幸大庄严寺，其夜甘露降，晃献《甘露颂》，词义该典，高祖甚奇之。天嘉初，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中书舍人，掌诏诰。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诏赠司农卿，谥曰贞子，并赐墓地。

晃家世单门，傍无戚援，而介然修立，为当世所知。其表奏诏诰，下笔立成，便得事理，而雅有气质。有集二十卷。

江德藻，字德藻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柔之，齐尚书仓部郎中。父革，梁度支尚书、光禄大夫。德藻好学，善属文。美风仪，身長七尺四寸。性至孝，事亲尽礼。与异产昆弟居，恩惠甚笃。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参军。大司马南平王萧伟闻其才，召为东阁祭酒。迁安西湘东王府外兵参军，寻除尚书比部郎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之后，容貌毁瘠，如居丧时。除安西武陵王记室，不就。久之，授庐陵王记室参军。除廷尉正，寻出为南兖州治中。及高祖为司空、征北将军，引德藻为府谘议。转中书侍郎，迁云麾临海王长史。陈台建，拜尚书吏部侍郎。

高祖受禅，授秘书监，兼尚书左丞。寻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天嘉四年，兼散骑常侍，与中书郎刘师知使齐，著《北征道理记》三卷。还拜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。顷之迁御史中丞，坐公事免。寻拜振远将军、以通直散骑常侍。自求幸县，出补新喻令，政尚恩惠，颇有异绩。六年，卒于官，时年五十七。世祖甚悼惜之，诏赠散骑常侍。所著文笔十五卷。

子椿，亦善属文，历太子庶子、尚书左丞。

庾持，字允德，颍川鄢陵人也。祖佩玉，宋长沙内史。父沙弥，梁长城令。持少孤，性至孝，居父忧过礼。笃志好学，尤善书记，以才艺闻。解褐梁南平王左常侍、轻车河东王府行参军，兼尚书郎，寻而为真。出为安吉令，迁镇东邵陵王府限外记室，兼建康令。天监初，世祖与持有旧，及世祖为吴兴太守，以持为郡丞，兼掌书翰，自是常依文帝。文帝克张彪，镇会稽，又令持监临海郡。以贪纵失民和，为山盗所劫，幽执十旬，世祖遣刘澄讨平之，持乃获免。高祖受禅，授安东临川王府谘议参军。天嘉初，迁尚书左丞。以预长城之功，封崇德县子，邑三百户。拜封之日，请令史为客，受其饷遗，世祖怒之，因坐免。寻为宣惠始兴王府谘议参军。除临安令，坐杖杀县民免封。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除棱威将军、盐官令。光大元年，迁秘书监，知国史事。又为少府卿，领羽林监。迁太中大夫，领步兵校尉。太建元年卒，时年六十二。诏赠光禄大夫。

持善字书，每属辞，好为奇字，文士亦以此讥之。有集十卷。

许亨，字亨道，高阳新城人，晋徵士询之六世孙也。曾祖珪，历给事中，委桂阳太守，高尚其志，居永兴之究山，即询之所隐也。祖勇慧，齐太子家令、冗从仆射。父懋，梁始平天门二郡守、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，以学艺闻，撰《毛诗风雅比兴义类》十五卷，《述行记》四卷。亨少传家业，孤介有节行。博通群书，多识前代旧事，名辈皆推许之，甚为南阳刘之遴所重，每相称述。解褐梁安东王行参军，兼太学博士，寻除平西府记室参军。太清初，为征西中记室，兼太常丞。

侯景之乱，避地郢州，会梁邵陵王自东道至，引为谘议参军。王僧辩之袭郢州也，素闻其名，召为仪同从事中郎。迁太尉从事中郎，与吴兴沈炯对掌书记，府朝政务，一以委焉。晋安王承制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亨奉笺辞府，僧辩答曰：“省告，承有朝授，良为德举。卿操尚淳深，文艺该洽，学优而官，自致青紫。况久羁骏足，将成顿轡，匡辅虚暗，期寄实深。既欣游处，用忘劳屈，而枳棘栖鹑，常以增叹。夕郎之选，虽为清显，位以才升，差自无愧。且卿始云知命，方骋康衢，未有执戟之疲，便深夜行之慨，循复来翰，殊用怆然。古人相思，千里命驾，素心不昧，宁限城闉，存顾之深，荒惭无已。”

高祖受禅，授中散大夫，领羽林监。迁太中大夫，领大著作，知梁史事。初，僧辩之诛也。所司收僧辩及其子顼尸，于方山同坎埋瘞，至是无敢言者。亨以故吏，抗表请葬之，乃与故义徐陵、张种、孔奂等，相率以家财营葬，凡七柩皆改窆焉。

光大初，高宗入辅，以亨贞正有古人之风，甚相钦重，常以师礼事之。及到仲举之谋出高宗也，毛喜知其诈，高宗问亨，亨劝勿奉诏。高宗即位，拜卫尉卿。太建二年卒，时年五十四。

初撰《齐书》并《志》五十卷，遇乱失亡。后撰《梁史》，成者五十八卷。梁太清之后所制文笔六卷。

子善心，早知名，官至尚书度支侍郎。

褚玠，字温理，河南阳翟人也。曾祖炫，宋升明初与谢朓、江革、刘侯入侍殿中，谓之四友。官至侍中、吏部尚书，谥贞子。祖湊，梁御史中丞。父蒙，太子舍人。玠九岁而孤，为叔父骠骑从事中郎随所养。早有令誉，先达多以才器许之。及长，美风仪，善占对，博学能属文，词义典实，不好艳靡。起家王府法曹，历转外兵记室。天嘉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齐，还为桂阳王友。迁太子庶子、中书侍郎。

太建中，山阴县多豪猾，前后令皆以赃污免，高宗患之，谓中书舍人蔡景历曰：“稽阴大邑，久无良宰，卿文士之内，试思其人。”景历进曰：“褚玠廉俭有干用，未审堪其选不？”高宗曰：“甚善，卿言与朕意同。”乃除戎昭将军、山阴令。县民张次的、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，全丁大户，类多隐没。玠乃锁次的等，具状启台，高宗手敕慰劳，并遣使助玠搜括，所出军民八百馀户。时舍人曹义达为高宗所宠，县民陈信家富于财，谄事义达，信父显文恃势横暴。玠乃遣使执显文，鞭之一百，于是吏民股栗，莫敢犯者。信后因义达谮玠，竟坐免官。玠在任岁馀，守禄俸而已，去官之日，不堪自致，因留县境，种蔬菜以自给。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，玠答曰：“吾委输课最，不后列城，除残去暴，奸吏局蹐。若谓其不能自润脂膏，则如来命。以为不达从政，吾未服也。”时人以为信然。皇太子知玠无还装，手书赐粟米二百斛，于是还都。太子爱玠文辞，令入直殿省。十年，除电威将军、仁威淮南王长史，顷之，以本官掌东宫管记。十二年，迁御史中丞，卒于官，时年五十二。

玠刚毅有胆决，兼善骑射。尝从司空侯安都于徐州出猎，遇有猛虎，玠引弓射之，再发皆中口入腹，俄而虎毙。及为御史中丞，甚有直绳之称。自梁末丧乱，朝章废弛，司宪因循，守而勿革，玠方欲改张，大为条例，纲维略举，而编次未讫，故不列于后焉。及卒，太子亲制志铭，以表惟旧。至德二年，追赠秘书监。所制章奏杂文二百馀篇，皆切事理，由是见重于时。

子亮，有才学，官至尚书殿中侍郎。

岑之敬，字思礼，南阳棘阳人也。父善紆，梁世以经学闻，官至吴宁令、司义郎。之敬年五岁，读《孝经》，每烧香正坐，亲戚咸加叹异。年十六，策《春秋左氏》、制旨《孝经》义，擢为高第。御史奏曰：“皇朝多士，例止明经，若颜、闵之流，乃应高第。”梁武帝省其策曰：“何妨我复有颜、闵邪？”因召入面试，令之敬升讲座，敕中书舍人殊异执《孝经》，唱《士孝章》，武帝亲自论难。之敬剖释纵横，应对如响，左右莫不嗟服。乃除童子奉车郎，赏赐优厚。十八，预重云殿法会，时武帝亲行香，熟视之敬曰：“未几见兮，突而弁兮！”即日除太学限内博士。寻为寿光学士、司义郎，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狱参军事。太清元年，表请试吏，除南沙令。

侯景之乱，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师。至郡境，闻台城陷，乃与众辞诀，归乡里。承圣二年，除晋安王宣惠府中记室参军。是时萧勃据岭表，敕之敬宣旨慰喻，会江陵陷，仍留广州。太建初，还朝，授东宫义省学士，太子素闻其名，尤降赏接。累迁鄱阳王中卫府记室、镇北府中录事参军、南台治书侍御史、征南府谘议参军。

之敬始以经业进，而博涉文史，雅有词笔，不为醇儒。性廉谨，未尝以才学矜物，接引后进，恂恂如也。每忌日营斋，必躬自洒扫，涕泣终日，士君子以笃行称之。十一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太子嗟惜，赙赠甚厚。有集十卷行于世。

子德润，有父风，官至中军吴兴王记室。

陆琰，字温玉，吏部尚书琰之从父弟也。父令公，梁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。琰幼孤、好学，有志操。州举秀才。解褐宣惠始兴王行参军，累迁法曹外兵参军，直嘉德殿学士。世祖听览馀暇，颇留心史籍，以琰博学，善占诵，引置左右。尝使制《刀铭》，琰援笔即成，无所点窜，世祖嗟赏久之，赐衣一袭。俄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琅邪王厚聘齐，及至鄴下而厚病卒，琰自为使主。时年二十馀，风神韶亮，占对闲敏，齐士大夫甚倾心焉。还为云麾新安王主簿，迁安成王长史，宁远府记室参军。太建初，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，兼东宫管记。丁母忧去官。五年卒，时年三十四。太子甚伤悼之，手令举哀，加其赙赠，又自制志铭。至德二年，追赠司农卿。

琰寡嗜欲，鲜矜竞，游心经籍，晏如也。其所制文笔多不存本，后主求其遗文，撰成二卷。有弟瑜。

瑜字干玉。少笃学，美词藻。州举秀才。解褐骠骑安成王行参军，转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、东宫学士。兄琰时为管记，并以才学娱侍左右，时人比之二应。太建二年，太子释奠于太学，官臣并赋诗，命瑜为序，文甚赡丽。迁尚书祠部郎中，丁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桂阳王明威将军功曹史，兼东宫管记。累迁永阳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

瑜幼长读书，昼夜不废，聪敏强记，一览无复遗失。尝受《庄》、《老》于汝南周弘正，学《成实论》于僧滔法师，并通大旨。时皇太子好学，欲博览群书，以子集繁多，命瑜钞撰，未就而卒，时年四十四。太子为之流涕，手令举哀，官给丧事，并亲制祭文，遣使者吊祭。仍与詹事江总书曰：“管记陆瑜，奄然殁化，悲伤悼惜，此情何已。吾生平爱好，卿等所悉，自以学涉儒雅，不逮古人，钦贤慕士，是情尤笃。梁室乱离，天下糜沸，书史残缺，礼乐崩沦，晚生后学，匪无墙面，卓尔出群，斯人而已。吾识览虽局，未曾以言议假人，至于片善小才，特用嗟赏。况复洪识奇士，此故忘言之地。论其博综子史，谙究儒墨，经耳无遗，触目成诵，一褒一贬，一激一扬，语玄析理，披文摘句，未尝不闻者心伏，听者解颐，会意相得，自以为布衣之赏。吾监抚之暇，事隙之辰，颇用谭笑娱情，琴樽间作，雅篇艳什，迭互锋起。每清风朗月，美景良辰，对群山之参差，望巨波之滉漾，或玩新花，时观落叶，即听春鸟，又聆秋雁，未尝不促膝举觞，连情发藻，且代琢磨，间以嘲谑，俱怡耳目，并留情致。自谓百年为速，朝露可伤，岂谓玉折兰摧，遽从短运，为悲为恨，当复何言。遗迹馀文，触目增滋，绝弦投笔，恒有酸恨。以卿同志，聊复叙怀，涕之无从，言不写意。”其见重如此。至德二年，追赠光禄卿。有集十卷。瑜有从父兄玠，从父弟琛。

玠字润玉，梁大匠卿晏子之子。弘雅有识度，好学，能属文。举秀才，对策高第。吏部尚书袁枢荐之于世祖，超授衡阳王文学，直天保殿学士。太建初，迁长沙王友，领记室。后主在东宫，闻其名，徵为管记。仍除中舍人，管记如故，甚见亲待。寻以疾失明，将还乡里，太子解衣赠玠，为之流涕。八年卒，时年三十七。有令举哀，并加赠。至德二年，追赠少府卿。有集十卷。

琛字洁玉，宣毅临川王长史丘公之子。少警俊，事后母以孝闻。世祖为会稽太守，琛年十八，上《善政颂》，甚有词采，由此知名，举秀才。起家为衡阳王主簿，兼东宫管记。历豫章王文学，领记室，司徒主簿，直宣明殿学士。寻迁尚书三公侍郎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齐，还为司徒左西掾。又掌东宫管记，太子爱琛才辩，深礼遇之。后主嗣位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参掌机密。琛性颇疏，坐漏泄禁中语，诏赐死，时年四十二。

何之元，庐江灊人也。祖僧达，齐南台治书侍御史。父法胜，以行业闻。之元幼好学，有才思，居丧过礼，为梁司空袁昂所重。天监末，昂表荐之，因得召见。解褐梁太尉临川王扬州议曹从事史，寻转主簿。及昂为丹阳尹，辟为丹阳五官掾，总户曹事。寻除信义令。之元宗人敬容者，势位隆重，频相顾访，之元终不造焉。或问其故，之元曰：“昔楚人得宠于观起，有马者皆亡。夫德薄任隆，必近覆败，吾恐不获其利而招其祸。”识者以是称之。

会安西武陵王为益州刺史，以之元为安西刑狱参军。侯景之乱，武陵王以太尉承制，授南梁州刺史、北巴西太守。武陵王自成都举兵东下，之元与蜀中民庶抗表请无行，王以为沮众，囚之元于舰中。及武陵兵败，之元从邵陵太守刘恭之郡。俄而江陵陷，刘恭卒，王琳召为记室参军。梁敬帝册琳为司空，之元除司空府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

王琳之立萧庄也，署为中书侍郎。会齐文宣帝薨，令之元赴吊，还至寿春，而王琳败，齐主以为扬州别驾，所治即寿春也。及在军北伐，得淮南地，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赍书召之元。之元始与朝廷有隙，及书至，大惶恐，读书至“孔璋无罪，左车见用”，之元仰而叹曰：“辞约若此，岂欺我哉！”遂随咸至湘州。太建八年，除中卫府功曹参军事，寻迁谘议参军。

及叔陵诛，之元乃屏绝人事，锐精著述。以为梁氏肇自武皇，终于敬帝，其兴亡之运，盛衰之迹，足以垂鉴戒，定褒贬。究其始终，起齐永元元年，迄于王琳遇获，七十五年行事，草创为三十卷，号曰《梁典》。其序曰：

记事之史，其流不一，编年之作，无若《春秋》，则鲁史之书，非帝皇之籍也。案三皇之简为《三坟》，五帝之策为《五典》，此典义所由生也。至乃《尚书》述唐帝为《尧典》，虞帝为《舜典》，斯又经文明据。是以典之为义久矣哉。若夫《马史》、《班汉》，述帝称纪，自兹厥后，因相祖习。及陈寿所撰，名之曰志，总其三国，分路扬镳。唯何法盛《晋书》变帝纪为帝典，既云师古，在理为优。故今之所作，称为《梁典》。

梁有天下，自中大同以前，区宇宁晏，太清以后，寇盗交侵，首尾而言，未为尽美，故开此一书，分为六意。以高祖创基，因乎齐末，寻宗讨本，起自永元，今以前如干卷为《追述》。高祖生自布衣，长于弊俗，知风教之臧否，识民黎之情伪。爰逮君临，弘斯政术，四纪之内，实云殷阜。今以如干卷为《太平》。世不常夷，时无恒治，非自我后，仍属横流，今以如干卷为《叙乱》。洎高祖晏驾之年，太宗幽辱之岁，讴歌狱讼，向西陲不向东都；不庭之民，流逸之士，征伐礼乐，归世祖不归太宗。拨乱反正，厥庸斯在，治定功成，其勋有属。今以如干卷为《世祖》。至于四海困穷，五德升替，则敬皇绍立，仍以禅陈，今以如干卷为《敬帝》。骠骑王琳，崇立后嗣，虽不达天命，然是其忠节，今以如干卷为《后嗣主》。至在太宗，虽加美谥，而大宝之号，世所不遵，盖以拘于贼篡故也。承圣纪历，自接太清，神笔诏书，非宜辄改，详之后论，盖有理焉。

夫事有始终，人有业行，本末之间，颇宜诠叙。案臧荣绪称史无裁断，犹起居注耳，由此而言，实资详悉。

又编年而举其岁次者，盖取分明而易寻也。若夫猥狎孔炽，鯁我中原，始自一君，终为二主，事有相涉，言成混漫。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，既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，宇文所挟为西魏，所以相分别也。重以盖彰殊体，繁省异文，其间损益，颇有凡例。

祯明三年，京城陷，乃移居常州之晋陵县。隋开皇十三年，卒于家。

徐伯阳，字隐忍，东海人也。祖度之，齐南徐州议曹从事史。父僧权，梁东宫通事舍人，领秘书，以善书知名。伯阳敏而好学，善色养，进止有节。年十五，以文笔称。学《春秋左氏》。家有史书，所读者近三千馀卷。试策高第，尚书板补梁河东王国右常侍、东宫学士、临川嗣王府墨曹参军。大同中，出为候官令，甚得民和。侯景之乱，伯阳浮海南至广州，依于萧勃，勃平还朝，仍将家属之吴郡。

天嘉二年，诏侍晋安王读。寻除司空侯安都府记室参军事，安都素闻其名，见之，降席为礼。甘露降乐游苑，诏赐安都，令伯阳为谢表，世祖览而奇之。太建初，中记室李爽、记室张正见、左民郎贺彻、学士阮卓、黄门郎萧诤、三公郎王由礼、处士马枢、记室祖孙登、比部贺循、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，后有蔡凝、刘助、陈暄、孔范亦预焉。皆一时之士也。游宴赋诗，勒成卷轴，伯阳为其集序，盛传于世。

及新安王为南徐州刺史，除镇北新安王府中记室参军，兼南徐州别驾，带东海郡丞。鄱阳王为江州刺史，伯阳尝奉使造焉，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，置宴，酒酣，命笔赋剧韵二十，伯阳与祖孙登前成，王赐以奴婢杂物。及新安王还京，除临海嗣王府限外谘议参军。十一年春，皇太子幸太学，诏新安王于辟雍发《论语》题，仍命伯阳为《辟雍颂》，甚见嘉赏。除镇右新安王府谘议参军事。十三年，闻姊丧，发疾而卒，时年六十六。

张正见，字见赅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祖盖之，魏散骑常侍、勃海长乐二郡太守。父修礼，魏散骑侍郎，归梁，仍拜本职，迁怀方太守。正见幼好学，有清才。梁简文在东宫，正见年十三，献颂，简文深赞赏之。简文雅尚学业，每自升座说经，正见尝预讲筵，请决疑义，吐纳和顺，进退详雅，四座咸属目焉。太清初，射策高第，除邵陵王国左常侍。梁元帝立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迁彭泽令。属梁季丧乱，避地于匡俗山，时焦僧度拥众自保，遣使请交，正见惧之，逊辞延纳，然以礼法自持，僧度亦雅相敬惮。

高祖受禅，诏正见还都，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，兼衡阳王府长史。历宜都王限外记室、撰史著士，带寻阳郡丞。累迁尚书度支郎、通直散骑侍郎，著士如故。太建中卒，时年四十九。有集十四卷，其五言诗尤善，大行于世。

蔡凝，字子居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搏，梁吏部尚书、金紫光禄大夫。父彦高，梁给事黄门侍郎。凝幼聪晤，美容止。既长，博涉经传，有文辞，尤工草隶。天嘉四年，释褐授秘书郎，转庐陵王文学。光大元年，除太子洗马、司徒主簿。太建元年，迁太子中舍人。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中书侍郎。迁晋陵太守。及将之郡，更令左右缉治中书廨宇，谓宾友曰：“庶来者无劳，不亦可乎？”寻授宁远将军、尚书吏部侍郎。

凝年位未高，而才地为时所重，常端坐西斋，自非素贵名流，罕所交接，趣时者多讥焉。高宗常谓凝曰：“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，卿意何如？”凝正色对曰：“帝乡旧戚，恩由圣旨，则无所复问。若格以金议，黄散之职，故须人门兼美，惟陛下裁之。”高宗默然而止。肃闻而有憾，令义兴主日譖之于高宗，寻免官，迁交阯。顷之，追还。

后主嗣位，受晋安王谥议参军，转给事黄门侍郎。后主尝置酒会，群臣欢甚，将移宴于弘范宫，众人咸从，唯凝与袁宪不行。后主曰：“卿何为者？”凝对曰：“长乐尊严，非酒后所过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众人失色。后主曰：“卿醉矣。”即令引出。他日，后主谓吏部尚书蔡徵曰：“蔡凝负地矜才，无所用也。”寻迁信威晋熙王府长史，郁郁不得志，乃喟然叹曰：“天道有废兴，夫子云‘乐天知命’，斯理庶几可达。”因制《小室赋》以见志，甚有辞理。陈亡入隋，道病卒，时年四十七。

子君知，颇知名。

阮卓，陈留尉氏人。祖詮，梁散骑侍郎。父问道，梁宁远岳阳王府记室参军。卓幼而聪敏，笃志经籍，善谈论，尤工五言诗。性至孝，其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，遇疾而卒，卓时年十五，自都奔赴，水浆不入口者累日。属侯景之乱，道路阻绝，卓冒履险艰，载丧柩还都。在路遇贼，卓形容毁瘁，号哭自陈，贼哀而不杀之，仍护送出境。及渡彭蠡湖，中流忽遇疾风，船几没者数四，卓仰天悲号，俄而风息，人皆以为孝感之至焉。

世祖即位，除轻车鄱阳王府外兵参军。天康元年，转云麾新安王府记室参军，仍隋府转翊右记室，带撰史著士。迁鄱阳王中卫府录事，转晋安王府记室，著士如故。及平欧阳纥，交趾夷獠往往相聚为寇抄，卓奉使招慰。交趾通日南、象郡，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，前后使者皆致之，唯卓挺身而还，衣装无他，时论咸伏其廉。迁衡阳王府中录事参军。入为尚书祠部郎。迁始兴王中卫府记室参军。

叔陵之诛也，后主谓朝臣曰：“阮卓素不同逆，宜加旌异。”至德元年，入为德教殿学士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王诤聘隋。隋主夙闻卓名，乃遣河东薛道衡、琅邪颜之推等，与卓谈宴赋诗，赐遗加礼。还除招远将军、南海王府谘议参军。以目疾不之官，退居里舍，改构亭宇，修山池卉木，招致宾友，以文酒自娱。祯明三年入于隋，行至江州，追感其父所终，因遘疾而卒，时年五十九。

时有武威阴铿，字子坚，梁左卫将军子春之子。幼聪慧，五岁能诵诗赋，日千言。及长，博涉史传，尤善五言诗，为当时所重。释褐梁湘东王法曹参军。天寒，铿尝与宾友宴饮，见行觞者，因回酒炙以授之，众坐皆笑，铿曰：“吾侪终日酣饮，而执爵者不知其味，非人情也。”及侯景之乱，铿尝为贼所擒，或救之获免，铿问其故，乃前所行觞者。天嘉中，为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。世祖尝宴群臣赋诗，徐陵言之于世祖，即日召铿预宴，使赋新成安乐宫，铿授笔便就，世祖甚叹赏之。累迁招远将军、晋陵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，顷之卒。有集三卷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夫文学者，盖人伦之所基欤？是以君子异乎众庶。昔仲尼之论四科，始于德行，终于文学，斯则圣人亦所贵也。至如杜之伟之徒，值于休运，各展才用，之伟尤著美焉。

卷二十九

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

熊昙朗，豫章南昌人也。世为郡著姓。昙朗䟽弛不羁，有膂力，容貌甚伟。侯景之乱，稍聚少年，据丰城县为栅，桀黠劫盗多附之。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。荆州陷，昙朗兵力稍强，劫掠邻县，缚卖居民，山谷之中，最为巨患。

及侯瑱镇豫章，昙朗外示服从，阴欲图瑱。侯方儿之反瑱也，昙朗为之谋主。瑱败，昙朗获瑱马仗子女甚多。及萧勃逾岭，欧阳颢为前军，昙朗给颢共往巴山袭黄法拊，又报法拊期共破颢，约曰“事捷与我马仗”。及出军，与颢犄角而进，又给颢曰“余孝顷欲相掩袭，须分留奇兵，甲仗既少，恐不能济”。颢乃送甲三百领助之。及至城下，将战，昙朗伪北，法拊乘之，颢失援，狼狽退衄，昙朗取其马仗而归。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寨，昙朗伪以女妻定子。又谓定曰“周迪、余孝顷并不愿此婚，必须以强兵来迎”。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，既至，昙朗执之，收其马仗，并论价责赎。

绍泰二年，昙朗以南川豪帅，随例除游骑将军。寻为持节、飙猛将军、桂州刺史资，领丰城令，历宜春、豫章二郡太守。王琳遣李孝钦等随余孝顷于临川攻周迪，昙朗率所领赴援。其年，以功除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宁远将军，封永化县侯，邑一千户，给鼓吹一部。又以抗御王琳之功，授平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馀并如故。及周文育攻余孝劼于豫章，昙朗出军会之，文育失利，昙朗乃害文育，以应王琳，事见文育传。于是尽执文育所部诸将，据新淦县，带江为城。

王琳东下，世祖征南川兵，江州刺史周迪、高州刺史黄法拊欲沿流应赴，昙朗乃据城列舰断遏，迪等与法拊因帅南中兵筑城围之，绝其与琳信使。及王琳败走，昙朗党援离心，迪攻陷其城，虏其男女万余口。昙朗走入村中，村民斩之，传首京师，悬于朱雀观。于是尽收其宗族，无少长皆弃市。

周迪，临川南城人也。少居山谷，有膂力，能挽强弩，以弋猎为事。侯景之乱，迪宗人周续起兵于临川，梁始兴王萧毅以郡让续，迪召募乡人从之，每战必勇冠众军。续所部渠帅，皆郡中豪族，稍骄横，续颇禁之，渠帅等并怨望，乃相率杀续，推迪为主，迪乃据有临川之地，筑城于工塘。梁元帝授迪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高州刺史，封临汝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绍泰二年，除临川内史。寻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、衡州刺史，领临川内史。周文育之讨萧勃也，迪按甲保境，以观成败。文育使长史陆山才说迪，迪乃大出粮饷，以资文育。勃平，以功加振远将军，迁江州刺史。

高祖受禅，王琳东下，迪欲自据南川，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，声言入赴，朝廷恐其为变，因厚慰抚之。琳至湓城，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。琳以为南川诸郡可传檄而定，乃遣其将李孝钦、樊猛等南征粮饷。猛等与余孝顷相合，众且二万，来趋工塘，连八城以逼迪。迪使周敷率众顿临川故郡，截断江口，因出与战，大败之，屠其八城，生擒李孝钦、樊猛、余孝顷送于京师，收其军实，器械山积，并虏其人马，迪并自纳之。永定二年，以功加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增邑一千五百户，给鼓吹一部。

世祖嗣位，进号安南将军。熊昙朗之反也，迪与周敷、黄法拊等率兵共围昙朗，屠之，尽有其众。王琳败后，世祖徵迪出镇湓城，又徵其子入朝，迪赧赧顾望，并不至。豫章太守周敷本属于迪。至是与黄法拊率其所部诣阙，世祖录其破熊昙朗之功，并加官赏，迪闻之，甚不平，乃阴与留异相结。及王师讨异，迪疑惧不自安，乃使其弟方兴率兵袭周敷，敷与战，破之。又别使兵袭华皎于湓城，事觉，尽为皎所擒。天嘉三年春，世祖乃下诏赦南川士民为迪所诬误者，使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众军，与高州刺史黄法拊、豫章太守周敷讨迪。于是尚书下符曰：

告临川郡士庶：昔西京为盛，信、越背诞；东都中兴，萌、宠违戾。是以鹰鹯竞逐，菹醢极诛，自古有之，其来尚矣。逆贼周迪，本出舆台，有梁丧乱，暴掠山谷。我高祖躬率百越，师次九川，濯其泥沙，假以毛羽，裁解豚佩，仍剖兽符，卵翼之恩，方斯莫喻。皇运肇基，颇布诚款，国步艰阻，竟微效力。龙节绣衣，藉王爵而御下，熊旗组甲，因地险而陵上。日者王琳始贰，萧勃未夷，西结三湘，南通五岭，衡、广戡定，既安反侧，江、郢纷梗，复生携背，拥据一郡，苟且百心，志貌常违，言迹不副。特以新吴未静，地远兵强，互相兼并，成其形势。收获器械，俘虏士民，并曰私财，曾无献捷。时遣一介，终持两端。朝廷光大含弘，引纳崇遇，遂乃位等三槐，任均四岳，富贵隆赫，超绝功臣。加以出师逾岭，远相响援，按甲断江，翻然猜拒。故司空愍公，敦以宗盟，情同骨肉，城池连接，势犹唇齿，彭亡之祸，坐观难作，阶此覬故，结其党与。于时北寇侵軼，西贼凭陵，扉屨糗粮，悉以资寇，爵号军容，一遵伪党。及王师凯振，大定区中，天网恢弘，弃之度外，玺书纶诰，抚慰绸缪，冠盖缙绅，敦授重叠。至于熊昙朗剿灭，丰城克定，盖由仪同法拊之元功，安西周敷之效力，司勋有典，懋赏斯旧，恶直丑正，自为仇仇，悖礼奸谋，因此滋甚。征出湓城，历年不就，求遣侍子，累载未朝。外诱逋亡，招集不逞，中调京辇，规冀非常。擅敛征赋，罕

归九府，拥遏二贾，害及四民，潜结贼异，共为表里，同恶相求，密加应援。谓我六军薄伐，三越未宁，屠破述城，虏缚妻息，分袭湓镇，称兵蠡邦，拘逼酋豪，攻围城邑，幸国有备，应时衄殄。

假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仁武将军、寻阳太守怀仁县伯华皎，明威将军、庐陵太守益阳县子陆子隆，并破贼徒，克全郡境。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、定州刺史、领豫章太守西丰县侯周敷，躬扞沟垒，身当矢石，率兹义勇，以寡摧众，斩馘万计，俘虏千群。迪方收馀烬，还固墉堞。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高州刺史新建县侯法抃，雄绩早宣，忠诚夙著，未奉王命，前率义旅，既援敷等，又全子隆，裹粮擐甲，仍蹶飞走，批熊之旅，驱驰越电，振武之众，叱咤移山，以此追奔，理无遗类。虽复朽株将拔，非待寻斧，落叶就殒，无劳烈风；但去草绝根，在于未蔓，扑火止燎，贵乎速灭，分命将帅，实资英果。今遣镇南仪同司马、湘东公相刘广德，兼平西司马孙晓，北新蔡太守鲁广达，持节、安南将军、吴州刺史彭泽县侯鲁悉达，甲士万人，步出兴口。又遣前吴兴太守胡铎，树功将军、前宣城太守钱法成，天门、义阳二郡太守樊毅，云麾将军、合州刺史南固县侯焦僧度，严武将军、建州刺史辰县子张智达，持节、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安吴县侯吴明彻，楼舰马步，直指临川。前安成内史刘士京，巴山太守蔡僧贵，南康内史刘峰，庐陵太守陆子隆，安成内史阙慎，并受仪同法抃节度，同会故郡。又命寻阳太守华皎，光烈将军、巴州刺史潘纯陀，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欣乐县侯章昭达，并率貔豹，迳造贼城。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湘州刺史湘东郡公度，分遣偏裨，相继上道，戈船蔽水，馥骑弥山。又诏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欧阳颢，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、新除太子右率邃、衡州刺史侯晓等，以劲越之兵，逾岭北迈。千里同期，百道俱集，如脱稽诛，更淹旬晦，司空、大都督安都已平贼异，凯归非久，饮至礼毕，乘胜长驱，剿扑凶丑，如燎毛发。已有明诏，罪唯迪身，黎民何辜，一皆原宥。其有因机立功，赏如别格；执迷不改，刑兹罔赦。

吴明彻至临川，令众军作连城攻迪，相拒不能克，世祖乃遣高宗总督讨之，迪众溃，妻子悉擒，乃脱身逾岭之晋安，依于陈宝应。宝应以兵资迪，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。

明年秋，复越东兴岭，东兴、南城、永城县民，皆迪故人，复共应之。世祖遣都督章昭达征迪，迪又散于山谷。初，侯景之乱也，百姓皆弃本业，群聚为盗，唯迪所部，独不侵扰，并分给田畴，督其耕作，民下肆业，各有赢储，政教严明，征敛必至，余郡乏绝者，皆仰以取给。迪性质朴，不事威仪，冬则短身布袍，夏则紫纱抹腹，居常徒跣，虽外列兵卫，内有女伎，授绳破箴，傍若无人。然轻财好施，凡所周贍，毫厘必钧，讷于言语，而襟怀信实，临川人皆德之。至是并共藏匿，虽加诛戮，无肯言者。昭达仍度岭，顿于建安，与陈宝应相抗，迪复收合出东兴。时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，以城降迪。吴州刺史陈详，率师攻迪，详兵大败，虔化侯陈諠、陈留太守张遂并战死，于是迪众复振。世祖遣都督程灵洗击破之，迪又与十余人窜于山穴中。日月转久，相随者亦稍苦之。后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，足痛，舍于邑子，邑子告临川太守骆牙，牙执之，令取迪自效。因使腹心勇士随入山中，诱迪出猎，伏兵于道傍，斩之，传首京都，梟于朱雀观三日。

留异，东阳长山人也。世为郡著姓。异善自居处，言语酝藉，为乡里雄豪。多聚恶少，陵侮贫贱，守宰皆患之。梁代为蟹浦戍主，历晋安、安固二县令。侯景之乱，还乡里，召募士卒，东阳郡丞与异有隙，引兵诛之，及其妻子。太守沈巡援台，让郡于异，异使兄子超监知郡事，率兵随巡出都。

及京城陷，异随临城公萧大连，大连板为司马，委以军事。异性残暴，无远略，督责大连军主及以左右私树威福，众并患之。会景将军宋子仙济浙江，异奔还乡里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。是时大连亦趣东阳之信安岭，欲之鄱阳，异乃为子仙乡导，令执大连。侯景署异为东阳太守，收其妻子为质。景行台刘神茂建义拒景，异外同神茂，而密契于景。及神茂败绩，为景所诛，异独获免。

侯景平后，王僧辩使异慰劳东阳，仍纠合乡间，保据岩阻，其徒甚盛，州郡惮焉。元帝以为信安令。荆州陷，王僧辩以异为东阳太守。世祖平定会稽，异虽转输粮馈，而拥擅一郡，威福在己。绍泰二年，以应接之功，除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信武将军、缙州刺史，领东阳太守，封永兴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其年迁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，增邑三百户，余并如故。又以世祖长女丰安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。永定二年，征异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异迁延不就。

世祖即位，改授都督缙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缙州刺史，领东阳太守。异频遣其长史王渐为使入朝，渐每言朝廷虚弱，异信之，虽外示臣节，恒怀两端，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信使。王琳又遣使往东阳，署守宰。及琳败，世祖遣左卫将军沈恪代异为郡，实以兵袭之。异出下淮抗御，恪与战，败绩，退还钱塘，异乃表启逊谢。是时众军方事湘、郢，乃降诏书慰喻，且羁縻之，异亦知朝廷终讨于己，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，以备江路。湘州平，世祖乃下诏

曰：

昔四罪难弘，大妨之所无赦，九黎乱德，少昊之所必诛。自古皇王，不贪征伐，苟为时蠹，事非获已。逆贼留异，数应亡灭，缮甲完聚，由来积年。进谢群龙，自跃于千里，退怀首鼠，恒持于百心。中岁密契番禺，既弘天网，赐以名爵，敦以国姻，傥望怀音，犹能革面。王琳窃据中流，翻相应接，别引南川之岭路，专为东道之主人，结附凶渠，唯欣祸乱。既妖氛荡定，气沮心孤，类伤鸟之惊弦，等穷兽之谋触。虽复遣家入质，子阳之态转道；侍子还朝，隗嚣之心方炽。

朕志相成养，不计疵慝，披襟解带，敦喻殷勤。蜂目弥彰，枭声无改，遂置军江口，严戍下淮，显然反叛，非可容匿。且缙邦膏腴，稽南殷旷，永割王赋，长墜国民，竹箭良材，绝望京辇，萑蒲小盗，共肆贪残，念彼馀□，兼其慨息。西戎屈膝，自款重关，秦国依风，并输侵地，三边已义，四表咸宁，唯此微妖，所宜清殄。可遣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司空、南徐州刺史桂阳郡开国公安都指往擒戮，罪止异身，馀无所问。

异本谓官军自钱塘江而上，安都乃由会稽、诸暨步道袭之。异闻兵至，大恐，弃郡奔于桃支岭，于岭口立栅自固。明年春，安都大破其栅，异与第二子忠臣奔于陈宝应，于是虏其馀党男女数千人。天嘉五年，陈宝应平，并擒异送都，斩于建康市，子侄及同党无少长皆伏诛，唯第三子贞臣以尚主获免。

陈宝应，晋安侯官人也。世为闽中四姓。父羽，有材干，为郡雄豪。宝应性反覆，多变诈。梁代晋安数反，累杀郡将，羽初并扇惑合成其事，后复为官军乡导破之，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。

侯景之乱，晋安太守、宾化侯萧云以郡让羽，羽年老，但治郡事，令宝应典兵。是时东境饥馑，会稽尤甚，死者十七八，平民男女，并皆自卖，而晋安独丰沃。宝应自海道寇临安、永嘉及会稽、馀姚、诸暨，又载米粟与之贸易，多致玉帛子女，其有能致舟乘者，亦并奔归之，由是大致货产，士众强盛。侯景平，元帝因以羽为晋安太守。

高祖辅政，羽请归老，求传郡于宝应，高祖许之。绍泰元年，授壮武将军、晋安太守，寻加员外散骑常侍。二年，封侯官县侯，邑五百户。时东西岭路，寇贼拥隔，宝应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。高祖受禅，授持节、散骑常侍、信武将军、闽州刺史，领会稽太守。世祖嗣位，进号宣毅将军，又加其父光禄大夫，仍命宗正录其本系，编为宗室，并遣使条其子女，无大小并加封爵。

宝应娶留异女为妻，侯安都之讨异也，宝应遣兵助之，又资周迪兵粮，出寇临川。及都督章昭达于东兴、南城破迪，世祖因命昭达都督众军，由建安南道渡岭，又命益州刺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都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，以讨宝应，并诏宗正绝其属籍。于是尚书下符曰：

告晋安士庶：昔陇西旅拒，汉不稽诛，辽东叛换，魏申宏略。若夫无诸汉之策勋，有扈夏之同姓，至于纳吴凇之子，致横海之师，违妣启之命，有《甘誓》之讨。况乃族不系于宗盟，名无纪于庸器，而显成三叛，颺深四罪者乎？

案闽寇陈宝应父子，卉服支孽，本迷爱敬。梁季丧乱，闽隅阻绝，父既豪侠，扇动蛮陬，椎髻箕坐，自为渠帅，无闻训义，所资奸谄，爰肆蜂豺，俄而解印。炎行方谢，网漏吞舟，日月居诸，弃之度外。自东南王气，实表圣基，斗牛聚星，允符王迹，梯山航海，虽若款诚，擅割瑰珍，竟微职贡。朝廷遵养含弘，宠灵隆赫，起家临郡，兼昼绣之荣，裂地置州，假藩麾之盛。即封户牖，仍邑栢阳，乘华轂者十人，保弊庐而万石。又以盛汉君临，推恩娄敬，隆周朝会，乃长滕侯，由是紫泥青纸，远贲恩泽，乡亭龟组，颁及婴孩。自谷迂乔，孰复为拟，而苞藏鸩毒，敢行狼戾。连结留异，表里周迪，盟敌婚姻，自为唇齿，屈强山谷，推移岁时。及我穀骑防山，定秦望之西部，戈船下濊，克汇泽之南川，遂敢举斧，并助凶孽，莫不应弦摧衄，尽殄丑徒。每以罪在酋渠，悯兹驱逼，所收俘馘，并勒矜放。仍遣中使，爰降诏书，天网恢弘，犹许改思。异既走险，迪又逃刑，诬侮王人，为之川数，遂使袁熙请席，远叹头行，马援观蛙，犹安井底。至如遏绝九赋，剽掠四民，阖境资财，尽室封夺，凡厥苍头，皆略黔首。螫贼相扇，叶契连踪，乃复逾超瀛冥，寇扰浹口，侵軼岭峤，掩袭述城，缚掠吏民，焚烧官寺，此而可纵，孰不可容？

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同，明威将军程文季，假节、宣猛将军、成州刺史甘他，假节、云旗将军谭瑱，假节、宣猛将军、前监临海郡陈思庆，前军将军徐智远，明毅将军宜黄县开国侯慧纪，开远将军、新除晋安太守赵彖，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定州刺史康乐县开国侯林冯，假节、信威将军、都督东讨诸军事、益州刺史余孝顷，率羽林二万，蒙冲盖海，乘跨沧波，扫荡巢窟。此皆明耻教战，濡须鞠旅，累从杨仆，亟走孙恩，斩蛟中流，命冯夷而鸣鼓，鼉鼉为驾，□闾方壶而建旗。

义安太守张绍宾，忠诚款到，累使求军，南康内史裴忌，新除轻车将军刘峰，东衡州刺史钱道戢，并即遣人仗，与绍宾同行。

故司空欧阳公，昔有表奏，请宣薄伐，遥途意合，若伏波之论兵，长逝遗诫，同子颜之勿赦。征南薨谢，上策无忘，周南馀恨，嗣子弗忝。广州刺史欧阳纥，克符家声，聿遵广略，舟师步卒，二万分趋，水扼长鲸，陆制封豕，希董率衡、广之师，会我六军。

潼州刺史李□者，明州刺史戴晃，新州刺史区白兽，壮武将军修行师，陈留太守张遂，前安成内史阙慎，前庐陵太守陆子隆，前豫宁太守任蛮奴，巴山太守黄法慈，戎昭将军、湘东公世子徐敬成，吴州刺史鲁广达，前吴州刺史遂兴县开国侯详，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昭达，率缇骑五千，组甲二万，直渡邵武，仍顿晋安。按轡扬旌，夷山堙谷，指期掎角，以制飞走。

前宣城太守钱肃，临川太守骆牙，太子左卫率孙羽，寻阳太守莫景隆，豫章太守刘广德，并随机镇遏，络绎在路。

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新建县开国侯法抃，戒严中流，以为后殿。

斧钺所临，罪唯元恶及留异父子。其党主帅，虽有请泥函谷，相背淮阴，若能翻然改图，因机立效，非止肆眚，仍加赏擢。其建、晋士民，久被驱迫者，大军明加抚慰，各安乐业，流寓失乡，既还本土。其餘立功立事，已具赏格。若执迷不改，同恶赳赳，斧钺一临，罔知所赦。

昭达既克周迪，逾东兴岭，顿于建安，余孝顷又自临海道袭于晋安，宝应据建安之湖际，逆拒王师，水陆为栅。昭达深沟高垒，不与战，但命军士伐木为藩。俄而水盛，乘流放之，突其水栅，仍水步薄之，宝应众溃，身奔山草间，窘而就执，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，斩于建康市。

史臣曰：梁末之灾沴，群凶竞起，郡邑岩穴之长，村屯邬壁之豪，资剽掠以致强，恣陵侮而为大。高祖应期拨乱，戡定安辑，熊昙朗、周迪、留异、陈宝应虽身逢兴运，犹志在乱常。昙朗奸慝反覆，夷灭斯为幸矣。宝应及异，世祖或敦以婚姻，或处其类族，岂有不能威制，盖以德怀也。遂乃背恩负义，各立异图，地匪淮南，有为帝之志，势非庸、蜀，启自王之心。呜呼，既其迷暗所致，五宗屠戮，宜哉！

卷三十

始兴王叔陵新安王伯固

始兴王叔陵，字子嵩，高宗之第二子也。梁承圣中，高宗在江陵为直阁将军，而叔陵生焉。江陵陷，高宗迁关右，叔陵留于穰城。高宗之还也，以后主及叔陵为质。天嘉三年，随后主还朝，封康乐侯，邑五百户。

叔陵少机辩，徇声名，强梁无所推屈。光大元年，除中书侍郎。二年，出为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。太建元年，封始兴郡王，奉昭烈王祀。进授使持节、都督江、郢、晋三州诸军事、军师将军，刺史如故。叔陵时年十六，政自己出，僚佐莫预焉。性严刻，部下慑惮。诸公子侄及罢县令长，皆逼令事己。豫章内史钱法成诣府进谒，即配其子季卿将领马仗，季卿惭耻，不时至，叔陵大怒，侵辱法成，法成愤怨自缢而死。州县非其部内，亦征摄案治之，朝贵及下吏有乖忤者，辄诬奏其罪，陷以重辟。寻进号云麾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三年，加侍中。四年，迁都督湘、衡、桂、武四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侍中、使持节如故。诸州镇闻其至，皆震恐股栗。叔陵日益暴横，征伐夷獠，所得皆入己，丝毫不以赏赐。征求役使，无有纪极。夜常不卧，烧烛达晓，呼召宾客，说民间细事，戏谑无所不为。性不饮酒，唯多置肴脔，昼夜食啖而已。自旦至中，方始寝寐。其曹局文案，非呼不得辄自呈。笞罪者皆系狱，动数年不省视。潇湘以南，皆逼为左右，廛里殆无遗者。其中脱有逃窜，辄杀其妻子。州县无敢上言，高宗弗之知也。寻进号镇南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迁中卫将军。九年，除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、东扬、南豫四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侍中、将军、鼓吹如故。

十年，至都，加扶，给油幢车。叔陵治在东府，事务多关涉省阁，执事之司，承意顺旨，即讽上进用之，微致违忤，必抵以大罪，重者至殊死，道路籍籍，皆言其有非常志。叔陵修饰虚名，每入朝，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，高声长诵，阳阳自若。归坐斋中，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。又好游冢墓间，遇有莹表主名可知者，辄令左右发掘，取其石志古器，并骸骨肘胫，持为玩弄，藏之库中。府内民间少妻处女，微有色貌者，并即逼纳。

十一年，丁所生母彭氏忧去职。顷之，起为中卫将军，使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。晋世王公贵人，多葬梅岭，及彭卒，叔陵启求于梅岭葬之，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，弃去安柩，以葬其母。初丧之日，伪为哀毁，自称刺血写《涅槃经》，未及十日，乃令庖厨击鲜，日进甘膳。又私召左右妻女，与之奸合，所作尤不轨，侵淫上闻。高宗遣责御史中丞王政，以不举奏免政官，又黜其典签亲事，仍加鞭捶。高宗素爱叔陵，不绳之以法，但责让而已。服阕，又为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。

及高宗不豫，太子诸王并入侍疾。高宗崩于宣福殿，翌日旦，后主哀顿俯伏，叔陵以剉药刀斫后主中项。太后驰来救焉，叔陵又斫太后数下。后主乳媪吴氏，时在太后侧，自后掣其肘，后主因得起。叔陵仍持后主衣，后主自奋得免。长沙王叔坚手搯叔陵，夺去其刀，仍牵就柱，以其褶袖缚之。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，叔坚求后主所在，将受命焉。叔陵因奋袖得脱，突走出云龙门，驰车还东府，呼其甲士，散金银以赏赐，外召诸王将帅，莫有应者，唯新安王伯固闻而赴之。

叔陵聚兵仅千人，初欲据城保守，俄而右卫将军萧摩诃将兵至府西门，叔陵事急惶恐，乃遣记室韦谅送其鼓吹与摩诃，仍谓之曰：“如其事捷，必以公为台鼎。”摩诃给报之，曰“须王心膺节将自来，方敢从命”。叔陵即遣戴温、谭骥麟二人诣摩诃所，摩诃执以送台，斩于阁道下。叔陵自知不济，遂入内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中。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，于是率人马数百，自小航渡，欲趋新林，以舟舰入北。行至白杨路，为台军所邀，伯固见兵至，旋避入巷，叔陵驰骑拔刀追之，伯固复还。叔陵部下，多弃甲溃散，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，僵毙于地，阉竖王飞禽抽刀斫之十数下，马容陈仲华就斩其首，送于台。自寅至巳乃定。

尚书八座奏曰：“逆贼故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始兴王叔陵，幼而很戾，长肆贪虐。出抚湘南，及镇九水，两藩□庶，扫地无遗。蜂目豺声，狎近轻薄，不孝不仁，阻兵安忍，无礼无义，唯戮是闻。及居偏忧，淫乐自恣，产子就馆，日月相接。昼伏夜游，恒习奸诡，抄掠居民，历发丘墓。谢太傅晋朝佐命，草创江左，斫棺露骸，事惊视听。自大行皇帝寝疾，翌日未瘳，叔陵以贵介之地，参侍医药，外无戚容，内怀逆弑。大渐之后，圣躬号擗，遂因匍匐，手犯乘舆。皇太后奉临，又加锋刃，穷凶极逆，旷古未俦。赖长沙王叔坚诚孝恳至，英果奋发，手加挫拉，身蔽圣躬。叔陵仍奔东城，招集凶党，馀毒方炽，自害妻孥。虽应时梟悬，犹未摅愤怨，臣等参议，请依宋代故事，流尸中江，污渚其室，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，还谢氏之莹。”制曰：“凶逆梟獍，反噬宫闱，赖宗庙之灵，时从殄灭。抚情语事，酸愤兼怀，朝议有章，宜从所奏也。”

叔陵诸子，即日并赐死。前衡阳内史彭觥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、中录事参军兼记室韦谅、典签俞公喜，并伏诛。觥，叔陵舅也，初随高宗在关中，颇有勤效，因藉叔陵将领历阳、衡阳二郡。信以便书记，有宠，谋谟皆预焉。谅，京兆人，梁侍中、护军将军粲之子也，以学业为叔陵所引。

陈智深以诛叔陵之功为巴陵内史，封游安县子。陈仲华为下邳太守，封新夷县子。王飞禽除伏波将军。赐金各有差。

新安王伯固，字牢之，世祖之第五子也。生而龟胸，目通精扬白，形状眇小，而俊辩善言论。天嘉六年，立为新安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废帝嗣立，为使持节、都督南琅邪、彭城、东海三郡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彭城、琅邪二郡太守。寻入为丹阳尹，将军如故。

太建元年，进号智武将军，尹如故。秩满，进号翊右将军。寻授使持节、都督吴兴诸军事、平东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四年，入为侍中、翊前将军，迁安前将军、中领军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、南豫、南、北兖四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伯固性嗜酒，而不好积聚，所得禄俸，用度无节。酣醉以后，多所乞丐，于诸王之中，最为贫窶。高宗每矜之，特加赏赐。伯固雅性轻率，好行鞭捶，在州不知政事，日出田猎，或乘眠辍至于草间，辄呼民下从游，动至旬日，所捕麋鹿，多使生致。高宗颇知之，遣使责让者数矣。

十年，入朝，又为侍中、镇右将军，寻除护军将军。其年，为国子祭酒，领左骁骑将军，侍中、镇右并如故。伯固颇知玄理，而堕业无所通，至于撝句问难，往往有奇意。为政严苛，国学有堕游不修习者，重加撻楚，生徒惧焉，由是学业颇进。

十二年，领宗正卿。十三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、东扬、南豫四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帝

后主初在东宫，与伯固甚相亲狎，伯固又善嘲谑，高宗每宴集，多引之。叔陵在江州，心害其宠，阴求疵瑕，将中之以法。及叔陵入朝，伯固惧罪，谄求其意，乃共讪毁朝贤，历诋文武，虽耆年高位，皆面折之，无所畏忌。伯固性好射雉，叔陵又好开发冢墓，出游野外，必与偕行，于是情好大叶，遂谋不轨。伯固侍禁中，每有密语，必报叔陵。及叔陵出奔东府，遣使告之，伯固单马驰赴，助叔陵指挥。知事不捷，便欲遁走，会四门已闭不得出，因同趣白扬道。台马容至，为乱兵所杀，尸于东昌馆门，时年二十八。诏曰：“伯固同兹悖逆，殒身途路。今依外议，意犹弗忍，可特许以庶人礼葬。”又诏曰：“伯固随同巨逆，自绝于天，俾无遗育，抑有恒典。但童孺靡识，兼预葭蓍，置之甸人，良以惻悯，及伯固所生王氏，可并特宥为庶人。”国除。

史臣曰：孔子称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，非其道得之，不处也”。上自帝王，至于黎献，莫不嫡庶有差，长幼攸序。叔陵险躁奔竞，遂行悖逆，辕袴形骸，未臻其罪，污渚居处，不足彰过，悲哉！